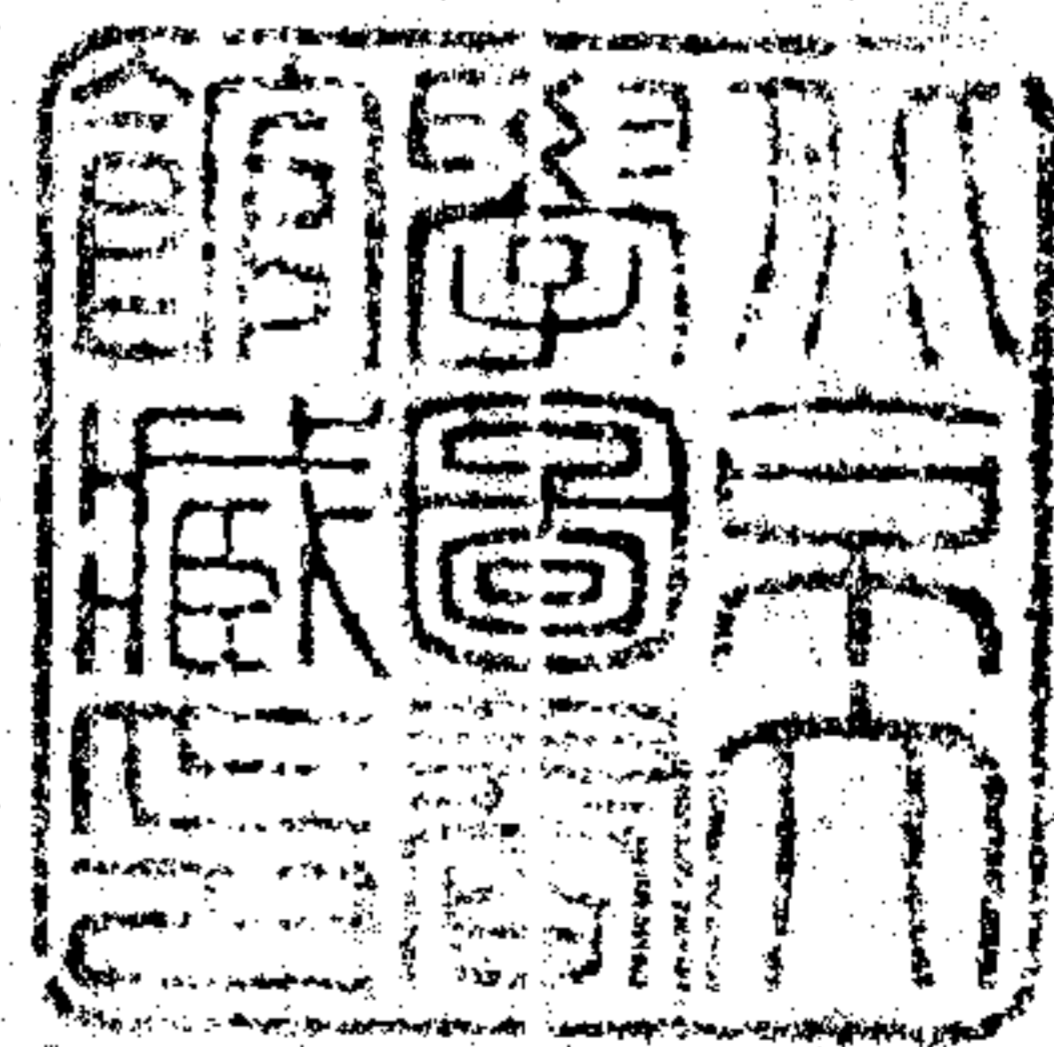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一・子部・雜家類

澹泉筆述十二卷

〔明〕鄭曉撰

.....一

張恭懿松窗夢語八卷

〔明〕張瀚撰

.....四〇七

見聞雜紀十一卷

〔明〕李樂撰

.....五一七

澹泉筆述卷之一



海鹽鄭曉室甫



高皇戊辰生_二二十五年入淮西從郭元帥與_子三年起

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為吳王四年為

皇帝是年滅胡_三三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丁巳

年_十生_三六年_壬戌而其兄虞懷王卒又十年_壬申而其父

懿文太子卒當是時高皇年六十有五矣遂立為太

孫七年_卯己而嗣帝_二四年_壬午而亡成祖生九年而太

祖建國大明又一年封_三王十年之國北平十九_卯己

年而靖難三年年即帝位享國二十有三年仁宗洪

武戊午生于鳳陽年十八洪武二十封燕世子又

四年建文元年有靖難之師又三年建文四年文皇即位

即位三年乙酉立為太子二十年永樂二十年甲辰而即位逾

年洪熙元年崩宣統四年建文元年己卯而成祖八

南京又九年永樂五年而為太孫又十三年永樂二十

甲為太子逾年洪熙元年即位享國十有一年英宗宣

德丁未年二年生明年宣德三年立為太子又七年宣德十

即位十四年己巳而北狩明年景泰元年還京師居南宮

蓋七年景泰八年即天而復辟先後享國二十有三

年景皇少英宗一歲八歲而封郕王二十一歲而居

守監國遂即帝位八年丁丑二月崩寔天順元年也憲

宗生年而有土木之變立為太子又三年景泰三年

廢為沂王又五年天順元年復立為太子八年天順八年

而即位享國二十有四年孝宗成化庚寅六年生於西

宮越六年成化十一年而憲宗始知之遂立為太子十

二年成化二十三年而即位享國十有九年武宗弘治辛

亥四年生明年弘治五年立為太子十三年弘治十八年而

即位享國十有七年今皇帝宗世生於興邸正德丁卯
二年仲秋也入承大統時視帝堯自唐侯起為天子少
一歲

太祖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詔改是年為洪武元年

三十一年寅戊閏五月乙酉崩於西宮成祖建文四年

壬午六月己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癸未革除建

文年號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永樂二十

二年甲辰七月庚寅崩于榆木川仁宗是年八月丁巳

即位詔改明年為洪熙元年乙巳元年五月崩于欽安

殿宣宗是年六月庚戌即位詔改明年為宣德元年
丙午十年卯乙正月崩于乾清宮英宗是年正月癸未即
位詔改明年為正統元年辰丙十四年己巳八月征胡至
土木北狩景皇時以皇弟封郕王留京師奉孝恭章
皇后孫命監國九月丙子即位詔改明年為景泰元
年庚午元年八月英宗遷居南宮景泰八年正月壬午
英宗復辟詔改是年為天順元年丑丁二月景皇崩於
西宮天順八年申甲正月英宗崩於乾清宮憲宗是年
正月甲戌即位詔改明年為成化元年酉乙二十三年

丁未九月崩於乾清宮孝宗是年九月壬寅即位詔改
明年為弘治元年戊申十八年乙丑五月崩於乾清宮武
宗是年五月壬寅即位詔改明年為正德元年丙寅十
六年辛巳三月崩於豹房無後四月癸卯今皇帝入繼
大統詔改明年為嘉靖元年壬午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成祖文皇帝仁
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仁宗昭皇帝孝誠昭皇后張
氏葬獻陵宣宗章皇帝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英
宗睿皇帝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恭仁康定景皇

帝景皇后汪氏葬西山憲宗純皇帝孝貞純皇后王
氏葬茂陵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武
宗毅皇帝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英宗側室孝肅
皇后周氏憲宗生母也漢文帝詔自稱朕本高皇帝
側室之子云憲宗側室孝穆皇后紀氏孝宗生母也
孝惠皇后邵氏獻皇帝生母也祔葬二帝陵先是孝
肅稱太皇太后孝穆孝惠皆稱皇太后不祔廟亦不
入奉先殿別立奉慈殿祀之今皇帝以太皇太后皆
生時尊稱改稱皇后而不書各帝謚以別之神位移

陵殿中睿宗獻皇帝

世宗父
興王

慈孝獻皇后蔣氏葬顯

陵太祖長子懿文皇太子懿敬皇太子妃常氏葬孝

陵左建文君即位追尊為興宗孝康皇帝孝康皇后

靖難後仍稱故謚號懷獻太子景皇長子悼恭太子

茂陵憲宗長子哀冲太子莊敬太子皆今皇帝子

孝陵初謚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癸未六月加謚聖

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如故後一百三十六年嘉靖十七年也加上尊謚曰

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廟號如故長陵初謚體天知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十七年加
上謚號曰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

洪武元年戊申立東宮標二十五年壬申四月卒是年九月

立皇太孫允永樂二年甲申四月立東宮高是為仁宗

仁宗永樂甲辰二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立東宮瞻是為

宣宗宣宗宣德三年戊申二月立東宮祁是為英宗英

宗正統十四年己巳北將以皇太后詔立東宮見景泰

三年申壬五月廢為沂王立其子見濟為太子四年百

見濟卒英宗復辟之年丁三月復立沂王為太子是

為憲宗憲宗成化乙年卯十一月立悼恭太子祐是

年卒十一年乙十一月立東宮祐是為孝宗孝宗弘

治五年壬三月立東宮厚是為武宗今上世十三年

甲八月立哀冲太子是年十一月卒十八年己二月

立莊敬太子二十八年己四月卒

孝陵仁孝通於天地不肯冒附名族直以所知德祖為

始祖德祖生懿祖懿祖生熙祖熙祖生仁祖仁祖生

四子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太祖其第四子也南昌
二子長文正文正生靖江王守謙次山陽王盱眙生
招信王仁祖有一弟壽春王壽春四子霍丘一子寶
應王安豐四子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萊山王諸王
俱無後惟靖江字二王分國桂林府禮教如親字一王
高皇二十六子懿文太子恭懿王晉恭王成祖周定王
楚昭王齊庶人潭王趙王魯荒王蜀獻王湘獻王代
簡王肅莊王遼簡王慶靖王寧獻王岷莊王谷庶人
韓憲王濟簡王安惠王唐定王郢靖王伊厲王皇子

楠成祖四子仁宗漢庶人趙簡王四子仁宗十子
 宣宗鄭靖王新獻王越靖王襄憲王荆憲王淮靖王
 滕懷王梁莊王壽恭王宣宗二子英宗景皇英宗十
 子憲宗崇王三皇子許悼王五德莊王秀懷王崇簡王
 忻穆王吉簡王徽莊王景皇一子懷獻見濟太子憲宗
 十三子悼恭太孝宗獻皇岐惠王益王衡恭王雍
 靖王壽王八皇子汝王誼簡王崇莊王申懿王
 孝宗二子武宗蔚悼王獻皇二子岳懷王今皇帝世宗
 今皇帝八子哀冲太子莊敬太子裕王穆宗景王穎弼

王薊哀王戚懷王均思王

熙祖三陵在泗州基運山奉祀朱氏宗人壻也德祖懿

祖就祖陵而望祭焉仁祖英陵改皇陵在中都翊聖

山奉祀二人劉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趙氏劉即義

惠侯孫二汪皆汪氏老母孫太祖孝陵在南京神烈

山成祖至武宗諫陵在昌平天壽山西脊宗顯陵在

承天湖廣純德山都督蔣華奉祀華慈孝后蔣家也

天壽山即黃土山成祖所賜名四山基運翊聖嘉靖

中賜名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元年初修景克總裁靖

難後再修總裁解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楊西

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洪武六年癸丑定府為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為上府知府

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府從四品

已乃並為正四品吳元年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

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以下中正七品三萬以下

下從七品已乃並正七品京縣正六品

懿文太子五子虞懷王建文君吳王衙王徐王靖難改

封吳衛徐王為廣澤懷恩敷惠王敷惠又改封甄寧
王建文君二子太子文奎少子文圭

太祖取南都自太平順流而下成祖入南都自儀真逆
流而上隋氏平陳兵分兩道上游廬州總管下流揚
州總管成祖南來以淮安鳳陽各有重兵間道自泗
州復淮經天長至江上

洪武三年^{庚戌}封建詔第五子封吳王後人見五子之為
周王也改吳為周而不知周王初封杭州為吳王也
孝陵以浙江財賦地改吳王封開封為周王已而建

文君封其第二弟允燧為吳王非祖法矣周是修為
衡府紀善人以為孝陵諸子無衡王改為衡王而不
知建文君第三弟允熾之封衡王也衡王乃獻陵第
十子周是修死請雖時衡王尚未封茂陵第五子亦
封衡王

洪武十一年戊午二月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又明

年十三年正月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小說言懿文太子薨孝陵意不欲立孫暹回久之高皇
后不說因暹疾崩於是孫始得立此妄說也洪武壬

申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詔立

孫允建文君文為皇太孫太子卒後未半年當是時高

皇后崩己十一年矣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后崩

紀元有號起於漢武帝至今千數百年正統分裂僭逆

不知凡幾紀元一帝一紀元實自洪武始然亦有同

于前者張重華王則皆永樂元出帝天順夏崇宗正

德唐高祖太宗止武德貞觀一紀元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為郕王正統十四年己七月裕

陵英宗北征王居守坐關左門西面見羣臣八月裕

陵北狩皇太后詔立其長子宗憲為皇太子郕王監國
坐午門攝朝廷臣班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廷
臣大哭錦衣指揮馮順振黨也叱且退臺諫王法等
憤捧順種死且索乞王二長隨二長隨亦黨振廷中
太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掖監國止
頓首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曰爾意云何謙進前
密對數語頓首下監國遂曰百官前振罪當赤族予
請太后行誅未晚順罪亦應誅今擊死勿論又令左
右縛二長隨至立命將軍爪擊二長隨死命都御史

陳鎰籍振家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者
 十數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誅振姪錦衣指揮山東
 其族移監國入坐奉天門左以謙為兵部尚書翰林
 侍讀彭時憲文商輅毅文入內閣九月丙子監國以太后
 命即皇帝位詔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遷
 尊裕陵為太上皇帝尊皇后廢氏為太上皇后虜遣
 使致書、詞悖慢答書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力
 強威行當決戰以通孫祥為副都御史守居庸紫
 荆關勅翰林侍講徐理等十五人分鎮要害糾合義

族防護京師是秋虜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
西都指揮岳謙至虜營知中國立皇帝十月也先
殺馬大宴復尊上皇為天子行賀禮曰將奉天子還
京也喜寧導也先至上皇還京遂入紫荆關孫祥走
死京師戒嚴于謙上禦方畧出石亨楊洪於獄中
以為慈兵官以王通為都督及滿臘卿楊善守京城
孫鏗衛顛范廣張義張軌雷通分兵守戰監以侍郎
江淵給事中王誥葉威文莊程信亨洪安遠侯柳溥統
兵出戰盡移都外人入城令所過堅壁清野固守

勿與戰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入都城盡焚都城外
積芻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謙及亨統兵出禦
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謙及王直胡濙
五六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計衆皆知詐不出
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
鴻臚卿出見上皇即辭歸迺京城謙亨出德勝門
閉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中未敢輒動已謀知
移上皇西我發大砲擊死砲下者數千人斬其
首鐵頭元帥亨及其姪彪又戰斬義門清風店皆捷

也先稍却謙請大出聖旨榜文潛遣 營中諭回達
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款 十
六日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 楊洪
孫鏗詔廣等又擊 於涿州紫荆固安 敗去自是
不敢深入諭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亨封
武清伯兼太子太師提督京營洪復封昌平伯彪遊
擊將軍以都督郭登都御史任寧守大同尚書石璞
侍郎劉璉都督朱謙守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
守山西朱鑑守雁門都御史王翺守遼東王文陳鑑

劉廣衡更出守陝西王通守天壽山鄒來學為金都
御史提督京東軍務左都御史沈固出大同剛叅謀軍
事平江侯陳豫守臨清

永樂初內閣儒臣考滿陞任不必在內閣如胡若思儼

出為祭酒以故永樂五年丁亥十一月長陵諭賽太宰

義忠定曰胡廣等侍用日久徒今考滿勿改外任

長陵成祖三子長獻陵仁宗次漢庶人次趙王簡庶人名高

煦有膂力善騎射靖難時屢有戰功江上之急庶人
戰尤力淇國公福丘輩皆附庶人庶人欲奪適者數矣

以致東宮諸臣多得罪死解學士縉亦以是死詔獄

先是永樂二年甲申封庶人雲南不肯去改青州又不

肯去留京師遂有逆謀十四年丙申事露削護衛改封

樂安即日遣之國宣德元年丙午八月壬戌朔反丁卯

令其百戶陳剛進疏指斥朝廷上遂親征急遣平江

伯陳恭襄公瑄守淮安勿令賊走南京辛未駕發京

師樂安知州朱恒勸庶人直趨南京賊黨皆言恒應

天人不可聽庚辰先鋒陽武侯薛祿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封至樂

安辛巳駕至樂安壬午庶人潛出見上八月乙酉班

師庶人至京鎖繫道遙城一日上過視庶人庶人犯
上覆之銅缸焚死

乙未正月孝陵至和陽郭元帥暴卒四月開平王常遇春

始來謁孝陵遂不受小明王韓林兒偽命渡江克太
平稱大元帥七月攻集慶八月又攻集慶皆不克明
年二月破元兵於采石三月始克集慶集慶今南京
也

成祖起自北藩征誅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後一百二
十年今皇帝起自南藩揖讓而有天下壬午年改元

靖難兵未起時中朝已有備江陰侯吳高六十萬屯遼
 東都督宋忠兵十萬屯懷來都督徐凱兵十萬屯河
 間而張昂謝賁在北平城中長興侯耿炳文又統兵
 三十萬至真定何以兵起竟敗塗地危解謂非天命
 歟

康陵 武宗 前昏一帝一后 洪武十五年 壬戌八月 永樂五

年 丁亥七月 乙卯日 中宮 馬后 崩皆不復立 繼后 今皇帝 世宗

元后孝潔皇后陳氏 初謚悼靈世宗十六 年丙申八月更今謚 繼廢后張
 氏皆葬西山又繼孝烈皇后方氏葬永陵

成祖靖難用兵出入四年所破郡縣皆不設官守諸郡縣亦不肯歸附旋破旋守惟得北平保定二府

南京承天門建文二年庚辰秋災復建改名臯門因改午

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大明門為路門又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先是又於乾清坤寧二宮間建省躬殿

國朝小說書數十種中亦有浪傳不足信者惟野錄中

一事極可惡獻陵宗仁洪武十一年戊午生于鳳陽長陵

成祖入金川門時獻陵守北平年己二十五景陵宗宣建

文元年二月生于北平獻陵得子最早年二十九歲

已有六人凡十子成祖愛景陵時稱六孫英武類
我景陵擒漢庶人高詔有詔妄先帝表及朕躬語好
事者為野錄遂言耳

洪武十五年壬戌都督俞事李新以營孝陵功封崇山侯

王通以父真靖難元功又自立功封武義伯永樂七

年己丑五月作天壽山十三年乙未九月壽陵成進封成山侯獻

陵以通父侑享太廟通後以交趾失律為民天順元

年丁丑詔恩通子琮得嗣成山伯

洪武八年乙卯初定親王歲祿五萬石錦綺鹽茶又萬計

靖江亦歲二萬石二十
丁卯年停錦綺茶鹽諸物二十

八年乙亥閏九月始定歲萬石先是孝陵諭戶書郁新曰

朕今子孫衆盛歲祿五萬石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

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諸王歲給以資之用故也

是年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之故各賜皇明祖訓

祖訓即祖訓錄也

嘉靖庚戌二十九年冬孝烈皇后方祔廟桃仁皇帝后張時

廟一室九室中太祖左四室成祖英宗孝宗武宗右

四室宣宗憲宗睿宗孝烈皇后

洪武開科

四年辛亥

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

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

皓

乃後盡棄

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頌五經大全時以為諸

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寧庶人

宸

者康王庶子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

乙卯封上高王十二年

己未

嗣王正德十四年

己卯

六月丙

子反攻陷九江南康七月壬辰攻安慶知府張文錦

守將崔文楊銳拒守甚力庶人寤議借大號改年順

德其偽太師國師李士寶劉養正言須至南京即位

改庶人不悅又攻安慶不克將還南昌丙午聞王陽
明字仁宇入南昌解安慶圍去乙卯遇陽明兵於黃家渡
戰敗丙辰又敗丁巳陽明督戰益急庶人妃婁氏投
水死擒庶人婁妃知庶人逆謀時泣諫不聽庶人
敗歎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七王府齊王榑也孝陵第七子洪武三年庚戌封青州
文中謀反執之京師降庶人與周定王皆繫禁靖難
兵至得釋復國人告王有反謀上與書戒諭永樂四
年丙戌來朝謝廷臣劾王留京師出怨言召其三子郡

王至京父子皆降庶人已而安置廬州宣德三年申戊

福建人孫璉妄稱七府小齊王謀不軌逮至京誅戮

百人景泰五年甲移庶人少子賢熾居南京勅守備

叅贊防閑勿令與諸人親王往來交通今南京有齊

庶人者熾後

孝陵第十八子谷庶人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封宣德

府即今宣府古上谷靖難兵起庶人走還京後開金

川門迎靖難兵改封長沙忠誠伯茹以不謁王下詔

搆死庶人益驕有反謀永樂十四年丙申十月召至京

明年降為庶人少子賦煇與賢懌齊庶人少子同自廬州
徙南京卒無後

詔恩各從其類上慈闈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立東宮
則有廢子入監恩災異修省則有蠲逋減刑恩登極
則大赦矣立中宮及東宮出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
平大賊誅大奸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
有之九廟災時議下詔寬卹至有欲褒親廢子者謬
矣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澹泉筆述卷之二

海鹽鄭 曉望甫著

山西安邑全寅少習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正
統中隨父清大同裕陵宗英北狩令大同守閻斐當問
全筮得乾之復寅察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
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
一躍秋潛秋躍決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
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曰赤奮若復在午曰色赤

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干丁象大明也位
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令也其復辟
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英宗
元年丁丑正月裕陵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
壬午復即位官召寅筮曰無能為彼驕我驍戰必勝果敗庚
午也先行成朝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謙
迎駕至以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
告密筮寅所寅佯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
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狎狂事得不

竟忠卒坐誅丁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
 寅辭乃範金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有八貯之牙
 盒賜之會清以指揮出莅徐州上留寅京師授錦衣
 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身大賁幸寅每筮戒以持滿
 石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善接寅之語不及私大抵抑
 邪與正極人顛阨年九十年
 永樂元年癸未二月以北平為北京設行部行府改北平
 府為順天府從禮部尚書李至剛之請也
 丁未以信國公徐達為征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為

副將軍帥師北定中原二年己酉秋遇春卒三年春

以達為征大將軍李文忠馮勝左右副將軍都愈

湯和左右副將軍北伐六年丑五將軍統兵備山

西北平諸塞當時蓋有副將軍又有副將軍後遣

征南諸將以參將代副將軍

永樂五年丁亥平交趾露布臣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

謹以所獲交賊偽大虞國上皇恭季犛偽大虞國主

黎蒼賊男偽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臣雲屯鎮魚歸

化等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持節雲北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
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
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衛國大王黎
澄偽大原鎮兼天開鎮驃騎上將軍梁國王黎激偽
新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偽太子黎
芮偽郡嗣王黎酒偽郡亞王黎范幼孫五郎賊弟偽
臨安鎮兼太安海鎮驃騎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
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
貌賊姪偽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內判中都督河陽

郡亞公黎原智偽領龍興路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
緯賊姪孫偽御輦一局正掌鄉侯黎叔暉偽清亭侯
黎伯駿偽五塘鄉侯黎廷煒偽永祿亭侯黎廷燿賊
將偽入內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左班事諒山
鎮權僉行軍行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
國東柱國東山鄉偽入內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樞
密院副使阮彥先偽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左諫
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太守新安鎮封置使
國子學祭酒賜金魚袋護軍黎景琦偽寧衛將軍知

威衛管左登翊軍賜金團符縣伯段華偽神勁營亭
伯陳湯夢偽鈎鈐衛中郎將鎮龍捷軍兼領壯勇營
范六材謹差都督僉事柳升橫海將軍魯麟神機將
軍張勝都指揮僉事俞讓指揮同知梁鼎指揮僉事
申志楹送京師并其偽造金印圖書一十六顆獻之
闕下

宣德二年丁未行在吏部言自永樂十九年辛丑迄今遣回
廢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來不循分守構詞徒
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

叙銓否罷為民

永樂中獻陵宗仁監國南京長陵祖成時下北征有所宣制

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皇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選

武官選簿御前亦用廣運寶京宮用功懋之記

洪武辛亥年四有進士永樂癸未年元無進士天順癸未年七

亦然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火皆以明年甲申會試

永樂己丑年七長陵北征又明年年九殿試故有辛卯進

士正德庚辰年十五康陵宗武南巡明年年正德十六新天

子世宗自興邸入即位故有辛巳進士又明年癸未嘉靖

年^二遂有進士我朝百六十年癸未唯一舉

李文達公賢天順日錄云八月十五日之變天下聞之

驚懼不寧賴今上皇帝景泰以太弟即位尊兄為太上

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

室朝廷之上怨恨憂鬱災徧天下前後何不類如此

朱字傳帖者奉天門朝罷駕興司禮巨璫持下丹陛呼

該衙門官與之次日早朝該衙門官具奏本御前奏

云傳奉事理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連司禮小璫進覽

墨字傳帖則出自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復面繳若

事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朱墨也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大紳縉始也輔臣之繫詔獄

也亦自解始也其有謹身殿大學士也自東楊崇始

也輔臣之歷官至一品也自西楊奇始也官至一品

入內閣也自王毅慈始也一人領四官也亦自王

始也其論死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輔臣如東西楊皆

領三官陳芳州循高文義毅領五官矣然皆領戶工

尚書其領吏部尚書亦自王始也西楊文兵部東陽

崇工部終其身也自王以後多吏部矣輔臣之有少

師自西楊始也西楊卒而少師虛位者四十餘年萬

安文亦登少師博野吉劉綬之自後洛陽劇長沙李東

新都和楊廷順德梁丹徒貴鉛山宏永嘉張敬孝貴溪夏

分宜嚴皆少師矣吏部尚書之領太子太保也自詹

徽始也詹坐蓋王黨死其登少師也自蹇忠定義始

也文端直王瑞肅升馬文恭襄瓊皆少師也漕運之有都

御史也自王莊毅茲始也兩廣之有總督文臣也自

忠肅翔始也鄖陽之有撫治也自原傑始也江南之

有巡撫也自周文襄悅始也汀漳撫臣之得提督軍

務也自王陽明守始也參政之贊理軍務也自蔡文

莊盛始也治河之有大臣自宋司空禮始也陝西之

有鎮守憲臣也自王毅陸文陳億敏錕始也二公在

內臺箴更出鎮也地撫之必兼憲職也自耿清惠九

始也

洪武中徐山王達初封東甌王和進封晉信國公忠勤

伯二人洪武汪廣洋洪熙李賢新建伯二人宣德李

玉嘉靖王陽明外戚安平伯三人景泰母家吳安孝

烈皇帝后父方銳永樂功臣李遠封安平侯子安嗣安

平伯

南京中府守備廳題名記一李克嗣一喬字二公名通
今之士李記云太祖遷都皇孫監國而不知成祖時
監國乃太子非太孫也是時仁宗為太子監國南京
宣宗為太孫從行撫軍監國北京仁宗初即位宣宗
為太子洪熙元年四月以南京地屢震令太子祭告
皇陵孝陵為名實有監國南京之命喬記云永樂乙
巳詔以勳舊重臣鎮守而不知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八月帝崩明年乙巳乃洪熙元年也近日尚寶司題

名碑張文隱公文甚佳下書少卿首姚繼次袁中微
是矣繼下書文敏公姚夔之子浙江建德縣人不知
繼乃恭靖公姚廣孝之嗣子長洲市巾人也文敏公
正統七年己進士父以正統舉進士而其子乃永樂
中恩廕為少卿此不足辯直可發一笑耳文敏三子
璧瑩璽

南雍志祭酒黃佐所修載弘治元年諫官張九功奏言
孔庭從祀荀况馬融王弼楊雄皆在所當出今之儒
臣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在所當入上命禮部

會議於是尚書周文安公洪謨等僉言楊雄已黜於洪

武時而薛瑄嘗與元儒劇因並欲從祀以大學士楊

士奇西楊謂其無所著述而止文貞西楊卒於正統九年

甲子三文清薛瑄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入內閣六月致仕

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卒何謬至此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己巳魯王卒上諭禮部

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

廢公義可謚曰荒永樂六年戊子伊王謚厲洪熙元年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忠

等十八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謚不美上曰此教人
皆在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
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
但朕意未嘗及銀工勞可贈官行不盡美謚若加銀
惠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為定論
美惡示至公也銀竟不謚

于肅愍公謙神道碑倪文毅公岳作倪公第卒于公孫
壻也碑文以入寇京城為景泰元年以上皇還京
為辛未年辛未景泰二年也 至德勝門寔正統十

四年己十月事上皇入南宮寔泰景元年庚八月丙
日事此名臣大功業儒臣大制作尚爾舛誤金石之
刻豈足盡信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都制中外諸軍
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
洪武十三年庚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
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
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
後以公侯伯及三等真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

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
乙巳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
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
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
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璠
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紫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
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
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京營
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

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
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肆習火器曰三千營
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軍輦寶壽等事每營以公侯
伯二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壬申于肅愍公
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就於三
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
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
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為帥府天順元年丁丑罷團
營成化元年乙酉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丁亥又復團

營團營之兵名為頭撥初團營分為十營後增為十二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為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營士卒啟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為聽征蓋三營變為團營團營變為東西廳也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内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内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亦選

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
賊討賊平 平胡征夷征 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
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
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
矣今考洪武三年庚戌征胡以信國公徐達為征 大
將軍平章李文忠右詹事馮勝為左右副將軍御史
大夫鄧愈湯和為左右副 將軍是時達未封魏國
公文忠曹國公勝宋國公愈衛國公和中山侯皆未
封也四年辛亥伐蜀以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

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為左右副將軍入瞿塘穎
川侯傅友德為征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
軍出秦隴永樂四年丙戌征安南以成國公朱能為征
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是
時晟未封黔國公輔未封英國公永樂十二年甲午征
胡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馮旺陳翼程寬金玉副
之寧陽侯陳懋左哨襄成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
城侯李彬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
山侯王通左掖保定侯梁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

清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震副之是時上親征故
不立將軍副將之號宣德五年庚戌禦胡以陽武侯薛
祿為鎮朔大將軍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為副總兵
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為左右參將此意又非但
欲分其權蓋亦難其人以一將了十萬其材豈易得
哉嘉靖庚戌二十年窺京師朝廷釐革營務罷團營
仍為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為神樞營神
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
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二人

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
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為戎政廳
給我政之印柳葉篆文虎鈕如將軍所掛印通計京
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
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
或都督大旅統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
有意焉

洪武三年庚戌冬儒士魏俊民黃麓劉儼丁鳳鄭思先鄭
權上大明志命祕書監梓梓行授俊民等官先是上

令俊民等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書
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
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
至北平六年癸丑令州府繪上山川險易圖十六年癸亥
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地理山川關津亭墩水陸
道路倉庫十七年甲子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十八
年乙丑夏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
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
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

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永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專忠定義塞秉銓

忠靖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黃福尚書兩京三

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胡濙為禮部尚書

三十二年文襄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

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

後鮮能及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文皇即位開內閣召七臣入預

機務名直文淵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

六十八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
 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人四川
 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
 異姓追封王者楊王陳公徐王馬公高滁陽王郭子皆外
 戚天造之初滁陽又有先路之功諸功臣家徐氏達
 中山王常氏春遇開平王李氏文忠岐陽王鄧氏愈寧河
 王湯氏和東甌王沐氏英黔寧王沐氏晟定遠王張
 氏玉河間王張氏輔定興王張氏懋寧陽王朱氏能
 東平王朱氏勇平陰王朱氏榮宣平王岐陽父貞隴

西王凡十四人以子孫王推恩追封者不與焉又有
降也先土干賜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正統己巳

年十四孟冬

犯京城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

勤王之兵于肅愍公謙力爭請同亨率兵出營德勝

門外與對壘已而被我砲擊死者近萬人大沮

退石亨奮欲躡擊肅愍公又力身縱令北去出俄

所以護京師縱所以安上皇也

吳元年太史院使劉文成公基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

大統曆洪武元年戊申改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司天

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
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
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侯劄孝忠靈臺郎
張容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
實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
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庚戌定為欽天監掌察天文
定曆教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案字通衢書成書分為八目東距遼
東都司又自遼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藩衛

又西南距雲南金齒衛南渝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之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通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外夷封王如朝鮮安南占城海島諸國來朝貢者各以其國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南山北三王今存中山王北封王者四人韃靼阿魯台和寧王瓦剌馬哈

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西域二人
哈密忠順王阿端安定王西番七人正覺大乘法王
如來大寶法王闡化王闡教王輔教王贊善王贊化
王

內官之制定於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凡監卜一曰神宮曰

尚寶曰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
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凡門四曰奉天門曰午門
曰瑞門曰承天門凡司二曰鐘鼓曰惜薪凡局六曰
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麵凡

庫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應_府供應其正官監有太
監門有門正皆正四品司有司正局庫有大使皆正
五品洪武三十年_丁增都知監銀作局東宮六局曰
典璽曰典藥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正官
局卽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各有
正官正六品又有內使門正公主府中使司正司
副皆雜職

洪武五年_壬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
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

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
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
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
尚寢尚功司曰宮正俱正六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
簿司闈尚儀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總司寶司
衣司仗司飾尚食總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尚寢總司
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總司製司珍司絲司計凡二
十四司宮正掌戒令責罰之事二十二年己巳令六尚
局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歸其父母從宜婚嫁年

高者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見受藏
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澹泉筆述卷之三

海鹽鄭 曉室甫著

建文時改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戶部為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為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為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拾遺補缺改通政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少卿叅議寺丞增

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大理寺改為司又
改卿為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評事寺副都評事司
務都典簿太常寺改卿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
天壇祠祭署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為泗濱祠
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豐祠祭署孝陵置鍾山祠祭
署及司園所增神樂觀知觀一人光祿寺改卿為光
祿卿少卿寺丞如太常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
人增監事二人太僕寺改卿為太僕卿增典廐典牧
二署設驕駃十五羣逐生三羣分隸二署詹事府增

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為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鴻臚寺改卿為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改中書舍人為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而以方孝孺為文學博士又改謹身殿為正心殿設學士一人

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
一人待設無定員文淵閣設典籍一人六亦科罷左右
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
司指揮副指揮為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
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
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改提刑按察司
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為廣東都轉運
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江北學
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官五軍斷事司增親王官

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
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典
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為副審理等郡王賓友
二人正四等^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
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五署
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
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
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靖難後復洪武舊制
惟存大理寺不設新事官及新事司正統中復設京

衛武學

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並給鐵券高
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云
云佐成祖曰奉天靖難云云餘曰奉天翊運云云其
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歲祿視功有
差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
祿其才而賢也充團營三營提督總兵坐營官五府
掌印金書留都守備出充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
襲替徵券誥論功過覈適孽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

有過革冠服平巾學於國子監坐罪奪祿重奪爵

永樂十六年戊戌詔纂天下郡縣志命夏忠靖原吉楊文敏

榮金文靖毅幼三公領其事景泰中修寰宇通志准祝

穆方輿勝覽葉文莊公盛曰此趙宋偏安之物况直

為四六設今欲成盛代一統之書宜有資軍國益勸

戒如地理戶口類不可缺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充

廣之可也陳芳洲循笑曰此豈造黃冊耶天順五年

辛巳撰大明一統志

永樂六年戊子定興張輔今英定遠鄭二王上交趾地圖

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乃郡縣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鷄陵關為鎮夷關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

孝孺乃云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

非直筆蓋指西楊文貞輩修實錄書方再三叩頭乞

生者非實事也

靖難之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皇上順天應人以
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車駕初至京師有不
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禮部侍中黃觀太常少卿廖
昇翰林修撰王叔英衛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
王良沛知縣顧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逆
戮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
中如張統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
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悉勿問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皇帝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
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
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
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分五
室，太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
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
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
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二人列兩廡，二

壇一少牢一先是洪武元年戊申祀三皇用太牢勾芒
祝融風后力牧配四年辛亥今天下立三皇廟歲春秋
已而令祭於陵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
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命祀之擇名臣從祀六
年癸丑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今
別立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
湯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
祖其守成賢君今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七年甲寅
塑帝王衣冕坐像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

皆冕服已而郊祀祔祭諸帝王省祭春歲仲秋遣官
祭於廟二十年_{丁卯}以武成王從祀帝王廟去王號罷
故廟祀二十一年_{戊辰}禮官擇上歷代名臣始終全節
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上曰趙普負太祖不忠不
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
華黎罷安童祀_三伯顏阿朮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
異宋潘美皆宜祀未幾上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
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祀_三於陵增祀
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于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帝子

午卯酉年傳制祭陵傳廟祭嘉靖九年庚寅罷歷代帝
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上不從今建廟
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罷十年春廟未成今皇帝
世宗祀之文華殿廟初成今皇帝至廟祭是年修撰姚
涑請罷元世祖祀禮官不議可上從禮官議二十四
年乙巳給事中陳棐又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罷從祀
木華黎五人

外戚封公自嘉靖始也張鶴齡嗣壽寧伯進侯又以迎
立今皇帝世宗進封昌國公慶雲周壽長寧周或孝肅

太后憲宗母家二侯伯瑞安王源崇善王清安仁王俱除孝

貞皇后憲廟王家三侯伯惟延齡兄弟公侯最貴盛

得禍亦最慘

駙馬無封侯者灤城李堅永富陽李謙世永春王除西

寧宋晟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以迎立

今皇帝世宗封京山侯除孝陵少公主駙馬趙輝天順

中求封侯不得

洪武十九年丙寅大誥三編俱成二十八年乙亥始令法司

擬罪引大誥減等蓋因大誥初序末有云一切官民

諸色人等戶口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減等而無加等

開國功臣續常遠李臨鄧定湯靈璧劉誠意五姓嘉靖

中續封甚愜人情但李太師善之後不沾一命尚為

缺典

孝烈皇后世廟結將葬上念西苑之變孝烈有大功欲

葬於孝潔皇后世廟元之左乙而中止上新作壽陵

至是定名永陵令先葬后上曰孝陵長陵先葬孝慈

高后廟 仁孝文廟也

成祖於建文己卯年元月起兵靖難宸濠人寧庶亦以正

德己卯年十四六月反湖廣二閣老皆石首人文定揚

場即南永樂甲辰二年文簡璧嘉靖甲辰三年入閣所

事二帝皆藩王入統大統永樂辛丑年十九四月庚子

三殿蓋奉天華災嘉靖辛丑年二十四月九廟災

聖祖開科設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僅有判語及

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大明律所云時務盡擬述

括帖以故士之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失人材優劣

且不論只歷朝紀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鮮近二十
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為高矣

入內閣為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文四

年壬午長陵成祖印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文玉箸

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

以翰林院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印官至三殿二

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者不得與機務也雖編修

贊善等官有入內閣者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

中徐武公貞有署銜自稱掌文淵閣事可乎

我朝帝后尊謚皆有孝子惟景皇汪后無孝字文臣無
謚孝者國初惟贈東海侯陳文謚孝勇

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通帝元魏未為

非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著稱曰天命真人於沙漠
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王五帝三皇漢高光唐宗
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

吳元年冬孝陵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屨行
藤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聽文
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也

正德時神英封涇陽伯本無大功江彬平伯許太安

邊伯武德永壽伯以義兒故得封彬誅死太謫戍邊

英德及太監家七伯皆革張富張容張永弟谷大

用弟馬山馬永成兄陸永陸閻弟魏英魏穆弟是為七伯

嘉靖己酉二十八年應天試錄策言初開內閣所用七人者

皆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然不言當時七人者惟文穆

胡修撰文敏楊編修耳大紳解起謫脊為待詔文簡

黃中書舍人文貞楊士奇齊王府審理副陞編修文靖

致金幼給事中若思胡儼桐城知縣陞檢討非由翰林者

亦入內閣也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為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
先師旗纛為中祀諸神小祀今皇帝世宗以朝日夕月
天神地祇為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
牲曰豕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駢赤或黝黑
天地日月加玉馬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
祀入滌九甸中祀三甸小祀一甸殺禮不用牲用果
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
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

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
凡祀有樂者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者
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昏八佾者有文有武
先師六佾者去武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
四品以上嘉靖中鄒給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
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
洪武十七年甲子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
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是書刻在南雍余嘗託友
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書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

野小說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為京師何以此書乃
有北京又言南京應天府若前代書何以又有十二
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書無疑此
時未有貴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詔以應
天為南京大梁為北京矣

懿敬太子妃常氏懿文太子元配也建文帝追尊為孝
康皇后武宗母張后尊謚亦孝康皇后

洪武癸亥年十六賜六部尚書馬己巳二十年賜有司方面
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瑄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

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也或師馬
部民因被浸潤不能舉職甚年治體其官為市馬司
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十戶食之歲一
更

宣德七年子壬大學士張瑛乙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
俸正統元年丙辰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
支後因營造減有逐為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
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
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

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

俸

洪武五年壬子罷孟子配享文廟瑜年上曰我聞孟子辯

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丙子

罷楊雄從祀丁丑董仲舒正統二年丁巳進胡安國蔡況

真德秀從祀八年癸亥進封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

化二年丙戌進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沉崇安

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乙卯進封楊時為將樂伯從

祀嘉靖九年庚寅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

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
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
像設木主盡蠹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張二人存張
去黨公伯察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
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
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
成門為廟門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
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

元定後祀稱先儒撤無絲點鯉徒祀

永樂十八年庚子諭營建北京功陞營繕郎中蔡信為工

部右侍郎所副七人為所正丞六人為所副匠二十

三人為所丞賜督工羣臣及兵民夫匠鈔椒蘇木有

差正統年間六年辛酉十月營建三殿兩宮包砌京城及修

造各衙門僅除匠官不過五六人

國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鎮分封似亦通制當

時已有葉居升輩漢人七國之慮今考廣寧遼王大

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寧夏慶王甘州肅王皆

得專制率師禦 而長陵時在北平為燕王尤英武
稍內則西安秦王太原晉王亦時出與諸藩鎮
將表裏防守孝陵崩少裁抑而齊黃諸臣受禍矣肅
王今移蘭州

洪武六年癸丑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人九年丙辰擇功

臣子耿璿等一百四人為散騎舍人十一年戊午選武

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四年辛酉令公侯武臣皆遣

子弟入國子學受業二十一年戊辰頒武臣大誥又頒

八條勅諭武臣訓戒錄又賜武臣保身勅二十二年

己禁武臣預民事二十三年庚午賜公侯伯屯戍百戶
二十六_年酉_祭頒稽制錄於諸功佐二十九_年丙_子大賚
致仕武臣各陞一級銓於甘肅大同北平大寧遼東
諸衛所凡千五百人

嘉靖九年_{庚寅}更定南北郊禮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
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
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皇地祇北向太祖西
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朔聖山
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

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
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天壽七陵惟景陵宣宗規制獨小嘉靖丙申十五年稍廓大

之是年作壽陵即永陵也在天壽迤東十八道嶺夫
君即位為禋禮也昔漢文帝表涇西唐太宗築九峻
我二祖先作二陵故並獲吉壤今皇帝因謁七陵遂
有壽宮之役真達天高世之見

洪武二年己酉立功臣廟於鷓鴣山論功列祀二十一人
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

德勝歌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先棲

神於卞蔣等廟乃塑像移祀於此徐中山常開平李

岐陽鄒愈寧河湯和東區沐黔寧六王及華高吳良吳禎

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但虛其位洪武二

年太廟侑享初有廖永安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張

德勝秦世傑歌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

中九年始加封號贈謚罷永安祀時徐常李鄒湯沐

六王俟其卒建侑皆太祖所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廖

永安秦世傑而太廟乃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

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
廟而太祖侑享不與焉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
所能測識也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
三十二人唐凌烟二十四人宋昭勳崇德二十四人
皆託褒揚於位貌而已太祖之廟庑侑享則以血食
寓褒揚其報最重其禮最隆矣嘉靖十六年丁酉郭勛
欲進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
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
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而疏乞祀英於

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定矣且英之封在洪武十七年甲論平雲南功大將潁川侯傅友德廷封潁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先封流侯者與世嗣偏裨都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尤著於是桓封晉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蓋廟祀定後十六年而英始侯也

侑廟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間王四人

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開國功臣靖難
功臣各自為序嘉靖丁酉年十六進誠意伯劉基位六王
之下群公之上以為不倫及營國公郭英進祝并兩
朝功臣叙爵於是營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列
寧國公之下矣

嘉靖十四年乙未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大行莊肅皇后
武宗后夏氏諡大學士字敬張永首曰莊肅皇后與累朝
事體不同其諡只該二字四字尚書言夏貴曰今各
廟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時彭曰

二字四字大少須得八字都御史廷相王曰莊肅作
配武宗謚宜一體吏部侍郎鞠霍曰謚者天下之公
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謚
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無綏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
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
禮我朝列聖元后謚皆十二字蓋大行盛名帝后媯
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今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
則莊肅謚孰似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謚祇以表行
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

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而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上宜且據謚法止用二字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上曰用六字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教既用半且陰六又令嘉靖十五年丙申四月上坐天壽山行宮面諭頁言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於禮未備選用全謚庶合典禮九月上御文華殿面授言御筆定謚孝靜皇后為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澹泉筆述卷之四

海鹽鄭 曉室甫著

弘治十一年戊午三月監生江瑤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
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急宜斥退健東
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弄劾奔競交結乞
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緊
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昏臣等因循將順
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
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

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瑤詔獄徒等又上疏力救瑤得
釋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黃忠宣公福始實宣德

乙卯十年英宗初即位也己而黃公兼掌兵部事正統五年

庚申代黃公者兵部侍郎徐琦十四年己琦陞尚書景

泰元年庚午止掌部事靖遠伯王驥代琦總督機務成化

間崔莊敏公恭以南吏書王端毅公恕以南右都御

史叅贊機務恐亦未然又云始於正統辛酉亦非蓋

正統辛酉六年十一月始定名南京也

永樂五年_{丁亥}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總
兵官西平侯沐晟新成侯張輔左右副將軍豐城侯
李彬雲陽伯陳旭左右叅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
叅將及清遠伯陳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等遊擊
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
等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等驃騎將軍朱榮
全銘吳旺劄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
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
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

却尚書劉儁參贊戎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
轉餉征交趾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中宮東宮及上慈闈

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贈廕子試署實授恩例

英宗登極詔宣德十年始令署都督僉事乙卯都指揮署

都指揮僉事三指揮實授景皇登極詔正統十四年始

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贓犯者照洪熙

宣德年例與誥勅景泰三年壬申立懷獻太子見濟詔始

令署郎中員外郎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死事

諸臣誥勅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
詔丁丑始令内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
天順八年甲申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
官父母署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丁未上慈闈尊
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上
與詔命秦陵登極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詔内外文官署職試職
實授内外武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試職署職
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授及以後功
陞試職署職實授弘治五年壬子立東宮詔文武官試

職署職年年以上者實授不及半年者扣至實授弘
治十一年_{戊午}清寧宮災詔兩京文官署職試職理刑
者實授歷任未及一考者與誥勅其誥勅准給未領
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弘治十八年_{乙丑}上
兩宮尊號詔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
文官未及一考與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
今上_{世宗}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
巡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為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
取復職酌量陞用打死者追贈諭祭仍廕子入監讀

書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優養親屬嘉靖元年
壬午尊號詔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勅父母已封者
服色許與子同誥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
刑者仍給與嘉靖九年庚寅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
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勅嘉靖十九年庚子皇子生詔
始令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未及一考者廕
子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歷任
三年無過者與誥勅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
署職試職者并試職御史實授仍與誥勅十五年丙申

立東宮詔兩京三品上文官廕子兩京文官未及一
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勅兩
京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誥勅十七年戊戌郊廟
大禮成詔兩京文職并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
品官未及一考者與誥勅兩京文武官并新舊武舉
官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誥勅十八年己亥立東宮兩京
文職三品上官與誥勅廕子二十四年乙巳宗廟成詔
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與誥勅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誥
勅愿貶封者聽

景泰三年壬申秋七月御用左少監院阮浪侍英廟正南

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
鍍金梁扣繡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歸飲錦
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褙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刺遂
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依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
以為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袋刀賞忠求外
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
炮烙煨煉苦慘備至卒不承死獄中天順復辟元年
二月平忠亦凌遲贈浪本監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官

縉子甄錦衣試所鎮撫

景泰元年庚午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

司屬書孔目名

永樂癸未元至天順丁丑元五十五年吏部尚書蹇義

郭璉王直三公何文淵王九臯佐恭和也天順丁丑

至弘治乙丑四十九年凡十一人而耿文恪裕再入

吏部正德丙寅元至嘉靖丁未二十六年四十二年凡二

十二人羅欽楊旦李勛三公未任王瓊許進二公再

入永樂至弘治以前冢宰無坐罪者正德以後張綏

伏誅陸完王瓊謫成喬字熊洪唐龍削籍

南都之有參贊機務也自黃忠宣公福始也黃公宣德十年

六月初至南都為戶部尚書尋兼掌兵部正統五年

裕陵宗英即位初始有參贊機務蓋長陵成祖崩後仍稱

北京為行在則南都為京師故稱機務正統六年辛酉

定都北京去行在則當改為參贊留務矣往時參贊

機務後陞南京兵部尚書又參贊先是靖遠伯王忠

毅公驥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機務正德末新建

伯王陽明亦兼南兵書乃止稱參贊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特有其名耳實錄進
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况中間瀕多細事重大政體
進退人材多不錄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家
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人言金石之文及志書可信余嘗錄九卿題名殊可笑
兵部尚書刻齊泰錢謙益時未有北京也况徽以軍功
陞仍在行中未嘗任部事嘉靖中一時五尚書皆經
略四方未嘗至部亦題其名胡端敏公世寧實為兵部
尚書代王時中而李康惠公勛承繼之乃不書其名

在侍郎中又不書陞本部尚書初建北京設行部一
設尚書三人侍郎四人其屬六曹清吏司以戶部尚
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刑部尚書掌保定府事雒
僉為尚書僉坐事死黃忠宣公福代之劄辰賢為行
部侍郎今改行為刑盡題名刑部江西通志首書寧
王封於寧夏而不知寧王之封大寧大寧即北平行
都司地永樂初以其地界桑顏三衛遷都司於保定
山東通志書齊王賢疑反而不知反者賢疑之父樽
也他如此類不可悉舉

永樂中解公縉胡公漢出內閣為廣西叅議解國子祭

酒胡宣德四年己酉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瑛戶書謹

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出內閣改瑛南京禮

部專教內監使小內書景泰七年子丙江淵亦自內閣出

為工部尚書代石璞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存不得已常

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愛猷識理達剌稱帝塞

外洪武五年子壬上書諭元幼主欲其通好遣使取其

子買的里八剌北歸初買的里八剌為我兵所獲封

崇禮侯留京師七年甲寅遣使送崇禮侯北去愛猷識
理達刺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立脫古思帖木兒即
買的里八刺也二十一年脫古思帖木兒為其下巴
速迭兒所弑諸酋立坤帖木兒為可汗而猛哥帖木
兒為瓦剌王是時數侵邊魏國公徐達宋國公馮
勝涼國公藍玉潁國公侍友德西平侯沐英成祖晉
王周世子相繼討孟獲我塞下建文二年庚辰
中衰亂其大酋脫列于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兒亦
遣人歸款北平是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為可汗

永樂元年癸未遣指揮朵兒只怱等書諭可汗通好
 不聽再言諭亦不聽已而鬼力赤與瓦剌相讐殺始
 皆遣人入貢然亦敷寇邊四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
 鬼力赤衰中立本雅失理為可汗七年遣給事中
 郭驥使通好不從敵驥上怒乃封瓦剌刺酋馬哈
 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以撓本
 雅失理而遣淇國公福武城侯王同安侯火靖安侯
王忠安平侯李遠五將軍出塞討五將軍入伏敗沒
 於臚胸河八年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其臣阿魯

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瓦剌叛侵邊成祖
北征瓦剌是時瓦剌數攻敗阿魯台阿魯台乞保息
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曰性黠詐勢窮來
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
和寧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數寇
邊二十年圍我興和成祖怒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
北走班師還是年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
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
成祖又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時為馬剌木之子脫

歡所敗二十二年阿魯台部落侵塞上成祖又出塞
討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
元年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孽
脫不花為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台脫歡各遣
人朝貢是時瓦剌強而阿魯台弱八年阿魯台遣人
自遼東入貢上勅總兵巫凱曰往年使自大同宣
府入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瓦剌殘阿魯台阿
魯台遣人來告瓦剌之難賜勅撫諭之阿魯台為瓦
剌所敗死脫歡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阿魯台子阿

卜只奄來歸以為中府左督都正統元年丙辰脫歡與其酋朵兒只怕讐殺脫歡遣人貢馬且通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不花遣人貢馬四年五年教貢馬亦教入塞六年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也先者脫歡之子也當是時脫不花弱而也先強也先又以其姊妻脫不花數年間挾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凡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築驚不恭時不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

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許給之曰吾
為若奏皇帝皇帝許爾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
聘禮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
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舉分寇
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駙馬都
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 太監王振力勸
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狩十月復至京
師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
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卿出見英宗辭歸時

瓦剌可汗普化即脫不花也遣使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議和皆不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時首阿剌知院遣人貢馬請和賜勅荅之遂至大同宣府京師戒嚴阿剌又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關戒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至瓦剌貽書可汗賜勅也先及阿剌而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

胤勳偕皮兒馬黑麻使 而李寶等及也先使人把
禿至京把禿還賜勅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英宗
還京居南宮景皇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英宗宴之
南宮已而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賜勅也先稱
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
二年也先強盛劫奪脫不花而遣人貢馬三年遣
書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脫不花收其妻妾太子
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月也先又遣人貢馬請命使
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隙致危宗社今聽

使朝貢優其賞宴便邊勅邊鎮練兵防十一月
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河力等二千九百
四十五人於禮部是冬兀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
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
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藥材諸物數年間
也先人每至京輒幾千人出入驕恣歐守衛掠人財
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約束即彎弓持刀欲奪馬
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沮之不聽輒侮罵貢使
尚在京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

恐貪功啓隙不歛與 義 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
密賜赤斤蒙古往來窺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選勅
也先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
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
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 時與總叅
文書至守關者閉不納太師並各頭目差正副使二
十二人陞都督指揮千戶等官賞金相犀帶九級花
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
皮賞織金線素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緡九萬

一百二十七表靴帽萬論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
脫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脫不花
也先遂自立為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
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
添元二年下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
輒可汗不可宜諭以順遂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瓦
剌太師并下廷議禮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
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首長之常稱非
中國所禁稱為瓦剌可汗便上令再議制儀印中章綸

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彼必慙憤封為敬
順王或稱為瓦剌王便再下廷議淡等復言稱瓦剌
可汗便言官盧祥李鈞路璧等以為不便宜仍稱太
師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
可汗勅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
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
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
勅沿邊守將十一月瓦剌使臣貢玉石五千九百斤
却令自售也先第賽因諸酋並遣人貢馬時也先新

立恐諸部不附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不復深入
寇掠然數年賞賜費亦不下百萬天順初也先有平
章哈剌者逐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來竊王子
孛孛來殺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其
所自起孛來尋弒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孛來寇陝西
三年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寇宣府
五年寇河西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孛來衰而充里
穰阿羅出猛可三首逐孛來共立脫思亦稱小王子
脫思者從兒也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馭而諸首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
不敵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成化初阿羅出結乧加
思蘭孛羅結出毛里孩各為黨出入河套殺漢人被
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鄉導元年逸入榆林
塞二年毛里孩入寇陝西三年又入榆林塞入大同
塞是年乧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滿
魯都僭稱可汗以乧加思蘭為太師脫思不知其所
終五年孛羅出乧加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
至固原六年阿羅出毛里孩乧烈思屢入陝西塞八

年都御史王越總制關中軍務言自據河套邊人大獲乞搜套復東勝上遣武靖侯趙輔為總兵出搜套輔以疾還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言增兵守險便河套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遣人貢馬十年寇大同宣府及莊浪寧靜深入鞏昌平涼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年寇宣府滿魯都札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札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為可汗恐衆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赤

來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札加思蘭匿不與
逐相讐殺十五年滿魯都殺札加思蘭併其衆十六
年滿魯都入榆林塞尚書王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
寧海斬首四百三十七封威寧伯十七年亦思馬
因八大同塞十八年又寇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
塞二十年戶部尚書余子俊提兵禦退去是時
衆分散反復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即貢馬
諸酋各以部落通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
自相猜不能久盡內地未幾滿都魯衰而把季充猛可稱

小王子及其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
馬弘治初祀禿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
虜中太師官最尊諸酋以王幼恐太師專權不復設
太師三年伯顏猛可及其諸酋與瓦剌酋并遣人貢
馬時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大同
進教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之疏至輒允
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
聞進處名遣哈楠察之少保等貢馬凡三年三貢多
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貓兒庄入留大同遣教

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新立瓦剌亦衰以
故數年間我無患七年遂大舉寇陝西十年寇甘
涼其酋大篩小王子部落也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
宣府歸正人言謀且深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劄大
夏轉餉禦 又召王越總制陝西軍務經略哈密是
年亦貢馬十二年送入榆林大同寧夏塞亦遣
人貢馬十三年大篩入大同宣府塞京師戒嚴大篩
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攻虜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
入寇上遣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

鄺紫荆閩待郎李介經畧宣大王宗彞黃花鎮天壽
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例馬關備是秋入
榆林塞冬入偏頭關十四年秋火篩入花馬池至固
原大掠自後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五年秋
入大同塞時劇大夏在兵部秦紘總督陝西軍務十
六年入榆林塞十七年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
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諸酋期分道並犯
黃裏黃裏者華言京城也上召見內閣劉健等議兵
事是秋入大同塞上銳意討太監苗達數請出

師大夏立言不可乃己是冬入花馬池清水營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畧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軍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會秦陵崩遂瑾專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剌有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老斡娶為子婦小王子恨之欲殺阿爾老斡亦不剌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二酋尋歸小王子未幾亦不剌殺小王子長子阿爾倫

台吉復走入西海八年。入宣府塞十年。朶顏北
入馬蘭谷。殺叅將陳乾。是秋。深入固原平涼。十一
年春。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寧夏塞。大
掠秦隴。十六年。入花馬池。九刺西徙。與土魯番相
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蒲官。噴
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著。稱小王子
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見台吉
稱小王子。或曰不及見台吉。即乜明。或曰卜赤子也。
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答。阿不孩。亦不刺。部從吉囊。

火節部從俺答而小王子種落又盛

澹泉筆述卷之五

海鹽鄭曉堂甫著

知己不易得楊文貞奇士不知王文端直西陽擠王出

葉文莊盛不知于肅聰諷省垣彭文憲時不知李

襄敏秉李冢宰考察李文達賢不知葉文莊盛李因

丘文莊丘文莊濬不知王端毅怒丘代醫官倪文

毅岳不知莊定山臬冢宰馬端肅文升不知劉忠宣

大崔文敏統不知王虎谷鳳張文忠敬不知王陽明

守仁

諸司印九疊篆御文印八疊文淵閣印玉箸將軍掛印

柳棻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儀真人洪武中為御醫永樂

八年陞院判專侍文華殿用文能視病制方性謹愿

恭恪有行義達世務事泉宮每效規益卒之明年仁

宗贈太醫院使謚恭靖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

巡撫之名寔始於洪武辛未二十四年是年勅遣皇太子懿文

巡撫陝西也將都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原等二十

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辛丑十九年遣尚書蹇

忠定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庚戌年五遣侍郎
于肅慈謙周文襄忱等六人出巡撫也建文永樂巡
行大臣並以給事中佐之
天網恢々疎而不漏慎哉慎哉江彬領兵殺一家二十
口報功論死得脫朱寧淫人之妻而殺其夫逃入豹
房二人皆得幸康陵武宗竟罹極刑以語言竿牘之間
陷人於死豈無果報况竊上權矯王命而殺人是一
事而得二斬罪矣况又不止于一事一人乎慎哉慎
哉

趙古則字撫謙名餘姚人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謙年
少黜為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
古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
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為瓊山教諭進所注書不報
還瓊山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
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之學最精既設門人柴廣敬
以聲音文字通進學書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謙於
世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
窮無悔卒于番禺

姚廣孝僧謚恭靖邵元節士方文康榮靜四字又有太醫

院判蔣用文恭靖院使袁寶袞太子太保尚書掌

太醫院事許紳恭袞

國初李太師善胡丞相惟庸涼國公瑄諸獄未可知若于

少保謙石總兵亨諸獄詞恐未為無枉即劉瑾錢寧

江彬亦未必有反謀坐奸黨可也武定郭積惡負恩

本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擬亦難服其心侯爵終

當復惟曹賊吉祥反是實

近見叙名臣者多不及武臣如總兵馬永梁震王効桂

勇山西戰將張世忠安慶守將崔文揚統漕運顧仕
陰錦衣王佐豈可多得即內臣如王岳徐智訖亨懷
恩軍昌鎮守陝西晏宏河南呂憲皆忠良廉靖縉紳
所不及也

丘文莊公濬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廣胡文

穆公廣恐恭靖未可謂為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

賜謚寔始於王文節公禕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
學士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

正統末雲南木麓川賊酋叛遣兵數十萬討之東南騷

動于時浙江葉宗留福建鄒茂七廣東蕭養相扇而
起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殺掠吏民湖貴苗獠兩
廣猺獠亦叛分遣文武大臣為鎮守總督提督叅贊協
贊軍務巡撫巡視總兵副總兵叅將分守協守禦
每省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十數人所在聚兵各數
十萬浙江侍郎徐原貞副都御史軒親福建尚書金
濂侍郎薛希璉兩廣侍郎揭稽李崇都御史信民
貴州侍郎侯璉寺丞某湖廣都御史王來李實四川
都御史李匡侍郎羅綺

薛文清公瑄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緘默都御史

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贈父母

正統己巳十四年大統曆二至日晷晝夜六十一刻樂文

肅公正大異之識者以為用事大臣任私智廢曆法

必有操本之禍八月六師陷土木

孝慈馬后仁孝徐后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莘塗德超任姒

列后濟美宜家之教戢於坤裳逮下之恩深於樛木

百八十年餘未嘗有臨朝干政者正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張昭后之功正德末國統中絕非孝康張敬后為之

內主禍未可知也然當是時四楊在內閣可謂勤勞

王家者矣西楊文貞士奇東楊文敏榮南楊文定溥前少師削籍楊公廷和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劉文安定儀

文簡智吳訥楊廉二文恪魏文靖驥葉盛王鴻邵寶

三文莊何文肅喬王文毅皆非翰林彭從吾韶易

名惠安林見素俊有改謚之請未見施行然亦有官

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馮愉許彬二襄敏王毅慈文陳

莊靖文是也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濟

浮于濟逶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逶于河淮安
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逶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
也永樂初中樂之運逶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漢江
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劔閣雲稜通於
秦始皇時故梁州貢道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
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蓋吳
城邗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溯淮太
遠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今蘭州北折而東
為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陝西之東之河道是也

然禹時可通貢今皆不可行何也漢儒亦云此不能
舟通倪文毅公岳嘗疏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
力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
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
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
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
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
河可通舟楫種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
私之利奚啻萬二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

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
連洛河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
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
徑通延綏僅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
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
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例運某處可以造船裝運淤塞
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
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
可致矣

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二年改為宗人府
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左右宗政周王楚王左
右宗人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王牒書子
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為聞上達
材能錄罪過比建都北京永春侯王寧洪熙宣德武
定侯郭瑄署事正統三年始建府如南京西寧侯宋
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瑄
仁廟貴妃弟

嘉靖己丑年八月二月禮部言悼靈皇后

世宗元后 孝潔陳后 正位中

宮上佐宗祀者七年禮宜祔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
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
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附於親者孝惠太皇
太后即太實皇考獻皇帝生母悼靈皇后主請祔奉
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制曰可丙申十五年八月孝
惠神主遷於陵殿禮官言初擬奉遷悼靈皇后於奉
先殿旁室今殿無旁室惟斜廊兩廡似非奉安元后
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盡西一室空虛清閔所
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聖宜一體設

儀但不整置不定祝稱斯為合禮制曰可又言謚稱
悼靈考之謚法賴非全美宜更定褒稱是月改謚孝
潔皇后

太祖陵不知祔葬幾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窠或坐或
否大抵皆妃嬪也成祖十六妃謚葬皆不可考然皆
祀於陵仁宗諸妃陪葬惟三妃別葬金山宣宗諸妃
陪葬別葬金山者一妃英宗遺詔皇妃他日宜合葬
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第祔葬今止睿皇后
合葬裕陵諸妃皆葬金山惠妃尚葬桃山竟無陪葬

者憲宗十二妃皆葬金山惟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

葬天壽山永陵世宗諸妃陪葬不由隧道列於外垣之

內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附然孝

潔皇后陳后亦不入永陵諸妃亦如之今惟世廟穆廟生母杜太后葬

永陵

蜀有郡道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慶陽前事不能知道

人館慶陽周家築土被衲晝夜露生郡中諸少年爭

事道人為弟子道人不開口言率頤指色授人見

道人頤指色授亦輒心解為奔走輒當道人意道人

喜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即知病人可活
目諸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
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活道人
移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驗道人取謝錢
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裹袖完弗復取病家
有見飯道人列椀案上不問多少盡飯若加飯更
列椀不食飯草惡道人願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雜
葷物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飲水鄉野
人聞之爭入城願觀道人飲諸弟子令鄉野人梳水

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水冰聞道人齒間澆
敬頃之肩踴面紅汗下如雨慶陽李惠脛瘍久不愈
問道人道此崇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醜將更聘女
慙死此其崇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奈何道人曰今
過我三日解矣瘍果瘥卒之日設几三層坐其上諸
弟子夜登几旁守道人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有
戈甲士馬戰鬪聲諸弟子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
矣

吾鄉八國朝名臣輩出開創時文成

劉文憲
宋濂等畫軍

旅劇與制禮樂宋未四十年而有靖難之事則遜志

方孝致夷齊之節又未五十年而有岳狩之事則肅

慈于收宗澤李綱之功又未八十年而有南昌之變

則端隱敏胡世發其奸忠烈孫死其難陽明王守平其

亂此皆焯一在國史者內閣今纔七人文簡黃文懿

呂文毅高文正謝文忠張孚敬又南渠呂皆能稱

其職矣若章文懿懋純心正學師表海內稱為大老

又不可以功名論也

邵文莊公寶言運法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

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恐未然予謂運法凡三
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
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
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
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為兌運而淮徐臨德
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為兌運其為兌運一也
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
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軸輻侯
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瑄皆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

糧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
沿衛沂潞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
不能給預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
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
使司擇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
司提調各衛所海船并出海官軍文皇令再議九年
始命工部為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
千人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
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

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糧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
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兗州送濟寧
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浙江并直隸官軍於淮
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
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為支運一年四轉十三年
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遮洋船兌三十萬石內
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
巡撫周文襄忱議裏河民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
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繳宣

德八年參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
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
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
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
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做此成化
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兌裏河官軍將江船
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
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
名為改兌

宣德三年申戊申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以
民廉介謹端也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甲甲進士
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進員外郎乙中十九年陞山東左叅政
當是時索虜賽兒急盡遠山東北京尼既又遠盡天
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
情始安上再征虜勅民舟車轉餉節約曲筭省財力
民不擾事集上在道中勅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
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試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戶部

為右侍郎尋改南京刑部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
恪公訥力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盛請褒
民不累

孝皇弘治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
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
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汝省可為鑑
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汝省蒙私害物者比曰臣
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
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

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馬鈞陽升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八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况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

自披剝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創修寺觀徧於天下自京師遠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嘉靖十年^{辛卯}三月朔勅諭朕仰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乃出中夏之元聖願追報之典未舉而昧幼之懷因遂朕躬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為成範欽哉親撰祀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

儀凡祭書神牌于太廟曰皇初祖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

孝陵奉祀禮專勅皇親如西寧侯駙馬都尉宋璠是也
成化十五年專勅魏國公徐備弘治九年備改守備
南京專勅駙馬都尉楊偉正德八年偉卒協同守備
西寧侯宋愷兼掌行祭禮正德十六年愷還京禮部
請命南京協同守備豐城侯李旻奉祀上曰孝陵奉
祀先年有專官奉勅行禮恁部裏還議擬來說改勅
魏國公徐鵬舉今掌南京中府事蓋璠備偉愷鵬舉

皆皇親也然自愷以協同守備兼掌祀事而官無專設矣亦或暫令守備代行不為常典嘉靖十三年鵬舉解守備仍奉祀行禮

弘治二年

己酉

徽王乞升鈞州為府王端毅公怒上言今

肅府在蘭州藩府在潞州荊府在蘄州岷府在武崗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嘗改府徽府乞將鈞州升為府治割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鄆城鈞州密縣新鄭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典且啓前四府改為之

端况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
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不與改於王似無輕
重上是其言務書諭王

成化中太監張敏奉姪太常寺丞苟頌賢上獻乞侍郎
上曰苟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一授南京
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
白丁錢商販技藝萃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盡
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
部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閹老

之子若孫甫釐亂已授中書列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叅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端甫公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災汰罷上從之

叅贊軍務者始於洪熙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方面部屬官於各總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於是叅贊叅謀軍務總督邊備景泰中大同叅政丹陽沈固宣府叅政崑山劉璉山東叅議會稽周順廣西副使

劇紹如劇清軍輩又以郎中給事中稱叅贊軍務也
王文恪公鑿曰予在翰林與陸庶伯語及楊文貞士庶
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為何庶伯曰內閣
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倣媚王振以絲綸
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
余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
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願
人主信用何如耳庶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
傳之

永樂元年癸未冬定軍功襲替例自後洪武永樂宣德年
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
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
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
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
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羣
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
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
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

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
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澹泉筆述卷之六

海鹽鄭曉望甫著

徐王宿州馬公高后父也配鄭氏無子初立廟太廟東
洪武四年即王居立廟滁陽王定遠郭子興首事濠
梁徐王避兵以高后托之遂育為己女卒於和陽葬
滁州夫人張氏三子長戩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
次夫人張氏一女為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
即代王洪武元年建廟滁陽楊王高皇外王父也墓
在盱眙王姓陳揚州人卒年九十九無子長女即淳

皇后廟初在太廟東後即墓立廟三王皆有歲時祭時鳳陽又有以功封鞏昌侯贈陝國公謚宣武者與滁陽王同名武定侯英母同兄弟也

洪武十一年戊午封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

詹事霍韜奏云

嘉靖己丑年八月勲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伯

三十七人開國者三人

徐沐

而已南京魏公滇南黔

公暨武定侯也餘皆請難征平蠻捕倭討賊擒叛

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

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溫誠意伯茹瑄忠

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王越威寧伯王守

仁新建伯或沒世而革或再傳而罷甚者幾及其身

惟王驥以麓川功子孫尚襲靖遠伯劉瑜近得嗣誠

意伯

和寧王阿魯台文皇封之卒宣德間子阿卜只奄率其
家屬部落來降授左都督其子後陞錦衣指揮使英
宗賜姓名和勇以紫荆香爐功擢至都督同知勇子
忠子子誠襲錦衣使

宣德三年^{戊申}五月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伏誅
福都督廣聚瓚昏都指揮貴指揮忠千戶福等在交
趾守义安被賊圍福不戰率廣等降賊且教賊造攻
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

戶年英告賊，殺盡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歷說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城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為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則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

寅鑄安化王之亂，本仇鉞反正之功，封咸寧伯。巨鎬、張永

據為己功，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馬永成、陸周、魏彬、冒

以運籌獲封永元、第富、泰安、伯容、安定、谷大寬、高平

伯大亮、永清、伯馬山、平涼、伯陸永、鎮平、伯魏英、鎮安

伯

成化辛卯年七月十二月悼恭太子薨茂陵憲宗成化方以國本

為憂泰陵孝宗弘治在西宮已二歲顧左右莫敢言者既

正位東宮孝貞王后恩勤如已出而貴妃萬氏者名

保護之是時輔臣疏云外議皆謂皇子之母紀太后因

病另居久不得見人情事體未順請令就近居住俾

皇子便於接見庶遂母子至情逾月而孝穆紀太后孝

生崩矣輔臣舉宋李宸妃故事歛葬皆如禮弘治初

始建奉慈殿供養

孝陵太長陵祖成皆中宮孝慈馬先崩不立繼后獻陵仁宗

至康陵武宗皆后後帝崩裕陵英二后孝莊茂陵憲

三后孝貞王孝穆蓋孝肅周太后憲孝穆紀太后孝

孝惠即太后獻皆母以子貴尊稱之號也成化戊子

四年季夏孝莊崩宗后英廷臣議葬事云合葬裕陵附

食英廟宜如漢文之於呂氏宋仁之於劓后茂陵憲

重違孝肅生母周意未允彭文憲公時姚文敏公夔

率羣臣伏闕號哭竟得如請

國初偽漢陳友諒為勅敵偽吳張士誠次之吳能西擾
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武昌矣是時以長興侯

耿炳文守長興江陰吳良守江陰長興守則陸驄
不出能徵歛所以斷平江蘇州之掌股江陰守則師舟
不敢窺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不我獲而陳氏
滅張氏繼之矣

小說云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主事蕭
儀首言徙都北平非便長陵震怒加以極刑時科道
亦多云朝廷不宜輕去金陵以致此變因劾與議諸
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
瑛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旨令侍臣

詰問再三得夏忠靖公原解之遂令各回衙門辦事
否則又有蕭儀之禍矣陳瑛已於永樂九年有罪下
獄死

康陵武宗時司禮鑄王岳范亨忠義果直為逆瑾所忌亨

以正德元年十一月二日充南京淨軍瑾堂長隨王
成等迨至臨清小沙灘縊殺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
日詔旨贈官祭葬亨兄璋授世錦衣百戶

開國功臣封公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
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孫世襲指揮

使者則云其餘死罪免二次

明氏玉珍據蜀東阻瞿塘北恃金牛自謂我師不能克洪

武四年春湯中山和為水師率廖永忠輩以舟師由

瞿塘趨重慶傅穎川德友為陸帥率顧時輩以步騎由

秦隴趨成都瞿塘果堅守中山不能進而穎川已直

擣階文破綿漢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者凡穎

川既圍成都中山方有重慶之捷

國初駙馬多功臣子弟如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尚臨安

東川侯胡海子觀尚南康西寧侯宋晟子琬尚安成

瑛咸寧吉安侯陸仲享子賢尚汝寧汝南侯梅思祖
姪殷尚寧國鳳翔侯張龍子麟尚福清武定侯郭英
子鎮尚永嘉長興侯耿炳文子璿尚江都西平侯沐
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尚公主

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金吾左衛指揮使泉之孫女正

統中冊為郕王妃父瑛銓兵馬指揮已巳

正統十年景
四年

帝卽位立為皇后祖泉兩進左都督瑛右都督壽以
無子廢冊皇太子見濟母杭氏為后復辟之歲天順元年
改稱郕王妃瑛亦仍為兵馬指揮三月進瑛錦衣傘

事成化中復皇后位號

弘治甲子

年十七六月

中走回人云聞

中欲擄黃裏

黃裏者京城也時北小王子求貢朝廷既許而不

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人云朵顏頭目阿爾乞蠻領

三百人與北邊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引誘入

寇而大同亦尋叛於是秦陵宗孝欲出軍召劄東山面

議東山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

逐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

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

商謂九有周九州六服秦三十六郡兩漢十三部西
漢之哀也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東漢則一
千一百八十矣晉十五道唐十道宋三十三路元十
一省二十三道我朝洪武初都建康鳳陽為中都分
天下為十三布政司永樂初年元以北平為北京建康
遂為南京年五又平安南為交趾布政司割川湖廣南
地為貴州布政司宣德中棄交趾今兩直隸十三布
政司統府一百五十二州二百四十縣一千一百三
十四百九十三衛二千五百五十四所宣慰司十二

宣撫司十一招討安撫司十九長官司一百七十七
朝鮮安南來朝者五十六國速溫河等地面五十八
奴兒千島思藏等都司所領衛所二百三十八

撫州吳與弼天順中

元年

石亨薦之命行人

曹隆

賈勅書求

帛造其廬以伊傳禮聘之與弼拜使即言朝廷厚意
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比至授左諭
德引見文華殿上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
受官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嬰疾病不能出仕今
年六十有八衰朽實不堪供職上曰官僚亦從容優

馬罷傲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利不能殺賊且
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曲靖雲南之襟喉也洪武十四年九月朔傅友德藍玉
沐英三將軍率甲士三十萬南征偏師由永寧趨烏
撒大軍由宸沅趨貴州大軍遂克普定進攻曲靖偽
梁司徒達里麻果悉精兵十餘萬屯曲靖拒我師我
師急趨渡白石江遂平曲靖而潁川傳復城烏撒以
通永樂之兵克七星關以通畢節之道雲南亦破而
偽梁王方國珍走死滇池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六月武官選簿齊恭由兵部左侍郎
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選齊公
己不食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茹瑺為尚書并公姓
亦不載矣豈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郟近見新官
供詞往往有云鄒村垠殺敗齊尚書軍馬者豈公時
輟部事理戎務耶或謂公倡晁錯之議及北平兵起
復偃然居守令庸懦如李景隆者為元帥卒以誤國
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據選簿如此附之備考
唐虞時天下分九州又析為十二州夏九州分為五服

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為重上曰
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敬應於是賞
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
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
後稱病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受職亦
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
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意亦不受留京兩月具
本再辭天順二年五月辭歸上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
歸再與勅書令有司月供食米以贍終身與弼感激

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新會舉人陳獻章屢試禮部不第成化五年遂還山養

母十五年彭惠安公韶為廣東左轄朱中丞英總兩

廣軍事交^薦旨下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以舊疾

未平母年加老辭不赴郡縣促駕不得已十九年三

月造朝五月吏部奉旨恁部裏選考試了量授職事

來說時獻章方病七月赴考俄疾作復歸寓八月上

疏言母老病求歸甚切九月上旨陳獻章既巡撫等

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選查

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部覆請上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上疏謝去北邊有我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延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由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瀕東路有警則延寧遊兵駐河西瀕戎入套則

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嘉靖中改總制為總督

正統十四年己巳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

祖訓內府禁密不許蓋造離宮別殿正德間左右近侍獻諂希恩內起新宅佛寺神廟總督府神武營香房

酒店外起鎮國府總督府老兒院玄明宮教坊司新
完石經山祠廟店房嘉靖改元詔令在內工官監工
部錦衣衛科道官在外撫按查勘折毀改正或存留
別用變賣還官工匠因是陞官查革

永樂六年十一月勅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吏兵部尚
書兼詹事蹇義金忠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
春坊大學士兼侍講黃淮右庶子兼侍講楊榮左諭
德兼侍講楊士奇右諭德兼侍講金幼孜輔導皇長
孫

正德二年卯丁逆瑾矯勅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為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交通內閣劉傑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倫孫樂黃昭檢討劇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劇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鉉楊璋熊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統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迂二等親王將軍三等鎮國輔中尉三等鎮國輔主

君五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卿君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萬餘文
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徒煩袖補召募名數日增
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
窮哉

正統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
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
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漢名訪張偉備為我也衆聞之
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覲比至入
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提學郭黃潤玉嘗

見之言其狀貌魁梧敬如洪鐘云帝嘗賦詩曰牢落
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
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々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或曰帝頂顛偏
頗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髥緇之具誠之曰必嬰大
難乃發此以故遂為僧去靖難兵至金川門開僧溥洽為建文君削髮又
曰帝性穎敏能為詩高皇命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
扒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能吞曰必免於難
又嘗賦金陵詩曰是日乘輿看晚晴葱々佳氣滿金

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
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
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
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
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闕罷楞嚴磬懶
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
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
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

正德五年庚午八月寧夏獻俘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頌

繫寘鑄王寘化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鞠奏上
皆伏誅寘鑄弟寘鏡寘錫生黨廢庶人太監張永初
見上乘間出懷中疏奏述瑾十七事且言其將為不
軌上怒夜縛瑾生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捨其
肉嚼之瀕吏而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水指禱楊
玉石文義坐獲黨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茅瑾所行
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誅
功封仇鉞為成寧伯內閣進勳廕子封諸太監兄弟
為伯者七人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一時封為七伯以楊一清

文襲為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
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
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楊文襲公清一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

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公豈
一日忘情願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
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
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
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

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為徽并述
乘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
悟且大怒誅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
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
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
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
饑狗又涕泣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
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
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比不然顧其人稱否耳
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為司空加百揆三官也
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尹為冢宰
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為師保高宗稱為阿衡意
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為太
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為太保代周公
為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為太師領
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循一人領五官矣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劉瑾黨死陸完坐宸濠庶

人黨王晉漢瓊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戍石文隱
公珙代晉漢有匿左書帖吏部門云莫做莫做莫賀
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嘉靖十五年丙申九月上奉章聖皇太后率皇后妃嫔謁

天壽山茂陵長獻景裕又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后

陵於西山上拜長後六陵陳后潔陵西山二陵各遣

官行禮孝陵太祖顯陵世宗亦如之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
給新印余為主事白即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

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牧軍處有事
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
淡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
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之反側不靖時乎印中不以
為然

永樂甲午

年十二

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

胡

廣侍講

楊榮

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
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
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

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
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
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
九月書成上御殿受之了宰臣奏賀蓋未及一年而成
可謂太速矣時文貞楊士輔獻陵宗仁南京監國故不
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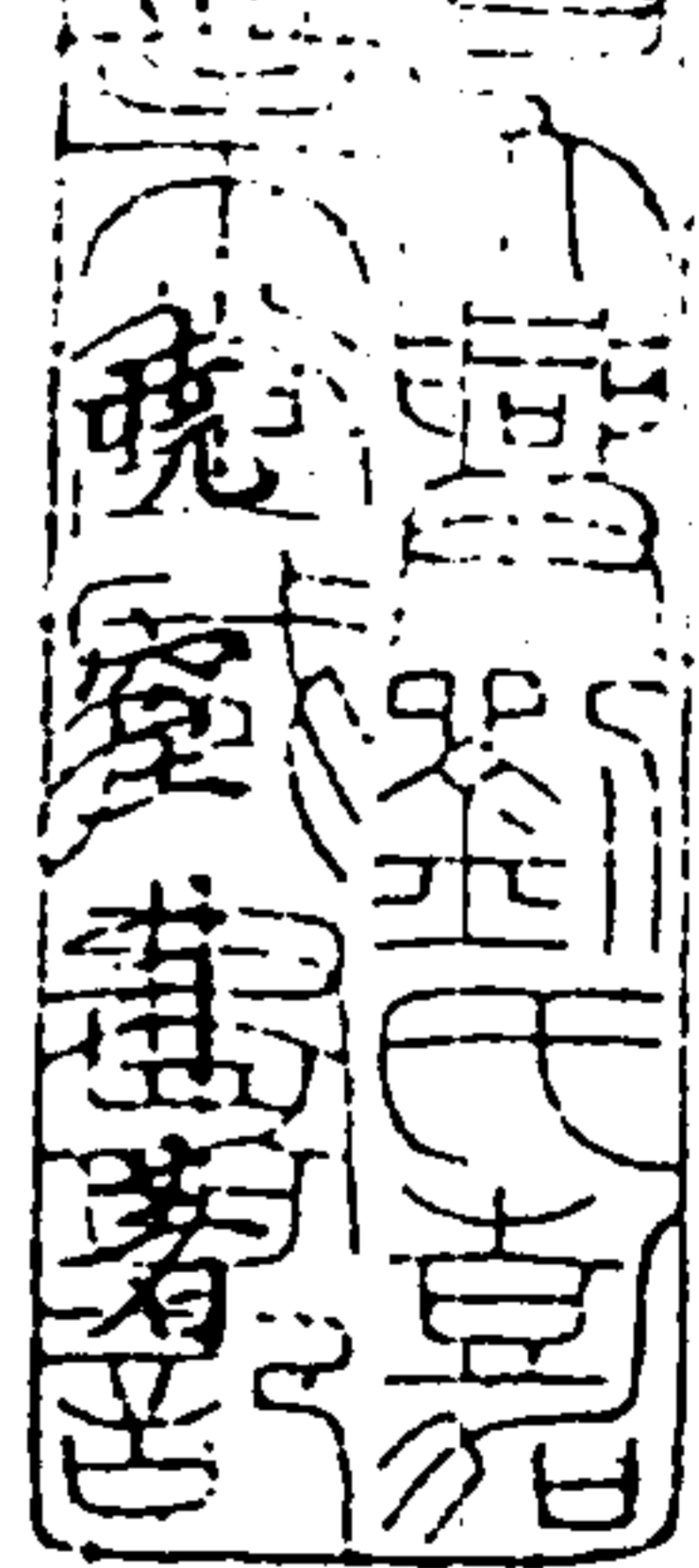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二〇八

澹泉筆述卷之七

海鹽鄭

鄭



歷代名臣奏議成祖勅纂之書也永樂丙申

十四

十二

月成進覽刊布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

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漢高鄒禹對光武諸葛孔明

對昭烈董仲舒賈誼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

以便觀覽云今此書無序亦無監纂編纂官職名是

時西楊奇士在南京佐太子監國正危疑之際也

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孝陵諭王

曰卿夫人好黻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為卿擇一
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生四子四女長即仁孝
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年五仁孝皇
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
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
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敬受人聘從佛氏為尼於南京
聚寶門外所謂王姑菴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
為禮書毀之

宣德五年

庚戌二月上奉皇太后

孝慈張后

率皇后

孝恭孫后 謁長

陵成獻陵仁宗駐天壽山上請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全幼孜楊溥六臣見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教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因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

琦

山西三傑喬公字玉公鳳雲王公瓊白岩字以德量勝

虎谷鳳雲以節槩勝晉漢瓊以才略勝然而晉漢有功

於民社矣

嘉靖庚子十九年辛丑二十年北吉囊俺答連入太原直

至平陽潞安大同將士不用命山西諸將望風潰散

不肯力戰總兵王陞白爵李蒸張達及巡撫龍大有

劉泉相繼下詔獄四總兵論死兩巡撫戍邊已而四

總兵千方營解得脫死立功自贖報以功報得復舊

物兩延撫尚未脫士伍

初設內閣楊文貞公奇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加至

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塞忠定公

義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

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循雖五官

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賢以吏部侍郎後

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時商文毅輅萬安相繼領吏

部尚書自後遂為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間遂有一內

閣皆領吏部尚書者

景泰四年酉癸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陳詢為國
子祭酒時祭酒王恂卒監丞安貴言太子少師侍郎
學士蕭鏊任祭酒諸生悅服乞照胡儼若例不妨內
閣職務時來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以詢代詢永樂
中儼寔出為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景泰四年六月戶部尚書金濂上京官折俸銀除公侯
駙馬伯武臣每季十二萬四千三百十二兩奇文臣
三千五百八十九兩奇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

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
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
之子孫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
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
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
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原許籍衙門帶
俸終身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不襲今
後悉如凱言

宣廟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待因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
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謔說孔子遠佞人唐太
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無切防閑有萌必為杜絕
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
常為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
頓首曰遠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嘉靖甲申年三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
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廷罷桓以桂勇代之
令桂疾驅入大同誅惡首撫膺從且遣都督魯綱總

兵侍郎胡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
撫定即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錠網以
為功非己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鬼
誑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
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錠等又
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閣
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及甌寧李默各上疏乞
討賊李疏報聞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
總兵馬永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

今為造鎮大禍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為
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
秦晉久駐套中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八年
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盛行視文莊以為未可輕議
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
此余肅敏後子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瓊又以肅敏為
失策嗣後楊憲庵亦屢議及河套然亦財力不給不
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侍郎曾銑自

山西移為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銳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銳又劾河西總兵咸喜侯仇鸞、被逮會丁未二十六年仲冬澄城山裂而移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是冬臘月辛未京師大風霾今皇帝世廟敬天疑畏以套議門輔臣分宜嚴嵩言貴溪夏言左右銳為此議者臣不得預臣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逮銳奪貴溪輔弼官

以尚書致仕而咸寧侯此又發曾銑匿出塞喪師諧

事賄賁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賁溪行至

丹陽達繫入京銑事下錦衣訊上又下法司會官擬

銑罪法司言銑犯無正律上怒令再議竟論死銑為

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數寇殘移銑山西山

西二年得無患又寇陝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

請戍銑代之賁溪至京論死坐交結近侍律也

王虎谷鳳為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

與度牒王晉溪後問之曰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
兄策北軍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於其間今二
氏之徒苟且為衣食計尚不可過塞與吾儒爭勝負
苟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嘆服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謙建議也兵制本三營

一曰五軍肄戰陣一曰神機習火器一曰三千備宿
衛此三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營然原營
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
為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

即選鋒凡今又於團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
練名聽征而聽征者亦足不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將校以點陟所在乃背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
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恣一旦有
警督營尚書便統兵回征又立辭營務耳

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也薊州之有邊備都

御史自鄒來學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

荅犯京城畿內設官多矣紫荆有父希淳又有侍郎
翁萬達經畧薊州有吳嘉會又有侍郎何棟提督通

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壽山有都御史許宗魯坐院都
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若景泰時都御史又有
河間蕭啓真定陸矩保定祝暹居王庸雄巡關侍郎
紫荆白羊側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段信
恭尋改恭贊京圻涿易真保通五路軍務

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虜寡亦弱又糜我官賞交市

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教減賜物又計殺

首逆失虜心嘉靖丁未二十撫臣胡宗明因屢未

侵掠撲殺百八十人虜大恨戊申二十春結衆深

入遼西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蕙罷任聽勘
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得留用珏素有才操履
亦慎大獄誦戍後起撫山西遂不及景時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軍都
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
百端豈敢賣朝是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
赦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
七年仁孝文皇后徐氏未葬禮部尚書趙莊以均卿至

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山即西最吉成祖即
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
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
許人

新建伯王公陽為汀贛都御史據江西上流意藩府久
蓄逆謀恐一旦變起先事預防以討山賊為名請得
提督軍務兵書王晉溪瓊知公意請如公言正德十
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
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

文定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
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東西南南京淮南安浙
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
家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
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能遂進兵賊果疑四路兵且
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
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
遣人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
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

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寶等
士寶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蕪黃趨京
師宸濠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
條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
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
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牽制上流疑賊
不犯南京必走蕪黃矣公既擒宸濠諸奸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欲攘功忌公危言巧譖百方
欲去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

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蔽
奸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勦敵
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亦忌公而公以提督軍務
故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晉漢內閣不說久之不論
功今皇帝即位詔祿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晏勞費
為詞嗾言官論阻公不得至京外衆去服闋竟不召
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
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位得陞

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
德孺死於水殉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功御史伍希
儒謝源以考察去官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勩
王者功竟格不行

麻陽之役師老財匱言官論奏竟爾中輟初廣貴二省

撫臣謀議不合起萬治齋鐘

嘉靖二十一年

勩處治齋不欲

用兵力言撫便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
掠湖撫姜儀貴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勩楊叅將赴湖
過辰州為賊所縛姜畏罪上言王兵失期不至內批

切責務期過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逆劾王達下詔獄
 以李義壯代王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
 殘破遂罷兵姜降三級外任蓋勳既無功撫又失策
 矣自古南蠻與北狄不同四夷經見者自三苗始干
 羽兩階今可鑒也本朝累有征蠻之役未有得全勝
 者蓋寧河武順王時然矣

謚端者惟三太宰謚文端王直端毅王恕端肅馬文一司徒

文端周一司馬端敏胡世寧近日秦鳳山亦端敏吳白

樓亦文端

陝西修邊正德初楊文襄公清一建議經理為遂瑾所惡
被逮去兵部以修牆議是上文貴張鵬曹元三人乞
簡一人遂成其役瑾不肯盡取修牆銀鎔為大鏹入
產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陝西修花馬
池一帶邊牆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是寧夏巡撫徐
達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修邊之功史琳亦嘗請
經畧花馬池邊塞而秦襄毅公為總制不以為然止
築肆伍小堡弘治甲子十七年乙丑十八年虜大入花馬
池塞殘破陝西以是簡用文襄竟為權奸所沮

越國公守蘭溪獲月庭和尚檢囊中有天文地理書越
公留之帳下上征婺州越公與月庭見上并上其書
上喜問月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德明德明精於天
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合
長髮為髮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出又語
犯上安置和州叅軍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道人至和
州秋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上時召見賜食見
心本名天淵髯長尺許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
髯如故上怪而問之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興利
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
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
濟寧徐州處上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
治之怨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皆
不可不早蓄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
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嘉靖壬寅

二十一年

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於會

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

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
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門衙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
欲推都御史奈何余曰渠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為
此妍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虜來
寇陝西馬昂統兵木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
役全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謙自請行邊嶺
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
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者上瓚次毛伯溫劉
天和三人皆兵書毛掌院劄督團營又次起用翟鵬

內批用鵬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家又立一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飾，遶幅人號張儼，偈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斗升，輒盡。又或辟穀數月，洪武初至太和山，往來長安、隴西、岷州、甘肅，又至揚州，成祖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名求儼，偈寔訪故，君云：或曰三丰死於勝國，歛矣，臨窆復生，入蜀遊行，襄漢間。嘉靖癸卯二年，王湛泉與齡為文，選卽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劾者，倡言河道無

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
宋禮寶始其事西涯李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
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尚書石璞
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書治河嘉靖初年江南白
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書也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鑿
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人之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聖躬安否紳曰此
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受聖主深思當以

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進余自
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
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
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宮保後數月紳病
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
神魂不寧百藥不効余即死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
此病卒上憐之卹典甚厚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舟行抵雄縣
分給軍餉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鄴陽之役有所謂捨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袁珙字廷玉鄴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
輒驗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
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
大明麗中神畧內蘊真太平天子成祖問度在幾何
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
一統成祖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為太
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此狩北京召

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微能傳父術建文初文皇召問忠微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除忠微戎籍會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謀上者未七日樂安高煦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林見素俊劾繼曉妖僧妖下詔獄茂陵憲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

然安知宮中事舉覲擲恩以首承覲不中又怒仆
其几思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敵復事爺矣
此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詣梁方
合謀致後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中風不能
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後得不死時星變點
傳官御馬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點持疏謁恩跪
庭下恩徐曰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得旨馬
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赦曰星變專為我輩壞國外臣
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

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况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度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為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弘治初大開言

路言者輒指內臣為刀鋸之餘鼻昌大怒恩曰吾儕
本刑餘之人何怒為

澹泉筆述卷之八

海鹽鄭 曉室甫著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

十九年百有二十

士寧少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

一老人披纒衣卧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

鼻手足皆類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老

人不飲食坐則懸一囊中類乾麩飢輒取啖渴手掬

飲澗水一二升士寧飢斃乞食老人與囊中物苦澁

不能下咽士寧拾啖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

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
山後事不可知其居濟寧居城東深巷敗屋中已六
十年濟寧竊旁伺士寧久絕火食唯日啖茶數枚或
菜數莖飲水少許人餽遺輒不肯受濟寧指揮王宣
者海州人往見士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寧好道
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扣家事皆合宣因日
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
楊文懿公道濟造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
閉息曰我老無能朝廷過聽召我々未聞道但習靜

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文懿因問元末國事
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遼東之不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
萊宜木綿少五谷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令登萊諸
處田賦止從海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
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
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逸洋運船海道
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
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直隸京師為東輔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為六國馬頭尋以
海夷黠而令近京師遂罷之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
州七年九月又罷後乃復設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
屬吏目一人驛丞一人三提舉司皆然

嘉靖庚子十九年北虜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時兵部三尚

書張瓚掌部事乞伯溫掌都察院事劉天和提督團
營皆不肯帥師禦虜廷都御史翟鵬於家總督宣大
偏保山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昌境上鵬質直端勁
外若悃悃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賄遺有前輩大

臣風節柄臣惡之北虜退据撫細故開住明年虜又
至諸大臣益畏懼莫肯出大同復起鵬提督如故以
防禦功歷陞兵部尚書甲辰二十年兵部議掣防秋兵
太早虜直犯紫荆上大怒遂鵬詔獄謫戍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捷民家留
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瘦死錦衣獄先
是樊維祖為總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
金數十萬以厚賂巧媚得無罪

西南夷自國初為梗洪武己巳二十年征南將軍傅友德

帥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廣四川練兵防西南夷友德

尋召還時中原既定而西夷屢叛用兵無虛歲

正德庚午年五廷瑾既縛治黨與長沙李東陽李東欲達內閣曹

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端當為日後計元得

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楊廷和因言官論晉溪王稟微

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終年十五天官

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

嘉張敬孚欲達新都司禮亦不肯

剗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

民聚鄧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初急或拒相毆脫
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蘭成化元年流劫鄧州
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
集兵圍捕急逃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
推千斤為主劄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為謀主勢
甚猖獗攻掠河南、陽、鄧、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
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
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方方畧千斤等懼遂擁衆出
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勦破賊、退保巢寨我兵

乘勝進攻破之擒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
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
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笑過長子相搏不勝
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榜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
能縛和尚獻軍門陞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以撫勞
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賊
英俱不敵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未
幾千斤餘黨李胡子反野王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
項忠討平之成化 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

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方遜志孺秀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奇士西楊修實錄乃謗

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循不薦東西兩王芳

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竟坐法論死西市芳洲全

徐武功貞有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竟置芳

洲於鐵嶺武功為右總兵身畫奪門之謀石總兵又

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張學貴溪言亦頗類此

洪武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為上賜坐

宴有過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宴叙立於

門宴者出然後退十七年令方面官無侵郡縣之職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鏗治齋為副都御史勘處湖
貴蜡爾山夷情明年萬疏有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
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
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
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
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
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
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雖平

定但地方大壞極敵苗易夷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
而後患所當預防邊條上方畧專意防守不事征進
後至丁未遂大用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
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蜂巢雷公等山
峒接連湖貴四川周迴千數百里猩狒所居人跡罕
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
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
無空隙人非側肩俛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
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閭雖有長技莫

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地屢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箬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情比苗以為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讐各厚解此苗以

助攻殺因而啟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
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為破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
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
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
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
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金西陽
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
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
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

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箬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為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為己任者蓋亦畏其難耳

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
言不以為邀功生事則以為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
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
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
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
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寧藩籬鴈門戶藩籬以禦外
侮門戶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祿少卿樂護鳴殷

華湘原楚為精二人共上五星聚營室疏甚明暢懇切禮官覆疏亦直言規戒皆可傳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章條上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一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士素無問學輒為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三嚴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昔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比及入監即以存省京儲悉遣還

家請依宣德正統例四却珍竒蠻夷屢貢金銀寶石
火雞白鹿諸物未為國瑞而傳道病民納侮夷狄請
一切謝絕五固封守河南山東湖廣浙江內地可省
巡撫官遼東永平紫荆諸邊鎮不可缺宜定選二人
更代無使熟情僨事六禁詣瀆京師每節序男婦雜
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懲傍禁約七誅阿附吏部尚書
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巍汪庭訓陳鉞何澄王
遠皆依附文淵並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
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 入大同塞必犯紫荆倒馬
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獨石邊外順潮河川南
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
北口黃花鎮兵最弱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是冕以沙灣
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
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
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未
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

諸有罪之地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卹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上從之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為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界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偏坡卑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高皇欲徙大梁關中長陵文皇竟遷北平

南京大內近多圯壞以王廷相建言故也今端門樓已

毀承天門樓將頽數年之後當大壞宗廟火亦當復
建神所棲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鎬
京而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夏言九廟議誣甚
永樂壬寅_{年二十}上北征五月駐獨石大閱將士英國公
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祿隆平侯
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馳射應城伯不中
罷其領兵隆平侯稱疾不至降辦事官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初任
御醫事太祖葉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

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
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
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
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
為贊詠賜元禮或曰_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
也初洪武丙寅文皇患痕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
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
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

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
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了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
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晉王諸
臣尚書嚴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
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了不
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
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了與方書賓不肯一日
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
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授盛啟東韓叔暘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七月朔日食遜貴溪言夏去時諸城翟一

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嚴入內閣甲辰二十三年諸城以二

子舉進士為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後靈璧寶許

太宰讚石首張宗伯璧二人同入內閣丙午許乞致

閑住去張病卒是冬復召貴溪言夏貴溪至而壽寧侯

張廷壽齡死於西市戊申冬貴溪亦如之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庶陞左

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

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

十餘年榮國公妣廣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願
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
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
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南京吏部題名記首高嵩洪武三年任次張銘善次部
本中次陳修又次滕毅註洪武四年任今考毅於
初設吏部時與楊士義等六人為六部尚書入見奉
天殿受面諭毅後趙瑁後高嵩李信詹同洪武
四年為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七年出吏部為翰林

學士承旨呂熙代之題名乃云洪武七年任張卽陳
三人亦非相繼並在革中書省後為尚書洪彛在翟
善之前劉崧在傑斯之後題名以傑為揭乃後有洪
彛而無劉崧，署尚書陳敬余焮皆試尚書彛為真
翟善驗封署卽中事主事署部尋為真

嘉靖丁未二十六年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未幾以

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代之劉循例疏辭
上怒削籍去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
年兵書最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

奈其好貨何

洪武辛亥年^四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為班首
壬戌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孝陵曰禮行於藩司
班首以品秩叙今都司無寶授都指揮使正二品乃
得為班首

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道里費及其
父母妻子有恙著為令曰以養汝庶奉公無漁民也
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
六疋徵天下賢才為守令厚賜而遣之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聚惡
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四路掠資即
解即數日又復中他事收捕至輒得賄已又捕
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
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勅鎮守問激變故勅未至清進
與賊戰大敗寧遠伯壽任廣義伯琮吳巡撫陳价都指指
費良皆敗或死兵部請合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進
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
玉為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

討賊忠未至陝下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
大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
等分兵屯此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允忠違命
先登敗死賊益張言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
命撫寧侯永結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
賞金五兩百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
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
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僅不日破賊別奏止兵
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

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
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涼
未可知敵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
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
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憊矣
止京軍便太監曰然則邊軍去乎時曰亦不去便
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曰忠則陝
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閣又報言忠死辨滅賊
觀其疏歲終賊平矣是月丁丑忠計擒四

四心腹楊
虎程遠汲

被捨釋 十二月捷音至明年正月檄送四等三百人
使內應

至京師太監問曰反故曰無奈清傑侵剝我四等
凌遲亦新清傑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
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
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似亦無謂
其製祭如生儀

宣德九年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
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急政事掖庭將萬

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閭閻馴致戎
羯之亂元帝總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
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萌兇臣惜其
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下有餘
年亦為幸矣上曰晉武創業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
付非才况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教區處以教
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
陵夷尚傳教世由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
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

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職致仕尋復入內閣以梁材
為戶部尚書六月丁酉震奉先殿鼓樓災山西地震
有聲如雷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致仕理河副都御
史朱蒙卒七月遼東兵變庚寅震武功坊江浙大水
庚申葬獻皇后顯陵閏七月木火水金四星聚東井
河南大疫辛未獻皇后祔廟中宮亞獻咸寧侯仇鸞
總督軍務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毛伯溫叅贊軍務
討安南九月虜教入宣府塞辛酉上行視長陵癸酉

塞
還宮十月大同總兵都督梁震卒十二月虜入宣府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澹泉筆述卷之九

海鹽鄭 曉望甫著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奏粟未熟請以桃代上曰
諸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即用之著為令

宣德九年罷築西教場先是教場在德勝門外欲移西
直門上命都督武興視可否興還奏可但徙民家三
十六既而有言其地皆民種麥苗桑棗果樹及古墳
墓並須剝夷又白雲觀傍地皆民納稅蔬圃上曰勿
病民事遂寢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禮蕭敬傳旨上曰稱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
安神州丙戌又傳旨南巡武選郎中黃鞏車駕負外
郎陸震上疏極言江彬席寵擅權違朝誤國乞誅彬
罷巡幸上怒上初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
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浙江淳漢登武當人情洶
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
芬等亦疏諫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
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負外郎

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倕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養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鞏震良勝潮九川養下錦衣獄芬衍慶倕龍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廷瓚等下獄明日同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效駕出必不利肉

袒囊土手持刀欲自刎死上疏諫數日天陰色靄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敬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負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是日繫笈等一百七人午門外捷三十疏者調外任餘奪俸半年四月乙卯繫笈等六人午門捷五十磔成邊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

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
修築然舊石為水所啣皆剝棄無慮隔暫用累砌終
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者以為
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
等府發夫匠協助為便上從之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
用者往來為賊驍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
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
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

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
快意必至鳩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藉華
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
倏忽千里莫可蹤跡况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
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
而獲牙脣之利今欲一切斬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
既塞亂源遊開驅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
早為區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
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

南防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
又遣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
嵩楊文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
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
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墾戶籍為水軍
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
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
靜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起處也
孝陵平漢封漢主陳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普才為承恩

侯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贈南康王又
封蜀主明昇歸義侯洪武五年遣元樞密使延安答
理送理昇於高麗善才徙滁納吟出者木華黎裔孫
也既降遣歸數後遼東宋國公勝馮兵出塞降之封海
西侯卒葬南京其子察罕改封瀋陽侯坐堂死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遠督餉遠以道險車載民疲糧乏
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
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簡靖令刺事

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也坐殿
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以為失職媒孽準自知不
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劉忠愍球
死獄卽邑中龍泉山頂為文祭之祭畢以飯頌諸同
志其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三十餘言人謂之祭
忠文今其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筵一壇
遙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歎沈待我傳無
地可殺湘水看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閱世尤堪予

何處松楸是墓田邵文莊公云

洪武三十年海運赴遼七十萬石有奇永樂六年六十
五萬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萬石衛河通州四十萬
由海十六年會通河運四百六十萬有奇宣德八年
五百餘萬正統二年四百五十萬景泰二年四百二
十三萬七年二百九十二萬天順四年四百三十五
萬成化八年以後四百萬石又有江南常蘇松嘉湖
白糧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山東河南粟米豆麥又
若干石不在四百萬數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故臣致仕死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後病在軍

沙州漢燉煌郡今為蒙古衛川邊四古塔赤斤即漢屯田柳中地今為罕東地瓜沙赤斤等處考遠本皆一種枝大族分因地異名耳

北狩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
行在某部北京之為京師不復稱行在也蓋自正統
辛酉始也

元皇孫買的禮八剌被擒有故符寶郎以歷代靈章四
十餘顆降孝陵以其不忠曷之山東降將百餘人貌
皆魁梧李丞相善奏欲用之孝陵疑其結黨皆殺之
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河溪船遮洋船海十年
一造免儀瓜堤也江南皆五年一造往回皆經堤也
官軍十二萬有奇

景泰時南方葉宗留邵七茂之變文臣總理軍務皆稱鎮守

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理

胡忠定公漢致仕歸常遣子長寧謝自叙由洪武三十

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仕五十八年中更迎駕復辟之

勞及虛忠阮浪之獄乞將臣男量為錄用臣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天順改元八月十三日奉裕陵旨胡長

寧陞世襲所鎮撫錦衣衛帶俸洪武三十三年實建

文二年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與陝西四

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
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贛山深而人狡鄆陽土曠
而民貧

莆田處士劉閔弘治中林見素俊言其恭慎純粹學行
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徐貫劉大夏
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
去詞藻雖不達其為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反乞仍
布衣入侍東宮有奏未上

洪武三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亦舉

鄉試又明年壬子連舉鄉江西吳伯宗辛亥狀元也
解學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蓋
會鄉是歲同舉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試事壬子則今
子午卯酉例耳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驎告下內閣書勅付騏復往
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內閣覆
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囊在交趾荼毒軍民
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趾人如解倒懸豈可再
遣然亦不誅騏也

漕運有元戎間以卿亞提督整理自河州休庵王公莊

毅以景泰庚午元年十月總督漕事明年兼巡撫江北於

是或左都御史或左右副僉為常設之官矣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字大用號儉

庵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為翔國公郭勛所惡削籍初

為縣令歷知嘉杭二府皆有惠政有儉庵奏議四冊

吏部尚書周用川白都御史宋景端明簡諒有風節不肯

依附人亦不敢干以私嘉靖丁未正月朝覲考察

甫畢相繼卒善類咸惜之周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宋

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吏部侍郎武城王道
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嚮用是秋亦病
卒

戶部尚書王杲汶上人甲戌進士素稱清謹但待屬吏
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事財用不給杲一切取辦倉
庫空虛嘉靖丁未秋柄臣惡其執法又入親暱小人
之言了官又妄劾杲受賄遂逮詔獄考訊誣伏謫戍
卒

孫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大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

我藩籬食我乘蹶懷我好音久矣今皆通迤北為我
造患恐激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
將并朵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為隣如宣府大同
矣亟諭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
酋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河南何塘字粹夫有文學行誼高古灌園自給不妄取
予襟身獨行君子也王廷相字子衡少勵名節博學
能文散歷中外著有聲績皆近時名臣後進好言人
短謂何迂腐王晚年與翔國勳鄭共督團營不能糾發

其奸可謂責人無已矣

太宰靈寶許入內閣南昌熊代之因論箕僂不經不足

崇信忤上意削籍蘭溪唐龍入吏部病乞致仕忤上意

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川用恭衰代之病卒

司寇聞石塘淵代之南昌首論大禮始終不附張敬字

桂萼朴忠自許有大臣風節數年間善類皆思靈寶
南昌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
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遊改議

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遠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遠地以啟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

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張西磐潤自給舍歷官南吏書行業無玷其當逆瑾時著風節在工部昌言正色折翔國之驕悍一時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未_{二十六年}尚書一考北上改太倉尚書未上言官論劾下吏部不與題覆候數月西磐自

陳疏至內批致仕王兩洲學夔文學深淳操履廉潔
嘗為文選卽中守正庇善類為張敬桂等所惡出為
南太僕少卿改太常矣復中他事降外任歷陞南禮
吏二部尚書恭慎簡實不屑依比人亦有才畧顧不
肯發揚人不知也其擒治昂山中偽皇子事不煩一
兵亦不奏功嘉靖己酉二十八年累乞致仕不允進南京
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益力辭疏未下言官又上劾章
內批王疏致仕

正德元年丙寅十月劄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岳徐

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節中李夢陽勅少師劉健
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侍
王鏊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兵書許
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先是上初即位瑾等以東宮內侍導上遊
戲內閣上疏言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
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逸停經筵并輒日講不知陛下
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
殫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

之畜不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
施于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
不達而此教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
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
救宗社所繫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
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及太廟脊獸天壇
樹木禁民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天心示警蓋以
甚明伏願陛下惕然省悟報聞復上疏曰兩月以來
日高教文尚未視朝為天變民窮之時正宜恐懼修

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報聞會太監王讚崔通去
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
上不喜召見內閣對曰宜如部議上曰用不足奈何
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上詰其故對曰鹽引有
夫帶之弊引多則夫帶益多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
曰彼既得旨沿途騷擾朝廷豈得聞知上色變語益
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
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讚徒遷者上入其言故云內
閣退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惟以陛下為託臣等

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
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
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
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樂讒謗公行
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
變于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政出多門答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
事非獲已若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罷
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

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尊_一數百言臣等頓首
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
陞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來數月往_一
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_行改易并上詔書
不信政令失中數事皆不聽言官亦會疏論內侍罪
狀留中戶部尚書韓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
都郎中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
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入章矣劾諸閣老下閣老
持劾章甚力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

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革易身公持鬚昂肩毅然
改容曰善卽是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
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
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
爲如割中夜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
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
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擊球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孽有傷禮體日遊不足

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
等細人惟知盪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皇上帝業
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
雖將此輩齏粉殖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
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
朝顧命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
德乎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
為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

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
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太監
王岳者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
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王
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
咎公韓文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王鏊者趙詣
閣候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受君

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語答崇 李面公文 韓曰此疏本
出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
日增文 韓等備負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踉蹌遊晏無
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崇曰上非不知第欲寬
之耳諸大臣遂旅退蓋前謂崇曰設上不度奈何崇
曰我頸有裏穢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
南京安置閣議堅持不肯下是夜瑾等遽上前跪
伏哭頭觸地曰非上恩奴儕且殊餒狗上也動瑾又

廷曰害奴儕者王岳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
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虜
兔岳嘗辭否上心所明也今獨答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虜兔何損萬幾左
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為
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智亨南京內閣
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
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
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誘引以致聖心荒怠政令

串違財盡民窮上千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等官合
詞累奏皆謂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乞明示典刑
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
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事不恐違行斥
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
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狎玩愈
肆姦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為必
至於亂亡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
卿科道皆欲急去教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

盡懷致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福氣之核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內批徒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論卿毋再辭韓文 李陽皆致仕言官劉蕡戴冕等俱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王岳 范亨 徐智為瑾所殺死於道路

澹泉筆述卷之十

海鹽鄭 曉室甫著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詔行寬恤求直言內閣上
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類仍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
番經廠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宮之
災尤為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責己求
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本
朝列聖具有故事今日急宜舉行向來姦佞熒惑聖
聽妨礙聖政以致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賢

否混淆賦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
大小至條被其脇制畏罪避禍箱口結舌下情不達
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仰于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
今天道昭明元惡李廣殄喪聖心開悟洞察前非然餘
慝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容而中外人
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有此異伏願大開離照
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
無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
修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第施行以收

人心以回天意上悉從之時太監李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輔請令李東陽為廣寺碑文又不許言官劾文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上因東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袖中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奈何對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上曰本無簿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必不太濫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己之內閣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廣也

宣德三年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
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
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遊多於禹時春秋戰
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
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
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終二三明章
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植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
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
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

而為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
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
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
歷代戶口之繁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
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
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
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
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主大
戒

宣宗坐文華殿召問士奇

西楊榮東楊文敏交趾勅去未對

曰行矣上曰朕昔聞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笑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祖之志士奇榮極當稱善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景泰元年庚午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寶及也先使臣
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文端等
言寶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寶至上皇
正統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
事汝歸為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為庶
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寶奉衣物禮幣奉迎上不聽曰
虜請巨測寶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
勅也先附其使去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脫
不花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

使行成竟不一報適終我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
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
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
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
我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
上都慈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
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果疏
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
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

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
豫趨趨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
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
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
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
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齋書帶至可汗及太師專為迎
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
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
所請結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

前言北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
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
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慙直等復請再遣賢
奉迎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翰林檢討邢讓皆
疏乞迎駕不聽己巳善至虜營庚午也先引善見上
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饌上皇

宣德六年辛亥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誅其黨陳海

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顧佐內臣出外有犯令
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而不奏罪同軍民檢置害人

罪以死

宣德二年未丁三月有進函風七月圖者上喜受之顧侍
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
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聰敏年十三以能詩名既長
博通諸子百家言時稱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
諒陷南昌其妻夏投井死叔正義不再娶洪武四年
徵除國子學正遷渭南陞興化知縣禮部貢外郎請
老不許除國子助教遷監察御史湖廣叅政陞布政

使召為禮部侍郎十四年春進尚書是年有司薦賢
良往：以儒學訓導應詔叔正上言師範缺員生徒
廢業不可上曰朕急作人務求明師有司又薦而他
用甚失朕意禁勿許

嘉靖辛亥年三十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會推都御史

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默上簡用李讓者皆言
冢宰必歷任正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
正位冢宰者藉：問余：應曰李膺簡命固聖明特
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為故事洪武壬午成祖即位初

也塞忠定公義以吏侍陞尚書秉銓二十七年報部
 事留京師備顧問郭公璉以吏侍代塞凡十五年至
 正統壬戌年七致仕而王文端公直以禮侍代郭凡十
 四年天順丁丑年元致仕是時上能推誠下無送口蓋
 五十六年間吏部三尚書耳今自弘治丙辰年九至嘉
 靖辛亥年三十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晉溪王
 松臯許讚許許皆再任整庵羅欽吳庵楊晉叔李承皆
 未任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年九尹恭簡
 公旻亦以吏侍為尚書代姚文敏公夔歷十三年致

仕惟崔莊敏公恭吏侍為尚書代李襄敏公秉未逾
年去比五公皆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超資之議遂
瑾時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為尚書清議耻之即使
二人不由侍郎為尚書亦豈得為善類乎昔傳說起
板築為冢宰而甘盤舊學不以為嫌此何足異顧稱
弗稱耳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
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
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

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為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
子執詩曰相宅圖方獻遷宮疾遷後關中諸父老猶
率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召商于察雲隆慶中淮鹽
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荳
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減察雲隆慶米荳一斗草十
束古北口米五斗荳一斗草十束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百三人親王
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長子四十一位鎮

國將軍四百三十八位輔國將軍一千七十位奉國
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鎮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
輔國中尉一百八位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名封
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郡主無廢子惟固安以景帝出順義以秀懷王出王無
嗣國絕順義有宮中故其子王道周鳳官之錦衣

陸愷神宮巨鎔也以孝穆紀太后兄世官錦衣百戶紀

太后恭陵孝宗所自出也籍丹無為州巢縣人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三年夏呂修撰楫言五

月十二日獻陵宗仁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己
丑年八夏陸荼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禱使得
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
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
夫色溫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平蜀之功經西蕃破階文二州者潁川侯傳也由瞿塘
破水陸二寨者德慶侯廖也二州破則北失漢水之
險二寨破則東失江水之險故聖祖平西蜀之序云
為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湯不

與馮

嘉靖丁亥年六月田州之役寔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遠馮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為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馮爵死富州岑約死亞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王守溪仁以撫處為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被旨誥責贈謚卹典停罷并平宸濠寧康人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

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勦後撫皆謂無功難予任
事矣

天順五年夏季軍官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
冬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公賢常
言於裕陵英宗曰軍官有增減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
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
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
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
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

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書吏部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復書吏部又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為實錄今槩書南京未善况都察院名臺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今官名亦不同乃槩列於今名官可乎

弘治十年八月上召見內閣徐溥劉稹二文靖李陽謝遷二文正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

橫被寵賚閣疏力諫上嘉納以疏示廣李武岡知州
劉遜為岷府所奏達遜至京斜道疏救遜下詔獄者
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上生平臺召
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
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
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為總兵代鏞王等而以溥
顧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蓋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
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樞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
官

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寘鐸反都指揮何錦周昂
指揮丁廣反殺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官江漢巡撫都
御史安惟學覈田大理少卿周東令孫景文造偽檄
言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
塞言路括歛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
織無辜肆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棧曹雄毛倫文
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
凡我同心並普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
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守

七人鄰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反書至命太監張永
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文襄總制陝西延綏
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
官統各路兵討之遂下詔寬恤以副總兵都督楊英
為寧夏總兵官趙擊將軍仇鉞為副總兵興武營守
備侯勳為叅將王師甫出教日鉞斬周昂執寘鐸反
其子台潛錦廣報至初英旋師永一清安輯寧夏
正德十六年辛巳工部言內侍中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
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

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省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元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
十萬載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
八萬石

永樂八年寅庚二月成祖征本雅失理丁未發北京庚戌
度居庸關丁巳駐宣府甲子關武興和三月甲戌駐
鳴鑾戌乙亥大閱四月癸卯次玄石坡上為銘刻立
馬峰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壬
子次擒胡山刻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
永清沙漠甲寅次廣武鎮賜泉名清流刻銘曰於鑠

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營
於平漠鎮甲戌次環翠阜戊寅上至兀吉兒札虜遁
去明日迨至幹難河虜拒戰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
擊敗虜本雅失理以七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莽
丙戌次飲馬河諭皇太子並下詔班師

詹同詹徽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州同有文行
徽歷官監察御史僉都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上以
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為吏部尚書兼左都
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為尚寶司丞二十四

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微不聽吏
擊登聞鼓上切責微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
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歎夫與人為善猶恐其
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勸微大慚吏得終喪
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為燕府右長史南昌儒
學訓導曾恕為周府左長史微言訓導秩滿例陞教
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
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
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

朝先是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
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養而遣之
自是來者日衆上諭微曰朕念來朝者民其中亦有
年高者跋涉道塗勞苦可遣人馳傳於所在止之大
誥中稱微剛愎嫉惡不容奸偽二十六年坐藍玉黨
死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

按察副使許公達死之汀贛都御史王公守仁文成及

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

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
慶守備楊銳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時王公
文成在吉安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悉
會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
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鄭持平驛丞
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縉知府劉昭議討賊
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章琦談儲
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率
兵至吉安進賢知縣劉源清斬賊黨數百餘千知縣

馬津率兵過賊七月壬辰賊圍安慶楊銳等擊却之
宸濠遣江西僉事潘鵬誘安慶降銳等殺鵬家人投
尸城下誓不降賊丁酉宸濠至黃石磯戊戌宸濠攻
安慶銳等又力禦之庚子以雲梯攻銳縋人焚其樓
甲辰以天梯攻張文錦投茆焚之丙午宸濠聞王公
攻南昌解安慶圍遣還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
拱格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王公進兵黃家渡宸濠
戰敗又明日戰又敗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都
王將軍儀賓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指揮

等官季士實劄養正劄吉屠欽王綸熊瓊吳十三凌
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
使楊璋僉事王疇叅政陳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揮葉
文馬驥白昂等八月癸未上親征詔天下遂至南京
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還京駐通判宸濠伏
誅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時尚然其後帝中皆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時都
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
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福建僉事李顯為叅政
楊珏為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逆其奸爾夫所舉
縱皆得人亦得避嫌况楊珏見為副使曹祥發其贓
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
不能檢身齊家為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為
尚書薛希瑾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為都御史韓雍所
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
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叅政一級僉事

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情忌往，退其見任之職錯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為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鬻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復言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

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險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為亦文曜等所愚失於舉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

言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為然已陞除者置不問何
文淵項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
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四年以御史錢昕為真定
知府御史給事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遊請老上不許
昕竟去真定為知府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四六

澹泉筆述卷之十一

海鹽鄭 曉空甫著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充總
兵都督王瑛封忠為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
京邊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趙輔
李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漳河柴河
越石門王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
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發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
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

勅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願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為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願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建
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
衛院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
為民給還田土仁宗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
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正
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
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云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

成祖內

開七人用王府審理副

楊士奇

中書舍人

黃紘

事中

金幼

致知縣胡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又翰林待詔解縉
修楊崇此後如文達李起吏部主事文清薛起御文
共七人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宮
寮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深
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
祿至於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留都諸司無事時似閒有事則叅贊機務守備武臣操
江都憲總兵最為要職不可不擇其人南都水軍勝
於陸卒營馬壯於江舟然戢守皆不得地利孝陵再

三欲從都不果成祖法遷北平萬世之慮也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廉平兵部尚書劉儲秀清貞恪慎

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文行卓然皆一時人材

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丁未二十六年二年相繼去位孫繫死詔

獄王荷戟南荒卒剝削籍非出內意閣之意即言官之

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

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

布上為內閣劫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

以為循謹千金雙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菴

矣

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京城大水明年歲星守營室西內災澄

城山分崩離析都城隍廟災又明年二月日有異常

之變三月朔日食於夜是月望月食煖閣又災尋有

孝烈方后之喪又明年有莊敬太子之戚春秋傳云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及太子也

近記時事小說書數十種大抵可信者多惟雙溪雜記

塞齋瑣談二種好短人似其好惡亦欠端然雜記中

言吟察事却是彭幸庵澤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

處冷密能無遺憾也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為輔弼者王文定公瓚董中峰

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峰文學蘊藉行

誼修潔竟為永嘉張孚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之

王瓚官至禮部侍郎張邦奇南京兵部尚書中峰董及

張崇余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人

者萬安文焦芳康劉宇文曹元康亦未嘗至此

父子天官新安唐同子徽子才敏達同有文學修行

皆任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廷子松身讚襄毅天
官正德初松身嘉靖中松身恭慎小心余為屬吏未
嘗見其以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點陟秉正不
何以故內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諒達近世名
卿鮮能及之松身與兄誥同時為兩京戶部尚書誥
博學沉思卒謚莊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
弘松身弘而不毅余見松身儘有毅
宸濠之役王陽明守成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江彬
張忠諸佞倖導康陵宗武南征罪人未就旬師之戮中

外危疑洵レ視行陳間无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為誣
詆天日蓋之而已其桶岡橫水荆頭之賊連穴數省
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王
忠毅底寧越王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
勿輕嘗也

威寧王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
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也汪直自敬憚威
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弼
何其忍也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

苟且奏捷穢券金書

王驥靖 凌伯

至今不絕威寧王新建

王守仁

止終其身豈不外哉

今新建世 威寧未復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書張文忠敬桂文襄萼方文

襄夫獻夫四人霍文敏翰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

清一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時以諭德是張說入閣

嘉靖中議文廟祀典進文中子王通后蒼胡瑗歐陽修四

人從祀文中之學得孔顏正傳后以明禮胡以善教

歐陽以濶議故永嘉

張亨敬亨以比韓退之也

今人專指斥陽明成王文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

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而以漢儒舊本為非此須虛

心靜思乃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慮試在

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

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

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

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

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過又曰王某心事衆所共疑

何其不諒至此

江西入內閣者自解大紳縉胡文縉廣更楊文貞士金

文靖初胡若思儼陳德遵山彭文憲時蕭孟勤銘陳

莊靖文劉文安定彭文思華尹文和直費文憲宏桂

文襄芳近日貴溪夏言分宜嚴凡十六人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嘉靖二十五年秋遂至浙西吾邑亦

被其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

東南之憂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

之貨如西遼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舶為

名意可知矣聖祖特起信國公和湯於復暮之年全其

築城海上自山東至浙專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
夷廷貢豈無深意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
侔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殺殺之害愈酷
矣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族之禍蓋緣其始
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欺海賊而併其奇貨價金百
不償一積怨既深一旦致毒禍不遠矣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黃文簡雅王文通一寧呂文懿原

商文毅敬謝文正邊張文忠敬李南渠本文毅相業

不在文貞奇楊士文達賢李之文貞始嫌於君臣

文遂終嫌於父子文毅嘗易儲之際立見濟微

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天順之難僅削籍歸

田茂陵憲固知之竟復召用俞綱入閣首十餘日仍

理部事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

坐宸濠言康陵武宗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

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

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無夷齊自是陽明

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无亨往來

濠印現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軍務
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
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恭稟知陽明
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
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
悉聽王某隨機撫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
起兵擒賊捷奏中歸功本兵王新都楊廷故不喜晉
漢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今皇帝世宗登極
詔中反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為己定策地也濠反書

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
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成文在汀贛
據南昌上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
提督軍務正為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
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敬亨字桂芳
薦起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恭襄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之邊臣幸其緩
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入往歲鴈門太
原之禍皆然總督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往誇述也

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敵譯聞止云內
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能分地專業而不解番文
字乎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天師四十二
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朝見正常亦屢朝京師
洪武初上謂羣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為號甚褻
瀆遂革舊號了真人正常有術投符故永壽宮井中
有疾人飲井水輒瘳詔作亭井上名太乙泉十三年
子字初嗣上言前朝嘗給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了

之符籙今欲給真人銀印止敬用上表箋乞別賜
龍山正一玄壇之印一如六品制宣德中字卒無子
姪慈承嗣弘治中子玄虞病子彥頤嗣

正德庚午年五逆瑾既縛有旨降南京奉御長沙李東謂

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何太監張

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

帑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康陵武宗見瑾

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懼謀之長沙令科

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

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爾兩班官
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動搽人比
疏入坐瑾奸童律永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乃連
及文臣張綵吏部尚書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
絲疏稱冤盡發長沙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永革
謀不重法誅劔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然亦不
盡本律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顏顏不得相壓
實自我朝始于洪武十三年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鼎山東人才器卓犖廉明有風
裁貪污之吏望風走去不久卒于官戊申二十七年茶陵
廖希顏自浙叅政陞按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學修
行檢為屯田郎中當朔國勳郭橫驕時力摧其勢江南
得不加賦南巡行宮亦廖疏得撤吏才精敏又平恕
不盡法惜未盡其用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孝陵登鍾山詞臣扈從
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朱升張以寧秦裕伯第
友中李基登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過人

後以太極數學談福禍多驗猶介寡言嘗戴鐵冠自
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孝陵嘗微行至一寺中
羣僧伏門道傍迎上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
人云即召道人至上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
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願直述無我諱道人訊口
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
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
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
叅政鄧愈薦召至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
旦夕當流血廬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
後指擇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
震擾之占剪燈花平友諒瀨多奇中

洪武元年戊申始設六部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正三品屬

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叅政傑斯為吏部尚書

改正二品自傑至張統皆在南京寔忠定公義以後

皆在北京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洪武三年庚戌冬大封功臣

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二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侯四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壬午九月長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祿一人贈公二人侯二人己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徐增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甲午贈定國公詳見異姓諸侯傳

洪熙元年己乙三月十五日詔畧曰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

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
永為定制

正統四年未己四月災異修省勅諭公侯伯府部院等衙
門官寬恤事宜第一條吏部擢用官員宜精選賢才
任之或罷輟無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謹
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詳考察賢
否貪污及庸懦無能并不諳行移者悉皆罷去不許
徇私濫用糜廩費祿蓋先時皆因事因災考察也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開田戍戍兵遠而守之若

取而北牧焉我地益廣邊備益省馬端肅升文李康惠
 勛承二公皆嘗議復此地不果蓋三河匯流土地沃衍
 草木茂密又多魚鰕之利三衛夷人牧馬其中若奪
 其生業兵隙必開且地多沙陀土亦疏惡三河並趨
 時遭墊沒不若守我封疆之為愈也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舉止不類常
 人年十餘病癩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
 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卧閭簷間祁寒暑雨
 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為顛仙

不數年天下累亂陳友諒入南昌顏仙隱跡不見及
孝陵自將定南昌將還顏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
陵每遇上出輒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捫虱而談擊
節而歎詞多隱語上頗厭之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輟
衣帶常繫葛蒲三寸許日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
熱上命巨甕覆之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
發而視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言
顏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
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

乃坐之寮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将幸寺賜食京
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
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醉上将遂顛仙於道側
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
友諒復圍南昌上欲勅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僭
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
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
戈狀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
無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曰

水怪見前損人必多上曰願者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之己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上笑曰殺爾何為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見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誕却之會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跪至云周顛仙遺建藥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解其藥覺有芎藭丹砂氣是

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為文勒石紀其事命
善應等往祠焉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
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
濬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
景泰七年始塞沙濬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
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
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
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

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
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為海運之說
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
頓猶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
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
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
然梁進口以南溜下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
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
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

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於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
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洪武甲寅

年七月

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禮部尚書給事中等

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制曰可

洪武三年上幸後苑見巢鵲外翼嘆曰誰無母子今羣

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庶吏嵩縣劉興
史布帛擇文儒性行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
公服又賜冬衣

滌陽王

郭子興

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妃生

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出又次
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
留你不住實要回鄉守祖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賜
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鄰人賈童兒
誑誤出走十七年上諭張來儀誤王廟碑文遊云王
無後令滁州衛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入供祀事廟
省宥日興率而祀之又令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
改令滁州衛掌印官教登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
還鄉為贖黥所發解黑窩場做工上面諭放回令一

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生昇、
生信、生瓌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寺弘治
癸丑年六年瓌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年十四復奏下該部
看了來說馬鈞陽文行巡撫查明覆奏壬戌年十五奉
旨是郭瓌與做奉祀正德癸酉年八瓌又求印信王傑
商絲璽奏瓌詐冒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請奉旨
是裕陽王祀禮悉遵皇祖舊制行郭瓌近授職銜革
了仍照皇考前旨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換不饒辛
巳年十六瓌復奏吏部議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

朔奉旨你部裏再查議了未說復奉旨是郭琬准與
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琬生厚滁陽徽
財集衆以啓皇明萬世之業而子孫曾無一命可乎
弘治時與奉祀正德時革職今上世宗新政特旨查議
所司不能奉揚再議革職而聖心未愾勅令再議使
遇馬鈞陽郭氏當有祿矣

劉文安公之定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等將兵
禦虜未聞摧陷程羶迎回鑿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
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

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
賞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
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
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
望矣時羅通亦以為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
不敢窺我居庸紫荆者誰之力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八二

澹泉筆述卷之十二

海鹽鄭 曉室甫著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上為大本堂記延四方
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
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在東宮
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
為表至有以暗透明之喻英宗冲年就學大臣不能
引故事徒徇時好務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矣王文
恪公 鑿嘗言今既未能如古禮亦宜稍略君臣之儀

數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
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
之戲隨事諫止宮寮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
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三代所以久長者用其道也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拔黠道虜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夏以守

臣筮至京現我虛實康成二十九年春小挨去虜中久之

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首俺
答求和撫鎮大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擐軍數

招之答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是
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死於虜總督侍郎郭宗
昇巡撫陳躍被達笞杖謫戍邊起復尚書翁萬達代
宗昇未至兵侍蘇祐出總督趙錦代耀時薊州巡撫
王汝孝憤喜峰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賞無厭兩出境
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塞遂通虜七月大同仇鸞總
兵報俺答糾河套吉囊子狼台吉部落及達東達子
入寇又報虜東行將犯獨石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
己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王

巡撫為口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
去且曰請寬主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
日虜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北口
外被戎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
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丁丑黎明陸
錦衣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
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
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都甘肅巡撫王儀駐守通州
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軍務金都御史商大節

提督巡城是日未時保定巡撫楊守謙統副總朱楫
叅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叅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
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仇總兵統副總兵徐
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己卯虜在白河東岸仇
總兵諸軍迤邐移營東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
擊賀慶兵駐德勝門外上賜仇總兵平虜大將軍印
賞銀千兩蟒衣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郎提督內
外官軍截殺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時京城諸惡
少凶徒往卜肆聚言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

萬戶即近城設守放火槍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_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二千三人於是城內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是晚宣府總_督兵趙國忠統叅將趙臣孫時謙表正遊擊姚昆山西遊擊羅恭兵駐小榆河遼東叅將楊應奇總兵李琦山西守備劉淖遊擊柴縉兵皆_相繼至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

至河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却散遠三五騎或
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
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僉於殿上番書言求
貢及朶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乞京師
城下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敵微西苑上令開門聽
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中是夜宣府
趙總兵守兵在小榆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
還兵駐京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
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西

山口殺掠甚慘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達
王儀叅將劉錦下詔獄甲申達丁尚書楊侍郎廷訊
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達汝孝希翰革兵侍謝蘭職
職方郎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翱十三司郎中周魯等
職與工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事寧處治是日
虜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
急法司持未肯上丁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
屠儵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
遂上擬丁楊死律是日虜半從橫嶺口出懷來張家

口丁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市是日張家口虜落
川去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趙總兵夜遣徒卒八十
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
丑仍出古北口去勘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
四萬掠雜畜數百萬焚虜舍萬區通計男婦死且掠
者蓋六十萬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一戰
儀士翊開住蘭降南太僕卿魯外任松奪俸汝孝希
韓尚學謫戍留鸞總理京營戎政珏代政鸞鎮守大同
邦瑞以侍郎掌兵部事俄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

以兵侍掌部事尋遷邦瑞理部事為尚書而召趙錦
代邦瑞明年春邦瑞自陳削籍去錦代邦瑞為尚書
戶侍傳鳳翔代錦松亦自陳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莊渠魏言皇子之國皇后子其儀制用上十王禮妃所
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生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
為羞此不知出何令甲孝陵封諸王不然

嘉靖己亥年十八葬慈孝睿皇后與獻今皇帝甚孝順敬

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纘慶都生帝堯事於是
武功有姜嫄之祠慶都有堯母之祠

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

鄭王厚烷為盟津恭懿王子祐禧所許

奪爵降

庶

人安置高墻其長子載堉封爵如故辛亥

三十

年祐禧又欲奪理府事奏下禮部議禮官徐階

文貞

議言親王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即郡王承繼國祀其

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其父始封之爵者

遼庶人賁烜長子豪熾之封長陽王是也父子並有

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瀟與其子祐炳是也罪止

其身子得襲爵但未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

此相許仍封其子為世子勅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

子嚮攢是也父既坐罪即命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
考沐世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冊寶自非罪干大逆
國除如寧庶人宸濠父子殲_滅者例不進繳今鄭庶
人_厚焯仰荷聖恩罰止其身其子載堉封爵如故比之
貴焄見滿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載堉於厚焯
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豪傑先為庶人及祐
柄有罪降革者亦異本部不敢輒援岷世子譽榮復
世子嚮攢例請命載堉管理而援鞏昌王例請令河
南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簡命

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
論也祐棹累奏圖快私忿相應罰治仍如前擬施行
祐棹無得脅制撫按肆行奏訐制曰可祐棹且不問
先是己酉秋八年二十鄭王嘗疏請上講學勤政任賢未
幾而祐棹遂訐王也貴哈遼簡王于初封長陽王己
而嗣遼王正統元年府臣為乞加祿裕陵英言簡王
得罪朝兵太祖特加厚賚削其祿衛止與枝尉三百
人仁宗命今王嗣王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
旗軍三百人朝廷親己至王於庶母諸第寡恩多

行無禮肅臣不聞匡直為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
絕天理瀆亂人倫庶為庶人而簡王第四子貴煖以
興山王嗣遼王貴烜子豪壘得封長陽王也荆靖王
三子長見滿天順中嗣王弘治五年人告王有異謀
命太監蕭敬駙馬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京
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還置武昌見滿第見溥成化
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謚悼惠其子祐欄弘治七
年以都梁王進封荆王也慶恭王子台滋弘治十六
年嗣王時虜教入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年謀不軌

法司請如代王聰誅例徙西安上不許降庶人留邸
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長子勗檟封世
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懷王妃王氏乞留台涖故
邸禮官執議不可十五年兩宮微號詔許台涖還邸
與冠帶也岷王彥汰簡王子與弟南安王彥泥許陰
事彥泥廢為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
嫡母焚死迫逼多官稱臣亦革爵為庶人令其子世
子譽榮攝理府事嘉靖十一年榮為父乞恩辭攝府
事禮官以見濟鍾鎮比奏授彥汰冠帶理府事十二

年彥汰乞復爵不許十五年兩宮徽號詔復彥汰王也鄭之初王諱瞻峻獻陵宗仁第二子母李貴妃永樂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弟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王請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矣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卒謚靖子祁鐸成化四年薨乞河墾地弘治八年卒謚簡世子見滿卒孫祐於弘治十年以世孫嗣贈其父世子鄭僖王正德二年卒謚康無子僖王弟東垣端惠王見湏

之子祐禔正德四年嗣王贈其父鄉定王十六年卒
諡懿子厚焯嘉靖六年嗣時又有周府宗人鎮國將
軍勅熨上言時事降庶人故高墻

洪武十五年壬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瀕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
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
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其器用靡不具載復
令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布自
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永樂七年己丑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
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題法不得減革十三年
乙未行在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
七國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
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
三衛以靖難與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
始也其南據六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
寧身鄰統之議夷且唾我葦蘭台以來駸々乎我貳

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并我遼
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
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
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
非勦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
別考而存之戡守之畧可成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
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艦不已勞乎鄭和監太
之泛海與胡漢之頌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
四王我屋王馬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

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笑西域何以不得浮
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榭藜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
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
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通未報聞
有報使焉然則鎖封可乎莫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
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
天德也輯華六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
人入外夷也一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
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

以國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
其忍於捐墳在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
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在在養民盡亦反其本矣
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

汪濬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制政為錦衣衛
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
女戶也官得世嗣

近日武臣如梁震馬永皆不易得逸事日踈勞聖明拊

解之，頌曰：梁公行間奮迹，勇面奮背，虜
習虎額，氣擁霆雷，橫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
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截靈嶺，改在蹴黑山，晨
搜青海，奪彼草泉，縶戎溝，疊紫韁，千羣蒼頭，百隊禍
龍，唐蕃威行，漢塞胡隕，于城爰我，恒代寵贈，上公增
此敵愾，馬公特起，明慈信劫，說禮敦詩，跨馬穿札
守督漁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垌，乃餌其首
乃携其羣，百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攬登傑
義滅坤囊，遠深雷穴，全遼喝，載象符楮，涉河陷陣

逾山設棗疆陔外請伍卒內囂腹心弗潰蒙股斯調
四夷館分十人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
襟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
番定文書譯審奏聞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大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
也城方一二里地方四面皆山氣候多燥少雨雪土
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
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
故交河

負外邦 言在 國誠言 西六百里有靈山最大
有夷人言此十萬囉矣 淫樂處也 近山有高臺
有僧寺 下皆石 森林木 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
峽 下南有小土屋 下高登山坡 下有石屋 中小佛
像 五前有池 東有山 石青黑 遠望紛如 先髮 夷
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 循峽東南行六七
里 登高崖 下小山 衆峰巒秀麗 羅列成行 峰下
白石成堆 似一輕脆 不可握 堆中有若人骨狀者 甚
堅如石 文縷明析 顏色光潤 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



松憲夢語引

余自罷歸屏絕塵俗獨處小樓檻外一松移自天目虬
幹縱橫翠羽茂密鬱鬱蒼蒼四時不改有承露沐雨之
姿凌霜傲雪之節日夕坐對矚睇不離或靜思往昔即
四五年前事恍惚如夢憶記紛紜百感皆為陳迹謂既
往為夢幻而此時為暫寤矣自今以後安知他日之憶
今不猶今日之憶昔乎夢喜則喜夢憂則憂既覺而遇
憂喜亦復憂喜安知夢時非覺覺時非夢乎松憲長書

松憲夢語引

隨筆述事既以自省且以貽吾後人時萬曆癸巳虎林
山人八十三翁張瀚識

松憲夢語目錄

一卷

宦遊紀

二卷

南遊紀

北遊紀

東遊紀

西遊紀

三卷

北虜紀

南夷紀

東倭紀

西番紀

四卷

松憲夢語總目

士人紀

三農紀

百工紀

商賈紀

五卷

象緯紀

堪輿紀

祥瑞紀

災異紀

花木紀

禽獸紀

六卷

方術紀

盛遇紀

異聞紀

先世紀

七卷

權勢紀

忠廉紀

時叙紀

風俗紀

自省紀

八卷

銓部紀 宗藩紀 漕運紀 兩粵紀

張恭懿松窗夢語卷之一

明張瀚 著

宦遊紀

余始釋褐觀政都臺時臺長儀封王公廷相道藝純備為時名臣每對其卿諸進士曰初入仕路宜審交遊若張某可與為反稍稍聞於余值移疾請假公遣御史來視且曰此非諸進士埒余感公識別于儔伍中不可無謝假滿謁公仰第公延入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

松窓夢語卷一

與人躡新履自反厥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轉入賞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將無所不至矣余退而佩服公言終身不敢忘

嘉禾蜃川孫公植與余同榜先余一名丙申秋月吏部取選誤以余名先于孫乃取及余不及孫孫時以休沐註籍聞之訛曰豈因註籍不取何以自解避南部為下選首耶遂偕余詣部詢選郎屠屠曰是謄本誤也孫留

松窓夢語總目

選張暫還余曰奉文取選余來講解恥不為亦將避南
部為下選首耶屠喟然曰二君皆賢者姑並留議處乃
扣該起送缺選余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督艦龍江候
至次年三月始得蒞任後孫與余皆丁內艱起補刑曹
教歷三十餘年並以尚書致仕顯晦崇卑各有定分安
義命循理適他何足計哉余二人可謂同心矣

世廟時車駕狩楚擬從衛輝乘舟北還命南部飾黃舡
五以五日為限完即趨赴候駕余時為水部即晝夜鳩

松憲夢語卷一

二

工竣事送兵部發行兵書王軌為避害計推託三日余
曰南都黃馬快船皆水軍撐駕何獨怯于上用之舟軌
怒形聲色余白周司空用曰事亟矣急具疏曰某日舟
完今方撥軍駕送且徧告從行諸臣疏達上知緩不能
及有旨曰回鑾從陸南京取來船隻都不必用不然駕
臨衛水覓舟不獲何以進不測之譴士大夫不達事理
緩急矣賴耶

余監造作雖竹頭木屑不厭瑣細為之計算歲省不貲

兼攝上下閔抽分余謂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
販悅趨稅額較前反增十之五二廠局中堆積朽株數
十年棄置無算余為斷以作薪供惜薪司用得省數千
金自以恣心任事忌者反從而媒孽之查盤日顧謂余
擅折有用之材泰論遠問有旨某免逮餘如議余駭愕
不知所以時論謂朝廷明見萬里然省費公家徒招謗
議毀譽在人其不足信如此

近世謂巧宦善趨利避害余所親記殊不盡然王主事

松憲夢語卷一

三

公福差真州監開時章聖太后梓宮南柩將由開出江
王懼輒呈部自謂楚人願藉護送差得暫歸省部准遣
代王不及待取交承文冊齋京投之即離開梓宮既過
復稱病不之楚兩避難巧矣未幾得長史去余同年徐
君與余同西曹有詔獄旦夕不保惴惴恐懼會轉他司
方幸脫禍却以失朝逮杖在官升沉禍福各有定命安
用智巧為哉

昔人云刑罰得中是刑罰中教化當官者一以公心聽

斷民自不寬余往見侍御按臨各屬遇審因徒無論輕重寬枉直答撻之而已時賈公大亨獨不任刑細檢卷宗詳審干証一一令盡言無隱人咨諏郡邑長貳務各得其情每一案出人人稱服蓋賈能知人善任而余輩亦盡心剖斷故所平反悉當

古人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吾儕避嫌殺人而希蝸角名耳不知事後并微名失之何自壞心術為也平生經歷多矣猶記鳳陽民陳邦家資饒裕一僕遠出途過羣

松憲夢語卷一

四

盜挾之同行分與敝衣數件歸語其主主驚懼走首官司群盜恨之即夜劫陳殺其子擄僕妻去反詰官司告富豪強佔義婦妾坐僕死逮邦鞠訊許者云但令僕妻出真情自見婦竟不得問官謂此非強佔何抗匿不出乃以邦富避嫌遂坐邦死長垣快手王崇儒買娼為妻賃富人妻榭之居妻索租急王夜令婦潛往妻所旦持刃入大呼富豪強姦良人乃索取衣飾賈資以去妻不憤奔訴縣中王驀赴兵道以銀飾為買和兵道鞠之曰

汝不强姦惡用重賄買免坐妻死余時審駁一時釋之問官猶挾余曰曷不避嫌余曰何嫌可避但求中情法耳焉敢殺人以沽名哉

霍止胡明善督學御史也居鄉豪橫強奪人妻女為妾役隣人為工復假先年被劫妾執平民為盜家制刑具極其慘酷時邑無正官勢凌其簿奪獄中鎖鑰掌之令僕人迫毆趙姓父子三人致死被害者訴官不得白聞于朝廷下御史臺勘問乃越該郡屬余追捕比見猶大

松憲夢語卷一

五

言狂辯余曰上有皇天中有國法下有人心汝自省有無恃天理干國憲失人心服罪則已否則堂下數百人皆憤恨欲啗汝肉一呼對證却恐據臂歷階勢難阻遏糜裂之禍在頃刻矣善倪首曰願伏罪不知應坐何律余曰斬絞多端不坐從重坐殺一家三人律罪當凌遲輒捉筆署名具招成獄堂下齊聲曰包公雪冤正法除積惡安萬民矣舉手加額叩首而去

乙巳夏廬陽旱余蔬食齋居晨昏素服徒步郊壇禱至

七日不雨余語衆父老曰祈求不應是無神矣亟取薪來盡收所設神像焚之明日不雨太守將自焚時司理陳儒前訝曰公言何遽余曰一身無足惜惜萬衆無以聊生爾陳曰知公重民命姑緩至三日未晚余與陳復曝烈日中步歸未至城闔黑雲四起巨雷大震方憇郡庭大雨如注陳作喜雨記載郡志中

江北地廣人稀農業惰而收穫薄一遇水旱易于流徙余守廬陽凡逃民遺產悉聽地隣有力者耕種行經荒

松憲夢語卷一

六

蕪必下車詢問責令認佃與之約曰逃者當年來還佃人除工費均分花息二年還給三之一三年給四之一出三年不反給佃人永遠管業另查荒田給付逃戶不許告爭官司給帖付照故廬郡漸少拋荒

廬陽地本膏腴但農惰不盡力耳年豐粒米狼戾斗米不及三分人多浪費家無儲畜旱即擔負子女就食他方為緩急無所資也余行阡陌間相度地形低窪處令開塘高阜處令築隄遇雨堤可留止滿則洩于塘塘中

蓄澮可以備旱富者獨立貧者併力委官督之兩年開濬甚多余行日父老叩謝于道曰新開塘渠不惟灌田有收且魚鰕不可勝食子孫世世受遺惠矣余曰此郡守分內事耳何謝為

郡縣徭役故事官賦止銀若干私有倍一至十者余察知其弊值定民徭不循故事諸役皆為增加庫役舊編七兩二錢增至十六兩願設六名共銀九十六兩計算公庭諸費盡在其中額外不得加增一錢勒布成式事

松憲夢語卷一

七

上督撫勾曲王公暉王說曰諸郡減賦獨增賦何也余謂他郡名減實增本郡雖增實減因述其詳謂凡役銀二季徵解給之於官不令當役者與徭戶相見即欲多索無由已王曰是可爾行爾去必更矣余笑曰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職在則行職去違恤其後王亦一笑

余守大名謁巡臺楊公選語地方興革及官屬賢否余具以實對有頃問開州李守不免訾議何也余曰知府自知不如李以臺下明察豈得疑李此必有短之者不

出民間公論持一卿官私怨耳揚曰何遽知卿官余曰
某官起蓋牌坊第宅遍後州民工作索車輛搬運州官
愛民力禁止之怨謗由此天地鬼神鑒臨焉敢昧公心
以清是非楊公改容揖余升堂足立未定飛簷瓦礫忽
墮擊初立處積二尺許楊驚且喜曰此非天意哉蓋故
事屬官無陞御史堂者適以天地鬼神矢證余倖免禍
足為誣枉之戒

庚戌之變虜酋俺荅寇薊鎮由古北口入直犯都城上

松憲夢語卷一

八

下戒嚴朝廷遣兵部郎一人持節勅畿輔四郡備兵三
千人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臣倉卒無措且議相見
禮未決余聞報即開戶口計人丁凡三十選一餘悉供
餉治兵仗鞍馬令已定下州邑乃馳赴真定顧諸郡守
曰事亟矣公等尚牽制文義與使臣爭苛禮哉且春秋
先王人以王人尊則朝廷之威命行今兵興重務而卑
使者則威勢矣彼勢不能行于郡將郡不行于州邑州
邑不行于閭閻竊恐三輔失援虜騎充斥如國難何諸

君色動乃聽余庭謁使者下階迎入余首請視師使者
曰何遽集耶余曰勤王之師事不宜緩因期五日至大
名余先馳使者至既閱師畢因向余曰旌彩戟利士壯
馬騰可稱八百精銳矣驚嘆而別

京師達虜既退廷議增設兵馬以知兵有勇者授兵備
副使駐北畿輔有尹君某轄真順廣大四郡開司樂城
勾取州邑富人為標下旗牌及千總百總名民稱不願
則責令市馬實廐嚇數百金莫敢與抗余聞之行屬邑

松憲夢語卷一

九

凡尹所勾提不得徑解俱由府轉達東明令白某首犯
余禁余泰治之餘解到者悉寄監不發尹怒行府類提
余併係其所遣尹怒更甚泰撫按撫按置不問泰吏兵
二部部堂亦不問怒極揚言曰我將抉其目磔其胸余
聞之曰朝廷紀法凜然在上吾何敢廢朝廷法紀以媚
貪暴之人一官不足惜終不令恐嚇吾民以無負郡守
之職耳

方尹兵道偏信刁橫拘逮良民余具揭曰良民無辜受

逮情實可矜矧歲暮天寒路逆人衆不宜遠解且稍言
民兵之欲無厭而膏脂之竭可憐冀其寬免以安百姓
不意反觸剛暴之怒後科道首彈劾尹數其兇殘貪婪
罪狀盈幅時當國者欲庇之然以公論不容竟罷尹官
因憶當時橫逆相加人情洶洶有勸予上白其事者余
笑曰公是公非在人何待予辯且彼恣肆如此未有不
敗者即敗人將謂由我許之是我亦彼若也卒善遇之
今是非誠自明余則何與焉時治山翁山相守廣平連

松憲亭語卷一

十

境而治貽余書曰公真鐵漢也曩誤為君危之
余為郡守預約州邑凡事難斷處者聽其申達大名有
兄弟構訟財產繼而各訐陰私爭勝不已縣令不能決
申解至郡余鞠之曰兩人同父母生耶曰然余曰同氣
不相念乃爾相攻何異同乳之犬而爭一骨之投也各
重笞之取一柵各械一手置獄不問久之親識數十人
入告曰兩人已悔罪矣願姑寬宥喚出各潛然淚下曰
自相構以來情睽者十餘年今月餘共起居同飲食隔

絕之情既通積宿之怨盡釋已乃指天向日而誓余笑
曰知過能改良民也遂釋之

年飢發粟賑濟此恩施困窮培植邦本至意顧有司不
善奉行德意令其報名聽審支候經旬升斗之需莫償
來往之費矣余以救荒無善策惟速行稍有濟耳癸丑
閏中同華飢請發粟余時為兵道即日行縣為約曰某
日至某里老率飢民闌報遺而實飢者聽相隨來
各廩盡開每一官守之揭竿為旗上書五斗四斗三斗

松憲亭語卷一

十一

飢民入余親驗其色與之多寡印記于面各令報名一
吏書簿合某數者立某旗下名足旗行導至廩倉即與
粟去略無停留數日而完又往他屬法亦如之事畢以
所書名製三冊一達撫院一存本道一發州邑各屬無
寸楮之費窮民無頃刻之淹余自謂盡心竭力然每亦
勞頓罷之蓋下行有司之事也

余備兵潼關入河北諸州縣防秋凡諸山險隘無不躬
歷間有路可通兵馬處為之斬鑿溝塹設鋪舍以貯軍

士矢石置木橋曳繩索以備扯拽若後事者脩治不廢即卻陽澄城白水韓城及同州朝邑諸處可高枕無虜患也白水城中人民僅百餘而城外倚山為居者反多數倍余緣山開擴城基分民鳩工限日版築不兩月而工成同州城郭雖整民不滿千其中半虛無人余詢知城中無水人不樂居乃訪求泉源引二渠入城至今賴之朝邑司馬韓邦奇作記歸功于余今見通志後十年有使車道出余經畧處者為余咨嗟嘆息云

私寘夢語卷一

十一

石山談公愷督兩廣余轄嶺南道甫至謂談公談喜曰近已題征新會新寧山賊專待監一軍乃檄余與泰將王麟率五嶺苗狼精銳數千為西哨余恐大軍所至殺及無辜乃先給旗榜于各却諸寨宣布朝廷威德令先下者集高埠處禁官軍不得侵擾始合兵擒勦凡斬首一千六百有奇俘獲婦女幼穉聽民鬻養老疾收養于官談以捷聞竟以失賂重人僅進一級同事領東哨者亦進以一級余獨賞內銜一表裏二暨諸將領從俱叙

功有差事同而恩賚異也

余入蜀過山西郭公民敬時按蜀已滿將復命于朝詢余以藩臬臧否首及左轄某余謂坦夷無他腸郭曰坦夷何多謬戾余曰此乃氣質之偏耳次及僉憲某余謂其朗洞晰底裏郭曰信其朗如處置乖方低昂倒置何余曰此或一事之誤耳因謂論人不當因氣質之偏槩其心術以一事之誤槩其生平郭公斂容起謝曰此格言也入蜀以來未聞斯語

私寘夢語卷一

十二

辛酉之秋閩中鄉試侍御李公廷龍為監臨檄余入院提調內外局鍵一以委之及泰閱文藝亦命余品隲高下余殫精竭力晝夜不寢者歷二旬餘將折封放榜李顧余曰古人求士兼取身言今僅得其言耳安得其身余曰疇昔之夜諸生過庭嘗物色之俱已得其彷彿及開卷觀姓名余一一道狀貌甚悉已而宴會狀貌果不與一座皆驚起曰何善識人至是昔人一見識一即人今公識一省士矣

人生相知貴相知心第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投杼之疑曾參不能必于其母知已難哉余嘗轄閩中有巡茶侍御欲執法庇吏余堅持不從竟以相忤侍御乃據藩司夙獎余所釐正者反以蠆公劾之時朝議雖諒余生平猶欲更調以謝言者陸五臺光祖時為銓曹即抗議部庭日張之生平操履余可剖心白之豈得以浮議蔽賢輒議調也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樞卿評賢否古月旦遺意今某心知其枉直言不用如國家設官之意何調

松窓夢語卷一

十四

張某寧罷某官遂杜門引疾欲歸當事者知志不可奪乃兩擬請旨而余復留用若五臺者可謂生平知已者矣

歲乙丑拊循閩中秋出國原防禦虜酋時盡西掠黃毛邊境無犯立冬後將撤兵還省余思兵防既撤安知不乘間闖入乃宣諭諸將領今歲防秋官軍仍各守信地俟防冬兵至更代方歸余歸未一月虜酋吉能果踏冰碎至官軍迎敵奮勇撲擊得首級五十餘驚駭而遁彼

謂兵掣無備乘間剽掠驀見官兵嚙指悔奔我軍以逸乘勞以衆臨寡恃吾有以待之氣先勝也功雖倖得事亦殊常捷書上聞部議竟寢

終南山高大綿亘極遠西連空峒太白東接太華少華南出為嵩山又南出為衡山其間故多曠洞遇荒飢民嘯聚動至數千時閩南閩內兩道會議夾勦兵糧已集惟俟余示以進兵之期余思此輩迫于飢窘未有殺人攻劫之罪情可原憫即手書曰民窮為盜原非本心律

松窓夢語卷一

十五

有明條許得自首凡收執憲票者聽復業生理官司不得追究命工匠刻刷三千餘張用閩防印識給以大字榜文遣撫民同知李愚馳往諭以禍福衆皆歡呼投棄戈槌羅拜于地領票而去時嘉靖丙寅三月也

余三歷西曹熟習法比既為廷尉送審諸犯多所平反適有二三大辟原問似出深求志為原情協律盡開釋之一日冢宰胡公松向余曰少司寇將借重余遂謝曰聞議某某有定議矣胡云文學政事資望孰如公者竟

推上得旨以余為少司寇余直任部事日與諸司論議其獄詞稍堪駁者不敢顧避悉如律例改正後送廷評

一無平反諸曹即相戒曰真法司至矣吾曹慎之

京師羣替為茶會會輒數十人內一楊一馬言論相觸恃力鬪毆皆致重傷而死事發西曹楊坐其子馬坐其姪以扶其父叔助力相毆余為理卿視之皆垂髫童子眾謂兩人結扭在地甚強有力傍觀不能舉手投足矧二稚子緣兩人皆斃法無所施不得已使各抵一命爾

松憲亭語卷一

六

余曰楊名毆馬馴罪當坐絞馬馴毆楊名罪當坐絞今有罪者皆死而移坐子姪是知生可償死不知死可互償也幾于刻矣竟從未減各坐失於勸救杖決

漕河潰決上命大司空朱公衡往濬時以故道壅塞乃另開新河自南河之陽折而至于夏鎮大工甫竣漕船入新河風雨陡作水驟騰湧覆舟百餘糧以萬計朱方自危乃移書來會余曰此天意也於人何尤遂上疏曰夏鎮之役在臣一人臣精誠不足通鬼神智慮不足先

事變覆敗之虞實臣所致乞免旗軍賠補時部院聞之咸曰河道失事引咎自歸甚盛德也

始余轄閩中道經於宿宿之守曰姚篚者加意民事招撫流移嘗築大堤下濬溝洫潄水以備旱潦傍築草舍居流亡以便耕獲蓄畬堤外悉成膏壤余覩而嘆曰茲良法也孰勤民事如家至此哉歲丁卯余撫淮右篚已移官比部首薦于朝欲授篚憲職持穎上節勸農淮鳳間會部已議他授但令兼董所奏以成命不果後余任

松憲亭語卷一

七

銓部復請設江北屯田僉事一員以淮鳳係南北咽喉為國家根本重地地廣民貧恐生不測也有首謂具見體國厚民之忠得如所請後余歸田設官亦罷

羅傍淶水在廣東西間自肇慶迤西梧州迤東介大江之南山深路隘草木叢密強盜占據于中不奉王化間出為盜余為總督時值穆皇登極覃恩四海仰體德意徧行曉諭謂以總督生殺之權兼兩廣兵力之眾若調遣官兵四路進剿此真釜中之魚何所逃避但念其中

尚多安分素不行劫者兵加難辨玉石俱焚且多殺戮之慘傷天地之和余所不忍今欲令其更生先頒示以忠信聽各悉心悔過勿生疑慮猛總搖老投招主引赴軍門者量行犒賞三年無過奏授土巡檢之職沿江一帶闢地開墟與民交易責成于德慶知州江萬仞令其率令來見給與冠帶者六七十人平巾青衣者十餘人歡欣踴躍而去余罷歸日舟經其地遙望山間聚眾喧呼焚香叩拜即後事者勒兵斬數萬級乃余向者所招撫

松憲語卷一

六

而生全然而晉秩勲階賞延後裔彼所謂功懋懋賞者耶

戊辰歲暮海北益將耿宗元謁庭下狀貌甚偉余喜得驍將語之曰海寇林容縱橫江上汝宜亟往勦除即日辭去復之嶺東謁巡撫熊憲令率標下民兵出勦平山屯聚倭夷元以兵非素練熊曰與爾旗牌不用命者聽行軍法爾元乃入營號令把總周雲翔等聚眾謀曰何處憇漢擅號令我不殺將為若害遂突入殺元眾盡

髡黔反投賊中余遠駐肇慶相隔千里夫熊本始事倉猝召變乃該科獨恭論余降二級不言及熊余聞變令中軍率狼兵數千盡殲倭夷生擒雲翔提聞熊以功受賞余僅贖罪若熊亦可謂善掩罪邀功已人臣為國効力何敢自明顧九閣遠于萬里孤臣又在萬里外惟憑省中一疏以行賞罰有言責者尚慎之哉

時廣中劇賊惟曾一本林道乾稱雄結連剽掠橫肆海上廟堂難當事之人乃以屬余余聞命疾趨移鎮梧州

松憲語卷一

九

易將領招客兵備舸艦製器械事集矣乃指授方略會集三省諸軍分布要害使賊進退無據又以其間招撫道乾令直搗其巢穴賊始大窘擒有日矣適奉旨回籍而代者劉公燾乘傳至余離任甫十日一本勦滅人謂嶺東之捷伊誰之功卒令後人坐享其成咸為太息余方以得歸故鄉為幸道出南安郡守林舜道迎訝曰督撫重臣行李蕭然如此即馬伏波曹樞密不是過也余乘輕舟不兩旬而抵家乃卜築湖西構屋三楹闢地三

畝時游息其中榜于門曰烟水磯題其柱曰敢謂身閑
遺物累祇將心賞寄烟霞又曰門前蔭滿先生柳座上
香分處士梅以寄吾志焉

國初劉誠意先生為御史大夫即今南都察院右都御
史余掌留臺所居卽第在太平岡下規制壯麗嚴整傳
為先生所建院在太平門外惟操江僉院間來同堂四
五御史雍容禮貌體統森嚴殊無事事時值兩京計吏
與南冢宰王公本固並持銜鑑品隲去留悉協公議後

松憲夢語卷一

二

南中黜陟稱明余先自陳奉旨覽卿奏不允辭宜益用
心供職蓋南九卿稱卿為異數而余感上恩因更號益
齋云

癸酉秋冢宰楊襄毅公博以病免上命內侍傳命云吏
部是要緊官宜慎重選擇時輔臣推上凡三人首臺長
葛次司空朱余列于後輔臣不票擬持䟽俟經筵畢面
商點用上越前二人批云張某改吏部尚書着上緊前
來供職余聞命䟽辭奉旨卿公清端亮聞望素隆銓衡

重任特茲簡任不允辭乃趨朝面恩抵任時值三載考
績諸省藩臬郡邑鱗集闕下余會臺長葛公守禮大計
群吏黜陟幽明復首陳入覲事宜申舉曠典奉旨俞允
乃舉卓異謝鵬舉等二十五人引見于會極門上親發
玉音宣諭爾等都是好官回去傳諭各官為朕愛養百
姓賜宴午門仍錫金幣貪殘賈某等一十八人悉下詔
獄大小臣工一時鼓舞竇肅清朝政之一大機也

初余之名入秉銓也思古太宰之職在知人安民而惠

松憲夢語卷一

二

安民生莫先綜覈吏治至是每當大選必錄選人姓名
開具上註御屏遷輒更註欲上時時經覽以注意人才
又議酌選規行久任崇實政遴真才稽章奏重責成嚴
考績慎拾遺俱得奉旨施行而余所措置獨崇大體畧
苛求務周咨絀浮議才不以瑕掩人不以資棄實勝于
名者雖下察必揚名浮于實者雖崇秩必抑使人人爭
得自效則余一念愛惜人才之實心不敢負國恩尸祿
位者也

國朝歲供軍儲四百萬大抵取給江南漕舟道出江湖
遡淮河入汶濟以北瀦畜泉水設閘啓閉踰衛運潞直
達京師二百年來但葺堤補決濬壅泄溢使故道無滯
而已近歲謂故道不可專恃宜循元海運舊踪以脩不
虞喜功者輒一試之失不償得則又議開膠河謂功可
立就又一試之未有百一之效而費已鉅萬矣齊民洵
洵怨嗟時在事者陳其狀下公卿議司空郭公朝賓曰
上意大槩主行諸君之意若何余曰聞之海邊有山難

松憲亭語卷一

三

鑿出口渾泥難挖今功未百一而耗費不貲民心如此
萬一力竭財盡竟無成功誰任其咎竊謂停止便公卿
相顧無一言乃各書宜止二字事聞亦洞察大工難成
遂如衆議其事得寢

甲戌春奉命入闈進士廷試卷時江陵柄國以有子在
列避不閱卷亞相張蒲州擬定序次首江西宋宗堯次
浙江陸可教次寧國沈懋學為一甲次湖廣張嗣修為
二甲首嗣修江陵仲子也暨上御中極殿九卿以次請

卷時方以宋陸卷上徹宸聰而江陵潛通大璫遽傳命
免讀乃取沈張未讀卷翻寘宋陸上送御几前於是首
沈次張而宋陸抑置二甲時縉紳咸為不平而江陵猶
向余曰蒲州吾所引用何恠于一甲不以畀吾子耶
國初自罷宰相事權歸六部後文皇取翰林學士等官
入闈以脩顧問至弘宣間凡軍國重務人才舉措悉以
咨之其權始重遂晉崇秩嘉隆以來專以翰林入闈自
一甲外復有庶吉士之選典最宏鉅甲戌之選由銓部

松憲亭語卷一

三

封識以往余亦閱卷東閣以江右閩中卷屬余時江陵
私囑江右朱某余曰卷皆封識何自知之江陵曰司封
識者非汝選即耶余俛而不荅以司屬不宜私授徐就
閣檢閱手一卷對語未工方惜其才少宰陳江右人也
向余曰此朱某卷余遂以應江陵之請竟置不錄始知
向之所囑恐其見售耳余初不知所謂也後所取二省
士余皆不記其名罷歸日有造吾廬而自道及者余已
忘之矣

江陵聞喪之越日傳諭令吏部往諭皇上眷留意江陵亦自為請咨部云某日聞訃請查照行蓋諷使留已也司官持咨請余議覆余謂宜咨禮部查節年閣臣丁憂恩典從重優卹若不喻其意乃遂大拂江陵心喉臺省數人相繼彈劾奉旨致仕余趨朝北面稽首出過江陵言別語之曰頃某濫竽重仕幸佐下風見公聞訃哽咽涕泗交橫謂公且不能旦夕留區區之心誠欲自效于公以成公志詎謂相矛盾哉茲與公別山林政府不復

松憲夢語卷一

高

通矣語竟張汗顏顛泚噤不能聲有頃曰公去而心愈苦事愈難矣余遂拂衣而歸諸公卿咸祖道都門外時太常卿孫公鑰向余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願以兩言為公今日贈

松憲夢語卷一終

松憲夢語卷二

南遊紀

昔人謂桐江一絲扶漢九鼎余嘗經富春山泛舟桐江登子陵釣臺瞻先生遺像因思先生高誼不獨千載之下令人興起而春山江水亦藉以傳不朽人傑地靈非偶然也自桐江而上百餘里間兩山蒼鬱一氣澄清舟行如在畫圖中嚴州以南溪流差緩水皆激紋無煩搖拽中流自在而行將至蘭谿山開水潯勢逆而聚風氣

松憲夢語卷二

一

頓異城郭修整人民富庶離浙而南諸郡邑不是過也龍游衢州沙灘高溪流淺舟不易達至常山踰嶺則浙之南界矣再踰玉山為廣信郡治建于山麓規製整肅至鉛山河口坊曰保障河汭猶廣信之屬邑也自鉛西南為弋陽貴溪安仁建饒州而餘干之瑞洪塘則民居輻輳蟻集乃東南商賈往來之通道尋渡鄱陽夏潦方漲大水奔流忽高丈餘茫然波光時西北風恬搖拽而過展帆數葉頃刻行數十里至湖口之黃家渡沿

途汪洋成巨浸傍水人家皆為沒溺舟在陸地中行林
莽僅露樹杪水流甚急賴風乃濟遂達江右之會城古
南昌故郡登滕王閣瞰檻外長江一望水光接天因憶
畫棟飛雲珠簾捲雨洋洋在目至豐城云晉張茂先望
劍氣冲牛斗於此地故名劍江自臨江而歷新淦峽江
諸山飛舞而來至此一峰突兀望之鬱葱若盡于此羅
狀元倫之故鄉也再達吉水國朝館閣之臣悉萃焉諺
云翰林多吉水歷考嘉正以前信然倘所謂地靈人傑

松憲夢語卷三

二

非耶今之吉安乃宋廬陵歐陽永叔遺址而泰和萬安
皆廬陵屬邑既抵贛州遂從陸行詣南安之小溪驛驛
在萬山中有磚城乃陽明先生所建自南安踰梅嶺嶺
高路隘然盤旋而上亦不為險過嶺復登舟經黃塘平
圃路多奇峰怪石而清流旋遠其下良可娛目至韶州
有白塔提英德有觀音洞洞在江中石山高峙水澗壁
立而名洞深奧迥一勝槩也歷清遠三水時值潮長水
峰聳秀迴渚呈瀾一勝槩也歷清遠三水時值潮長水
勢湍急緩緩拽牽而進登小金山昔名靈州山寺曰寶

陀有東坡遺像前有超然臺登山而望四面皆水若登
金山觀大江但廣狹不同耳自此經官窰抵廣東之會
城為古南越城有七門城東北隅有與香山西北有九
眼池為一方勝槩天氣甚燠乃陽洩陰盛之地冬不雪
花不謝草木不凋民人多濕疾亦風氣使然其俗賦五
穀而貴異物然珠翠牙玳與五金諸香皆產自交南海
島非中國所有市肆惟列豚魚豚僅十斤既全體售魚
盈數十斤乃剖析而售惟廣州為然果實種種亦惟荔

松憲夢語卷二

三

挺為最荔奴次之鳥多孔雀獸多麋鹿此其大較也廣
州以西經三水為肇慶入小廂大廂峽兩山相夾水流
甚急至新村經楊柳洲洲在江中環洲之人僅四五百
家搖撞所畏有藥箭能傷人隔岸一山皆賊巢洲中人
往樵採賊亦不敢近至德慶一山光頂如僧土人呼為
和尚頭至封川遂達梧州梧州東臨大江風氣稍涼西
通深山草木茂密天色時陰翳多江山瘴癘之氣中設
總督府院宇亭榭數十座池塘數畝多奇花異木雜叢

林中莫可辨識鳥雀飛鳴其間聲音聒耳院中大樓七
間皆香楠鐵力所斲壯麗無比前堂高魏每坐堂中晨
興多曖昧日將中氣漸清肅稍見地中瘴霧如香煙
數縷冉冉而起頃刻瀰漫布渡遍堂與蒼茫混六合為
一上下皆晦冥矣產多海物而鮒魚四時有之深山產
大蛇土人捕獲食之如甘魚鱉最者長數丈目如炬光
行人夜過畏避如虎恐為所啖也自梧州以東肇慶以
西中介大江北岸皆郡邑南岸為羅倚徭獠據山倚江

松憲亭語卷二

四

負固不服時出江上為盜今已勦滅無遺開拓山岩建
立縣治為羅定屬邑矣廣以南為新會新寧經甘竹灘
潮長灘高不可上潮平則遠灘而過不為險至黃濠濶
水勢遠濶中多汊路順風而行亦無所阻渡江門詣東
亭為新會登城一覽東西北皆倚山為城南面水遠遙
望兩山夾峙而中空處即崖門門外即南海再經蜆岡
一路白沙翠竹水綠山青出水口為赤磡墟小艇絡繹
而來土人云赴墟如北人云趕集此新寧之地也自鉛

東南為車盤崇安崇安即八閩屬邑矣離崇安廿餘里
為武夷山山景絕勝兩面皆懸崖峭壁中流一溪清澈
明瑩凡九曲折遂名九曲溪峯巒大者三十六多竒而
最者為玉女峯兩峰直挿溪中高並數丈許峭拔可愛
又為鐵石岩其色如鐵而平行橫亘里餘高望乃數仞
之崖不可攀躋自興田詣建陽地產砂飴茶油豎竹簡
楮冊商旅雲集所期物在焉耳登考亭即朱晦翁書院
過葉坊為建寧城郭完固人物豐盛四門皆深湟長橋

松憲亭語卷二

五

橋上遍構屋宇齊民列肆而市貿易其中肩摩轂擊接
踵繼至暮始罷去建寧以北溪流雖急傍無高崖人從
石上牽纜猶可挽舟而行建寧以南山高無岸溪灘復
多巉石舟從石畔中行極為危險而黠淡灘溪流屈曲
洪中湍急即長年三老震懼尤為最險者也出險達延
平兩渡橋梁一渡舟航上下山坡間為順昌復渡黃石
灘石大而多水流迅捷雪浪拍舟轉盼已過由劔浦而
達邵武郡有熙春山山巔二亭高曠可以眺遠延東南

經茶洋自黃田登舟順流而下為芋源即抵閩中會城
古閩越地也城有七門周圍僅三十八百四十八丈高二
丈一尺惟湯門內外有湯井一湯池二水皆溫暖但多
硫黃氣不堪沐浴南門對烏石山形如伏虎城中有環
珠樓傍列二石虎鎮此山也稍北為藩司大門上有高
樓三層設鐘鼓以司刻漏塞中局由左右門出入亦避
此山也司中地極深廣由門至堂隱隱遙望兩堦皆植
荔枝樹高二三丈陰森蔽天果熟色澤如脂與綠葉相

松憲亭語卷一

六

輝映最為艷麗其肉瑩白如雞卵而臭味更香美諸果
不及也閩中惟會城與化有之而興化者名狀元紅核
小尤佳自甬路上月臺凡二十四級堂高敞五間穿堂
九間後堂五間復上五級為後樂亭亭後有樟樹一本
圍十餘丈而榕木寄生其中扶疏陰翳後山漸高傳為
閩越王無諸建都于此觀重樓喬木意者皆故物耶此
中天氣甚煥僅亞於粵而冬亦少雪花木歲暮不凋橘
柚桃李皆佳有歷秋後始熟者多產奇花芳卉而魚子

蘭夾竹桃尤芬芳可愛魚鱉多海中異味種種不能述
時會天使歸自琉球獲海膽暹酒尤得嘗于異國之味
云

北遊紀

浙之屬郡北去止橋李橋李以北遂為姑蘓之吳江而
虎邱一山亦三吳之勝地也自姑蘓涉毘陵經錫山由
雲陽而達京口皆江南大郡渡楊子江登金山寺繞佛
閣七層高者臨絕頂頂有二亭為大學士張羅山霍元

松憲亭語卷一

七

崖詩碑下汲中冷泉水清冽無比品為天下第一迴廊
多石刻皆國朝名公之作四顧青山峯巒峭拔如萬笏
朝拱觀江上舟航往來迅捷其行如飛旦暮視日月之
出沒大如車輪光燄萬丈日奪神竦時江颺乍起波濤
洶涌雪浪排空已而風恬日朗江波澄靜渾如素練人
生顯晦升沉亦猶是耳安得砥柱中流屹然如金焦者
焦山去金山三十里山面東南即太倉通海處溯焦山
上流百餘里抵北岸為儀真邑下揚州之廣陵泛即伯

湖順風揚帆迅疾飛渡惟高却寶應二湖遇風最險近築內隄可免風波之患矣自淮入河為桃源宿遷邳州嘉靖初年黃河之水澎湃橫流尚畏深險數年後河道頓異流沙湧塞僅存支派浮舟甚難行人振衣可涉時方命疏浚殊勞民傷財竟不能挽黃河之故道也惟五月以後河流衝突從旁決開行民間田野中蕩為江湖舟人亦稱曰湖中但水勢散漫多淺沿河堤岸皆為滄沒舟行近逼民居無牽纜之路至馬湖口沂河口水湧

松懸亭語卷一

八

急流度纜而過行者苦之迨冬水涸尤為難行旋復流漸河水漸合益不敢入湖湖中留滯之舟不可勝計自房村渡呂梁徐州二洪為彭城由此沂流而上踰耿山至沛縣皆直隸界矣夫二洪之間猶可鼓柁而前耿山以上大水漫漫浩蕩無涯皆自溜溝來不從浮橋出村落僅存高阜之十一餘皆巨浸波濤舟航無岸可傍停於水中官民舍宇盡皆沒溺一望渺然惟數峯巔而已田野之間民船取捷四散飛輓莫辨所之舟人以鉄猫

前繫然後牽挽而行過沽頭等閘皆瀰漫汪洋淼不知閘之所在矣自沛以北經二十餘閘始達濟寧為山東界涉獲麟渡為南旺湖湖中遍栽蓮花香芬襲人積水以防泉涸東望一山即梁山滌西邈汶水孔林在焉汶水至此南北兩分以濟漕船南流由徐以入黃河北流由臨清以出衛河歷張秋七級十餘閘為東昌東昌即古聊城再經堂邑之土橋清平之戴灣至臨清始無閘自臨清之武城即絃歌古渡過甲馬營為德州而東光

松懸亭語卷二

九

滄洲乃北直隸之界矣自青州歷天津通州始達京師京師為古燕都左枕薊遼右控宣大以暨山陝諸遠鎮而南面以統御寰宇四海之內輻輳歸命海外四夷咸納款輸誠惟北虜點鷲難制聖祖神謀移都金臺居重馭輕乃萬世之長策也洪武初為北平布政司永樂七年改為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後拓西苑中有太液池瓊華島廣寒殿乃築城周迴四十里立門九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得勝東

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城京城之外置御馬苑大小凡二十所相距各三四里置南海子大小凡三養禽獸植蔬果於中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別名南海子城池官闕崔巍壯麗勝于舊京東南財貨與山海珍藏無不聚輦轂下誠為塞途積路毋論天府國儲即世戚巨璫口極膏粱身衣紈綺耳窮鄭衛目盈燕趙猶未足以厭其欲也自公卿百寮以下兢兢奉法循例趨朝麟次紀法森嚴聲容稍失御史糾其前金吾

松憲亭語卷二

十

繫其後天威咫尺下逮矣百官常朝僅可遙瞻天表而公卿入侍經筵始得近覩龍顏然侍立移時惟祇聆講讀間聞天語僅一唯喏而退至出祀太廟百官侍立階傍咸得親炙休光第一歲之中僅三四出而時或遣官告祭不盡躬詣也出正陽門十里為天壇壇中建圓殿覆以五色琉璃而金頂光明映日每郊祀上帝以太祖配之壇左有御寢室朱門畫棟亦若殿庭而規制稍狹壇右為神樂觀道紀典樂官居之其室宇幽靜諸觀不

及也出崇文門十里為報國寺寬廣深邃百官奉表入覲者皆寄居於中其僧舍整潔亦勝他寺東出得勝五里為演武場其地廣大可容禁兵數十萬內有滿井其水時時自井湧出而清冽瑩澈城中咸取汲焉西出阜城門三十里為西山層巒疊嶂龍飛鳳舞長溪曲折自西旋繞而來溪上鎖以白石橋過橋為碧雲寺古剎連雲朱扉映水景最佳麗迤邐而下北六十里為天壽山長陵在焉歷代諸陵高下相因若輔若翼登山顧盼乃

松憲亭語卷二

十一

四圍山色之中中開一境平鋪土壤數十里若出塵寰升霄漢別具一洞天也自京師以東為良鄉涿州即古涿鹿黃帝戰蚩尤處新城接古雄任邱經白溝河河水達天津丁字沽凡三百餘里任邱涉滹沱河為河間而獻縣則獻王墓所在也自阜城景州以達德州有南留智北留智皆即嶧之阨而東岳泰山隱隱在望踰恩縣為高唐昔絲駒處此東阿之西野有三歸臺遺址踰東平為汶上而兗州之曲阜則孔林在焉余登其堂祇肅

恭謁徘徊不忍去過鄒謁子與氏墓因知近聖人之居之甚其淵源誠有自云自涿鹿而西經琉璃河橋曰瓊恩坊曰永明曰仙積皆世宗所命自保定走定州投故人張風泉庄庄五百畝一望無際中有蓮池柳堰蘆葦蕭蕭流泉隱隱而北岳恒山在望可以眺聽尋走真定迤西為井陘路在山谷中兩崖相夾大都似函谷關而狹隘過之所謂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者中途有淮陰廟即韓信當年破趙處其曰井陘口即古關也歷順

松憲夢語卷二

十一

德渡沙河直走邯鄲道上途有黃梁夢前殿祠鍾李二仙後殿塑純陽卧像規制弘壯覆以五色琉璃光燦耀日亦江北廟宇之僅見者再走湯陰經武穆祠渡淇為衛輝自衛順流而下經濬縣抵大名郡大名為宋天雄軍其俗素稱猛悍強有力善騎射天性然也沿衛水下流經南館陶北館陶為大伾山神禹東過洛汭至于此山乃當時治水之故道衛河皆平川曠野行之終日罕見人烟自衛輝南歷獲嘉修武為懷慶自河內渡沁河

見河水湯湯自孟縣再渡孟津曹操之道塚七十二猶存望之累累如也自孟津南渡曰河南亦曰周南周南以東有忠臣唐狄梁公墓碣有孝子晉太師王祥石碑而河名孝水即王祥剖冰得鯉處偃師乃武王伐紂息于此遂以為名再經黑石渡山皆玄石西望數峰即百印山也鞏縣多土田汜水以東至于滎陽皆遠迤高岡在漢為虎牢後廢為關而中牟之朱仙鎮即岳武穆班師處至大梁為汴會城古之洛陽中建周王府城郭

松憲夢語卷二

十二

人民咸整齊富庶而冠裳禮義猶近古先彬彬之遺洛當天下之中氣候寒燠不爽而寒多于燠夏可無葛冬不可無裘猶近西北風土地多樹黍麥獨牡丹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國色種種以姚黃魏紫為最品特著二十五種不獨名園勝園在：有之郊折之外多至數畝或至數頃一望如錦郭外多長堤大道：傍榆柳垂蔭夾道溪流可飲可濯王孫貴介時駕朱輪華轂乘雕鞍玉勒驅馳堤畔御風而行冷然怡快或幕天席地順風

長嘯亦足賞心秋冬草枯葉落則駕鷹驅犬追逐野獸于平原曠野或挾彈持弓釣弋于數仞之上樂而忘返不減江南勝遊此自古帝王都會也洛陽迤東為陳留通許為蔡邕寧城而歸德為古宋郊碣題先聖伐木之地谷熟為古亳都即成湯始事之地自周南以西為新安即古函谷關由沔池至陝州之桃林經硤石皆從山徑中行至硤石兩山相夾危石嵯峨中一泥濘路耳由靈寶關鄉至潼關亦皆山路沿河至關則河流山峙自

松窓夢語卷二

十四

昔稱雄非復向所見之山岡閑隘矣靈寶縣治之北有老子故宅南曰尚書里曰太保巷許氏一門咸萃焉科第世盛爵位世顯甲於一省而父子冢宰國朝以來所僅見也

東遊紀

大江近海皆有潮惟浙江有巨濤浪捲如山聲聞如雷天下奇觀也浙江下流有黃公洋廣三百里始自大海納以巨澤水勢相夾激而怒濤生昔唐盧肇賦云橫茲

水也夾羣山而遠入以巨澤灌其喉可見不特海門二山之一阻矣塘為錢鏐王所築因以名之而浙江之源出婺源浙嶺其山高峻難行緣山取道凡十八曲折而上故曰浙也昔渡錢塘值大風陡作雪浪滔天江空無西渡者踰日早發至中流風雨大至舟屢傾側幾至顛覆舟中之人相顧駭愕呼天額神象相擾亂余戒舟人穩坐喻以生死有命如命當絕即葬于魚腹中耳何憂懼為幸數浪拍岸同舟者得以共濟後繼至一舟竟溺

松窓夢語卷二

十五

于江已而登岸見沙塵蔽天道傍拔木無筭始知異常之風波也踰西興關復登小舟由蕭山至會稽探禹穴登越望臺仍踰東關謁孝女祠遂泛江上之舟江狹水迅順流而下至曹娥東壩一望東山皆謝安故蹟上有洗屐池蓄薇洞著衣亭白雲軒明月堂中有晉安石康樂宋深甫明木齋四像余覽畢登舟觀江山佳麗風日晴和誠勝遊也自此盤旋溪澗中終日行數十里即古剡溪自嵊縣走新昌道途遇謝樗仙同登介如寺南明

寺縱觀石佛月峽深澗長松俱堪把玩至水簾洞飛泉
湍瀉而下渾如珠簾過天姥山房入萬年寺望石梁一
道橫亘於上瀑布鳴泉澎湃奔騰於下此為天台勝地
誠奇觀也時自江東返棹復由餘杭登大滌山覽洞霄
之勝經臨安至天目之東旋遠西天目為於潛邑踰山
止宿于山民居乃寧國富民也其屋枕山面水叢林密
竹之下陰翳可愛由寧國邑至郡皆在山谷中至黃池
則大河漫衍莫辨遠近泛舟終日始抵太平登米石磯

松憲亭詩卷六

六

詣龍江關入金陵即古建業高祖昔定鼎於此舊吳時
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五里洪武初益拓而東盡鍾山
之麓凡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
又西曰聚寶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
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
儀鳳今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一
百八十里別為十六門紫金諸山環亘于東北大江迴
繞于西南龍蟠虎踞古稱雄鎮迄今唯觀城郭崔巍而

宮闕荒蕪殿閣止存武英奉先猶故物也然宮逼近城
東而民居處其西自長安街至大中三山抵水西門路
甚整潔民居兩廊可步尤便行人正陽門數里為南郊
壇聚寶門一里為報恩寺有琉璃塔高二十五丈永樂
年重建夜每燃燈數十如星光燦爛遙見十里之外寺
左為雨花臺在山岡可西望大江三山門內為鳳凰
臺出朝陽門沿城而南恭謁孝陵中禁採樵草深木
茂望之叢蒙深遠不可測惟遙望殿宇森嚴御路傍列

松憲亭詩卷六

七

石器長亘數里前峙御碑高三丈許覆以石亭前朱
門藥戟以時啓閉左有懿文皇子墓亦朱門深鎖不能
至也洪武初置漆園桐園棧園於鍾山之陽種木各萬
株以備油漆棧纜用造海船及防倭戰艦其省民之供
慮周如此城北為太平門內曰太平岡外曰太平堤三
法司在堤之南公庭簡肅殊清閑無事夏月面後湖觀
夾堤芙蓉湖光蕩漾鶴舞松陰鹿鳴芳砌可稱吏隱都
察院卽第在太平岡下壯麗嚴整傳為劉誠意先生所

建北之西有鷄鳴山登之可以眺遠故宮遺址儼然一望中矣自采石放舟而下經燕子磯上有觀音閣懸大江之崖望之危險再下為黃天蕩江濶水湧四望無涯亦無蘆葦沙洲雖值風恬日朗而江濤震撼白浪橫空唯聞澎湃之聲而已登儀真公署有後樂樓：下四圍皆水遍植蓮花鳧鷖蕩漾對景可以忘機題後樂者吾杭吳龍江也自六合來安詣滁州古琅琊山有醉翁亭猶存歐陽永叔之故址歷大柳紅心之鳳陽中都皇陵

松窓夢語卷二

六

在焉余祇肅恭謁莊誦卧碑而渡濠梁即莊周觀魚處由王庄固鎮達宿州皆鳳陽郡屬入宿州境道路修整田野開闢人民源源歸附時得人以招撫遂轉荒蕪為樂土有司之所係良重矣自采石渡當利為和州陰陵山在焉即項羽迷道處如外數里有香泉溫暖可浴界首以北有烏江之雍家城謁霸王祠祠後墓甚高大宛如一小山意者古人之墓皆高封其邱漢以王禮葬尤宜爾也今人於墓頂建廟廟後壘小堆為墓穴夫古人

之意矣界首以南為昭關崎嶇險隘雖白日徐行尤覺坎坷子胥晝伏夜行其憂危勞頓可想而見渡昭關為姚廟高井遂達廬陽廬陽之民朴茂少文守禮義重廉耻地產紅米豐歲一金可易四石尤多藥物江南江右商賈咸集聚焉廬人藉以充足有以也廬之屬皆鉅邑而形勝則廬江有廬山：甚崔魏登巔望湖有劔池石匣可以眺遠巢縣有巢湖湖中有山山上寺觀皆可延覽而半湯池亭為最自巢間道趨全椒詣龍城古剎時

松窓夢語卷二

九

夜月微明叩門止宿由石梁東下河流屈曲順流而行二百餘里皆荒落村庄非大道通衢過李灣茅塘乃舍山全椒之正路復崇邑儀真天長經伏波祠為盱眙邑所過高山深澗流水潺潺靈石齒齒茂林修竹不異江南風景與人捫蘿搗衣殊苦于行余方憑衡眺聽不知道路之阻且長也盱眙縣治在山之麓山涯即為黃河渡河至泗州登州北門遙望祖陵隱隱如彈丸之地四面皆水將渡泗水大風陡作波濤洶湧舟不能前乃棄

舟從陸時天寒甚至洪澤驛傾圮不可入乃就民居火
炊向日晡途多水澗復舍輿就騎昏黑馳五十里投黃
崗寺寺在荒村頽殿茅房皆廢為牛羊皂山僧數人皆
野朴不能為禮山陽之屬也踰黃家集抵淮安環城皆
水旋繞而行始入城訪淮陰廟漂母祠乃遂登舟時新
秋風斂雨後涼生坐卧安舒較馳驅與馬奔走炎鬱之
中又爽然自適矣

西遊紀

松窓夢語卷二

十

歲己未自武林泛舟苕溪遂從陸行經廣德之白雲菴
由寧國池州渡江為安慶三渡水為潛山太湖而黃梅
以西則楚地也路多高山深溪由蘄渡巴為黃陂經古
雲夢而今之承天則顯陵在焉余恭謁而渡湘江貽詩
以弔屈原至荊州走觀音岩觀瀑布泉泉右雨後溪流
奔騰如雷一奇觀也再渡涇溪當陽為玉泉寺：後一
山草木陰森左右環拱面溪流水潺：水外平布如紫
境聚而佳入寺便欲忘去邈溪流而上水出鬼谷洞洞

通巴江至夷陵而望面皆高山初上一山即肩輿視扶
掖而行所謂蛇倒退也再上一山尤壁峻即鬼見愁也
又上一山極危險登山下視諸山盡若平鋪而白雲高
低掩映宇內奇觀也是為鑽天鋪又升降一山山半開
一洞天洞外一峯突兀盤旋攀躋九折而過紅崖兩渡
溪流又最上一山土人呼為同坪坡而歸州四里之城
在高山之上臨大江之涯居民半居水涯謂之下河四
月水長徒居涯上江不濶而急流渡江以南沿江岸行

松窓夢語卷二

廿

有屈原廟原生於此地也巴東以西為東瀼又西為西
瀼杜甫昔寄居于此自此入巫山始為蜀界而夔州雲
陽則版木商販之所聚也自巴陽峽乘小舟沿江而抵
萬縣復從陸行盤旋山谷中水田村舍之間竹木蕭疎
間以青石石砌平坦路甚清幽入蜀以來僅見且山氣
清涼非復沿江上下風景將至蟠龍遙見飛泉數十道
從空而下山崖草樹翠青而泉白真如垂練且兩山高
峙流泉平：低下不知所從來及登白兔亭入蟠龍洞

洞口垂乳亂雜稍入便暗列炬以進內有石笋龍床約半里許漸不可入唯聞水從中出而淵深莫測也梁山墊江以西上一高山名張冲壘甚為危峻自此皆上下山坡至鎮山始為平地渡巴江為重慶城城臨江而倚山歷壁山水川榮昌內江資縣皆面江流而資陽之覺林寺在四圍山色之中可以南眺大江寺後有水月閣遍植桂樹樹甚高大時正芳香可愛自簡州詣龍泉即蜀中會城東門曰迎暉橋曰濯錦一里許教場也五里

松窓夢語卷二

廿二

為靜居寺寺左為宋潛溪墓西門曰清遠橋曰浣花二里為萬福寺一路溪流自即灌來南門曰中和橋曰萬里正南二里為昭烈祠坊曰同伸大義中祀昭烈而孔明關張配之稍西為杜甫草堂有子美遺像門遠浣花溪流左為武侯祠為青羊宮宮甚宏麗蜀府所建也北門曰大安橋曰駟門一里為錦官驛五里為玉局觀城中為蜀王府其富厚甲於諸王以一省稅銀皆供蜀府不輸天儲也藩司在城西北即昭烈建都舊址所謂武

丹山今在司中蜀城內外平地僅四十里許而四面皆高山天色常陰翳如晴明和煦風朗氣清之日絕少至若白日杲杲明月輝輝歲不數日而月尤罕見故云蜀犬吠月氣候較煖初春梅花落柳葉舒杏花爛熳如江南暮春時矣地多二麥春仲大麥黃小麥穗皆早於江南月餘民俗朴陋鄙俚雖元旦燈夕寂然無鼓吹燈火不異平時惟婦女簪花滿頭稍着鮮麗醜嫫出汲赤脚泥塗而頭上花不減也內江富順之交有鹽井曰自流

松窓夢語卷一

廿三

新開原非人工所鑿而水自流出汲之可以煎鹽流甚大利願饒多為勢家所擅有油井：水如油僅可燃燈不堪食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氣煎鹽一井可供十餘鍋筒不焦而所通鹽水輒沸此理之難解者鹽井在在有之油井隄為縣有三處火井在潼川西地名雲臺僅一處耳自淑泛舟而東沿江一路多魚南溪大鯉重至百斤小者亦二三十斤諸魚皆肥美可食此會城所不及也由江安納溪以涉瀘即武侯五月所渡經黃鰲

神山為合江合江以上水猶澄清以下渾渾似黃河矣
既歷漢東江津間已為返棹復抵重慶夫蜀中皆山也
江流在兩山夾槽中陡峻處江狹迅駛開行處江濶稍
緩面面青山西望不見路所從來東去亦不知水所自
出蓋千迴萬轉始至三峽而下湘江也時乘桃花水發
放舟千里間良一快遊但舟制不佳四槽搖撼板木皆
動舟中之人不能穩坐况咿啞之聲聒耳對面語不相
聞較他處舟航迥異江流湍急瞬息數十里四顧山巒

松憲夢語卷二

廿九

不及凝眸瞻盼倏忽已渺茫矣因咏太白千里江陵一
日還之句乃實際語也自川以北曰新都漢州曰中江
潼川自益亭渡嘉陵江曰保寧城南有錦屏山不甚高
上多僧寺道院又有振衣長嘯翠微景杜攬勝諸亭一
望城中煙火俯視江上舟檣良亦佳景而蒼溪之羅方
則保寧絲綫貿易之所聚也自栢林施潭踰梅嶺曰廣
元沿江而至沙河再踰於天二即嶺皆設關官軍防守
路甚險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豈即云此又踰七盤關

關亦險甚自此離蜀境矣入關西界即為漢中之阜羌
行經滴水崖五丁峽峽中淒淒生寒五月如深秋路雖
崎嶇然在山麓無險茂林峭壁怪石鳴泉亦奇觀也金
牛青陽路皆平坦僅過小山至沔縣有百丈坡褒城奇
木夾道中多虎豹所登山漸高險所謂雞頭關也關門
三重有軍把守不減朝天七盤稍下即入連雲棧自此
歷青橋馬道凡几十里皆棧道兩崖陡絕中開一路於
山腰下瞰江流鳴雷噴雪路斷處皆空中懸木為路所

松憲夢語卷二

廿五

謂棧也出馬道口橋曰拱橋傳為樊噲所造即蕭何追
韓信處傳有碑紀其事踰武關為安山踰棧關為松林
三岔廢卸自柴關迤東懸崖峭壁急流飛湍溪中石白
如粉殊快心自然皆平地雖沿溪間有木橋而溪淺岸
低不為險也自三岔登鳳嶺山勢甚高踰上下凡五十
里即為鳳縣之土關有清風閣草涼樓樓當高山之下
迤出林表遙望書棟朱甍翠壁後觀景亦佳麗東河一
路坦夷間有棧閣不甚險將至嶺兩山相夾名益門

鎮自此始出棧道去寶雞臨渭水而城下流有蟠溪驛
曰陳倉為漢暗渡處所謂陳倉口也自岐山成城間道
渡河曰沂陽入渭東流經虢州鳳翔之間見鸚鵡飛鳴
蔽空如江南鳥雀之多過扶風有伏波墓武功有楊妃
墓興平有漢武墓而咸陽則周五陵在焉渡涇河為高
陵渡渭河為富平而涇渭之中為陝西會城即古長安
中有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謂秦王殿中公宴畢
必私宴于書堂得縱觀臺池魚鳥之盛書堂後引渠水

松憲亭語卷二

六

為二池一栽白蓮池中畜金鯽人從池上擊柳魚皆躍
出投餌食之爭食有聲池後疊土壘石為山約亭臺十
餘座中設几席陳圖史及珍奇玩好爛然奪目石砌遍
挿奇花異木方春海棠舒紅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檜
青翠最者千條栢一本千枝團欒叢鬱尤為可愛後園
植牡丹數畝紅紫粉白國色相間天香襲人中畜孔雀
數十飛走呼鳴其間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飛起競逐
尤為佳麗都察院近城西北院有樓七間遙望終南而

西有二池水接終南龍首城中灌溉咸藉于此藩司在
城東南後堂有玄石一塊蓋一亭覆之名曰定官石
上釘：不知其數相傳星夜釘：能入即顯否則不祥
亦甚奇異氣候寒於東南惟西風而雨獨長安為然昔
程伊川云理不可曉恐是山勢使然耳地產多黍麥有
稻一種名線米粒長而大勝於江南諸稻每歲入貢天
儲民俗質魯少文而風氣剛勁好聞輕生自昔然已南
門有鴈塔寺塔高三十丈唐高宗所建中刻聖教序七

松憲亭語卷二

七

十里為終南山麓為普光寺有蓮池數畝更上為天池
寺面對五臺蒼岩秀拔嵯岬葱蒨喬松古栢之下遍地
皆芝麋鹿數十為群呦鳴寢處蕭然自適真仙境也西
門琉璃局臺榭迤迤花木繁茂而渠水曲折來自終南
由局入城長流不竭北門高阜土人呼為阿武婆坑謂
武則天也器用遺址皆以是名之東門景龍池即唐大
內臺基礎礎猶存前為花萼樓又前為勤政樓偏西為
沉香臺梳粧樓皆唐遺址老檜娑婆古相虬藤猶唐故

物也。自陝以西為醴泉，有唐昭陵。而乾州有乾陵，馬自永壽，邠州直走涇州，有王母宮在回山之上。至此而回，上有瑤池，玄圃宮殿軒敞，中祀王母，貌像莊嚴，左廡周穆右廡，漢武前後多高閣，渡白水為平涼，中有韓府宗室之多，甲於諸藩。而蒲司祿，糧往往不給，自瓦亭至安國鎮，登崆峒，其山壁峙，山麓有傳道宮，即廣成子授道于黃帝處也。山中有二元鶴，道士從山上呼之，聞出飛，遠山下時，余登山，二鶴飛鳴，旋遠於山麓者，三忍不見。

松窓夢語卷一

六

然不時出見之者，少自回原以北，即榆林，寧夏，甘肅三邊鎮矣。自陝以東，登灞橋而灞陵，在月至臨潼，當驪山麓，有溫泉，為泉水清冽，石甃光澤，地形如盤，傳為太真浴處。渭城以南，水自西流，經新豐，鴻門，關，寶臺，合于黃河。華州當二華山北，時清和景明，白雲飛繞，山腰山峯之下，分為二三，初春山下小雨，遙望山頭堆白雪，已滿峯岫，已五岳惟華山最高，處不勝寒，皆奇觀也。道傍多石澗，中流水潺湲，遍栽水稻，若蓮花，舒紅嫩柳，拖黃

披拂，綠水之上，宛若江南風景。而岳廟建于華陰，殿列巨碑，古刻多剝落，不可辨。皆漢唐故物。祠後有移山潭，瑩潔可愛。時入華山步雲臺，觀玉泉院，登莎蘿坪，訪希夷岩洞，中有卧像，已而道士簫鼓導引，捧朱匣，玉前啓視之，云希夷委蛻也。余令封記，藏洞中，尋覓石柳，葬之，以先賢遺說，不宜褻玩耳。二華形若方巾，而山勢陡峻，危險路從峭壁鑿石為級，傍以鐵繩繫之，行人扶掖而上，僅可至山岩，不能陟其巔也。潼關高山陡峻，當其南。

松窓夢語卷二

七

黃河浩渺，遠其北一面，東望其勢如建瓴而下，自古形勝之區，無踰此者。自華以北，渡渭水，投清涼寺，一望漠漠，黃沙無寸草，人烟僅有小村，皆回回種類。渡洛水，至同州城郭甚整，民居寥，蒲城有唐憲玄睿，穆回宗陵，而亞夫墓在其北郊，同官皆高山大礪，而耀州之西郊為孟姜祠，三原二城中間一水，水深土厚，民物豐盛，甲于一省。離三原境澗水潺湲，自北而東南，以達于洛，即為白水古彭衙，即自此走秦嶺，崎嶇難行，間舍與乘騎。

舍騎徒步此雖一間道然騎不得騁虜不能越也由白水登黃龍堡堡在山巔有蒼頡廟廟後即蒼頡冢塚傍古栢高大隱天蔽日合抱可五六人目所罕見由澄城朝邑踰大慶關關中民居稠密倍于縣邑蓋秦晉商賈之所市也渡黃河即為山西之蒲州州城甚整民居極稠富庶有禮西北所絕無僅有者俗尚多靡中有山陰裏垣二王枝派繁衍朱門邃宇不下二百家皆競為奢華士夫亦皆高大門廬習為膏粱綺麗漸染效法時表

松窓夢語卷二

三十一

垣西軒者年七十餘精神倍常座間手書畫談文藝疊疊忘倦故人皆願交樂親山陰號龍田者較西軒稍約亦出詩冊索題咏因知交遊之廣一時縉紳咸傾慕之州之西門有鐵人鐵牛各四乃故唐所遺入首陽山謂夷齊祠後即其葬地二塚南北相連投北固寺寺後高岡西望黃河東望五星湖北望城坪隱：命僧人塔上笙歌鳴鳴足聽北有延祚寺寺僧幾千人行童能解歌彈足供娛賞古蒲坂即虞帝都祠祀大舜於郊過解州

不數里入西禁門出東禁門中凡三十里皆鹽池池中所產為形盤以其成形又曰解盤以地名也不俟人工煎煮惟夜遇西南風即水面如水湧土人撈起池岸盛以筐袋驅驢驟載之遠供數省之用實天地自然之利大舜撫絃歌南風之時可以阜財正指此也經潞村以北為安邑聞喜為曲沃之侯馬遂達平陽平陽富庶甲于秦晉以秦晉財貨多出于塗自洪洞霍州過冷泉關為靈石介休為平遙徐溝始達太原太原為山西會城

松窓夢語卷二

三十一

古三晉地其城郭堅固勝于神京中有晉府府中體統亞于秦而富厚亦不及較蜀遠矣晉地多產秦麥其潔白勝于關中天氣極寒非重裘不能禦冬出郊外北風猛烈令人不能前舉手攘臂直令墮指裂膚人情厚自緣飾而中藏叵測亦風氣之使然也太原東北為代州西北為保德州西南即平陽之蒲州東南則由榆次壽陽而達平定州今山西四境止此矣

松窓夢語卷二終

松憲夢語卷之三

北虜紀

元之先為蒙古本北種胡併女真及宋入主中國後我明遂順帝遁歸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速臘十世為小王子生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刺弒阿爾倫台吉走河西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阿著死二子曰吉囊曰俺荅俱稱剛勇兩分地各相雄長亦不刺却從吉囊當河套關中

松憲夢語卷三

一

地火篩却從俺荅當關原上都地火篩者即小王子部落也各控弦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其俗無城郭宮室聯牛馬皮以為帳房往來輒徙之逐水草資畜牧射獵微會刻木封箭為信上下山谷往來聚散疾如風雨然營却皆有分地不相擾亂其地不產五穀惟牧駝馬牛羊食其肉衣其皮取其血乳置渾脫中釀之月餘名打酪酥宴會席地而坐酋長處其上餘兩傍列坐而下中置牛羊各出及分割向火少燦即銀打酪酥

亦以次傳飲無歲時伏臘望月之盈虧氣之寒暄以為別擄掠中國男女遇老稚殺之取壯者歸男子以繩纏之置草莽中令其飢餓乃投餒敗肉與之食後稍與鮮者始解其縛令牧牛羊更令牧馬馬蕃庶更益以良馬狡健者乘其不虞漸移牧近邊夜乘良馬驅之入境所鹵婦女娼妓置帳幙縱淫樂不休其貴壯賤老貴勇賤怯喜盜好殺嗜利輕生篡弒烝淫三綱瀆亂自古然矣嘉靖初年諸種中惟吉囊俺荅最為強盛率黠悍子弟

松憲夢語卷三

二

以數萬騎牧于雲中上谷之間而與我共不入犯三輔則東躡遼西嚙晉又西掠秦涼夏朔之境中國罷于奔命天子北顧興嗟數四廢旰食然二虜之北又有別種曰黃毛凶悍不別生死眾少于二部二虜時入內地黃毛輒尾其後掠取玉帛子女二虜患之乃合兵逐北大破黃毛臣其部落自是益無內顧得併力于中國己亥辛丑吉囊及俺荅連歲大舉入寇己亥春初入榆林塞破清平堡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萬計長驅而出又入

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砲千計芻粟牛羊萬計掠一婦人往後多掠婦女近年止掠穀畜火器遇婦女輒殺之先是歸正人王子言虜酋哈刺噴糾俺荅几祿吉囊青台赤台等十人禱旗暉馬負十日食入塞北比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蔚州凡留宣府者幾兩月始出朵顏首草蘭台結北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叛卒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為僧道乞丐探我虛實西

松憲夢語卷三

三

至甘涼東出山東潛入京師凡地利險易兵馬強弱鎮撫將領勇怯盡走告虜次年吉囊俺荅分道入塞獨大同軍與虜私約嚙指折箭去乃抵雁門度寧武入交城殺掠人畜萬計大同軍反得虜輜重名買路錢時當事者苟幸無事置之不問是秋三邊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掠固原羽書沓至天和為虜阻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健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諸酋大哭遁去乃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

衣正千戶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餘將士陞賞有差廟堂諸臣亦以謀謨惟幙皆受重賞時余會咸寧侯仇鸞坐談時事渠浩嘆曰今之時事日異往昔大可笑也請其明言則曰昨有余部下夜不收來自邊鎮云吉囊勇不可當昨入境遇雨軍馬不前有數騎同婦人童子牧馬我軍出其不意縱兵殺之得其屍女童皆朱衣遂謂吉囊妻子喧然報功實無是也先朝舊規撫按官不許誣同奏捷著在令甲今乃如此且吉囊兵馬衆多又諳

松憲夢語卷三

四

紀律彼時不先有斬將衝陣之功顧突然殺其妻女此豈近于情理哉朝廷大事直為此輩兒戲耳豈不可嘆吁仇一武人也而興言及此吾輩寧不愧心報顏耶辛丑秋吉囊復先入大同塞由寧武關達太原至山西會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統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所過三十八州縣十衛我師莫敢撻其鋒傷殘劫奪言之不忍獨榆次一縣死傷蓋三四萬人盡其四鄉矣他州郡亦略如

之然不陷城郭以虜方懸軍深入不敢久駐彌月稍稍
出境時識者謂我軍擁大眾絕其歸路當使隻輪不返
然邊帥畏事忍痛卒無定議惜哉壬寅吉囊縱淫樂病
髓竭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俺
荅日益強盛長子曰黃台吉次曰青台吉赤台吉各擁
騎萬餘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虜卒畏之甚于俺荅時
糾諸酋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衆數萬經朔州破
鴈門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上京師戒嚴天子下令懸

松憲夢語卷三

五

賞格擒斬俺荅者與千金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級
時我師連營觀望不肯乘險邀擊任虜散掠平原上黨
間迺遷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起營約諸將躡
虜諸將閉營不相援虜合圍世忠被箭轉戰死天子震
怒遣衛士逮繫總兵張達等四人下法司擬罪獄稍遲
不決譴去司寇即一人余時為副即亟錄招由具成案
上之制曰可乃拘達等鞠之達等不服裸身示創癩曰
達亦壯士向嘗冒矢石躬甲冑幾殞身者屢矣茲虜衆

不敵一旦喪師恨不死于行陣奈何令駢首就戮哉余
曰天子痛百萬生靈食不下咽欲借將軍以慰鋒鏑幽
魂且余亦知將軍材但法不可亂將軍第就獄余將令
自贖以成將軍志不汝負也達始服罪冬朝審余白臺
長司寇卒令立功贖罪出障一方時稱北邊良將後丙
午虜入宣府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
萬達憂歸尚文卒張達以都督代將而侍郎郭宗臯為
總督己酉虜數萬騎寇大同潰墻而入伏精銳溝壑中

松憲夢語卷三

六

以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虜
擁出達椿皆轉戰死事聞達宗臯謫戍靖虜銜餘罰治
有差庚戌俺荅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劫至西直門窺陵
寢掠教場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
召勤王兵俄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詔拜鸞大將
軍又五日遼東宣府山西兵悉至護諸將軍凡十餘萬
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相載巨萬徐徐從
東行諸道兵相顧駭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境而

已乃收斬遺稚逃降八十餘以捷聞而遂議開市以中虜欲寬其深入之謀俺荅與子貪中國賂因互市焉然歲費數十萬而所市馬皆駑下虜亦小寇如常久之嚮死事露虜復閉自後秦晉燕代征調勞費殆無寧歲更番遣戍入衛京師亦無虛日權門大吏寵賄日章文武大臣多受誅殛戰守無策專事蒙蔽矣甲寅榆林鎮以捷聞遣謝憲副自彼中馳功還謂余曰虜西去入番我軍偶出哨河西值其所遺帳房遂獲老稚婦女所見首

松窓夢語卷三

七

非白頭之嫗即初所生之孩也今謂與賊對壘就陣斬獲首級百四十何欺蔽至是時撫按交章奏功廟堂方侈其事竟奉旨各增秩賞賚不貲謝亦陞一級嘉靖末季俺荅漸耄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為寇余撫閩中出回原防守時虜首有言能者囊遺孽也擁衆入犯官軍遇敵瀕危賴火炮多一旦齊發虜驚畏潛遁故事秋防畢後撤兵還省余恐虜首乘虛而入乃下令將卒今歲秋防官軍防冬兵至方許

離信地已而虜果踏冰卒至官軍奮擊斬首五十餘餘悉遁去捷書上聞不報隆慶中俺荅之孽孫把漢那吉黃台吉子也與俺妾內亂懼禍來奔投宣府邊境時宣大總督王崇古善撫之孽稚感我厚待而思效順俺首妻日夜泣請思復其孫俺首誠老厭兵不勝孽稚之愛乃輸要領縛叛人數輩令谷蠡屠者數百人解辦請命闕下天子允其請封俺荅為順義王餘爵秩有差仍許通貢市國家二十餘年無鋒鏑之擾亦云幸矣但司農

松窓夢語卷三

八

歲輸邊儲盡入一去不返之虜而中國僅獲其疲敝駑駘邊兵日漸消耗而稽閩則驅市人以充行伍夫以軼孫之故堅守臣塞之盟中國宜因此息肩以專意于虜何可遂忘情于虜哉此所謂不終日之計大司馬之所當持籌而熟計者也余嘗再撫閩中時已納款虜反西掠黃毛邊境果無犯邊人亦得以出境樵獵故時有黃羊之饋

南夷紀

余參藩閩中時二天使至一郭給事汝霖一李行人際春奉命出使琉球由福州長樂縣之石澳出海洋余與俞憲副日德供護送之役登其封船船長一十六丈濶三丈六尺桅高與船等桅上斗中坐四人四面各占風色日夜寢處其上其人攀援附索而上下如履平地船內凡四級下置泉水以海水苦鹹不可食次置糧食器具最上舟人處之而天使與隨行人處其中几榻皆以絕繫之懸于空中以舟底下出海波蕩漾無頃刻定坐

松窓夢語卷三

九

卧皆不能安也從行約五百人百工之事咸備順利艘七日而至時舟以夏至日發以後七日皆南風以冬至日歸以前七日皆北風此氣候之不與者琉球在海南前朝不通中國我明洪武初國分為三有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遣使入貢各賜鍍金銀印文綺已而中山王察度遣子姪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景泰中中山尚恩達并山南山北遣使入貢上令三年一貢貢無過百

餘人自察度五傳至尚真嗣嘉靖壬辰尚真卒子尚清請嗣上遣給事中陳侃行人尚高澄以太宰祀真封清嗣王賜王妃冠服錦幣至是尚清卒復遣二使往國王出迎向不敢居正殿迨奉王命始正位焉王居在山巔國門名歡會府正殿大一十六間稍刻繪禽獸草木四圍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籬府門上有層樓奉神像司刻漏然樸素無金碧之飾國王平居以烏羽為冠飾以珠貝纏身以錦綺天使至加袞冕被袍服強衣

松窓夢語卷三

十

冠而相接待以客禮出則乘木獸令左右與之導從百餘人并日凡三視朝群臣握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卑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冕拜龍亭奉正朔也國在海島中土多山洞國之王親不與政有四五統帥統諸洞首法司官司刑名次那瀾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土官為武職以上世及所轄地為姓名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為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入中國國學者為之至于諸洞之中

往往皆村落各有烏了帥分屬並以善戰有力相雄長
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而歸命于國王賦法君民各有
分土以為祿食國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已即休用
刑甚嚴竊盜即刑諸多不法臨事取決而已國無貨
殖不通商賈惟魚鹽泛小艇入朝貢始乘大舟航海而
來俗無文字入學中國始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
焉望月盈虧以記時視草木榮枯以驗歲風土氣候與嶺
南相類田宜稻梁禾黍畜多牛豕野馬男子去髭黥首

松憲夢語卷三

十一

羽冠毛衣一婦女以紵絕經髮從頭盤繞至額家饒裕
者瓦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土蓋藏風雨飄搖而已市
用日本錢以十當一人無貴賤皆驍健猛悍甘勞苦耐
飢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二百步進止
有金鼓隣國視為勍敵然好相攻擊度不能勝輒剖腹
自斃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屍溪中纏以布帛裹以葦
草葬埋于土王親貴族盛以木匣置山穴內外通小牖
歲時祭掃必啓視之畏信鬼神以婦人為尸號女巫其

魁曰女君白日嘯聚動數百人搗技戴草騎步縱橫時
入王宮褻狎嬉戲一唱百和聲音悽慘倏忽往來莫可
踪跡馮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
于前不為異也至往來海上見巨魚橫亘數十里草木
蒙叢望之無異山峙而舟人指示為巨魚脊一日舟停
不進左突右傾舟師跳躍而下起云魚身也人力無如
之何惟焚香叩首呼神俄而鳥止于桅舟師云天妃至
矣眾羅拜舟利已而波濤衝激風復颺起舵忽損折舟

松憲夢語卷三

十二

幾顛覆舟師驚懼復焚書羅拜俄而桅有火光乃卜請
易舵不許卜來日許之至旦果風息波平易舵而行夫
海若之神其靈顯若響應而舟師出沒于海亦若魚龍
不可方物二天使歸道之如此

東倭紀

日本在東南大海近日所出故以名之即古倭奴國海
中諸夷倭最强盛東北負山西南瀕海後漢始通中國
史稱自樂浪帶方至其國循海而行歷朝鮮國乍南乍

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十里大較在會稽東與倭耳相近自六朝及宋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以北方遼東非中國土也宋雍熙中有僧奮然與其徒浮海而至獻銅器十事并本國職員年紀道其國主世為王姓羣臣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惟拘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五百里戶小者止千多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倭王世居邪高臺後惡倭名更號日本踰年僧奮然隨台州商船歸國後復遣弟子奉

松窓夢語卷三

三

表陳謝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何其遠也叙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近也可見其國去閩浙甚近去遼東甚遠其初通中國實自遼東來故迂迴如此我明洪武初倭奴數掠海上冠山東直隸浙東福建沿海郡邑以偽吳張士誠據寧紹杭蘇松通泰暨方國珍據溫台等處皆在海上張方既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時倭王雖遣使入貢

高皇以其雖朝實詐坐宰相胡惟庸罪竟絕倭使乃遣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調民戍兵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漳泉等十六城亦募戍衛所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蛋戶島人漁丁賈暨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為兵分十千戶所於是羣不逞皆得衣食於縣官海中通賊壯者老老死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遣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入貢是役也雖足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亦知

松窓夢語卷三

四

我沿海要害之處以故寇盜復起自後倭奴假我勘合方物戎器來朝過官兵詰問矯云入貢貢不如期守臣徒幸無事報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盡可條奏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每乘我師無備即肆行殺掠滿載而歸正統弘治間屢入寇嘉靖初倭國內亂諸道爭入貢會至寧波自相讐殺悉皆遣還遂議罷市舶所未幾復設始設太倉黃家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夫市舶本以禁海賈抑奸商使

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自後番貨至輒賒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者不下千金轉輾不償不得已乃投貴官家久之亦欺負不償甚于奸商倭人泊于近島坐索不得乃出沒海上為盜貴官欲驅之出海以危言撼官府使出兵脩倭倭人大恨云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價何以復倭王不殺爾欺負掠爾金寶誓不歸於是盤據海洋時值貴官居近侍相蒙蔽而時宰寵賂公行官邪亂政小民迫

松窓夢語卷三

五

于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為之奸細中有狡猾如王五峯徐碧峯麻葉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所至攻城掠邑劫庫縱囚官司莫敢誰何浙東大窘天子命朱紉為浙江巡撫兼領興福漳泉以兵脩倭紉勤勞任怨嚴戢閩浙諸貴官家上疏暴通番二三渠魁云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聲勢相倚者切齒欲殺紉憤懣卒復遣都御史王忬巡視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參

將時兵政久弛士卒怯懦賊來登岸望風奔潰而賊船聯翩海上破昌國臨山霏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而通番奸豪又以忬大猷搗巢非計乃至羣偷流散遺害諸郡因改忬大同巡撫以徐州兵脩李天寵代忬以南司馬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余時自閩中趨歸適海寇突侵浙之會城屯城北閔焚劫閭舍擄掠子女湖墅蕩然一空天寵閉門自守余止于臨安

松窓夢語卷三

六

者旬日寇始退余瞻知賊載小舟僅百餘艘計賊眾不過數百人而所掠男女尚居十之五六白天寵速出師勦除毋使滋蔓第畏避不敢發兵僅曰賊勢猖獗余為疆場得保城池幸矣事聞天子逮經及天寵繫獄論死西市乃以浙江巡撫胡宗憲代天寵以侍郎楊宜代經時賊益昌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天子遣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貪鄙無厭所至騷然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

為功以功為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枕乃陞文華工部尚書加少保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各蔭子錦衣千戶然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加派軍糧截留漕粟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受官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爾征調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之兵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數年不息據其一時之功

松窓夢語卷三

七

非無可嘉而浙直軍餉每歲增至數十萬至今賦斂無已則罪浮于功矣後文華謫戍宗憲獄死而海隅之鯨鯢猶未息也自後閩浙江粵之人皆從倭奴然大抵多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彼貪中國貿易之利或附貢船或因商舶其在寇船率皆貧窮然其停撓焚劫一視乎風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

浙之臨觀錢塘稍南犯温台昌國稍北犯直隸

之 若在大洋而風值東南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汎以時多東北風以九十月為小汎時亦有東北風也凡海中之地大曰洲之小者曰島之小者曰嶼隨其大小而聚惟無草木而多石者曰礁而海深無際曰洋海舟之行觸礁則推入洋則覆又有黑風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鼎沸故舟人每委曲趨避出急水門至群山島始稱平洋非數十日不能

松窓夢語卷三

六

至也然一遇順風則歷險如夷可數日而至海道之當防如此惟有備可無患耳嘉隆以來諸洲島嶼各相雄長山城君號令以不行于諸侯近傳華人閩白平秀吉者入其國尚倭王寡宮主陰竊其位號令洲島併國數十今已下朝鮮墮兩京搖八道走其國王逃竄於我遼陽邊境遣統帥石田淺野大谷孫七郎等據之平壤以北皆高壘堅壁以抗王師此其狼心尚未艾也我高皇因其屢寇罷宰相胡惟庸至絕其使不能通貢市因知

高皇之神聖為萬世慮至深遠也已

西蕃紀

西蕃古羌夷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唐貞觀中始通中國宋元朝貢不絕間授以官我明當中國松潘邊境出邊二百三十里為大分水嶺是為江瀆之源北流入陝洮河南流入甘松嶺穿松潘城入成都松潘城之東三十里為雪閉山四時積雪不消俗呼寶頂即古岷山也江源自大分水嶺入成都水不甚急至瀘之東

松窓夢語卷三

九

合西漢江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烏江而其勢始大至百峽而奔急會聚便然也西蕃錯居江之南北元世祖始為郡縣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中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餘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各有封號貢使咸自四川黎州入有贊化王者自陝西洮州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凡諸王嗣封皆有

賜誥宣德中封大寶大來闡教闡化贊善五王闡化王貢使亂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官并留藏等上命釋之賜茶而還自後成弘以來數入貢馬或貢舍利貢使漸多賞賚亦漸減四川成茂松潘諸蕃僧三歲三貢限三十人岷洮蕃僧每歲入貢限四五人令至京師餘留塞上洪武中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復置洮州茶馬司令歲納馬三千五十匹又置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更置西寧茶馬司令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

松窓夢語卷三

十

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夫北虜有馬市東夷有市舶而西夷亦有茶市皆所以通華夷之情貿遷有無收商賈之利減戍守之費以夷所欲售易中國所欲得法無良于此者但法久弊生邊防日弛五王蕃族散在川陝邊境者漸啟戎心構釁中國賴宋將軍晟丁大夫王久鎮西垂恩威並著羌人迄今戴之成化中西蕃滿松入侵內地都御史文昇討之斬首八十級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蕃時言事者謂宜

倣前代屯兵青海以絕羌虜連和內侵乃調朔方勁兵
勦之虜遁走松潘旋歸故穴中國征輸調發民力大困
竟無成功嘉靖初年洮岷番賊反殺吏士掠人畜焚
劫閭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揀官軍襲賊巢以絕番
患已而兵至塞外套虜番賊乘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
大慘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卜刺
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使猖獗何以善後昔
漢趙充國不戰而羌人內附段熲殺之百萬費以億計

松窓夢語卷三

廿

而內地虛耗老成謀國與勇士善戰相去遠矣乞廣漢
宣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西番事宜悉聽瓊從長區處
上從之瓊曰欲撫西宰必勦先零乃遣游擊將軍彭楫
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
且勦撫定六十五族特險拒戰者十六族斬首三百七
十自是天子無西顧之憂矣雖然此未足為中國慮也
匈奴之西有西域烏孫土魯番皆世為中國患嘉靖時
西城回、貢獅子不遠千里來投余時在秦曾往觀之

回回出銀盒以天馬葡萄獻其味勝于中國者遠甚詢
其名譯士傳云吐吐粉而已夫以一異獸之故使道路
蕭然繁費何以風示遠夷謂宜閉閣謝之可也今上即
位俺荅率西夷烏思藏鎖南堅泰等入貢方物欲假道
于西陲識者謂勾結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之事可
以鑒矣余以西戎役屬匈奴最能為患所從來久遠而
國家僅以賞貢羈縻之豈足為制馭之長策哉

松窓夢語卷三

廿

松窓夢語卷三終

松窗夢語卷四

明張瀚 著

士人紀

夫士人惟出處兩途出則榮、處則冥、求志達道無二義也古稱三不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豈非出則樹績旂常處則闡明聖學而均之一稟于道德耶士非此三者無以托于世而列于士君子之林矣兼之者其命世之豪傑乎道德不足則功業文章亦足

松窗夢語卷四

表見若夫希世取容求為富貴利達而已又何足比數也我國家英賢輩出其以道德功業文章名世者代不乏人而焯、國史尤彰明較著者往、萃于吾浙余嘗竊高山之仰景行先哲如誠意伯劉公基青田人也少通春秋長務理學尤精天文兵法會太祖定括蒼指乾象曰此天命豈人力耶適遣使來聘遂問道詣金陵獻時務十八策怒罵小明王不拜曰何事奉收監者乃陳天命所在上感悟遂定計取天下是時吳漢為敵眾以

蘇湖地饒宜先取吳公密謀曰士誠自守虜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代漢、滅吳直囊中物耳後滅漢取吳因收中原志在澄清天下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迨賜老因問天象復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濟以寬上皆嘉納之公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上常稱為老先生不名曰卿吾子房也與同郡葉琛章溢金華宋濂友善並以功名顯于世文章二公尤著基

松窗夢語卷四

曰郁離子濂曰龍門子濂始見上于金陵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天下可定除翰林學士授太子經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累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侍上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一旦授職不效有負陛下頓首力辭上常廷譽公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為君子若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

君子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公嘗自言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後致仕居青蘿山閉門著述人罕觀其面遜國時有方孝儒台之海寧人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時盡出其下人呼為小韓子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聞異端為已任世咸謂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大祖嘗召見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乃遣還建

松窗夢語卷四

三

文即位召為文學博士進侍講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謀議輒咨孝儒上好讀書有疑召解臨朝奏事面決可否必命批荅及靖難兵起詔檄皆出其手兵既渡江堅守誓死建文遜去文皇召用不屈命草詔復悲慟徹殿大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竟磔諸市孝儒慨然就戮為絕命詞云天降亂離分孰知其由三網易位兮四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讐奸臣得計兮謀國用囚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

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所著述甚多皆世行丈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其心慕古欲舉王政于今若死節一事則成仁取義之死靡悔迄今人人能言之不可泯滅已至正統己巳之變錢塘于公謙計安社稷焉謙自幼英敏讀書過目成誦行文泉湧為詩清麗宣德中授御史從討漢庶人公數其罪庶人流汗伏地巡按江西平反冤獄人稱神明山西河南災上命以兵部侍郎巡撫二省公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河防民

松窓夢語卷四

四

祖軍賦一經擘畫遂為規式後去兩省詣闕請留者萬人去後皆尸祝公正統北狩京師大震邸王監國給事中王紘等糾劾王振廷擊二長隨流血禁廷邸王驚起公上陞止之宣諭振罪當族衆稍定是時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公曰今日之事社稷為重君為輕率百官伏文華門力請勸進邸王辭讓再三會皇太后旨下始即位乃擢公兵部尚書尋加少保內外倚公為安危公選調三營兵健銳者合營團操名曰團營令工部

理戎器戶部輸兵食傳檄邊鎮堅壁清野迎擊邀遮方
畧已定乃躬擐甲胄泣諭六軍適虜擁衆至城下索金
帛萬、廷議計無所出公曰吾司本兵知有軍旅他非
所聞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兵公力爭率兵出營
德勝門發大礮擊死虜數千揚言能斬也先者賞萬金
封國公也先氣沮遁去石亨欲追擊公又力爭縱之北
去蓋出戰以護京師縱虜以安上皇也後虜悔禍遣使
奉上皇還京群議洎、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

松窗夢語卷四

五

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迎還至居南宮迨睿皇復位因
石亨徐有貞言乃殺公是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公居
嘗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聞其言
孰非酸鼻流涕者耶後幾八十年而有寧藩之事仁和
胡端敏世寧豫發其奸姚江孫忠烈燧死之王文成守
仁實剪滅焉世寧志節清峻長益韜鈴初為南部即奉
詔條上十事首言立賢無方升朝李賢薛瑄入閣不由
翰林翰林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為給事

中王朝以寺正為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賢
才抑塞乏人佐理出為太平知府再補寶慶俱以仁廉
稱脩兵江右上平賊二策遂及寧藩事寧黨賂道權要
生以誹謗離間罪按浙御史潘鵬附寧囚公家屬賴按
察使李承勛曲護至京自投下獄、中三上書言官論
救始謫戍後寧反釋歸復除按察使世皇登極召為兵
侍尋遷兵書力辭再三援姚崇故事上定武畧等十事
要說促上議行度不得行數月辭歸然兵曹夙弊大利

松窗夢語卷四

六

已整刷十之五六矣歸後復召南兵不赴尋卒有奏議
行世燧始授刑曹即寃獄多平反後歷藩臬益著聲績
時宸豪蓄逆謀結錢寧張雄日夜詞中朝事威劫省臣
賂諸大吏日益恣橫朝議選才節大臣陞公副都御史
巡撫江右公聞命誓曰投艱于我生死以之即單騎攜
二僮入南昌公有心計曲為周防不先事訟言托禦他
寇築進賢南康瑞州城奏敕湖東道兼理兵備與饒相
蔣角畫出會城兵器置諸外府恐為寧資會言官發濠

反狀朝廷遣大臣督訊濠乃伏賊府中俟守臣入大言
大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有密旨濠又曰天
祚暗移汝不知耶公曰毋得妄言又曰我取南京汝保
駕否公張目怒視厲聲大罵遂見縛公且縛且罵賊種
挫折公左臂殺惠民門外乃大索城中兵器不得持竿
挺相向至安慶敗歸王公守仁時撫南贛起義兵於吉
安遍檄諸郡合謀夾勦遂執宸濠公初仕為武選郎劉
瑾亂政抗疏請誅謫龍場驛永後瑾誅復除刑部改吏

松窗夢語卷四

七

部陞太僕鴻臚卿以舍都出撫南贛擒斬劇賊數千鑿
山開道賴舊有二程子祠昔周茂叔知南康軍二程子
隨父宦遊受學于此公因舊址益增廓之創建書院與
四方名賢講學于中設社學教郡邑子弟夷風丕變初
公見濠佯言朝政缺失外示愁歎李士寔曰世豈無湯
武耶公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公曰
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遣人覘濠動靜益得其詳於
是上疏請提督軍務意在濠也後濠反公乃得提兵討

平之值奸佞忌公久之不賞嘉靖改元始封新建伯兼
南京兵部尚書尋去位五年復起征思田時駐節武林
余為諸生心景慕之約同儕數人廷謁公得觀風儀神
骨清朗步履矯捷翩如鶴求其指示但云隨事體認
皆可進步為諸生誦習孔孟身體力行即舉子業豈能
累人哉所患溺于口耳無心領神會之益視聖賢為糟
粕耳余聆公言至今猶一日也後公至粵開誠示信賊
黨自縛來歸田州悉平又驅降衆搗入寨巢以除嶺表

松窗夢語卷四

八

積患則談笑之頃萬衆過集擒首斬馘獻凱棘門而左
右尚不知也又可見公用兵之如神矣歸至梅嶺疾甚
公命與人速行至小溪驛而歿有則言傳習錄行世此
數君子者豈非志于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
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耶迨今承平日久士人非科
第無以自見故始為諸生欣羨一舉不啻起淵谷中飛
騰霄漢間也既推上矣美登甲第汲不減諸生時既
成名矣駸希冀顯榮一命以上寸計尺積歲無寧日

日無寧時即位列公卿猶思恩逮上世賞延後裔蓋終其身未嘗忘進取何能定靜安舒所謂誦法聖賢者取陳言應制科爾甫服冠裳輒盡棄去悲夫以是立功名且不可何論道德余秉銓日有門下士舉春官不第出見得第人恧容聞鼓吹之聲中熱不可禁乃至求歸余告之曰盍不追憶往昔祇盱盼于將來子垂髫入小學認字畫課句讀凡幾何人比收養庠序無幾師學博會舉業凡幾何人比應薦南宮無幾以彼自較安可不謂

松窗夢語卷四

九

厚幸今天子勵精圖治立言無方即由此試吏可以策立功名馴至通顯彼被儒服衣窮研白首皆疇昔同儕共業寧無才品相埒而向余欣羨者此皆常人積習之情其在君子修身善行親窮達顯晦不入于心充然嘉樂在我大行不加小知無損焉知競進爭先戚、窮年為也別矣尚游心高大光明毋令世俗馳騖之態搖惑其心以爾清才好學何所不至所患志不立汨外慕而損真心雖至榮極顯於我何有昔子夏出見紛華勢利

而悅子夏聖門高弟心猶未忘比于顏子樂道忘憂相去遠矣曾點樂日用之常聖人亟與之蓋素位自得進于樂天知命無難汝其以曾點為師哉

三農記

古者之民三十受田六十歸田公私一體自李愷開阡陌商鞅盡地力井田之井者而弁髦之於是豪強者出大者跨州邑小者連閭里而弱戶窶夫至無立錫之地使民曾不得羹藜而飯糗焉其弊生于不均不均生于

松窗夢語卷四

十

無制其勢然也國朝名臣如王叔英覽盈虧之理欲行限田印文莊請以田相配製為一定之法羅文莊又欲移江浙閑民以耕漢沔曠土夫即三言泰之古制酌之今條則田不可井也而屯田寓兵是亦兵農合一之意內地不可井也而經界秦隴是亦制馭夷狄之機至于均田限田行于創業之初甚易行于今日甚難移南耕北免其征科之稅甚易急于催科甚難何也自古足邊率先屯田方今內地民力已疲邊鎮軍儲日匱蓋公私

俱困矣如陝西三邊延袤數千里國初因田疏瘠賦稅不給拋荒者聽令開墾永不起科故塞下充寔已而計畝征糧差賦繁重加以虜酋之警水旱之災收穫既歉徵輸愈急所以民日轉徙田日荒蕪也及今不大布寬恤盡免積逋使人無畏忌儘力開墾則邊境之憂日甚一日孰知底止哉余以為原係拋荒者得永不科係近年拋荒者待十年之後方行起科則邊境之兵可以轉弱為強豈非馭夷一大機也若夫內地之民不特漢

松窗夢語卷四

十一

汙多曠土余嘗出守廬陽巡行阡陌勸民開墾而流移還集又嘗往來淮鳳一望皆紅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即澇蓋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東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饑饉頻仍窘迫流徙地廣人稀坐此故也且此地界連蕭碭汝穎自昔多盜為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世皇中葉曾專設屯田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功不及施輒復報罷余督漕時亦奏薦州守姚篔持節頡上專理開荒議亦未

行至銓部始得奏請添設僉事一員勸農淮鳳然不久又議罷矣夫得人以專任其事而假之歲月不責近功則招來江北之流凶以闢江北之曠土力耕可自足也又奚必移江浙之閑民哉惟得薄賦緩征如禹貢之冀州乃可行耳若欲以限田令富民惟營產于其縣而越州跨邑者奪之則豪強之并併者勢難追奪欲以均田令一丁無過百畝而少踰者即加之稅則狡僧之欺隱者勢難清查孰若開墾之不擾民而事易集也夫以荒

松窗夢語卷四

十二

蕪蕞葦之區而為耕獲萬畝之地以閒曠棄置之土而為生人養人之場此非有損于上以益下害于國以利民也而當事者不加之意豈知公家之急忘私家之恤知國儲匱之可憂而閭閻懸磬為無足憂耶余以取盈於官不若藏富于民有若之言可思已然開墾荒田要在畫心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難施必先度物高下尋水歸宿濟河以受溝渠之水濬溝渠以受橫潦之水使其接續流通而於最低窪處多開池塘以蓄蓄之夏潦

之日水歸塘堰亢旱之日可資灌溉由是高者麥低者
稻平行者則木綿桑柘皆得隨宜樹藝庶乎人無遺力
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此百世經常之大利也
今之談水利于西北者以瀛海為最瀛海乃三輔之下
形九河之會道自昔滄沱未合則蓬湧奔騰之勢未甚
而疏濬浚導之功可施自隆慶中葉相合為梗其吞天
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狀若震霆疾風莫可制禦泄猶
免淤桑乾水決則金堤為之潰水溢則千畝為之平燕

松窗夢語卷四

十一

趙青徐之間溢為長川矣說者謂開通大河浚利水道
可得美田二十萬頃又謂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使河
決黎陽北入于海其勢自定此皆可轉害而為利也談
水利于東南者以太湖為最即禹貢所稱震澤乃東南
一巨浸五堰居上流三江在下流昔五堰築則上流有
所止三江導則下流有所歸其在于今則深有可慮者
經界久湮隄防無備當事者不以時蓄洩是以霖雨連
綿則瀾漫千里吳越之間往來滙為巨壑矣議者謂宜

尋五堰舊基更築堤溧陽則殺宣歙九陽之水以節其
入按三江故道開百瀆宜興至陟門江陰則通吳松之
水以宣其出庶乎水得所歸禾稼不至淹沒矣然以海
內大勢較之國家財賦盡仰給于東南而西北所供不
足以當東南之半論東南疆域則沃野土膏僅千里
而西北荒蕪田土計可鉅萬何止十倍東南頃者諫議
徐貞吾疏請墾田西北議未及行說者謂大功難就無
庸多事誰不能者不知西北故稱沃壤今棄置為曠土

松窗夢語卷四

十二

豈今昔之異地哉以水利不興也水利一興則旱潦有
備可轉荒蕪為樂土西北皆可耕之田矣而東南輸輓
之勞可漸息肩漕糧百萬可漸紓省是南北兩利之長
策也且達虜利于騎射沿邊之地盡為疆域令虜騎不
得長驅而邊民因得以獲屯田之利則卒伍無煩召募
可取足于土著矣又豈非禦侮之長策哉自古九州之
地皆在西北田世井授溝洫經界必有故道可尋地勢
可因者奚獨於今而曰水利不可興哉但土厚水深疏

引不易開濬為勞雨若時少暘若時多灌既無備是以大功難成稻稂難植耳近者徐貞吾以卿寺職兼御史專董其事其權非不重也而迄無成效何哉意者人工浩大用費不貲財力兩不贍與意者同心者少敗謀者多官民皆得撓其法與余以為此可不專官而集事方今撫按之權最重其勢得行于守巡守巡之勢得行於郡守郡守之勢得行於有司設令司一省者總理其樞司一道者經畫其詳郡守統領其事有司分任其勞必

松窗夢語卷四

五

郡邑長與郡邑之利撫按司道興一道一省之利方為超遷其不克任事者輒為更調如此數年而不告成功余不信也若夫田既闢矣又宜立權時救弊之法通行天下昔聖王仁政必以均貧富為急今田既不可井而均田限田又難行若非均其田賦何以蘇民困哉但今田賦之弊江南為甚里胥飛走繁瑣難革其間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舊額或係國初藉沒小民肆力耕種不足辦糧事窮勢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糧在戶陪納不敷

多致逃竄攤稅之苦負累里甲孰若均派有田之家分納為便也若江北近京之地則富強之家開墾田土多不認糧惟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糧稅至於畝數廣狹不均以致貧者愈貧漸至逃亡富者愈富日肆兼并謂宜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為率而均一其稅不必更分多則其田數廣狹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如北方土曠收薄之處及南方邊江沙磧山岡易旱之鄉則宜做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畝之意

松窗夢語卷四

六

而量寬其畝或令加半或令倍折亦不為過如此而田制庶乎其可興也

百工紀

五

語云璧玉不御則下鮮玩好雕刻不飾則民絕曲巧言上者表下者景所從來遠矣昔者聖王御世因民情為之防體物宜導之利阜財用而齊以制度厚利用而約以準繩是故染非不足於簋而不耕者不以祭帛非不足于杆而不蠶者不以衣元纁筐篚非不足而納米無

過五兩飾車駢馬非不足而不命則不得乘故天下望其服而知貴賤觀其用而明等威此上下辨而民志定也今之世風侈靡極矣賈子所謂月異而歲不同已此豈可以剖斗折衡裂冠毀冕以止之哉禮曰國奢則示以儉則示之以禮自非主持世道者由令甲之條宣畫一之規正車服器用之等別吉凶食用之宜何以定民之心志乎今天下財貨聚于京師而半產于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于東南江右為夥浙直次之閩

松窗夢語卷四

十七

粵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鮮矣今輦轂之下四方之人咸鱗集焉其在官者國初以工役抵罪編成班次有五年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者其造作若干成器若干廩餼若干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精粗美惡亦然其大率也自後工少人多漸加疎放令其自為工作至今隸于匠籍若閭里之間百工雜作奔走衣食者尤眾以元勳國戚世胄貂璫極靡窮奢非此無以遂其欲也自古帝

王都會易于侈靡燕自勝國及我朝皆建都焉沿習既深漸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嘗遊燕中觀百貨充溢寶藏豐盈服御鮮華器用精巧宮室壯麗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獻技巨室所羅致而取盈蓋四方之貨不產于燕而畢聚于燕其物值既貴故東南之人不遠數千里樂于趨赴者為重精也故終沒于衣食中貴得而費用之所入僅足以償其勞不得能餘資以享其逸則百工之事奏技薄而呈能淺也此有知盡能索不能逃大抵

松窗夢語卷四

十八

皆為財用耳且京師者四方之所觀赴天子者又京師之所視效也九重貴壯麗則下趨營建尚方侈服御則下趨組繪法宮珍奇異則下趨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曰理人之道當防淫泆之原抑末務而闢本業今也散敦朴之風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皆百工之為也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二者相去徑庭矣夫百工之事固不可廢也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于食器械不備已國有

山海之貨而不足于財工作不備已今使有隴西之丹砂羽毛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楸梓竹箭燕齊之魚鹽菹棗梁兗之漆絲締紵非百工為之呈能而獻技則雖養生奉終之具亦無所資故聖王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來百工而足財用也故曰四方之貨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豈能廢哉然聖王御世不珍異物不貴難得之貨恐百工炫竒而曾智以趨于淫作無益而害有益棄本業

松窗語卷四

九

而趨末務非所以風也夫排抑工賈防塞利孔作法于涼猶恐其奢而況上為之倡乎古之為工也因其所能不示以奢男效其耕女效其織而已如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則雖良工所擅與庸工所就勞逸異趨巧拙殊軌皆非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也亦人力之所為耳以人力所可為則逞其無涯之欲何所不至勢不至于以虛易實去農就工不止也是以善為國者令有無相濟農末適均則百工之事皆足為農資而不為農病顧低昂輕

重之權在人主操之爾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有中夏時江西守臣以陳友諒鏤金牀進上謂侍臣曰此與孟昞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榻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其卓識遠見度越尋常萬矣列聖相傳咸遵是軌上供之物俱有定數節儉之風流播至今故輕徭薄斂恒先本務而凡有興作不以妨民其湛恩濺澤浸灌人心有以也邇來國事漸繁百工技藝之人疲于奔命廣廈細旃之上不

松窗語卷四

十

間儉朴而閭奢靡深宮邃密之內不聞節省而聞浪費則役之安得志勞之安能无怨也近代勞民者莫如營作宮室精工玩好先臣劉球上疏云土木之工不息天地之和有乖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示戒正為此也今營作頻年不休雖不煩民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以禦暴赴關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哉王恕之疏曰始臣聞朝廷軫念東南特遣近臣賫發內帑前來賑濟不勝欣忭已而內侍裝載私益收買玩好聲勢張皇騷擾郡

邑臣恐遠近聞之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非社稷之福也二公所言豈惟一時議論實萬世忠謀使人主錄之座右其所裨黼宸者豈淺鮮哉至於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而之儉也蓋人

松窗夢語卷四

五

情自儉而趨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儉也難今以浮靡之後而欲回樸茂之初胡可得也矧工於器者終日雕鏤器不盈握而歲月積勞取利倍蓰工于織者終歲纂組幣不盈寸而錙銖之縑勝于尋丈是盈握之器足以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織也茲欲使其去厚而就薄豈不難哉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刺繡組錦傷蠶事者也夫農桑天下之本業也工作淫巧不遇末業世皆舍本而趨末是必有為之倡導者非所

以御輕重而制緩急也余嘗入粵移鎮蒼梧時值燈夕封川縣餽一紙燈以竹篾為骨花紙為飾似無厚重之費然束縛方圓鏤刻文理非得專精末業之人積累數旬之工未能成就可謂作巧幾于淫矣燈夕方徂門隸請燬積月之勞燬於一旦能無可惜余禁止之因思吾浙之俗燈市綺靡甲於天下人情習為固然當事者不聞禁止且有悅其侈麗以炫耳目之觀縱宴遊之樂者賈子生今不知當何如太息也夫為人上者苟有益於

松窗夢語卷四

五

下雖損上猶為之如有損于下雖益上不為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安得躬行節儉嚴禁淫巧祛侈靡之習還朴茂之風以撫循振肅于吳越間挽回叔季末業之趨奚僅釋余桑榆之憂也

商賈紀

財利之於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忘其害而猶不忘夫利也故雖敝精勞形日馳騫猶自以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趨之如衆流赴壑來往相

續日夜不休不至於橫溢泛濫寧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窮日夜之力以遂錙銖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此何異大毫末而小邱山非毫末果大而邱山果小也見毫末而不見邱山若前驅而後迫耳然而商賈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飾騎連轡織陸鱗川飛塵絳天赭汗如雨懷巧捷給之夫借資托力以獻諛而效奔走燕姬趙女品絲竹揆桑琴長袂利屐爭妍而取容彼且矜誇智能足已自便意籠宇宙

松窗夢語卷四

三

之化工計窮人物之變態與時俯仰舉財貨低昂在吾掌握中持籌而算百不失一而不知其智能之小也語云大智問之小知聞之蓋謂是耶古者聖王重本抑末貴農賤商故賦倍于農自漢武用宏羊計置均輸官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商賈無所牟其利而物價悉平名曰平準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仕宦為吏重賦稅以困辱之自後作業劇而財匱匈奴數侵邊屯戍者多邊粟不給于是募民輸粟塞上得拜爵除罪復弛商賈之

律令佐國家之急而賈人愈富國用愈不足乃用卜式下緡錢令用張湯杜周腹誹法以稅民深者為明吏自是商賈中人之家大率破產入官不事畜藏而賈人亦大困矣唐初制租庸調外無征法網疏濶自置常平官私積貨物貴出賤收復以官者為官市使命白望數百抑買人物名為市之寔奪之也宋懲唐弊置雜買務用京朝官暨內侍奈主之以防侵利若府庫有備令弗復市至于和市令出官錢以幣於民而已迨安石秉政行

松窗夢語卷四

三

青苗均輸法春散秋斂專以富國為心富商巨賈皆疑畏駭愕目視不敢動而貿易之意窮矣此皆本輕而未重末重而不能支之患也明興開市之禁視前代尤詳舟車掌于鈔關為司徒屬竹木掌於抽分為司空屬鹽課有轉運有提舉而又有御史稽察之茶課亦然餘皆領于司徒即征商之法纖悉具備已余嘗官遊四方得習聞商賈盈縮京師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黍穀驢馬果蔬之利然而四方財貨駢集于五都之市彼其車載肩

負列肆貿易者匪僅田畝之獲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棟
與珍玩盈箱貴極崑玉瓊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寶藏非
中國所有而遠方異域之人不避間關險阻而轉次輻
輳以故畜聚為天下饒自真定北至永平素稱阨塞非
商賈出入之地由廣大順平乃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
集以天津下直沽漁陽猶海運之故道也河間保定商
賈多出其途寔來往通衢霸州武清而東僅有樵牧之
利無商販之資矣京師以南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

松窓夢語卷四

三五

都會也北下衛彭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漢車馬之交
達於四方商賈樂聚地饒漆絲束紵織績錫蠟皮張昔
周建都于此土地平廣人民富庶其俗纖儉習事故東
賈齊魯南賈梁楚皆周人也彰德控趙魏走晉冀亦當
河洛之分而南陽下蘄黃入襄鄖又與淮泗相表裏若
民物殷阜汝寧為優而水陸道里為便矣河以西為古
雍地今為陝西山河四塞昔稱天府西安為會城地多
驢馬牛羊旃裘筋角自昔多賈西入隴蜀東走齊魯往

來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賈多秦人然皆聚于
汧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為最若漢中西
川鞏鳳猶為孔道至涼慶甘寧之墟豐草平野沙葦蕭
條昔為邊商之利途今稱邊戍之絕塞矣關中之地當
九州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
間閭貧窶甚於他省而生理殷繁則賈人之所聚也河
以北為山西古冀都邑地故禹不言貢自昔饒於絺
旄玉石今有魚鹽棗柿之利所轄四郡以太原為省會

松窓夢語卷四

三五

而平陽為富饒大同潞安倚邊寒薄地狹人稠俗尚勤
儉然多玩好事未獨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賈爭趨南
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古為梁地、饒薑粟蔬果丹砂銅
錫竹木之器東下荆楚舟經三峽而成都其會府也綿
敘重夔唇齒相依利在東南以所多易所鮮而保寧則
有絲綾文錦之饒瀘水以西松潘威茂皆邊境矣洛陽
以東泰山之陽為秦其陰則青襟帶山海膏壤千里宜
禾黍桑麻產多絲綿布帛濟南其都會也西走趙魏北

輸滄瀛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臨清濟寧之間登萊三面距海宜木綿少五穀利在魚鹽舟車牽挽勞後無休時也大江以南荆楚當其上游魚粟之利遍于天下而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其地跨有江漢武昌為都會即襄上通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顧巴蜀展杆雲貴柳桂通五嶺入八閩其民寡于積聚多行賈四方四方之賈亦雲集焉沿大江而下為金陵乃聖祖開基之地北跨中原爪連數省五方輻湊萬國灌輸三服之官內給尚方

松窗夢語卷四

三

衣履天下南北商賈爭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東引松常中為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爭趨效之廬鳳以北接三楚之舊苞舉淮陽其民皆窳輕詐多游于游食煮海之賈操巨萬貲奔走其間其利甚鉅自安太上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權轉轂以遊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歛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市利數倍次倍之取下無能者遂什一之利其株守鄉

土而不知貿遷有無長貧賤者則無所比數矣浙江右聯圻輔左鄰江右南入閩閩遠達甌越嘉禾過海東有魚鹽之饒吳興邊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會也山川秀麗人慧俗奢米資于北薪資于南其地寔晉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繭絲綿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給焉雖秦晉燕周大賈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繒幣者必走浙之東也寧紹溫台並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來人獲其利嚴衛金華鄞郭徽饒生理亦繁而竹木漆楸之饒

松窗夢語卷四

三

則萃于浙之西矣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寔為吳楚閩越之交古南昌為都會地產窄而生齒繁人無積聚質儉勤苦而多貧多設智巧挾技藝以經營四方至老死不歸故其人內畜而外侈地饒竹箭金漆銅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費獨陶人窰缶之器為天下利九江據上流人趨市利南饒廣信阜裕勝于建袁以多行賈而瑞臨吉安尤稱富足南贛谷林深遠寔商賈入粵之要區也福州會城及建寧福寧以江浙為藩籬

東南抱海西北聯山、川秀美上沃人稠地饒荔枝橘柚海物惟錯民多仰機利而食俗雜好事多賈治生不待危身取給若歲時無豐食飲被服不足自通雖貴官巨室間里恥之故其民賤嗇而貴侈汀漳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簡而興泉地產尤豐若文物之盛則甲於海內矣粵之東西在嶺海間古稱百粵、以東廣州一都會也北負雄韶兵餉傳却仰其權利東肩潮惠內寇外夷為患孔棘高廉雷瓊濱海諸夷往來其間志在貿易

松窗夢語卷四

三九

非盜邊也願奸人逐番船之利不務本業或肆行剽掠耳廣以西風氣異宜山高水駛地利物產優賤自足桂林為都會柳慶盜區行居苦其荼毒思恩田寧強悍尤甚南寧太平控遏兩江蒼梧開府雄鎮一方多珠璣犀齒毒瑁金翠皆自諸夷航海而至故聚于粵之東其楓楠杞梓金錫籐葛則產于粵之西矣滇南重山峻嶺瀉澗紆迴會城之中土沃饒食不待賈而賈恒集以丹砂朱永金碧珍貝之所產也臨安大理永鶴楚雄並稱膏

壤商賈絕少若元臨永麗疆隣諸甸風土迥異矣然滇南取道貴陽貴陽首思南次鎮遠石阡而都勻銅仁思州又其次已郡邑官雜流土民多蠻夷水不涵滯土無貨殖官軍歲給全賴他省而况商賈萬里來投安能有固志哉余嘗總覽市利大都東南之利莫大于羅綺緞紵而三吳為最即余先世亦以機杼起而今三吳之以機杼致富者尤衆西北之利莫大于戎褐氈裘而閩中為最有張姓者世以畜牧為業以萬羊稱其畜牧為西

松窗夢語卷四

三

北饒富甲於秦其他籍以富厚者燕周齊晉之郊亦夥矣夫賈人趨厚利者不西入川則南走粵以珠璣金碧材木之利或當五或當十或至倍蓰無算也然茶鹽之利尤鉅非富商巨賈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東南在鹽茶禁通于西北之虜而多產于東南故其法久而可守鹽禁限于行鹽之地而在、有之故其法拘而難行且茶利食於人權于國者什之一二鹽利食于人權于國者什居七八故原大則饒原小則之上則富國

下則富民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此其大經也吾浙富厚者多以鹽^鹽起家而武林賈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之周書云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用商不出則三寶絕此衣食之源也至西北互市與東南海市其于國計民生損益利病試兩持而並較之不啻天壤易判黑白易分也乃等國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夫九邊互市之初始以紓幣今以金帛而虜首之交易惟馬余以紓幣而易疲馬其利猶在中國刺

松窗夢語卷四

三

載而出無傷也今但售以金帛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虜而以中國所衣之帛易無用之駑駘也不敵明矣矧虜首桀驁難制嗜欲無厭今國家竭司農帑藏歲百計萬猶不免於苛求倘一旦背盟蹂我邊境狼心巨測誰能禦之欲保百年無事余未敢以為然也若夫東南諸夷利我中國之貨猶中國利彼夷之貨以所有易所無即中國交易之意也且緣入貢為名則中國之體愈尊而四夷之情愈順即厚往薄來所費不足當互市之萬一

况其心利交易不利頒賜雖貢厚賚薄彼亦甘心而又可以藏富于民何憚而不為也若曰夷數入寇勢不可通豈知夷人不可無中國之利猶中國不可無夷人之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為寇哉余以海市一通則鯨鯢自息必不若虜情之難料也且互市所輸皆國家帑藏即間關脂膏海市所易皆民間財貨無妨國計互市有損而無得海市有利而無害主計者何不思也至于中國商賈之稅課雖為國資而多方併取亦所當

松窗夢語卷四

三

禁蓋以各處商人所過關津或勒令卸車船舟搜檢囊匣者有之或高估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所至關津既已稅矣而市易之處又復稅之夫以一貨物當一稅課有羨餘有常例巡撫之需索吏胥之乾沒不勝其擾復兩稅之費人安得不重困乎余蒞任為南京工部郎兼攝龍江上下關稅務時與侍御方克用同事余語之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商非聖朝所宜急顧緩急在人詎謂今無善政哉方韙余言相與弛商之什二自後商

賈樂赴舟楫強至輻輳國課較昔反增十之五以此見
人心可以惠感也

松窓夢語卷之五

象緯紀

天道高遠難窺儒者之書或經見或不傳然種種脩于
星數家可按策而知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唐孔氏云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易說卦曰坎為水為
月月水之精也淮南子云日中有鳥月中有兔其說不經
要亦陽係于陰陰係于陽之理爾張衡曰五星乃五

松窓夢語卷五

一

松窓夢語卷四

三

行之精三垣二十八舍為經五星為緯三垣居中央二
十八宿環遶于四面一為中元紫微垣象天子宫寢之
位北極五星居之首前星次帝座次庶子次后宮五天
樞即語云北辰宋人以銅儀管候之不動處猶在樞星
之末一度以其相近故取此名極星極左右宰輔尉丞
之屬而北斗七星附為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
象號令之主取運動之義也一為上元太微垣象天子
殿廷之位十星在軫翼北一為下元天市垣象天子明

堂之位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宮寢所以燕息殿廷所以聽政明堂所以巡狩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南方列朱雀七曰井鬼柳星張翼軫唐一行以自柳至張為鶉火故書云日中星鳥東列蒼龍七曰角亢氏房心尾箕心屬火故云日永星火北玄武七曰斗牛女虛危室壁云宵中星虛舉昏以見日西白虎七曰奎婁胃昂畢觜參云日短星昴以昴當西中也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君命

松窓夢語卷五

二

以行其職蓋日月同道則食而木曰歲星土曰填星二皆德星所居不為害惟星辰屬水太白屬金熒惑受火至則為災而熒惑尤甚

聞勝國時劉誠意嘗泛舟西湖望五色雲見于牛斗間指示友人此帝王之兆也異日吾當輔之吾始祖介然公與之友善因得其傳亦善推步天文占風望氣宣德間嘗受渚中丞蕃聘與俱至粵設策征剿凡軍中調遣悉出指畫一旦坐帳中望片雲隱：起離震問謂潘曰

事濟矣有頃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後復居家晦迹一夕卧戶內謂大父曰此刻有巨星自東北而西南吾祖出視果見一星流入西南其光焰：因入問曰星辰至遠何推步不爽如是荅曰吾腹中自有星盤耳吳膳部泉亭曰一人素善星歷辛丑之春語吳曰近稽天象今歲己酉五月國家必有大事時未之信後四月九廟災八月昭聖太后崩北虜入寇山西地震十二月虜復入寇殺僂無算所言皆驗天垂象見吉凶詎不信

松窓夢語卷五

三

然

世廟初年五星聚營室占云主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又室太廟天子之宮及土功事乃世宗自藩府入繼大統後九廟宮災悉為更建仍創皇考廟曰獻皇帝廟更三殿曰皇極中極建極三門曰皇極歸極會極時內侍李芳疑有六極之嫌欲復祖宗朝舊名高文端儀時為宗伯以疏出中官其議遂寢世宗居西苑土木之工終歲不息亦天象與人事相會云

隆慶六年癸亥入南斗占曰天子下殿走時穆宗有疾
一日傳旨升殿駕至宮門神思恍惚降階下行召輔臣
與語輔臣不喻其意還至乾清宮始覺而升座尋入紫
微垣犯帝座上相余時自閔中趨赴雷臺途中每望見
之乃兼程疾趨抵任已而穆宗賓天首相奉皇太后懿
旨免官既幾不測真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
也

歲丁丑九月彗星出西方長亘五七文本在箕尾間末

松窓夢語卷五

四

指斗牛其光紅白閃爍搖動令人可畏占曰主降舊布
新又曰主大臣災時禮部題奏奉旨修省已而江陵聞
訃不欲奔喪乃降旨令吏部往諭眷留意復移咨吏部
余時秉銓為百寮長諸部院咸勸余上疏保留余曰今
日之事惟皇上可留或相君自留吾輩安可留也尋奉
旨致仕而諸公卿不附者一時盡更象示不虛豈偶然
哉

堪輿記

張恭懿松窗夢語 卷五

風水之說自古有之不始于郭璞書云營卜瀝澗東西
詩謂度其原隰觀其流泉蓋不過遠水患處原臨隄得
土之宜而無浸淫之虞也然皆為建都謀至卜其宅兆
則葬埋以安親體魄孝子慈孫之心惟欲得善地永無
崩蝕侵損患害是已至璞創為骸骨得氣而子孫受蔭
之說指某山為發源指某山為過峽至某山而凝結為
穴某山為龍某山為虎龍昂而虎伏某山為掌某山為
案掌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澤不然則否于

松窓夢語卷五

五

是貪求吉地不獨愚昧細民即縉紳士大夫亦惑于此
未莖謀求不遺餘力甚至構訟結讎各謀利己暴露遲
久遷徙再三嗚呼惑之甚矣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將築宮闕于鍾山之陽召劉誠
意定址誠意度地置樁太祖歸語太后太后曰天下由
汝自定營建殿廷何取決于劉也乃夜往置樁所皆更
置之明旦復召劉觀劉已知非故處乃云如此固好但
後世不免遷都耳後往鍾山下葬地登覽久之太祖少

憇僧人塚上詢劉曰汝觀穴在何所劉曰龍蟠處即龍穴也太祖驚起曰曾奈此何劉曰以禮遣之太祖謂普天吾土何以禮為即命開僧人塚中以兩甕上下覆之啟上一甕見僧人面如生鼻柱下垂至膝指爪旋繞周身結跏趺坐于中衆皆驚愕不敢前發太祖始拜告遂輕舉移葬于五里外向塚前有八功德水以一清二冷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也後徙僧塚水亦移遷其前亦異甚矣今之孝陵即其故處數之前定

松窓夢語卷五

六

如此

世宗朝駱太常者浙之永嘉人也與故相張文忠同邑里精堪與術張時已舉于鄉將上春官邀駱祖營登覽駱一望詫曰此地十年當出宰輔乃撫張背曰惜公之齒長已尚未登第何能應之次年張成進士任南部郎以議獻廟禮稱上意乃召入不次擢用六年之間晉陟宰輔因薦駱于世皇令卜壽官即今永陵駱所卜也駱官止太常少卿用其術而不顯其官張之意念深矣後

駱自北來歸將至清河觀山巒秀拔指示與人遠山而行登山麓一塚云此中大有佳處詢為誰氏墓土人曰丁秀士父塋也家貧無依墓傍之廬即其居矣駱造廬請見語之曰來歲大魁屬之君矣即如所言丁名士美已未狀元官至亞卿夫丁以寒士起家何所營求亦會逢其適爾

嘉靖壬辰營太君泉臺時與江右伍堪輿旦暮往來小麥嶺上一夕至嶺少憇伍向余曰三台秀拔右台已發

松窓夢語卷三

七

李公旻大魁矣獨左台未發數年之間亦當出狀頭遂指石叢中云此中必有一塚當之不知屬誰氏爾後余已未入仕已亥以內艱歸復過嶺上始知第公瓚之祖塋在焉正當年伍所指處也夫茅以戊戌輪魁七年之前伍已預識已

吾祖當年葬時宗人有素解風水者極言不可余在傍曰子孫福澤各有定命卜地求安親體豈敢于枯骨求蔭庇哉先大人以為然乃聞壙下棺即今積慶山也自

余仕宦人稍稱善既通顯乃益稱勝近年行術者咸尋訪登覽謂此祖墳宜出鉅公余笑曰五十年前不聞此語因口占曰當年荷畚築先塋片語曾將衆論傾八座歸來宣誥日無人道是佳城余今擬築三台之麓不用地師不徇人言就問者應之曰有此六尺之軀必有三尺之土百年後皆土壤爾奚擇焉示余子孫毋以斯言為迂仍聽術人之惑而屢遷屢葬為也

祥瑞紀

松窓夢語卷三

八

古今言祥瑞者詳于禮運而歷代史氏因之蓋有無其事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為妖而謬以為祥者未有觀瑞應而不頌功德者也昔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為祥瑞注意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况其他乎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歐陽子五代史云麟鳳龜龍王者之瑞也乃出于五代之際而又萃于蜀此雖好言祥瑞者亦可疑焉考王

建世家之興亡成敗可以知之矣觀二公之論誰正詞偉不足破千古之惑哉

永樂十三年麻林國王獻麒麟文皇喜厚賜之今萬歷十六年山東青州產麟今覽所繪圖乃牛首牛身而毛若龍文蓋龍與牛交而胎于牛腹產時雲覆其野數日始散故因知西狩獲麟乃魯人獵較偶得之魯人亦罕識之矣

宣德七年山西忻州產龍馬時于忠肅撫山西具表以

松窓夢語卷五

九

進其略曰看得前馬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以如麟項骨隆然而中起頸額露神奇之骨節尾端垂潤澤之茸毛且載馴載良不驚不擾實為龍馬誠曠世之上瑞也臣聞羲皇御世龍馬出圖惟皇上特垂寬宥之與溥慰山西之民綸音渙發于九重瑞物遂生于三晉膺身牛尾姿儀實類于麒麟鳳臆龍駿體質漫趨于騏驎鍾萃妙關于氣運騰驥喜會于風雲今將所產龍馬母子同與俱本以聞此載忠肅集中則龍馬後世有之

不獨見于義皇世也

世廟親詣郊壇禱雨尋得兩賦詩云烟雨騰：迷苑林
老龍驚起丈千尋三農此日歡稽秀百穀成時賦喜吟
噓呼還本原陽氣震盪須資雷雨臨莫謂爾君六事否
且喜恩霖抵萬金以示輔臣輔臣各賡和進呈苑獻交
一穗二三穎上喜為瑞享于太廟余守廬陽無為州獻
麥亦一穗二三穎合肥四鄉產此尤多余受而藏諸篋
笥不敢聞于當路矧聞于朝廷乎伊世子進黃白二兔

松窓夢語卷五

十

得溫旨滿直搃制胡宗憲進仙芝一玉龜二謂產自天
目芝生其上龜潛于下亦得溫旨後龜死其一世宗作
一聯云玉息降世增余壽龜使昇宵顯爾靈仍命工部
以杉為枕器與白兔同葬後宗憲復進白鹿二上表云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德邁義皇之上齡齊天地之
長乃致仙鹿遙呈海嶠奇毛洒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
搏水天上瑤星應瑞千載餘而色白七星戴而道成曜
質名都呈鮮瑞世縞質霜毛變林虞之獸族殊資馴性

光雲漢之龍媒實表壽徵名章天鹿幼：當宴混玉佩
以齊鳴皎：來遊共瑤章而一色表語精工一時稱最
由是臣下各進表文贊頌功德不可勝計矣

隆慶辛未余撫關中漢中解至白兔二欲余具表以進
余以珍異之獸目所未覩宜詳驗真偽且走獸之性馴
習甚難畜養不易况自陝至京所經道路遼遠所過驛
地繁費乃檄司道勘驗竟停止不進嗟乎人臣工于媚
悅謂可轉移上心不知上心侈逸遂亡警戒不亦昧于

松窓夢語卷五

十一

責難匡救之道乎

災異紀

唐五行志曰萬物盈天地間不通曰水火金木土其用
於人也藉之以生闕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然是五者
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方在人為五事搃其精氣之用
謂之五行故為災異之說者舉天地萬物無大無小皆
推類附之至詳密已以余所親記因其所發驗以人事
往：近其所失而以類應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

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者耶仲舒劉向與其子歆皆推本春秋為證迺至自相謬戾不知孔子于春秋但記災異而不著事應蓋其慎也故曰迅雷風烈必變見物有反常為變者則思其所致為之恐懼修省而已若夫士人里巷之占有攷于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又豈足異哉

聞正統間變易甚多其大者如白虹貫日修狼星動搖已巳七月災惑犯南斗北虜也先大舉入寇丙戌帝出

松窓夢語卷五

十一

親征郟王居守英國公張輔及列侯諸將帥率師以從八月帝至宣府駙馬都尉井源軍遇虜敗績辛酉帝還土木也先擁衆追擊王師敗績車駕北狩張輔等皆歿于陣先是王師未發公卿咸欲遮留司欽天監者曰夜觀天象中星動搖輔宰尉丞皆已離次此天意也車駕不可留已公等欲忠君愛國湧蚤建儲貳以安國本計無出于此者後聞車駕蒙塵皇太后立長子為太子後尋廢

嘉靖辛丑四月九廟災太宗仁宗主皆就焚惟獻帝廟獨全以不相連故也乃頒大赦天下後丁巳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復手自為詔曰朕本同姓之侯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皇天寶命所與暨二親積慶在予自入奉大統于茲三十六禩昨遭無前之內變荷天恩赦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一念身命是愛天心丕鑒朕心朕忠上天明鑒昨因時旱禱于雷壇方喜雷雨之垂隨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倏刻燃

松窓夢語卷五

十三

矣仰惟仁愛之照臨皆是朕躬之罪重茲下罪己之文用示臣民之衆宜同祗畏首體相關上承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共圖協恭勿仍我棄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壬寅十月大霧樹木生冰識者謂主側有陰謀已而傳旨宣法司出宮人十有六人凌遲東市先是宮人楊金英等同寧嬪王氏端妃曹氏共謀大逆事幾不測賴方后救全乃究諸惡罪明正典刑仍僇各犯宗屬時聖躬

方調護不能郊天蓋邪婢逆謀之後不免少傷耳方皇親銳為上作大醮于東嶽廟三晝夜既而題知勞以溫旨有白金文綺之錫于是九卿堂上官許讚等各捐金延道衆于顯靈宮作醮事三晝夜以祝壽聖上方崇上道教如邵元節陶仲文皆以方士得幸位上卿加宮保有致一秉一真人之號倡率道衆時舉清醮以為祈天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宮嬪皆羽衣黃冠誦法符誡無間晝夜寒暑禁中建大高玄殿無上等閣極

松恩夢語卷五

十四

其綺靡供奉神祇外則顯靈：濟等宮皆為祠禱之所自上臨御數年以後稍：留意于此矣

癸亥夏天災流行民多病疫上命內使同太醫院官施藥餌于九門外以療濟貧民又命禮部官往來巡警務使思意及下上親為製方名如意飲每藥一劑盛以錦囊益以嘉靖錢十文為煎藥之費其憫念窮愁仁慈惻惻周悉如此所費亦復萬計不之惜也

戊申之秋山陝西及山東直隸地震日月不同惟八月

之震京師與直保相同聲如潮湧盪水皆傾朝廷震恐有近臣上言此臣下不職之故臣坤道也宜靜而動咎在臣不在君于是上悅不復下詔修省也

己酉三月朔日食幾盡天地晦冥諸星盡見尋有玉旨以議復河套為生事啟釁罷首相夏言逮繫提督曾銑本兵王以旂戴罪出提邊務科道俱廷杖尋殺銑遂及言坐以官員交結近侍誣同奏啟之律蓋二相不協陰以此傾之也

松恩夢語卷三

十五

時陝西澄城縣有大山高數百丈一夕忽吼聲如雷鳴者數日遂分崩而東西徙去相隔五百餘里撫按以聞奉旨修省

乙卯冬地震渭南華州等處余自蜀出陝經渭南縣中街之南北皆陷下一二丈許東郭外舊有赤水山山甚高大渭水旋繞山下每出郭時沿山傍水而行今山岡陷入平地高處不盈尋丈渭水北徙四五里渺然望中矣過華州華陰覺華嶽亦低于往昔陵谷之變遷如此

山西猗氏蒲州潞村芮城等州縣地震四五日有一日四五動者平地倏忽高下中開一裂延袤數丈惟聞波濤奔激聲近裂處人畜墜下無筭房屋振動皆為倒塌壓死宗室職官居民以數萬計余聞先期居民夢天庭放榜首湘陽王次韓司馬次楊尚書王祭酒劉叅知共數萬人後皆壓死是兆端已先見矣又云黑夜居民見閔雲長騎赤兔馬大呼急隨我行有隨之向東北者得免豈西北之奉事惟謹而雲長亦為之效靈耶余覽國

松窗夢語卷五

十六

朝名臣奏議弘治十五年元旦地震于朝邑等處凡旬四五日倒房屋壓人畜無筭時載靈寶閣鄉皆然獨不言及蒲而今蒲之既獨甚紀數幾甲子一週云

花木紀

昔陸放翁有居室記余自致政歸屏居陋巷構小樓三間長澗之數略與之等起居食飲往來應酬皆若相似緣在城市惟足跡不及公府耳小牕雜植花卉四時常新憑欄把玩皆足賞懷初春水仙開金心玉質俗呼金

盞銀莖翠帶飄拂幽香襲人時梅花同放紅者色如杏白者色如李心微黃者曰玉蝶蒂色青者曰綠萼有蜜色者曰蠟梅種皆佳次瑞香枝葉扶蘇花朵茂密表紫裏白香芬比麝尤清次幽蘭二種皆出土產一莖一花曰蘭一莖數花曰蕙若閩種一莖四五花多至八九花且葉長色青優于土產其香清遠出諸華上時薔薇滿架如紅粧艷質濃淡相間襟以白茶蘼黃棠棣尤堪把玩惟牡丹命曰花主大者盈尺色有紫有薔薇紅有

松窗夢語卷五

十七

玉樓春有小桃紅而粉紅為常品香氣馥郁聞數十步葉柔而長飄拂掩映萬花莫及次芍藥草本紅紫白三色較牡丹差小而葉亦相類昔人謂牡丹為木芍藥蓋富麗芬芳可當伯仲粉團本團團叢集狀如白毬然素縞無香杜鵑出閩中近四明亦有之俗名石岩色若丹砂樹小花繁松亦有花色黃如粉調蜜為餅香鮮適口蒼菊白質黃心香亦透露但千葉不結實耳時黃萱發叢葉中一莖六七花以次漸開旬餘始盡食之可以忘

憂繼即夜合花朵甚大形似辛夷白葉赤心每薄暮吐
香氤氳滿室復有山丹捲丹鶯粟滿園香爭妍弄色皆
可娛目入夏石榴吐焰深者如杜鵑淺者若蓄薇千葉
者無實單葉者有實種同而異鳳仙色嫩花繁種：不
一蜀葵花草幹高挺而花舒向日有赤莖白莖有深紅
有淺紅紫者深如墨白者微紫而丹心則一故恒比
于忠赤蓮花二種一曰並頭一曰臺蓮大異常品不獨
綠葉停：紅花艷：而微風動搖香芬馥：入座芳妍

松窓夢語卷五

六

可愛所謂混質汚泥之中擎鮮翠蓋之上可當花之君
子更有茉莉馨香無比花朵繁茂瓊女爭摘取之簪插
盈頭漸次舒放可供四五旬之賞種出嶺南今類亦漸
多入秋芭蕉漸瀝修幹巨葉扶蘇飄蕩花發于心色黃
如蜜取充適口味甘如飴時則桂花滿樹次第開放大
約可半月許每步庭前不覺香滿懷袖採貯瓶中則几
席間皆馥郁矣秋葵色蜜心赤幹細葉稀凡十餘節花
大而單葉雞冠高者數尺矮者數寸大者小者直者橫

者共細者肥大者間有白色而赤者如脂亦稱艷麗李
月菊黃華時艸木皆落非榮華之候故言菊有明他無
有也然其種甚多每歲植之童子之心不顯不諳澆
灌栽培之法多不成華善植者臨期各遺數種如梁氏
蜜芍藥程氏金芍藥談氏紫繡毬金寶相醉楊妃紫牡
丹潘氏紫鸚鵡江氏狀元紅銀芍藥約三十餘本列延
奕閣下勤灌以水可供月餘清玩雖花色鮮明不似春
花穠艷然清幽芳逸真隱君子之花也入冬山茶花發

松窓夢語卷五

九

紅淺二色大曰寶珠單葉千葉亦有二種而更奇者如
玉清絕惟梅花虬枝如鉄苔蘇翠碧點鋪老幹其花紅
白皆有單葉千葉而幽香妍媚不減于霜雪之中玉蝶
綠萼尤為妙品其實味酸雖千葉亦間有寔右充薦邊
所謂乾藤是也菖蒲名荃亦分數種虎鬚為上金錢次
之又有香苗薑蒲牛頂挺秀庭陰凡十餘益清香隱隱
時香苗一種開花三四莖人咸稱異因憶唐人詩云君
思已去若再返菖蒲開花日東轉是謂菖蒲必無花也

余家連歲見之豈足為異然而四時常青其色不改是亦草中之松相歷歲寒而不凋者與

鳥獸紀

余家居不畜鳥獸然亦間有所畜如鶴舞庭陰鹿鳴芳砌錦雞之輝艷白鷗之縞素鸚鵡能言黃鼠有禮亦嘗畜之靜觀飛走飲啄亦可以暢適幽情非徒玩物已也因以四方所嘗目觀者述于後南海生孔雀鸞鳳之亞也尾生五年後成長六七尺許展如車輪金翠煜然初

松窓夢語卷五

二十

春始生秋月漸凋與花萼同榮悴尤自珍愛遇芳時美景聞弦歌鼓吹必舒翼張尾眴眴而舞雌者尾短略無文彩以聲影相接而孕閨中白鷗紅嘴綠首赤足文身尾長二尺許飛鳴如雉而文彩勝之東粵產麝狀如小麋冬月香滿臍中入春急痛以爪剔之落處草木焦黃其性畏人畫處叢林夜窺人室余昔在粵命童子厨中取茗偶一遇之不覺香滿衫袖已象座南越獸之最大者其身數倍于牛而目深如豕鼻長五六尺狀如懸臂

食飲恃之惟雄者有牙長三四尺歲周一易能別道途虛實稍虛輒止故夷人難獲以陷阱不能試也馴習者能起伏舞蹈鼻作簫聲足作鼓聲人欲乘者懸足送之而上象奴以鉄鈞制耳以鉄索繫足遂悉從人意今京師馴象所畜三十餘皆如鼠色無一白者常朝列奉天門外大朝飾錦載寶以壯朝儀荆楚多麋鹿為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氣角解從陰退之象又曰麋鹿之大者豈小陽而大陰耶今海陵至多千百為群多化少

松窓夢語卷五

三

牡兔視月孕以月有顧兔其目甚瞭今人卜兔多寡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茂林百十為群延首林月月時明則一歲兔多晦則少是稟顧兔之氣而孕也生子從口吐出性狡善走獵者攻之常自穴中躍出乃顧循其背復入穴中獵者反以是得之鴻鴈歲半居南中而恒自北來大曰鴻小曰雁淮南子云雁乃兩來仲秋鴻雁來候雁比于鴻小又有白雁來自霜降杜甫故國霜前白雁來蓋謂此也夜宿沙洲蘆荻蓼葦中失群哀鳴飛必成序失醜不偶有夫婦之義故婚禮親迎必奠雁鶴似

鴻而大喜巢大樹舍水畜魚巢中以哺子性好旋飛必
以風雨鶴感于陰故能先知人探其子必為舍去東海
產鶴古稱華亭鶴唳一起千里乃禽中之仙常以夜半
鳴聲聞數里惟者聲差下性好陰惡陽正與雁反故云
鳴鶴在陰好延頸望故稱鶴以怨望鵠以貪顧怨者以
望遂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已雉有五采為文
明之象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
為疆限分而獲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以一雉為主餘
者雖象莫敢鳴錦雞似雉而身脩五彩紅黃相間色澤

三

松憲夢語卷五

鮮明遠勝于雉關中有關雞僅如兩月雞圍圈無尾小
喙短頸羽青如翠足紅如朱雄雞有高大一二尺者遇
之喙聳而下之遂辟易去鳥中最警敏者土人呼為聒
聒雞以其聲之不利也燕有二種越燕小黑而紫多呢
喃語巢于門楣胡燕比越差大羽多班點聲亦較大巢
屋兩楹間古稱玄燕以春分至秋分歸云避社日豈社
主土燕入水為蜃亦水類土能尅水故避之耶西蜀山
深叢林多虎豹每夜遇之遙望林中日光如電必列炬

鳴雞以進性至猛烈雖遭驅逐猶徘徊顧步其傷重者
吃哮作聲聽其聲之多少為遠近率鳴一聲為一里靠
岩而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
舍之有黑白黃三種或曰黃者幼黑者壯白者老虎嘯
風生風生萬籟皆作虎伏風止風止萬籟皆息故止樂
用虎豹亦亦玄黑白數種俗傳虎生三子中有一豹二
似虎而微毛多圈文尤勝于虎猴狀似愁胡其聲嗚
若咳今蜀中至千百為群凡過山峽日爰上下過行人

三

松憲夢語卷五

不避余時于蜀道中遇之與人却步俟其行盡方敢前
進猿亦相類色多黃黑又曰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善啼
故巴人謔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斷人腸河東
黃鼠能拱而立所謂相鼠有禮象人之威儀也兩目甚
炯善窺伺人稍遠疾趨至地以西足分土為穴頃刻深
入急以水灌乃出故云往托于社燠之恐焚其木灌之
恐敗其塗是以喻君之左右人馴接之者能捕野鼠入
穴必盡取後已隴州鸚鵡千百為群禮曰鸚鵡能言不

離飛鳥今所見惟紅嘴能言黑嘴不能言近南中有大
紅者毛羽光艷亦不能言其足指前後各二異于群鳥
古小而圓故能委曲其聲以像人言江南鸚鵡亦能言
第形小色鳥遠不及耳西回：貢獅子狀如小驢面似
虎身如狼尾如猫爪亦如虎其色純黃毛較諸獸為長
而旋轉不若圖繪中形回：啖以羊肉與之相狎置向
于面獅遂撲面取之以鉄索繫椿于地行則携之而去
望見大羊即毛豎作威犬羊遠見即跳躍奔騰辟易數

松窓夢語卷五

三四

里此中國所無而人所罕見者也彼自西城入貢將達
京道出關中余時轄關中故得親觀云

松窓夢語卷之五終

松窓夢語卷之六

方術紀

今天下治方術者多矣大都以鄉曲庸師指授陳言得
古人糟粕未解其神理間有精詣卓識不遇異人之傳
亦揣摩臆度終囿于耳目沿習安能超于耳目見聞之
外如扁鵲不過桑君飲以上池何由隔垣見人五臟癥
結特以眡昧為名哉卜筮之法自古記之要在以誠格
則神應不爽相術始見左傳東周內史叔服相公孫敖

松窓夢語卷六

一

二子厥後唐舉許負管輅天網之徒推行其術至以五
行決禍福則藝文志有太乙星子經等卷行世在漢已
然若神仙之說創自齊威燕昭而秦皇漢武熾焉皆方
士之為也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余僅錄見聞一二條于
左

武林世醫惟陳氏最久以木扇為號沿自故宋入國朝
為婦人醫余幼見蓋齋者精于脉理杭人歸之如司命
聞吾母娘余時延視曰夫人當產貴兒無恙也後眡余

脉輒驚訝曰六脉何一清至是主當大貴適有嗽疾出藥四劑服之即愈白下楊某亦善切脉一日謂余曰今夕主至親來會已而先大夫至後余修輯黃船晝夜程督忽感寒疾時當躬詣承天候迎梓宮楊欲偕行值友人代得毋往楊意亦云厚矣夫楊為白下名醫家居旦暮踵門求藥者常滿戶外乃肯一旦偕行其重義輕利有足多者醫仁術也彼視余疾甚不忍舍去楊亦仁人之心哉

松窓夢語卷六

二

聞之俞蒲川云嘉禾憲副屠應埴歸休疾篤召醫視之謂得汝香等劑可治屠詢值幾何醫云不過一金屠以費多竟吝不發數日而死扁鵲云六不治而輕身重財居其一嗟乎世固有愛財貨重于愛身命者乎抱朴子曰昧者以身世徇財利其斯人之謂與
古人卜筮以著龜別有靈棋卜乃張良所受於黃石公者其法以十二子分上中下擲之據所得按驗以考古凶余處閩中與許公應元同為藩叅許向余曰白都閩

靈棋卜甚驗盍往試之余擇日齋戒以往白儼衣冠俟于中庭余執棋向神禱畢白受而三擲卜得乾卦白口占曰乾六爻皆龍有飛騰之象公自此飛騰矣乾天西北今當晉擢西北乾首諸卦後當位列班首時介秋冬之交公當蒞任西北無疑也吾鄉姚巽之亦善卜余鄉試卜之中式四五十名間一陰數一陽數會試卜中式亦列四五十名間為兩陰數其數皆驗
余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

松窓夢語卷六

三

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鬚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象大不類相傳太祖畫像時殺數人後一人得免意者民間所傳即後一人所寫未可知也成祖之容大類太祖但兩頤間多髯二縷長垂至腹內侍相傳上每進膳用金鉤掛髯于耳又聞袁柳庄云紫髯過臍即登九五太宗每自拂其鬚後果至腹始即位
柳莊袁拱四明人也以相術遊燕中成祖命門下士往試之盡曰為公侯後成祖微行命相袁一見伏地叩首

仰對曰殿下龍鳳姿天高地厚真太平天子也向所見諸貴人因此貴耳聞袁居浙時偶迷失道入深山遇異人命以五色線向日下辨之後閱人貴賤壽夭如別黑白云靖難後召為大常寺丞子忠徹能傳父業官至尚寶少卿

金一亭云李東涯是未遇時偶步市中一人從旁視之因前曰吾觀君背貴不可言及觀君面不過狀元卿貳而已遂辭去西湖志載僧人識于肅愍于市曰異日有

松窓夢語卷六

四

旋乾轉坤之功傍有方士曰如斯而已乎僧曰不善考終方士曰和尚可教也所言皆驗不知其姓名殆柳庄之流或以英雄潛伏善觀天命識時宜率齋志而隱者與

涓縣人呂朗負相術數從蒲州王大司馬游余時自閩至京王與呂偕來呂左右顧瞻久之曰明公當為冢宰余哂之因詢王云已目為大司馬矣余曰此言遂遠未足憑試語其近者呂云近者王叅知不出半月為憲長

張憲長不踰冬至為方伯矣且二公大有同處不出三年俱為開府當同撫一方至為冢宰司馬亦同時也余曰冢宰當朝第一官余貌何以踰人呂曰五官六府皆應大貴至如印堂寬廣可容三指世所稀有冢宰正印非明公誰屬哉後余為方伯巡撫如期而至于關中迨至銓部王入為司馬詢其人已物化矣王司馬嘗述其人始遇于蒲之東門時與楊虞坡冢宰張鳳翥閣下同步呂自道傍物色之盡目為一品貴人而相楊尤奇中

松窓夢語卷六

五

楊時以叅知憂居方數月呂以旬日內當召用出即為開府時庚戌連虜內犯世宗奪情起用至則虜退遂擢開府後楊為少傅張為少師王為少保皆至一品吾杭日者賈勛受業于吳氏日章嘗推吾母命當以子貴後推余命賈署云五行彷彿一璫璣廊廟圭璋可待時中道崢嶸轟烈甚爭看腰下佩金魚父母好昆不少妻妾三賢兒即四寶成西運之交准擬步青霄語皆奇中李泉孫公陞忠烈李子也乙未歲余上春官孫邀鄉人

同事者飲飲中各問生辰孫一坐笑不言頃之衆起
離席孫私語余曰吾與凡為同年友在坐止吾二人也
但中年運限不利未知究竟若何耳尋為余細推復云
無妨于身命第西方二十年官途淹滯行至南方輒通
顯矣夫以數十年之遲速顯晦決于八字之間公之精
於術數如此孫是歲登一甲余附二甲並致位正卿孫
先十餘年為宗伯余後十餘年為冢宰

湖州劉南坦年七十餘矣飲食步履無異壯年喜誦讀
松窓夢語卷六 六

善文詞人愛敬之日對賓客清譚劇飲極歡恣謔夜懸
木桶于臥室梁間使童子設梯攀入即命去梯跌坐于
中遇冬日畜一白猫温足如此休息不就床榻久矣人
謂劉得秘傳深悟養生之理
華山李道者善養生術余時以寮友李樓源疾安車迎
之至闔入見長揖席地而坐惟飲水食生黃冠草履身
衣一袖寒暑不更視人疾不施藥餌惟令人調氣守神
時樓源形若稿木氣若湍急尚戀一官道者亦云不治

乃辭歸華山余顧所坐處其氣猶蒸然起于地中非
得養安能若是

嘉靖時有段朝用者遊方無藉投郭勛家畜煉丹砂言
黃白之術勛薦于朝上謂假此以儲國用遂留禁中後
勛敗朝用數為之解上下之聽姑令進葉點金聽其真
偽卒不驗後逼取勛家遺資為飾脫計而毆人致死事
聞上命錦衣衛送拿法司議死無少假借蓋世宗英明
果決每如此仍籍沒家資遺其家口以重懲妖妄云
松窓夢語卷六 七

盛遇紀

國家以科第取士士亦以科第為榮自鄉舉會舉以暨
廷對皆以首擢為奇遇而仕宦至宰輔高年履聖眷此
尤人情之至榮今昔之希觀也吾浙商文毅公輅三試
居首位臻宰輔後致政居家者十年而聖眷優渥我明
二百餘年以來一人而已至於盛事難逢盛典難繼則
一姓科第之多亦不易得因列之以紀其盛
聞東崖李公是未第時殊不檢束督學李士實薄之當

大比年不令應試李赴烏臺命題立就輒見拔然已及諸生起送之期矣李趨入座忽五色鳥從空下墜止于庭象咸驚異群起聚觀李因賦一律云五色翮：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當時定應覽德來千仞不為希思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往鳳凰池解元魁選猶閑事還向天墀展羽儀意氣豪邁時占大器後既發解上春官不第時王德輝筆連捷得狀頭李作一絕戲之曰長安三月滿花陌狀元及第人爭議我亦有志當努力

松窗夢語卷六

策馬揚鞭始今日句雖不工而狂生矜誇徃徃若是卒以次科取狀頭亦奇絕矣

胡端敏為諸生寄籍昌化督學使得公卷奇之曰小邑安得有此異才迺批云草裡靈芝烏中丹鳳後詢知為仁和人乃曰吾固知非此中士因期以解首胡云尚不如姚江之王守仁督學云王亦可首又云尚不如天台之秦文督學云此小有才不能大用也後秦舉第一胡第二王第六後秦無建立王執宸濠封新建伯胡豫發

宸濠奸位至大司馬何先達知人預料不爽如此謂觀文可以知人信矣

憲廟時大學士李東陽楚人與洛陽劉學士健同朝一日候駕丹陛下日初出劉顧李曰曉日初薰學士頭李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楚俗多乾魚洛陽有盜驢之謔彼此蓋惡相嘲而拈對整捷二公誠儒雅風流乃當時太平和德亦可想而可見也

松窗夢語卷六

李琪庚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甲戌孫賢終太常卿丙戌龔用卿終祭酒戊戌曾彥終侍講庚戌錢福壬戌康海丙戌羅倫甲戌唐皋皆修撰丙戌楊維聰太常卿戊戌第瓚吏侍庚戌唐汝楫修撰無一登台輔者至今壬戌申時行入殿閣年未五十在位極久且一甲三人余有丁王錫爵同時入閣俱至一品為一時之勝事云

隆慶戊辰遇冊立東宮余乞恩移贈本生大父母奉旨

俞允制曰國家懋崇敦本之仁備設緣情之典覃恩再世皆勸孝以作之忠推錫所生宜自親而率之祖臣私是邱國制斯彰爾張某乃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西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某之伯祖而實其父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某所生之父性資純朴行誼端方敦孝友而遯無間言守忠信而鄉多令譽賓飲公推予宿德托疾已辭冠服例錫于高年避榮不受積有純杜駁發後賢分則從

松窓夢語卷六

十

孫必本貽謀之善才為國士方資捍禦之勛久未沾追贈之恩蓋由拘所後之制茲朕覽奏詞而嘉孝悃稽世德而美慶源特贈爾為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弟兄兼貴爰思命之殊常孫子永昌迺休光千無浚我朝若大學士楊文貞士奇大司空朱鎮山衡與予本生大父母沾曠典者僅三姓云萬歷戊子臺長吳公時來疏請問舉曠典以優老臣奉旨張某等都着照恩詔事例給與月米歲夫時海內以

正卿致仕得荷寵頌者若原任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栢陶承學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南京兵部尚書郭宗臯南京工部尚書曹亨戶部尚書畢鏘與余僅七人後庚寅歲余年八十撫按復會題優禮老臣以彰盛典奉旨照例存問余再荷天恩頒賜優渥乃具疏陳謝有云里間驚異誇百年未見之榮士庶歡騰協三代尚齒之典以申感戴之私云爾

余抗卿試發解者洪武中有花公綸天順沈公繼宣嘉

松窓夢語卷六

十一

靖間有余弟濂周公詩隆慶間凌登瀛萬歷初年暮唐而會元則仁和邵公銳發于正德戊辰狀頭前有李公是後有弟公瓚皆止吏部侍郎乃得入殿閣者穆宗朝有高文端公儀自今上即位首召余入柄鈐皆前此所未有若夫科第之盛萃于江氏直接五世共六進士矣始恭政公玘繼南宗伯文昭公澗繼編修暉少司空曉又繼僉憲折今副憲鐸乃父祖子孫後先相繼海內希覩也余家自季父兩山端應祺以正德庚午辛未聯登

科甲已卯季父應祐舉亞魁入嘉靖辛卯余弟濂發解
甲午乙未余亦聯捷後丁酉弟洵鄉舉戊戌濂成進士
庚子弟洽溥同舉于鄉而辛丑洽又成進士是後稍衰
微而猶有洲舉辛酉姪舉祀庚午招舉壬午亦綿：若
繼杭之臣姓咸不及也

異聞紀

嘗聞生死鬼神之說儒者以為子所不語恐滋惑也不
曰原始之生要終之死故知死生之說游魂為神歸魂

松窗夢語卷六

十三

為鬼故知鬼神之情狀乎太史公曰人之所生者神所
托者形：神不離則生形神相離則死蓋神附于氣而
寄于形故無時離氣而有時離形氣有陰陽而鬼神判
焉孰謂虛無幻妄不可窺測哉乃知鬼神之說亦自然
之符因紀所聞以辨惑

大名府元城縣吏馬負車有女方七歲中痘死已瘞東
郊數日東閔人李姓者亦有女同庚以中風死亦往瘞
于東郊忽聞棺中有聲急啓視之即不認其父歸又不

認其母自言我馬氏也傳聞負車負車往視女輒抱之
泣言前生事一一不爽乃乞李攜還將至車家故置之
使自行徑入馬家抱負車妻又泣所遺衣履與戲弄之
物手探即得安然以馬氏為父母竟育負車家馬曾為
余舊屬更自述其如此

內江趙大洲貞吉余同榜士也庚申歲以南司空丁外
艱歸家數日次子年二十四質美能詩文一夕薄暮二
青衣引之去徑赴江中淪沒江上碓船親見之既詢二

松窗夢語卷一

十三

青衣亦二書生也淪沒予此是夕書生之母夢子還家
自幸得代大洲親與余言余曰公素探理窟此何理耶
趙曰本無此理而今有此事豈不異哉因憶往歲少宗
伯程文德為司成時遇姑蘇其子忽墜河沒彼程僅此
子年亦二十餘年二公皆有道者不能庇其子則生死
有命豈人之所倖免乎

徐符卿江山曰曩官國子監時吳中一監生執桃木機
善以符水召致諸仙言人間禍福當一試之呪禱良久

云至矣問曰何仙書曰徐正郎符卿曰何名書曰汝思親故思之惟徐潭為吾鄉有戚和之書曰是已符卿曰何以至此書曰吾為即時謬訣一獄今寃死者訟于神拘至鞠訊至數日矣旅魂窮愁甚為苦楚徐聞毛髮俱豎其酒者祭之因感報應幽冥之說亦或有之當官者可以警矣

余介然祖自幼穎異不凡善通九流百家言尤精周易惟命之理疾且草示子若孫曰余解脫未盡尚遊人世

松憲夢語卷六

十四

因手題曰我生原有數，盡復歸元來往自然理何須求異端以成化乙未八月十一日子時歿時本縣西南邨有以此時日生男者云夜夢城中張某來投後不知所終又語子孫曰無患枝未茂將來自必繁必有充閭者出焉由今觀之自曾祖以下總六世其間相去僅百餘年而子孫之繁衍已幾三百餘人甲于郡城已足吾祖不惟知一身之生死而後數世皆已逆觀之其神異如此

毅菴祖家道中微以酤酒為業成化末年值水災時祖居傍河水滄入室所釀酒盡敗每夜出城傾敗濯甕一夕歸忽有人自後而呼祖回首應之授以熟物忽不見至家燃燈燭之乃白金一錠也因罷酤酒業構機一張織諸色紵幣倫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常滿戶外尚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至數萬金夫暮夜授金其事甚怪然吾祖以來世傳此

松憲夢語卷六

十五

語豈神授之以開吾祖家業耶
余左轄關中入棘院提調忽感寒疾旬餘日不解形神倦散恍惚間遙見千軍萬騎羅列塔下余曰此何為者壯士踞而前曰為公防衛久之顧盼輒見余勞之曰汝等守此日久可罷去彼應曰不敢離詢其糧草曰有脩詢其屯聚曰外垣時巡臺遣吏視疾余令傳語軍士罷歸吏不知所謂四顧駭愕疾趨而出時余皆心覺之豈鬼神呵護之說信有之耶後西撫關中提督軍務實為

三軍司命意者其以是乎

歲丁丑余奉旨致仕馳至彭城河尚未冰乃乘舟順流而下至雀鎮河冰始合累日不解舟泊河涯四顧無人烟余秉燭夜坐衣不解帶憑几假寐忽夢神人五丁踊躍而前為余鑿冰通道方覺果有五人乘小舟來奮挺大呼河冰忽解至旦舟始入淮大風颺起河冰復合余乃得優游渡江而歸亦神祐云

先世紀

松憲夢語卷六

十六

吾先世多隱德勝國以前無聞所僅傳者惟高祖以來四世然而芳規懿矩湮沒不彰者多矣余自幼聞之父兄所誦說得其一二遺行皆可令吾子孫世為則敬錄于左若曰表彰先世之休美闡揚潛德之幽光則闕畧未脩無由殫述也

高祖介然公始祖之繼室王所生前室姚已生子璫迨議繼娶以璫寄養親家給王無出王乃納聘來歸久之習知王德日家務繁冗奈何乏助須借力親中王曰誠

然始祖乃謂無庸借資具以實告王令即日來還長既專主少且勤學世籍錢塘僅以十一分弟出居仁和絕無計較後璫子五分資不均爭訟數年有幾缸幾萬傳言人益服吾祖之不可及也他事高潔類如此

介然祖嘗受知于潘中丞蕃聘之入粵贊畫嶺表調兵望氣度彼度已一出勝筭功成後潘將薦公大用輒夜離故所問道奔歸變易姓名無從尋覓因示子孫曰吾以百姓傳自先人今遺兒輩百姓矣嘗自述曰有意欲

松憲夢語卷六

十七

嘗于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烟又日夜寒荷葉杯中飲春煖梅花帳底眠自題小像曰丹青點染苦勞神寫出緣何喚作真自己幻軀留不得却從身外更求身亦可想其超然物外之度矣

質菴祖患臂風以厚資得傳膏藥方貼之輒愈鄉人患瘋者多乃終歲營辦藥物至端陽日修合成膏借一老嫗製之袖以舉人所至叢集索取每日以數百計歲費不怯寒冬道過凍餒解衣衣之或贈以金吾祖出外祖

母必預置絮襖以待其周人之急不啻疾痛困之之由已也

兩祖一夕夜歸覺神閣有聲燃燈照見一偷兒藏身其上祖遽呼曰何事悞登吾閣接以梯令下慰曰無恐袖有數銖金取授之開戶放出吾族人每傳誦此事鄉隣有橫暴者偶事相參差向暮吾祖在門其人蓬跣相逼厲聲詈態極狠惡家僮憤恨不平欲共擊之祖嚴拒禁之立聽惡聲漸息始入或問之曰吾進內群僕必毆

松窓夢語卷六

六

之昏夜憤擊生死莫測吾甘受其辱不與之較彼自快心消氣矣後其人果悔偕二三父老來謝一笑而釋

先大大本伯父愛山公同母弟伯最嚴厲平房怡：無忤間有齟齬伯高聲叱之先大夫長跽不起不已繼之以泣伯稍解去余後服官先人不事經營家業漸落吾母以為憂先人曰富貴不可兼得見既為郎吾兩人皆受恩封一家駸致三貴人即貧不乏衣食何憂之有又嘗問余曰兒志何如而足余對曰有屋數椽有田百

畝一二幹僕給我蔬食如斯而已父大喜曰兒志如是先人所遺分付爾輩應足汝志弟出為清白吏母區：身家計也余須臾不敢忘

祖父晚年有司皆邀鄉飲力辭謝曰何敢辱朝廷恩禮人詢之則曰此國家大典非齒德俱尊不克當也余何德以當之余秉銓歸田郡守虛大賓之席每歲躬造門請飲余承祖父訓終不一赴夫盛典本以敬老尊賢所敬或非老徒以爵先所尊未必賢茲多偽飾有司愛禮

松窓夢語卷六

七

僅：存羊學校狗情名實清混典禮不足為重非一日矣祖父之不赴有以哉

夢寐紀

周官占夢以六夢定言凶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而夢曰思夢謂意念所及而夢要皆神與物遇寐與寤通往：應驗不爽非幾有露于先即神能覺于蚤也以余所夢暨聞人言漫識如左誠知數為前定可無願手外已

余為諸生時同學李生夢官司制度數十僧余亦在列
名次三十六也余所自夢一青面鬼手授朱履一兩內
題三十六名後鄉試中式乃四十九名比北行夢一人
授青錢十文曰擲地背多者中余一擲得六背再擲得
七背其人曰數如是足矣乃中式四十二一以四九一
以六七數皆暗合

甲午歲首夢一人紫衣繡裳異香襲人謂是上帝侍者
從空驀下庭除揖余而歌曰乘雲冉冉下瑤天特訪當

松窓夢語卷六

十

年跨仙鶴一爵瓊漿和相露鏘金曳玉鳳樓前與一玉
爵余逡巡未敢舉曰此三清殿上物非凡間所有持贈
之意但乞一言復命耳余答歌曰盥手焚香憶九天偶
來塵世扶飛仙從知自有青冥路恍惚輕裾帝座前神
爽氣清飄然有凌雲之思是秋領鄉薦明年登進士
服官

丙申需次銓曹孫斯立過余謂其內子夢余移塚水中
央傍有紅廟意謂都水郎但紅廟不知為何余亦自夢

入朝領一木牌上書督造二字後選南京龍江關監造
戰艦公廨在曠野中四圍皆水左有朱門晏公祠大門
一坊果題曰督造

余並仕為郎夢入重門龍樓鳳閣虎衛鷄班朝儀甚肅
仰瞻黃幄南面聽政者十歲幼冲之聖也最上一公楊
姓魁然若舊識遜余即其次躡階如也上怕然命之就
列楊遽去後三十年歷兩朝值萬曆改元正當十齡家
宰楊襄毅病免余從南工部入代趨朝之日光景班行
松窓夢語卷六

三

宛若往年所見

余守大名以裁節忤尹兵司至不相容擬投牒去五日
之後夢尹邀飲一山亭上伸楮索題余援筆書曰剖破
藩籬便盍簪當杯聊與共清酣樊籠即是重霄羽槽檻
無非千里駉玉壘晴風開遠岫金城秋月照寒潭眼前
何限空中色真賞寧須着意探余曰玉壘蜀山金城陝
地奈何非此處景尹指西南曰其地即是矣稱賞舉觴
余滿飲數杯取酒酌之尊已空矣不久尹以賄罷余擢

憲副果歷川陝二省

萬曆初年余在舊京守司空尚書抱病將歸忽夢入都下奉傳宣有兩朝衣上公引余至御前上起立手援三冊各題二字于面一曰徵治二曰進賢三曰安民余稽以下俱亡

松窓夢語卷七

權勢紀

自古為國家患者無如權臣蓋勢重危國勢輕危身危國者難制害大危身者易剪害小信然已我國家自罷宰相分任六部復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臚列其間命曰九卿軍旅屬之世曾設五軍都督府司其籍伍而訓練檢閱復以文臣總理機務其紀剛之密不啻犬牙

松窗夢語卷七

三

松窓夢語卷六

相錯誰敢恣行胸臆間有陰竊人主喜怒以威脅縉紳縉紳亦重足屏息喘々恐懼然英明之主一奮乾斷則削籍詔獄曾不少貸亦足為世訓戒矣

武定侯郭勛自世皇登極以來漸被恩寵久之遂擅威福因財賄虐縉紳收集無籍殊多不法上親過有加封朔國公乘轎都下皆出異數後科道糾發其事上獨斷無所假下之獄滅其黨惡數十人遂命法司議勛死嗚呼小人恃寵放恣從古如斯然未有不及其身者也而

奸邪不鑒人主不察貽害國家往有之孰如世皇英武果決去狐鼠而奠安城社者賢于古昔遠矣

御史胡守中者素善逢迎巧中上意方上之幸承天也守中巡按順天奔走承順無所不至威劫百姓財力以賄賂中官密通誠懇遂由御史不踰年驟擢少司馬兼副中丞總內臺事時值北虜入寇山西上命出督軍餉守中益豪橫元恣虜退旋朝盛陳兵馬聲勢孔赫所遇歛迹其子亦從行橫索人財物有諫議章發其奸上怒

松窓夢語卷七

二

命逮錦獄擬罪至死余昔遇其人外粗鄙而內檢邪小人之尤者也而乘君子之器是以播惡於眾不久而敗理之常耳故君子貴立德而耻倖進也

咸寧侯仇鸞恃寵交恣庚戌之變擇為大將軍握重權朝廷賞賚不貲然定無寸尺之功縱其奴隸漁獵百姓乞恩親厚皆屬濫膺且排抑縉紳貪婪無忌都御史曾銑發其奸贓乃被逮鸞遂許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恢復河套搖動閩中人情大洶亦逮銑詔獄尋殺之鸞釋

不問至是以誤服熱藥死上下諭數其罪收朋黨繫獄一時權貴轉盼淒涼人臣可以鑒矣

故錦衣陸炳都督松之子也松故興國衛士傳其妻有阿母保護功松歿上命炳代父掌衛事亦授都督尋加師保寵倖無比歲戊午余往次銓曹陸遣使者一二輩遠迎余曰誤矣吾與乃公生平無半面之識何故來迎使者曰不誤往復主命即掃除舍館以待矣迨入京陸即過訪厚餽飲食余曰僕素無交誼足下過之何厚也

松窓夢語卷七

三

陸曰若非能知公因公故人五臺知之余曰五臺於魏郡相與善故謬稱許足下何信之深也陸曰五臺剛直不輕許可每論議時務必稱引公以為法程僕企慕久矣不意今日得望見顏色以慰生平也自後數月過訪執禮甚恭後余補官西蜀道經承天會陸有父喪媿無以荅其意為文奠之後陸歿為時宰相傾籍沒其子亦逮繫余柄銓朝審始釋其子蓋陸方寵貴權傾中外縉紳咸側目余以折節禮下士夫其恭謹有嘉者且當世

廟時每逮縉紳下錦衣鞠訊或詔譴廷杖彼皆緩刑以俟上怒之解賴其保全者甚衆不可謂無功于縉紳也時亦以余言為公論云

華亭柄國新鄭為亞相余自閩中入為理卿適訪新鄭渠云昨華亭詢公余以至明答之若未滿其意竊謂今之居官任職多昏者耳故明止一二分明至四五分稱明已若公可謂至明也蓋彼自負其明故其言若是後開隙華亭罷歸復起柄國乃欲恃權修怨于華亭不

松窗夢語卷七

四

知窺伺之江陵已陰擠而力排之禍且不測矣明亦難言哉余秉銓日走使新鄭彼荅書云方僕之在朝也公時在野曾無一字見貽今公在朝僕已在野乃不遠數千里下問於前日之不相聞也足以見公之高於今日之下問也足以見公之厚是不可謂不明而乃陷危機不悟何哉蓋權勢所在當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耶余所觀記如分宜貴溪至相傾危以死不悟後來者復蹈覆轍何迷之甚也

忠廉紀

士人委身王家期立功成名耳然功不倖集名不虛附自非振拔英賢孰能植耿介不阿之節持清白無染之操以厲世維風哉吾杭如忠肅于公端敏胡公其節義操履可謂薰之使二公可作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若余友數君子其義氣凜然清修早絕雖不足當二公鴈行亦景芳躅之流亞也靜思深媿前修而于數君子尤有遐思焉因錄行事一二置之几上時一比證云

松窗夢語卷七

五

忠肅于公勲業在朝廷世人共仰而廉清方正一錢不私世所罕知景廟時力遜賜第止宿直房與夫人董氏居共甘澹泊旁無姬妾食不重味衣不重裘知廬教稼僅蔽風雨薄田數畝總供饘粥後英廟復辟石亨徐有貞謀殺公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廬甲袍帶英廟悔悟曰于謙囊橐蕭然乃言賍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壤亨從旁聽之低首大慙俄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曰謙不死虜豈至此耶夫公之精忠廟諡

肅愍誠為未當余向為巡撫傅公孟春言之乃具疏請改忠愍廷議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于謙之謚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也乃更謚忠肅胡瑞敏公世居仁和之橫塘後徙良山門內宦轍所至以廉敏稱後遷江右知宸濠反謀念曰此禍本也乃具疏陳其不軌狀累千餘言終則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而地方深有可慮者疏奏寧藩黨羽搆以離間親王逮繫考訊何言禮樂政令不出朝廷公荅曰上還有

松窓夢語卷七

六

一漸字尋得言者奏辯請成遼左後宸濠反始釋還鄉後以忠直受知世宗累擢大司馬致政歸與先大夫友善時通往来因得侍公儀範骨格奇古不類尋常居常澹泊寧靜清素不淆與人平易直諫不設城府嘉靖庚寅九月端坐而逝余時為諸生往弔題其旌因得交嗣君純益習聞其危言正論遠慮深憂天性然也迨今後裔衰微嘗為區畫僅能復其故廬而餘業蕩然矣近得覽公家訓曾手錄數條以為子孫法余思爵秩埒于公

而年已過之聖眷存問亦際公之遇矣若云竊比于公則吾豈敢

同年友周天佐上皇帝書分君子小人因論救御史楊爵蓋爵嘗言時事條列失人心致危亂五事上怒下之獄周力言其直遂下鎮撫搖殺之議者謂周為戶部郎幾于出位嗚呼言責在臺諫今之臺諫誰能冒必死之罪為國家出謹言者將謂聖朝無直言之臣可乎則周之一死所係匪輕矣周年少登科素慷慨有大志歿之

松窓夢語卷二

七

年甫三十閩之晉江人周既歿其妻亦自縊死旅櫬道出武林余往哭之後值宴霄宮災宮人內使死者數十時聞空中語云曷不釋楊爵輩因因下令出鎮撫獄三人楊爵及周給舍怡劉員外魁皆以直諫被逮數年始釋三臣賴以保全而周竟泯滅無聞矣惜哉侍御郭公民敬山西山陰人也余入蜀時郭方按蜀秉性貞介而用情尤仁厚其持身循禮絕無驕亢容與人正色昌言無一妄語至酬酢往来即拜揖求相稱凡所

餽遺即食飲不輕受蜀府歲時慶賀宴會必設金銀器
具數十金貽之郭皆封識成都郡中將去任乃檄郡守
檢節年所貽開具一刺往投蜀府以充謝儀一無所受
故事三司以下有公私贖如川筴蜀錦與道途之費不
下數百金時左轄持筴錦前獻郭驚走退避衆乃却一
無所取後去蜀歸家一疾不祿蜀胥送歸者還道其貧
不能殮余聞白撫按暨諸僚友賚賻往治其喪余以士
夫交際臨財毋苟得稱廉潔矣未有一介不取若將况

松窗夢語卷七

八

馬如郭者真萬古雲霄一羽毛矣

游公震得徽之婺源人少家貧樵採山中年幾三十始
奮志經史以戊戌成進士散歷中外以清介特聞余忝
藩閩中游為右轄一見驩若平生出肺腑忘形骸然剛
毅峭直不諧俗侶居常負氣節高自許可嘗曰士人馳
驅王事當如家事利害死生以之可也若榮身肥家余
耻不為嘗面折人過時左轄悞懦不任事晝寢室中游
往叱之曰當此盜賊縱橫地方荆棘之日豈汝高枕肆

志之秋耶左轄慙感曰何事相迫乃爾游側目視之一
哂而去嘗謁劉撫臺以出勦無功報曰何為不勝劉曰
以兵多賊少而遁後再出無功報又曰何復不勝劉曰
以賊多兵少而敗游曰如公言安得兵賊相當始稱勝
哉劉曰休矣俟公他日啻之耳後游果代劉撫閩以刺
投時宰時宰責其餽遺不至啻之公曰吾生平無私餽
豈以今日重失一撫臣哉竟以罷閑去

同年友張永明浙之烏程人始仕為蕪湖令蕪湖固稱
松窓夢語卷七

九

富饒商賈雲集奸人所容張以廉明不擾稱擢為御史
復以直節聞起遷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伊王暴橫凌
虐小民擅擴苑圍侵占官地郡邑不能禁公為疏聞上
命給事中勘驗得實遂如公議廢伊王為庶人遣發高
牆禁錮尋晉大司寇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一時風猷振
肅臺中咸嚴憚之後以年老致政歸嘗謂余曰古稱是
非毀譽賢必先覺然賢聖猶蹈可疑之迹跡涉可疑人
乃譽議如螢然美玉青蠅自不能玷始所謂皦然泥而

不滓者耶至于彈劾不避權貴其忠誠激烈可與日月
爭光余奔走四方與公間濶者久之後會京師公已老
矣乍見若不相識既近目攝知為故人乃驚訝曰年兄
張公柰何作不相知態雍容揖遜為耶乃撫掌大笑極
驩譔浪如故

山東靳公學額亦余同榜士也弱冠首賢書入仕後頗
善詩文然質實無華嘗曰余文詞雖不工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生平以廉潔著稱與余同轄閩中司錢

松憲夢語卷七

十

錢穀吏進羨金輒揮置不顧丰儀英爽倍常而衣冠整
肅每對賓客議論風生間出恢諧輒令人解頤士大夫
無知與不知皆願交樂親馭下莊嚴但多呵斥少譴責
吏卒無敢欺時公不攜家惟三四童僕相隨公以慈畜
之有不當意令他僕與毆至泣訴于前曰彼此亦足當
矣一笑遣之一日向余曰家君為大子輦增鉄繩數條
已余方驚訝曰近復更置莊田數頃他日負稅必以鉄
繩係之是以憂也其達觀類如此後以王親聽勸余為

移文本省勘開尋復內召官至少宰致政歸

古人清恐人知耻近名也余思先達高風峻節如靜菴
胡公江樓錢公省菴沈公皆以清白鳴因知清白信居
官之要余嘗榜于廬陽庭至于靜菴尤以節義鳴亦邁
會逢適耳余時以江陵不奔喪鄒進士元標上疏有曰
所幸者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而遷徙又不常矣
盖指余言余無樂乎有是名也惟以生平守三尺畏四
知乃競自盟者因憶龍江監稅滿日有羨金數百欲

松憲夢語卷七

十一

歸公帑正即周志偉曰汝善自鳴如前後人何因送節
慎庫不聞于堂守廬陽亦積有三百金將攜為入覲費
後植憂歸并所置禮物盡與郡丞右轄閩中積羨千餘
行之日盡付代者亦不白撫按周君教言終身佩服不
忘後周守台郡不私一錢生平清介近世罕儂獨耻自
暴白知之者少然周豈計人知矣

特序紀

太白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余嘗

默思往昔時序存更不知凡幾不覺既老且老矣東坡謂良辰美景時有之但吾人無此閑戲耳數百載之下誦其言猶令人慨慕異一當其風采豈其胸次悠然直與造物者遊忘日月之往來抑隨時自適觸目爽心有對時育物之懷即余向奔走塵俗不知年之我滿今歸田靜處一遇歲時欣樂而忘倦因思坡老之興紀時序之可樂者

歲首朝賀始于漢高祖長樂宮成制群臣賀儀後遂率

松窓夢語卷七

十二

以為常我朝亦重元旦之儀餘惟長至聖旦百官上表稱賀今海內士庶咸重歲首而慶拜往還舉酒相祝惟吾杭最盛諺曰老子回頭不覺重添一歲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見老幼之咸樂也元日誦之愉然一快古者立春迎春帝于東郊今塑芒神為太歲塑土牛以起事蓋以前月建丑為牛故出土以送寒氣且升陽也杭人增設迎春之儀集優俳諸人飾以冠帶被服乘馬效古人雲臺諸將瀛洲學士之類多至數十隊又令娼

妓絢裝環珮童子衣被錦綺今坐臺閣中又製綵亭數十羅列市肆諸物極繁華遠近之人至期塞途充路肩摩鱗集群聚而觀視天氣晴和春儀繁盛呼為富春亦祈禳之意也至秋霜降祀五穀之神先期亦羅列將卒盛陳兵器如行師隊伍旗幟劍戟精光蔽天而金鼓鎮角喧填盈耳杭人亦聚觀之以為盛事

唐武德中鍾南進士鍾馗落第觸階而死賜綠袍以奠感恩誓除虛化鬼後明皇見夢召吳道子如夢圖其形

松窓夢語卷七

十三

遂相傳祀之辟除不祥今杭俗元旦多懸其像皆戴文進筆線進本杭人也窮極狀態不可方物皆屬神品亦有雞懸掛者以東方朔占書一日雞二日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主物音陰則災也

元宵賞燈始于漢祠大乙今上元觀燈是其遺風唐勅金吾弛禁三夜宋增為五夜至今因之惟聞宮禁鰲山高十餘層飾以金碧燈如星布極其侈靡而皇親貴戚亦視效之若民俗最盛於杭以皮絹紗紙之燈皆產于

此而南北貴重如閩中珠燈白下角燈滇南料然燈皆
萃焉民間跨街構木為坊飾以彩繪至暮燈火相望金
鼓相聞一時男女塞途競相追逐他省所無

古無墓祭之禮漢明帝率公卿朝原陵自後歷代因之
我朝聞亦謁陵而南京孝陵則百官蒞任者必往躬謁
永、為例

杭俗春秋展墓以兩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勝故清
明霜降二候必拜其墓下此亦禮云雨露既濡履之忱

松窓夢語卷七

十四

暢霜露既降履之悽愴遺意也然暮春桃柳芳菲蘊堤
六橋之間一望如錦深秋芙蓉夾岸湖光掩映秀麗爭
妍且二時和煦清肅猶可人意閩城士女盡出西郊逐
隊尋芳縱葦蕩棹歌聲滿道簫鼓聲聞遊人笑傲于春
風秋月中樂而忘返四顧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畫
圖信極樂世界也
續齊諧曰屈原以五日投汨羅楚人哀之以五彩繫菰
葉裹粘米謂之角黍投江以祀當時以舟楫拯之今競

渡是其遺跡角黍之風趣、有之競渡惟留都為盛閩
中次之一舟可容十人大者可二十人鼓枻而前頃刻
數里往來如飛以先後為勝負近年西湖亦效為之然
行不能疾以彼皆長江大溪故能縱橫競逐乃耳然西
湖夏月荷渠亭、水上如翠蓋紅粧艷麗無比香芬襲
人即盛暑之候泛舟湖畔停船垂陰清風徐來頓忘炎
燠余嘗經齊秦之境亦多芙蓉安得畫舫搖曳遊人欣
賞也

松窓夢語卷七

十五

七夕織女渡河詣牽牛所其說肇于漢武帝中秋翫月
肇于唐明皇九日登高肇于漢桓景今世俗七夕婦女
陳瓜果於几筵望月穿鍼以為乞巧不知何所中秋供
月以餅取團圓之象遂呼月餅九日食栗糕取登高之
意古人佩茱萸飲菊花酒皆時物也白樂天詩云移坐
就菊叢糕酒前羅列自昔然矣七月望祀釋家謂之盂
蘭齋俗云鬼節謂地獄放假五日則矯飾甚矣時民間
剪紙為花燃硝黃為燈以水板泛于湖上多至數百夜

望如星亦足娛目中
秋泛湖稍邀良朋勝友舉觴把玩
甚暢幽懷夜涼人靜月色湖光上下澄澈如洗當此之
時繫楫浩歌心神飛越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悠然樂
而忘人世矣
即有蓬壺三島何以過之
重九登城南吳山則前望大江後眺西湖此身已在九天之上下視城
坪民居如曲房窈窕樓觀錯雜不可窮覽陟紫陽之巔
則怪石竒窟深奧巉巖可喜愕東望越山若俯而伏卑
而下也稍北則龕赭二山之中滄海渺茫杳不知所之

松窓夢語卷七

十六

矣

古人祀門戶中雷井竈為五祀見于儀禮而夏日祀竈
世傳臘月二十四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夜祀之杭人歲
凡兩祀歲盡之日為除夕士庶家向暮皆焚松盤火光
接天流星閃爍爆竹之聲鳴雷聒耳金鼓相接已而上
祀祖先既而家人父子群聚歡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
圍爐團坐達旦不寢謂之守歲此皆故宋之遺風亦歲
終之一樂也

風俗紀

語云相沿為風相染成俗古天子巡狩則觀風問俗所
係良重矣第習俗相沿久遠愚民漸染既深自非豪傑
之士卓然自信安能變而更之今兩都若神京後靡極
矣金陵值太祖更始猶有儉樸之遺至于諸省會余所
歷覽率質陋無華甚至織音貧窶即藜藿不充何暇致
飾以炫耳目吾杭終有宋餘風迨今後靡日甚余感悼
厥、思欲挽之其道無繇因記聞以訓後人

松窓夢語卷七

十七

秦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人頗事佛今去
少游世數百年而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已毋論富
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之者強飾華麗揚、矜謂為富
貴容若事佛之謹則齋供僧徒裝塑神像雖貧者不吝
損金而富室祈禱懺悔誦經說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
不之計也余家有介然祖訓戒無作佛事自祖父以來
世能守之

東坡謂其民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至今

不哀大古稱吳歌所從來久遠至今遊惰之人樂為優
俳二三十年間富貴家出金帛制服飾器具列笙歌鼓
吹招至十餘人為隊搬演傳奇好事者競為淫麗之詞
轉相唱和一郡城之內衣食于此者不知幾千人矣人
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踰制犯禁不知忌
也余遵祖訓不敢違

縣志紀聞云杭雖華美富麗之區獨士人咸以清慎相
飭屬其或踰溢不檢庸孺亦得嗤之世遠者吾不知已

松窓語卷六

六

余所聞先達高風如沈亞卿省齋錢都憲江樓皆身歿
未幾故廬已屬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雖位臻崇秩
後人稍事奢華增構室宇園亭窮極壯麗今其第宅皆
新主矣此余所目觀安有如江樓省齋者
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制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
之法代變風移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群
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龍鳳服飾惟皇后王妃始得為服
命婦禮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銀事

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紵絲綾羅六品以下用綾羅
段絹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是皆僭擬
無涯踰國家之禁者也

子與氏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禮重成人之始世俗
廢置不行久矣余於子孫將冠必先告于家廟稍放三
加冠禮既令其長跪受訓始令謁于家廟次令拜尊長
不邀大賓亦倣古禮之遺意也至于男女婚姻議者爭
言富羨家余謹謝之惟擇里中朴茂故族諭知刑家

松窓語卷七

九

有素者始議納禮禮儀不敢同俗務極奢華但遵先世
儉約家規成六禮之儀而已若夫誇多鬪靡毋論費財
用亦難繼非可久之道也

上古喪期無數三王乃制喪服以三年為限則衰經之
起自三代始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又曰文王忌日必哀則忌日自文王始也古不合葬李
武子曰周公蓋祔注云祔為合葬則合葬自周公始也
墓志不出禮經意以陵谷變遷欲使後人有所聞知但

記姓名爵秩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今之作
者紛：吾不知之矣

余所見富室上舉父喪：儀繁威至僭優侏絢裝前尊
識者嘆之後與胡端敏嗣君純文恣其行事謹身節用
敦篤姻族訓戒家人修治墳墓皆若父訓迨舉父喪一
遵家禮所列惟方相香亭神亭旌亭包筭銀瓶把花雪
柳而已鼓樂陳而不作畫削杭城繁縟之習可謂善繼
志矣

松窗夢語卷七

二十

家廟之禮惟祀高曾祖考四世自朱晦菴家禮與國朝
之禮皆然但享堂宜潔余家居本隘東銓歸稍增擴數
椽置享室於堂左歲時伏臘忌日必衣冠而祭後庚寅
歲卜地于城之西隅創建宗祠中祀高祖介然公以下
神位每祀必遍召宗人集祠下祀畢享胙於前堂仍為
約曰凡我同宗月輪一人司香元旦必集春秋祀必集
毋以事免復置田數畝以供粢盛欲令後世為可繼云

自省紀

夫君子信是非不信毀譽以是難為非、難為是也然
世有見人是而不察其非見人非而不諒其是則是可
為非非可為是此無他公之則是非私之則毀譽何可
常哉余宦遊三十餘載競、以名節自勵而萋菲之口
每政攻其所恃嗟嗟士增絃多口安能免于求全之毀
耶顧毀譽二者先聖猶加意于譽故曰必有所試誠恐
蒙不虞之譽貽過情之耻也則生平宜自省矣為錄薦
語于左云

松窗夢語卷七

二十一

余筮任為司空司寇即無可表見歷三代考績少司寇
葉公署語云賦性溫雅操履謹飭昔任工虞政舉茲任
剖斷心公銓部考功郎鄭公署云秀雅有文操履無玷
奉旨復職 出廬陽為大守巡按賈公薦云氣質溫良
志行卓越清白範昏吏貪墨者不肅而懲虛心昭聽斷
健訟者輸心而服因時設禁則米價平而民食用裕以
禮施教則學校整而士志聿興古之循良今之賢守總
督漕運喻公考云清峻之行宏遠之才積弊盡除群生

咸賴巡按劉公薦云養與教舉役簡刑清心無日而不
勞於民事無微而不當於理居身有道僚屬為之興行
馭下不欺軍民為之草心有救荒之實而無損於上有
樽節之政而尤儉其身王道幾見于郡內文行當求之
古人操江巡撫及公考云器度詳雅操持清約救荒有
法而合境蒙休蒞政有為而四民咸服 再補衛郡巡
撫商公薦云性行不凡操持有素蒞政未久恒加志于
窮民敦政有條先責成于屬吏巡按盛公考云才識貞

松窓夢語卷七

三三

穎操履謹嚴理盤錯而案牘曾無宿留賑災傷而溝壑
多為全活前後治郡終始不渝巡撫艾公薦云卓犖之
才可與達權濟變雅飭之度務在約已裕民官資幾十
年不遷幾微不見顏色治行於六郡為最聲聞藉有口
碑尤于溝壑之人加意而冰蘖之節不渝真為民父母
不愧古循良者也巡按楊公薦云文學優長吏才充裕
熟世故而弛張中理體民情而寬猛得宜屬地遇災傷
多方惠賑邊閩報徵派百計調停裁省脩悉其憂勤討

謨每昭其經濟聽斷不淆纖細操持不染分毫誠為芳
潔之流允作英良之器

擢潼關兵備副使巡鹽宋公薦云器度醇雅制作端方
處事有倫有要執法不激不徐行重鄉邦久負圭璋之
譽方隆閩輔克稱鎖鑰之司巡按吉公薦云器宇凝整
冲曠才華精敏特達即法紀之飭而令行禁止風力落
豪強之胆徵政事之修而盜息民安河山儼清肅之化
革泛濫之閩文驛地蘇困查淹延之囚繫獄犴釋冤法

松窓夢語卷七

三三

令精而學問更博操持慎而稽察且嚴保障功優廉明
譽洽巡茶孫公薦云明達之才醇雅之質整飭嚴而閩
隘之武備煥爾一新聽斷公而軍民之情昭然莫道廉
潔之風久著謙虛之德性成巡撫謝公薦云學本淵源
守極貞肅閩譏不與商旅之傳頌煜然憲度克裁訟獄
之清平僉若且河洛適值艱虞而疆圉益嚴夫保障
去陝之粵由粵歸故里復起之蜀督蒞任不及期年尋
擢閩中參藩巡按李公薦云溫恭有度易直不阿見理

洞晰幾微處事不爽毫髮署印頒革積習之弊管糧尤著清白之風為守俱優謀猷素著巡撫劉公薦云平易存心寬平任事詳品當而愛憎不形聽斷公而喜怒不與守身有道處上下不援不陵遇事多思馭吏民有威有愛

入晉為憲使不兩月復有秦中之命尋以右轄轉左巡茶揚公薦云明達之資而出之以慎耿介之性而濟之以寬往副憲司風猷懋著於閩陝今視藩篆操持無替

松窗夢語卷七

十四

於厥終才猷迥出常流事業自宜遠到三邊總督喻公薦云事多英蘊敷歷久而已熟志超凡局會稽精而不獲榮路標表穹秋聲望巡按彭公薦云行履清修才猷敏達出納禁相沿之舊例而遠近德其公平稽查懲積習之遺姦而上下服其明斷巡撫陳公薦云苦節清操一塵真無所染真見確守四民翕然歸心勞深而志不憚于興除任久而勤不辭于難易宏鉅之才公輔之器自開府閩中入為廷尉少司寇尋以少司馬出督漕運

鎮兩粵皆外無薦揚惟呈功計效于家宰督粵年餘回籍聽用是以解綬掛冠得優游泉石不意歸方二載台撫閩中遂晉秩御史大夫掌留臺事尋改大司空皆出望外何意聖眷優渥恩寵游加復令入掌銓部司進退百官之權耶東銓踰年以二品考滿加春官少保益念逾分然心切報主乃遷延五載始得致政而歸自謂與漁樵終老不復知有人世事亦可以衰朽棄置矣而臨涖斯土者猶以衰朽達于天聽此何以稱焉

松窗夢語卷七

十五

乙酉歲余年七十三矣督撫張公薦云精神健而德望崇隆行止端而卿評推服進退有大臣風節清貞為士類典型巡撫蕭公薦云德望允孚于家邦勛勞素著于南北有應變之才而聲色不大有守正之節而主角不形巡按傅公復命薦云正色立朝聽履邁山公之啓事抗疏去國投簪傲謝傳之間居井里型模邦家耆碩時臺長吳公請優六卿致仕年七十以上者余復叨歲夫月米之賜巡按蔡公復命薦云清介絕人坦夷近物年

彌盛而操修靡懈德愈厚而譽望滋新庚寅八十巡撫
傳公巡按黃公會題優禮老臣復荷旨存問時黃公復
命薦云三朝耆碩百辟典型溫問雖已新承特恩允宜
載錫傳公內召薦云器識昂彛勛高銜鑑去國表大臣
風節居鄉見前輩典型沐恩存問戴德難名

松憲夢語卷七

二十六

松憲夢語卷之八

銓部記

周官冢宰統百官均萬民即今吏部尚書乃天子之相
也職在鏡藻群品使弊然當于用而不爽斯可仰副九
重付托下慰百司輿情自非明如鑑空公如衡平則雖
朝夕乾惕殫竭心力亦安能黜幽陟明以無負國家綸
才至意顧知人維艱明亦難言之矣惟開誠布公令公
議所是與衆共揚讐怨不忌公議所非與衆共棄親故

松憲夢語卷八

一

勿恤則人已兩忘恩怨俱泯庶可圖報塞萬一耳余秉
銓日薦進大寮與所棄置更僕未易數已而庶官藩臬
下至郡邑守丞悉憑考語以為黜陟檢閱為勞至黜陟
所重尤重臺諫之選內外之察舊制科道缺官例于中
書行博等官及在外推官知縣行取選授而一時急缺
則暫以司屬改補未嘗局于一官余選數次必身言書
判皆善始授臺諫次則授以部屬府佐著為定例若內
外考察余以南臺京考者一銓部京考若一外察者二

松憲夢語卷七終

尤為覈：京考舊例全憑諮訪多係浮言未足為據余嘗題准令各衙門堂上官將所屬六年以裏應考人員填註考語十二月中類送部院以憑叅酌註考之後別有聞見不妨臨時面相訂正以求至當惟六科原無堂官聽部院徑自考察外考舊例在京科道無先期備考之疏而事後拾遺南京科道先期有備考之疏而事後仍糾冒濫如撫按官凡方面有司在三年內遷調憂病等項皆得糾劾而三年之外已升京堂者止聽南京

松憲惠語八

二

科道論劾撫按不得槩叅然大察過堂部中視為虛文不知察言觀人亦可驗考語虛實才品高下歲丁丑大計余與臺長陳公瓚同事時一典史過堂署云耳聾倒當問住余詢之曰汝有何疾對曰無疾復詢其履歷其人應答如響余顧陳曰此雖卑官部院安可輕黜以蹈不公不明之罪即命之曰部院留汝矣叩首而去一典史故給事中也以建言遷謫亦隨眾叩首階下余察其才品堪以大用即擢司理尋晉僉憲使督學閩中仍語

之曰任路升沉本不足為吾累所責隨地建明期樹不朽業耳昔司諫垣今為邑尉汝皆安之占宏抱矣後果大用向非一一詳慎幾失兩人大察之不可不謹如此余嘗總覽銓務大較不越數者時皆題奏為例今條例之則以勸懲宜彰名實宜審遷轉宜近罷閒宜別告病宜稽文憑宜核考成宜實而舉劾尤宜當夫賞罰者人之操柄臣下之勸懲係焉使不明示賞罰何以鼓動人心余時嚴加甄別舉卓異數十人疏請宴賞貪殘十

松憲惠語八

三

餘人請旨拿問乃振肅紀綱一大機也我太祖時雖縣丞典史廉能愛民者特差行人賫勅獎勵封內醪金幣賚之宣和時亦宴賞實先朝舊例但卓異宜旌第恐矯偽者得以眩名貪殘宜斥第恐中傷者得以誣善舉錯一清賢否例置何可不審若大計中如老疾不謹類顯明易見非有實迹自難輕加惟直諒慷慨者類浮躁老成厚重者類不及辨之不審善類受傷於此二項必以輕挑不檢當浮躁以才識謏劣當不及庶真偽不淆而

名實允當矣然其中遷轉宜近者以遠則職業廢于道途抑且驛遞困于供應委為非便余每遇有缺俸淺者量遷而稍遲其資俸深者暫停而總計其考皆就近轉如府佐縣貳則遷調鄰省府縣教職則銓選本省至今為例其罷閒宜別者以方面有司曾經論劾為民閑住者俱于考察時申請永不叙用如貪酷已甚前所論劾未盡其辜考察之時仍從重處如自願致仕不係論劾者查果才堪用世行足表俗不妨叙錄或以微瑕被摘

松憲夢語卷八

四

公論並惜者亦難概棄其告病宜稽者以兩京大小衙門官員告病恒多偽飾余以查非真疾不得徇情結勘代奏或中途患病及先養病在籍未痊者必須所在撫按覈實具奏方與准理如有託疾黨護俱已欺妄忝奏廢無虛位具文憑宜核者以官員到任憑限定於該科自有一定不可短長之規繳憑由於各省亦有按季類繳不可違慢之例近因內外各官執稱親戚求為代領因而遷延停閣致令違限或既已領憑枉道回籍慮違

原限告照免提此皆積弊應以遠近緩急吏科酌為定限凡官員到任文憑務按季類繳庶無曠職其考成宜實者以言期底績事貴考成若與事不考成雖唐虞難以治天下我朝稽查章奏者在令中頃緣人情玩愒虛相推諉雖題請屢申而延閣不報况職專黜陟所關甚大或忝劾貪污而提關未結或具奏伸枉而覆勘未回何以一人而彰法紀也必行撫按立限查催督令完銷中間果有窒碍許徑奏請如或仍前怠緩忝奏究治

松憲夢語卷八

五

庶無廢事至於舉劾之宜當者以吏治臧否係民生休戚而全係撫按之舉劾益賢能得以薦揚貪酷得以提問所操權重勸懲無難乃貪酷有司生民大害今不循拿問之例姑留以待復命則未論之先皆百姓受害之日是不忍于一官之去而忍於一方之阨也中間善彌縫者以阿順取容事營求者以結納釋怨能保無漏網乎如是而欲不肖知懲何可得也若夫薦舉之數多重甲科輕貢舉夫科甲外補固多砥礪名節志期遠大然

貪肆不檢者亦往；有之率以過小見宥舉貢固多日
暮窮途甘心喪氣然奮勵自立者不為無人每以限數
見遺且今天下最親民者無如州縣正官其次無如州縣
佐貳在正官十人之中甲科居二鄉科歲貢居八在佐
貳則由歲者常十之五以天下親民之官強半取足于
歲貢而槩以途窮無用輕且棄之安得不消沮意氣自
為末路囊橐之計耶如是而欲吏習知勸又可得乎今
惟貪酷顯著者徑自拿問招擬明白然後題請發落不

松憲夢語卷八

六

必紛；瀆奏若止註誤小過不得官常亦要曲加戒諭
令其省改不得輒註劣考阻其自新之路官與地宜具
奏加銜不宜者起送改調果有不肖不妨再論果無其
人不必搜求若夫薦舉只當考其賢能不必更論科甲
舉貢或煩冗州縣偶缺許以小縣才能官具奏陞調緊
要縣分偶缺許以歲貢州縣佐貳教職才能具奏陞補
以至納粟吏員等項果有才能超卓者亦許奏補以府
州縣位但不推陞正官歲貢知縣累屬薦揚者亦查照

舊例一體行取選授科道并推陞兩京部寺等官則卑
職亦欣；奮勵矣因憶往日有沈憲副蒞吾浙時以海
上盜劫居民聽勸夫沈蒞任未久事在前官監司承時
弊風旨欲効分守汲汲及分巡無何時宰被僂事劫未明
鄭透江右憲副而沈反坐不及聽調如此舉措何以服
人心哉因知舉劾之貴當也然而士人待次銓曹者亦
多途矣如甲科取選以重始進近有以十數五數為限
者亦借成數以示速嫌之意不載令甲但開選人多可

松憲夢語卷八

七

以酌量成數以後漸少自難定限二三八仍照常行
何得拘也舉人上選惟憑一日之試上卷同知：州中
卷知縣下卷通判此以文為高下維試吏見才當公薦
舉以示激勸今撫按薦揚通判鮮及殊失公平正大之
體如有賢能卓異者必與同知推官並薦部中亦一體
陞轉因仍之弊何可襲也貢途非能限人祇緣循資積
歲志氣銷磨暮年衰朽之人不勝委靡自棄之意近奉
新例督學書嚴選于起送之時若疾者汰除于到部之

日不患不得其人部中考選上者授以府佐縣正次者授以州縣佐貳委靡積習何難起也官生一途原與貢舉一體取選法近太驟近議正歷上選八年雜歷上選十三年法阻大難况近年就選人少遂將本項應選員缺除補別途事屬未安余嘗定為正歷五年雜歷九年俱准取選庶藉少壯以宣力效勞亦激厲成全不使沉溺也王官長史以下通許保陞本府員缺其保陞服俸惟進士舉人年深亦得薦陞三四品服色自隆慶中恭
松窗夢語卷八

究一二今後皆屬撫按查訪賢否比照有司事例一體舉劾聽部點叙但王官名曰輔導實則間散本部填補皆以才品稍劣者處之為其職不親民若欲照薦外遷前此並無舉行不能破例以開徑竇也吏員効勞諸役部中既試其能臨選又課法律嘗因缺擬官未嘗因人褫缺若吏辦有力者徃趨戶部見行辦納事例以為捷徑其餘一歲六撥大小九卿并翰林科道各衙門者約計千餘皆供實歷間有貼役私代宜行禁革庶免積

滑塗緣為奸而職員亦不至濫授也夫此數者其當因才區別則異其當假以歲月久任則均蓋久任之法歷代用以弘化保民而漢世得人尤盛迨我祖宗朝官多積歲累功民亦樂生向化承平日久士習漸靡競進之心熾苟且之習成流轉頻煩資格拘泥民生未受實惠舉坐此也今必諸司盡律以九年之制勢固難行余時酌議先責成于守令蓋治道民生巧隆休戚惟視守令得人比于他官更為緊要今後但以兩考為期知縣歷

松窗夢語卷八

九

俸六年得陞知府知州亦限六年方為陞轉如歷三考知府得陞布政憲使政績尤異者照先朝舊例超陞在京堂上官不及九年者陞參政副使知州陞僉事即中員外知縣陞科道部屬同知州其有才不宜于地者年資未及則互轉一二以更易之淺于前必令深于後超于後必其淹于前庶在外有位不萌倖進之心也內如科道部屬往年歷俸至八九年今才稍優者不過四五年即陞京職稍劣者數外遷人無固志若能不拘

一歲兩陞聽吏部隨時掄選才優藩屏者陞叅政叅議
諳習法比者陞副使僉事加志牧養者陞知府器識宜
內者陞少卿寺丞大約六年上下陞寺卿叅副三年上
下陞議僉府運問才不足以稱其官官不足以展其才
者雖年淺亦量處一二以儆勸之庶在內官司不薄外
任之職也然綜核吏治在巡按釐正士風在督學故巡
按必須差滿方可議陞若未滿即陞則巡歷未周施為
必有未竟何以覈吏治而惠民生督學必須三年方可

松憲夢語卷八

十

議轉若任淺即轉則歲考未遍化導且未有周何以肅
風紀而移士習余嘗備兵潼關代殷憲副後彼以壬子
冬出關至甲寅秋未週二歲復入關為左轄其間自秦
而汴為大叅由汴而浙為憲使由浙而晉為右轄後復
由晉之秦所至皆不數月四省往來之程不知凡幾十
里其於地方損益利弊吾不知何如也或曰久任良法
也顧限於資格則庸碌急情者使于歷級而升竒才異
能者何能脫穎而出余以資格不可廢廢之則簿籍可

置限制無禁法不畫一何以遵守况以群千百人之才
品取決于一二人之耳目吾恐智慮難周日且不給啓
覬覦僥倖之心務詐偽貪求之術弊將如蠅紛出可勝
道哉然其間自有不泥于資格者謂宜量才授任以要
重之任宏鉅之務待非常之才使得以見所長以責任
之輕閒散之局待才器之小使循資叙遷則用資格而
不純用資格何至法之弊也若夫守一定之法須任變
通之人有治法而無治人即成周織悉具備之法不能

松憲夢語卷八

十一

無弊僅一銓曹資格士乎哉

宗藩紀

國家分封王府頒給祿糧親、之恩脩極隆渥然而紀
綱法度載在令甲亦凜不可犯夫是以恩威並舉知勸
知懲永保福澤於無疆也然余以為親、者仁不得已
而裁之以法者義故必仁盡而後義乃可施今不先議
祿糧而遽及于所範之法非所以明祖宗親、之仁也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賜子尤多不數歲裁為萬石後

以民貧賦少給代肅諸王僅五百石多至十石夫當國家全盛之時不加賦而奪之祿以為寧儉宗室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也又祖訓凡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注大既富貴之矣猶不絕其仕進所以作善良之心消怙恃之氣聖祖遠慮亦可繹思已余嘗南至粵東走淮鳳西入秦晉大都得宗藩之梗槩僉欲請田自給僉欲試官自效而司宗籍者格于祖訓軌咋舌不敢上請惟因循退托正猶不絕薪止火而揚湯止

松窗夢語卷八

十三

沸無益明矣夫王府始封之時宗儀位數大略相等支給祿糧簡省易辦二百年來宗支繁衍多寡迥異如陝西一省建有秦韓肅慶四府祿糧均有抱欠肅最少慶次之秦差多韓為最以宗支莫象于韓故積欠獨多今平涼府一十州縣額徵遺儲祿糧共計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餘石歷年所完有五七萬者有三四萬者甚有一二萬者以致迫于窮之不顧禮義凌侮有司肆無忌憚如廣西靖江王府宗支支來者一千一百有零幼

者不知凡幾宗室養贍銀計五萬一千九百銀兩俱于桂林等府州縣衙所額派秋屯折糧又湖廣每年協濟一萬五百兩猶且不給舊未償新無補因而新米空訴或家人抱告填滿司門逼近几案在彼之詞既直在此之應實難奈何不為之長慮也考求其故咸謂膏腴之地盡為宗室占買而應納稅糧又復恃勢不納夫以額定有限之糧供積漸無窮之祿雖多方措處終不能足具應得之數勢難禁其置買民業但既受民業則惟正

松窗夢語卷七

十三

之供自當出辦乃今買占滋多通負日甚稅量之征輸既少常祿之供給愈難須自今預行州縣將各宗室見種民田盡數查出就於本宗祿米放給之時即照數扣除庶官司免征催之勞而宗室亦少欠負之祿此救弊之一策也然此不過待宗室之有力者耳至於貧乏者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懸磬突無煙而衣露脰者亦病極已余嘗轄閩中司其事時韓府宗人融燭等倡眾出境聚集數十人擁入會城告請祿糧欺凌官府有司不能

禁余邀致數人以情理喻之延致公而給以薪米乃以別項錢糧曲為借處一二以應其請姑令送歸仍白樵院參論為首者數人送蒞高墻以全法紀後樵院詣回原秋防道出平涼韓府宗人擁眾郊訴樵院少示聲色彼遂倚勢相抗甚至毀傷輿從自後樵院皆枉道避之余繼撫關中復道出平涼以撫臣體統不宜令宗人輕視時藩臬以下皆止余勿往余謂我以禮待彼安能以無禮加於我哉且撫按百姓吾責也歲久不往安知無

松思夢詩卷八

古

困窮冤抑無所控訴者乃遂行將入境預戒巡行者毋拒陳告不論宗室諸人凡有呈狀悉為收記令歸聽示余乘傳徐行宗人紛然而前各收呈散去既入院中猶有向門下請白者余令有呈者收進有事者傳入慰以人眾不便相迎可毋入也眾始退去余檢諸呈批發長史令查可施行者一一申請大抵皆為祿糧耳嘗考宗正籍在嘉靖中葉見存者一萬五千餘隆慶初年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奇以祿計之不下

八九百萬設一再傳而後生齒十倍祿亦十倍宗人有益祿而天下無增田此勢之所必極而思之所必窮也失今不處愈不能支既不給以應得之祿而有司奉行條律一切以法繩之令搔首觸目資身無策則安所歸命也余嘗經晉之蒲州會襄垣王西軒者年七十餘矣見其二子曰三峰曰四峰宴會中慨慷談時務上下古今皆鑿：可行惜置之無用耳使國家開入仕之禁俾得展其經畫非漢向唐勉宋汝愚之流亞乎尋會山陰

松思夢詩卷八

古

王龍田者質實好古被服檢身一如儒者其子元峯半姿異常雅善詩文喜為議論多招致遠方英俊此何域東平樂善河間好賢使國家賜詔褒嘉或授宗正之職以風勵宗人亦鼓舞之一機也今王府宗室多在西北而豪橫縱恣肆行無忌亦多在西北不惟聚眾呼號凌辱官司且有招集奸暴群為不逞者矣不惟宗人踰制犯禁越閑妄奏而妃嬪姬妾亦有以內臣護送詣京奏事者矣余甚為國家法紀惜宗人風俗惜也南粵惟靖

江王府中十三輔蓄行為最悖理違法亦為最自嘉靖
中本王因公科擢致疎親睦之情諸宗遂持族黨之強
幾亡上下之分由是朝祭書押等禮一切不行積習驕
頑無所顧忌悖理犯法紛效尤逮至背違法紀不發
高墻禁制閑宅夫高墻自累解送之人而約束惟謹若
閑宅初議王府差委內臣旗校有司差委巡捕官員內
外防禁鎖鑰封閉五日一啟巡風人役晝夜守護不許
私自出入交通外人防範頗周近因群宗構怨以致眾

松窓夢語卷八

七

庶乘機毆辱官校紀法蕩然矣若非勅諭訓戒責令親
王鈐束恐不能不貽地方之害也若鳳陽高墻拘禁日
多屢宜釋放嘉靖^中遣內官章壽等釋放不不五百人人
隆慶初年余奉恩詔首釋鄭王厚烷并周府鄢陵王府
鎮國中尉勤熨朝塌等遣官送歸原府他如倡眾出境
越閩妄奏禁銅十年八年以上者一體放釋百五唐人
及查見監重情帥伏王等六十起尚有三百八十一人
夫以天子懿親逆惡未甚際圉之一城之中而不時釋

放固非所以示恩以惡極罪大既因辱之而猶給祿糧
與宗人無別亦非所以明法余以為諸降庶人者宜與
絕封庶人同祿而罪點禁銅者宜視齊民監禁者稍優
而不使同于無罪至于郡主縣主以下如將軍中尉之
祿皆限半給餘皆量給婚資漸次裁抑亦可歲省數百
萬之虛名而裨得沾國家之實惠亦委曲圖維之計也
然創始必虞其終儻少議減削一時怨望眾眾喧譁誰
任其咎第計目前補偏救弊余撫閑中日常以韓府宜

松窓夢語卷八

七

行七事條請一曰補祿糧以濟窘迫二曰肅閑支以息
紛擾三曰正體統以便鈐束四曰補額員以資輔導五
曰嚴門禁以懲逸出六曰別庶人以正名分七曰嚴防
閑以戒不虞此寧獨韓府宜行已哉然此乃一時之權
宜非萬世之長慮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麟趾爪豨綿
行無窮以有限供無窮勢必難久余以不弛禁不受田
不入仕則宗人之祿日積月增前者之欠負既無完期
後來之增加愈愈難給授司宗籍者柰何不為之所也

漕運紀

漕運乃國家重計國初自永樂移都北京軍國之需盡仰給於東南時漕渠之功在江淮以南者平江伯陳瑄為大在齊魯以北者尚書宋禮為多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瑄帥舟師海運後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進淮就管家湖築堤長亘十里以便行舟後儀真瓜洲以達潮水鑿呂梁二洪以平水勢開泰州白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橫亘四十里又治松憲亭語後

六

和溝始通江淮禮治濟寧修會通河置十五閘復黃河故道自祥符魚王口至中梁下二十餘里以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堰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洩海豐大古河凡四百五十七里自是輓漕京師大為便利遂罷海運而法日益詳然始猶自淮安用運船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歧口跌坡下用淺船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其間濱河置舍五

百餘以居運卒置倉五十區以便積貯故事不墜而兵不疲也自後直運歷經年之苦修濬經累歲之勞艱苦萬狀不可勝言迨來獎增于積習之後政墮於姑息之餘軍衛有司人持異見先運交納掛欠遲達則漕務宜議夫漕務統于把總領于旗甲余以把總宜每年更代一員督催交兌糧完押幫赴京上納守掣通關回南一員在省徧歷衛所嚴督掌印指揮千百戶等官選補旗軍修造船隻追補舊欠等項預整來年事務聽候新糧

松憲亭語後

九

派到即督各官前赴水次交兌完日就便赴運限五月渡淮毋及河溢若旗甲領運往中途侵盜以致臨倉掛欠良由旗甲不得其人向屬衛選不公近由府選但勢分懸隔軍旗虛實既不周知視點選為故事以致殷實之家愛惜身家多方躲避而積年奸頑於樂充補又撐駕眾軍數常不足臨期乏人隨處催倩本係烏合之人通同侵盜勢不能免須委公正有司徧歷衛所吊取軍冊不分屯操如官吏監承除本身外俱聽從公揀選

以殷實者充之務足十二名原數敢有故違許令參究
然旗軍遠出父母妻子皆賴月糧養贍今有預給半年
者有經年不給者以致衆心不服易於犯法及責賠補
輒先逃避無產堪變貽累各官宜通查各總軍丁除預
給半年月糧外見以四月給散安家將兩月每石折銀
五錢申解司府轉發該總解京完補積年掛欠若交兌
糧米亦要悉遵議軍事例晒揚乾潔兩平交兌如有仍
前怠玩者聽憑參究其他漕政諸務節經督臣區畫備

公憲夢語卷八

二十

載議單嚴明詳悉但人心易于玩愒申飭貴于及時余
嘗條列五事上陳載入議單一申嚴降黜以慎交兌一
申禁囤戶以速交兌一甄別運官以益漕政一專任提
調以濟厥務一復舊窰運以蘇困累亦漕政之一助也
若夫輸運帆檣必由河道每歲舟千艘糧萬石渡江淮
以沂黃河從此浮濟入汶踰滄瀛而達通惠皆藉浮溜
疏通其中設提岸以束奔騰建閘壩以時啟閉雖濟鑿
排滄運同賴於人謀而轉徙變遷緩急難調水性迥者

徐沛數十里間巨浸滔天漕河失其故道以致舟楫不
通糧運阻滯近乃集財糾工旋議開鑿議漕河於北有
云宜引沁水者有云宜開膠河者夫沁水之流甚微即
引之河渠不足濟長川之勢是畫餅耳膠河之議已舉
行未見其利先被其擾所費不貲又毋論已孰有灼見
功之可成建必然之畫者且齊魯之間地廣人稀一望
蕭條恐生不虞是石田耳故議北河但當不時葺堤補
缺濬壅泄溢使故道無滯則停留衝激之患皆可免矣

松憲夢語卷八

二十一

策無奇也議漕河於南則江淮之間有寶應范光二湖
最為危險其湖約長三十餘里東西廣濶一遇風起水
涌浪高往來舟楫俱難駕御東方急則牽挽難留飄蕩
出湖西風急則撲擊岸石船屢傾覆不惟飄失糧米往
往淹溺旗軍實為大患思得高郵湖往年添築內堤舳
由中行至今便之今寶應比照前規修築內堤亦百世
之利也若云宜循元人舊踪做國初平江故事以復海
運則先達邱文莊濬嘗有說焉要亦以為蕪河海之運

則可循轉搬之法以省直達之費申休番之令以息督力之艱耳此慮漕河或阻亦不得已而為海運之說漕河通則海運之說絕矣余嘗督漕奉穆宗恩詔奏免帶磚以免捧挽之勞省交納之費值夏鎮河決事于河道疏惟引咎自責奏免旗軍賠補凡以漕挽之役轉輸暴露尤可憫也茲欲使之出入風濤躑躅于不測之淵以待命即有利國家余不忍言矧兌運長運老歲月于奔忙正耗除耗剝脂膏于溪壑積債催役而偷生虎狼之

松隱語卷八

三

吻露居野宿而委身魚鱉之鄉悠々天整幾何而不為漕役之陷阱耶

西粵紀

嘗謂兩粵之盜如深秋落葉掃盡復聚當事者不先時撲滅迨其燎原用力難而成功不知其幾倍矣余在粵時山獯海寇紛々流毒地方征勦殆無虛日蓋種類衆多積習難馴也山寇猶易勦除若海寇出入江海揚帆鼓柁於波濤震盪之中自非生長海濱熟諳水戰豈易

奏功余觀粵以東崇岡巨浸內則山寇巢穴累千百計外則海寇侵突借日本諸島夷為爪牙流劫縱橫民多廢業踪跡詭秘兵難馳騁間嘗併力於西粵以西乃嶺表邊鄙為湖廣藩籬居東粵之上游內環萬山猛獯淵藪外扼交南諸蠻夷郡縣雖多賦稅實少恒多資藉於東明興以來兩廣建官置守訖無定議寇亂亦無寧時憲皇帝加意遊荒拔叅政韓雍為都御史假以不御之柄超度常規當是時兵馬錢糧皆於南京料理選調兩

以忠諫語卷八

三

京江西湖廣漢達官軍不下二十萬物力充盛故所至如摧枯拉朽無不殲滅彼雍誠異才亦委任權力不同也嘉靖初廣西田州南丹向武鎮安上思龍州諸處叛服不常屢煩征討自新建伯王守仁至日盡釋其罪議立土官建置衙門以夷治夷聽招效順安居樂業且復出兵應調善等諸齊民至今帖然是韓則以勦建功而王則以撫獲效然始勦終未嘗無撫後未嘗無勦可以相時而動且以彼己之勢言之彼有五長重利

輕生一也擐捷憤戰二也狡猾頑愼三也據海為勢素習波濤四也結連內外聲息預聞五也且虎鬪狼吞藉粮于我勝則毒噬無厭負則飄揚遠遁而我兵有七短焉將不知兵不習戰一也烏合未練膽怯陳搖二也兵徒未選老弱易靡三也陳伍未肅進止無節四也波濤洶涌神衝目愧五也戰艦後先彼此觀望人懷規避莫肯爭先六也佛朗機銃木城難禦一舟失勢群胆隨喪七也是彼五長以杜其內外相援為急而在我七短

松憲高語卷八

三

以選將練兵為要蓋海上之寇每結山寇為腹心故欲勦海寇當先除山寇欲除山寇當整齊約束齊民夫兩廣山峒聯絡民徭雜處徃來勾連固結恣肆猖獗焚劫殺擄歲無寧日今欲計圖安弭須嚴保甲大約每鄉分為二甲每甲選擇一人立為約長分立約甲十人互相約束每于農隙帥眾操演盜賊竊發集眾截殺解報軍門一體給賞如有不行救護者送官懲治至如巡司哨守官兵分定界域一遇警報協同截殺亦照鄉兵論其

功罪各鄉兵民仍須互加覺察時加偵探間有不逞之徒潛通賊黨接濟硝磺軍器者許眾即時報官毋得容隱庶齊民有所懲創不敢為盜即徭僮之人豈性與人殊不好生惡死自甘盜賊者彼其中膏腴曰土可耕漆蠟等物可供食用不患不足惟阻於聲教無路自新若使處置得宜安其土俗順其夷情就中建立官司治之聽得出山貿易共遂樂生之心如徭僮耆老中有才能出眾堪管幾集幾里或幾百里就令推立頭目率領所

松憲高語卷八

四

管徭丁各分疆界自守一方眾果信服即以其地與之以為世守傳之子孫軍門先給冠帶如有別起賊徒越境侵犯或越江行劫許令擒斬報從重給賞三年無過比照田州事體授以土巡檢又三年無過加陞土知縣以後一體遞陞聽得世襲原耕地地永免徵科亦不令充兵遠調如自願立功報効者聽其呈赴軍門准與調發有功一體陞賞沿江一帶開地立墟許以各色貨物兩平交易如此則居處宴安服飾鮮麗回視茹毛飲

血霜行露宿潛窺劫奪鳥驚鼠竄豈不大相懸哉所以甘心為盜者要亦始由迫于飢寒繼被誘于賊黨因而劫掠拒捕積惡累罪漸不可悔哨聚則勢難解散聽撫則心懷疑懼亦不得已為苟延之計且有司招撫又非實心或誘致殺降或姑置俟蒙未嘗推赤心以置人腹也各將領貪功喜事視為奇貨於是招者屢叛兵連禍結征調煩勞財力匱竭而兩省之民始驚然喪其樂生之心矣此以待于民且不可何以撫安反側哉議撫不

松野語卷八

二五

可則有進勤乃諸道出師或舍難就易或棄水入山遷避逗遛心多攜二兵既分屬既無統紀以致各處賊徒日漸滋蔓威愈衰而事愈難此實置叛逆而不勦滅之故也且雷霆之威不遠、天下以求擊人而人自畏、之為其震盪發舒奮迅難測也使轟、烏日遠天下而置叛逆不擊人將玩易視之何以彰雷電之威乎余以盜賊愚頑冥悍若非一大懲創何以盪濯妖氛之氣以享寧謐之慶哉然兩廣巨盜山寇居十之七八海寇居

十之二三近如曾一本余乾仁林道乾輩則稱雄于海上如黎汝誠黃朝盛李應孫李汝忠許永等又倡亂于山中其餘若海豐歸善之人萬峒葫蘆峯和平之岑岡長樂興寧程鄉等處德慶新恩會寧清遠之羅傍紅嘴大羅等山廣西之古田鳳凰賓州八寨府江等巢依附聲勢肆無忌憚殺掠人民占據田業遍地皆盜區矣時又有安南夷目莫福山莫文明莫中正等奔赴西省奉旨分發安插肇慶韶州二府及清遠縣奏贍而頻年供

松野語卷八

二六

給苦於不繼余時奏聞發回日本第三倭王與倭酋迷沙濕波跟等駕船浮海率眾前來屯聚平山負險劫掠時統大軍殲除殆盡自後有宜山大小都亮之捷全夥撲滅惠潮韶肇之捷則廣肇剪其渠魁惠韶獲其醜類賓州淶里淶聞之捷則櫻其負隅之勢制其出匣之兇嶺西陽春電白之捷則東擊西奔土崩瓦解巢穴蕩平根株悉拔亦救寧山海之一時也但海上之寇道乾雖已招撫而一本猶點驚難擒向非大將得人何以率先

士卒夫一本乃吳平遺孽素習兇悍狹猾尤甚出沒波濤流毒閩廣先年盤據深澳兩省合師進剿被其潰圍逸出自後陽順陰逆屢招復叛積惡既久脅眾漸多焚劫鄉村擄集船隻抗拒天師勢將以乘我之怠則猷聚長驅飽我之利則鳥散飄忽瞬息千里莫可追襲後得總兵俞大猷素居海濱習知水道彼云廣集兵馬多造艦舸四省合圍期於必克誠勝算矣但分兩省之將領聯數百之兵船遠制於海洋浩渺之間各官共有彼疆

松窓語卷八

五

此界之嫌懷分功計利之意心志不齊應接不力其勢固難盡合若膺指相使之順也余以誓師決計必須事權歸一而後調度可施統馭無碍即福建官兵亦應聽兩廣節制齊心戮力庶易成功後奉旨俞允余方解綬而一本就擒計誠得也先朝韓雍去任兩粵分撫事不協一盜賊益熾乃復以言官議仍用雍總督開府蒼梧實自雍始梧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據之地心藉重兵彈壓始可警服羣兇彼時調兵三萬戍守鎮城分布

要害後盜賊稍寧減至萬名所以貽東西百年之安良有以也嘉靖末年復設巡撫專任廣東一應兵馬軍餉官員賢否征勦事宜往：不行關白乃復議減戍兵又議扣留糧餉夫梧鎮戍卒彼時止存四千勢已薄弱盜賊縱橫東滅西起勢幾不可支矣今併四千更欲減之防守不周潰亂四出異時推究禍本誰當任其咎者且兩廣盜賊淵藪大者嘯聚山海黨類數千必調遣狼兵招募浙福之兵足以勦除其次群盜投間抵禦突出焚

松窓語卷八

五

劫隨時隨處有之正戍守官兵之責每有擒獲因之驚駭解散者尤多今謂無益撤去吾恐賊無忌憚愈肆猖狂勢不能不議復設也梧鎮兵餉歲費十萬餘金皆取給於南雄梧州橋稅及廣東折糧銀兩自分鎮之後餉有定額逋欠日多歲入不過八萬尚虧二萬自隆慶以來太平橋稅自南而北稅者解廣西自北而南稅者解廣東又歲減萬五千之數矣若再加扣留則日侵月削梧鎮益不可支而廣西全省亦可棄置不守矣夫治兵

必先財用財裕乃可振兵故雖平居無事給兵糧除戎器尚不可使有不繼至舉大事動大衆豈可使積貯缺乏哉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當事者奈何易言之乎此非所以明職守而一政體也時廷議是余言罷東粵撫臣後余秉銓日又復設余以山賊每連海賊而出入故所重在海諸郡獨倚潮為門戶故所急在潮惟漳潮一帶皆經海道故禦潮急則賊退遁漳之澳中禦漳急則賊橫逸潮之境上往者廣東巡撫之設專馳廣城

松憲語卷八

十六

以禦海寇兼防山賊大城所參將之設原為聯東漳潮水寨以備不虞卒以兩省議論互異尋皆奏罷自今計之添一重臣即兵力以瓜分而益弱事權以鼎峙而皆輕况廣東福建各有海道副使兵防事宜原非乏人管理今惟以監軍副使駐劄潮州與東莞海道福建海道相為犄角以巡撫標下官兵分屬參將統領駐劄潮漳防守應援或平居無事各駐省城居中調度山賊有警則廣東者出高肇福建者出武平海寇有警則廣東者

出潮惠福建者出漳泉共切震隣之恐一如唇齒相依毋以分土為限視若秦越務俾威聲振龍氣稷消弭庶事無煩于更張自可行之永久雖然事權一已間以內督臣制之矣然聞以外惟君制之所恃以鼓舞振作於一方者恃朝廷之賞罰耳賞罰不明雖堯舜不能以泊天下故易稱明罰勅法書言弗迪顯僂凡以法紀不可以不飭也余觀王文成坐縛思田諸變計擒八寨反側勞績著已捷聞而時宰忌勳竟停卹典襄毅平修仁荔

松憲語卷八

三十一

浦諸洞直搗大藤峽功至偉矣班師而輔臣謗議尋乃罷職余鎮粵時東省失事罪不及撫臣而余乃降職閑住及平山盜平撫臣晉爵錫金而余僅復職聽用嗟夫以功受罰寧獨文成襄毅然哉善乎陸賈生之言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知此可與談粵事矣

嘉慶丁卯十月傳仁和趙氏竹垞會本通小史記

松憲夢語卷八終

松窗夢語跋

聞之先大夫曰文者氣之所形氣形而理寓焉是故理
不足以上推天文下視地理中述人事卑：采古先之
唾餘裁子史之緒論自以名溢縹緗飛雲捧而學窮篇
牘汪流川注而不知畧其精英收其蕪穢此買積還珠
宋人猶然笑之欲以窺義黃灑盪之風究墳典精微之
奧漂唐流虞出姁入孔是使奮負山河伯白若嗟望洋
也故曰惟有理而不朽古稱文章亦云不朽以此哉先

松窗夢語跋

大夫年二十餘入仕幾七十始致政官途四十餘年因時
監立隨地建明體國經野殫厥心力於是有官遊紀官
輒所至幾遍海內名山大瀆多所涉覽於是有四遊紀
內夏外夷古今大界變夷猾夏於今可慮於是有四裔
紀士首黔黎寧同商賈農夫代耕工人足器於是有四
民紀天垂地呈幽明異故俯仰之間森羅一柵於是
有象輿紀物有常變吉凶攸判證以人事應若合符於是
有災祥紀喬天靈蠢形：色：觸目遇之自然生意於

張恭懿松窗夢語 跋

是有動植紀感世人文一時變異禍福倚伏惟善是師
於是遇聞紀餘慶由積成名何執先規已泯方技徒
聞於是德藝紀畫官其思夜棲于腹夢覺之關神明
未合於是夢者紀坤職承乾代為輔理刻厥直枉道
揚休命於是忠權紀撫時感懷茂對物育憂世樂天
循環無已於是有序俗紀百察師濟宗及瓜瓞乎威並
行衡量斯得於是鈐藩紀軍儲大計以食足兵東西
寢息南北底定於是漕粵紀總夢語凡三十三紀

松窗夢語跋

天地人之撰未能廣載博取而名理以後都缺

一第

丹

寶

日

三

書

4

之

文

內

見聞雜紀序



昔人謂文章闢乎氣運制作本
乎心術汚隆盛衰之故居可睹已
顧江河之趨既不可挽山川之變究
且日甚世道互喪文行交譏殆不知
所終則今日之紀載蓋難言之矣邇
者公車之曠紙貴長安講主之席

序

趾錯闢右跡其矢口高譚橫目濶
視不啻置其身於青冥之上下視
等夷曾不當其一瞬詎不人逢干
而家周孔哉乃依阿泚忍敗檢踰
則有辱人賤士所不屑也陰實蹈
之即令其心口自質亦難置對寧
是持論之顛所為心術非也彼謂求

名於名求利於利者之未必得而求
名利於氣管道學者若取諸寄
功即不得亦可換以為重也又其
甚於身托公議計無以自解而
托之以逃怒目裂眦迂行緩步殆
尤甚焉曾見面目之不怍也心術
至是尚可以人理測而違心之語

序

尚復憑乎此余之所為痛哭流
涕思焚筆硯以謝之者也會承
乏於桐得師事李臨川先生先
生道詞正色誠心質行終其身
無不可與人之云而人卒莫干以私
通籍逾四十年曾不及洛陽負
郭之半少想見其夫却矣間及

時事與風俗惡為別感愧淋漓
至為墮淚蓋其素所蓄積
固然故其刪定見聞雜紀非裨
益身心及關係世教者不錄善
善惡惡凜於斧象直令讀者
有瞿然勃然之思因竊窺先
生之所筆於書者皆其體

序

三

備於躬而不愆於禮義者乃其
不詭於著述也若先生者所謂
真氣節真學先生之所
紀見聞真氣節道學之所
稱根乎心術者非耶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先生有焉一絲而
繫千鈞之重誠開世運非淺也

矣汚隘盛衰之際不能不三致
慨云

萬曆戊戌進士兩知浦江桐鄉縣
事古膠須之彥撰



序

四

臨川李先生傳

士必慈而後求文藝此論士之槩也先生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之可傳於后矣是為之傳先生姓李諱樂字彥和別號臨川世系具載家乘中其先世有宗泰者自松陵贅青鎮遂為鎮人籍桐鄉再傳而為思椿公吳有隱德不自炫飾即先生父也思椿公以先生貴贈給諫嫡母朱贈孺人生母沈封太孺人先生生而簡重雅不好弄長出就傅益嗜學彌篤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先是署府別駕全公夢

傳

一歲冠而衣錦鷄者誌朝先生進謁宛如其夢人以此卜貴徵云嘉靖乙卯舉省試罷公車肄業成均惟時與海內名公遊出一庵唐先生門下為入室弟子若靜臺杜公兼山范公咸器重之未幾而思椿公家居病且革時司成孟河馬公董監事敷教嚴重先生不以告輒倍道馳歸侍湯藥者匝月而思椿公卒馬公亦以此諒先生孝置勿問也戊辰成進士起家新淦縣令淦故江右瘠邑當孔道重以前令相沿夫政諸務廢弛先生下車一切

傳

墮錫時以激揚寓撫字或戴星視事或秉燭爰書裁削不急之務者十有其七初至庫金纔數百耳積至末年而十倍之先生為政主以節省惠民以故民蒙實惠弗令吏胥得以舞文乾沒也鄙將軍部兵於前途所在標掠城門盡閉將取道於淦淦人心悸先生僅僅致廩餼給帳具而已鄙自愧慚勒所部前去嗣是有後先生理淦者雖既去未嘗不思先生拜禮科給事中自念居言路慮無不矢心以報上科場一疏極論試官諸不法事時江

陵柄國有不附己者輒排去而是疏尤為翰林諸公所訾弁再疏擊一京兆則又其倚江陵為座主者然弗能庇也會以太孺人病欲陳情終養而江陵以自告疾為諷先生曰吾豈戀一官其以孤吾母也歸而奉太孺人優游潘輿者三年比出當事者陽為補原官吏垣而實以素所目憚故擠之出為福建僉事先生復夷然曰官守言責等耳若者為吾任若者非吾任乎備兵延平者年餘改分巡福寧春秋閱兵壘壘所以覈兵實減供具大約

一如為令時督撫楚伺耿公嘆曰天下有痛
憐民膏如福寧道者乎隨戒軍門供用者十
之四閩有叅戎呼良朋者於諸弁中最驕悍
難制獨一當先生則懼服不敢動署離州二
十里而近故事移福寧丞居之先生曰丞居
州則近州舍而別處將何事不可擅為民其
慎悴矣即撤丞還川著為令居無何陞江西
東河道叅議間道奉太孺人就祿養尋以太
孺人思故里乞致東還蓋先生所重在嗣息
而又以孺慕太孺人為念故入而出出而復

傳

三

請以歸居恒嘗自歎曰不孝之人沒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則先生之心滋戚矣奉養太孺
人盡歡既考終合葬歷十餘年薦剡凡數十
上起廣西叅議久而不赴控辭復予告尋起
尚寶司卿不赴已推太僕太常少卿皆未下
而先生老矣居之後構一小園顏曰孝勺中
結真隱樓為登眺之所往時鎮有烏溪九老
社先生復振起之相與唱和吟咏興到則招
同社友買小艇訪沈東臯遺蹟自致政後多
閒屋屏跡不入城府邑士大夫鄉飲舉先生

為祭酒不再赴餘惟答拜僅一往辭色無所
卑屈望之毅然有先輩典型歲時伏臘薦享
虔肅不沒恩不揜善敵睦宗姻蒙舉火之惠
矜恤孤寡殫賑錫之仁人有緩急亟為解紛
事有不平慷慨代理鎮故有益舖戶領役者
多破家以益金重船值尤重也先生力為之
鳴當道寢其役鎮賴以寧先生才不竟於用
經畫措注復時見之於鄉方試政時部尚書
南宇高公性簡重慎許可獨矚目先生骨氣
凝厚異日可建大事比入諫垣而中朝一二

傳

四

名卿偉人歲噴噴兩諫疏稱真諫議也禾郡
陸莊簡致太宰歸恒自訟曰失推一李臨川
大欠事因以囑代者繼山沈公崇以直諫殺
動天下常自言得百沈不如一李而少松中
丞滕公亦曰安得如李臨川先生也者挺然
自拔於風塵波蕩之秋此必由師傅得之已
而詢知為一庵先生門下士嗟嘆良久觀其
自道曰無心之失甚多有意之惡不作直已
窺真心自了之訣矣所著有見聞雜記孝勺
園小刻烏青誌李氏族譜若干卷文質而理

讀者亦可槩其為人焉先生沒未踰年而里中父老念先生不置思所以羹墻先生者為立祠尸祝同於畏壘當道亦檄入兩郡鄉賢年八十有七以艱嗣故繼其季弟斐子適為已子適醇謹愿慈諸孫輩彬彬文學蔚起有先生風

贊曰若李先生可稱古之獨行君子較然不欺者矣當江陵柄國時一國之士若狂其最下者羶附蟻集獵取華膺豈乏若人獨先生慷慨立朝義形於色侃侃而疏不欺其志言

傳

五

三百四十一

行可謂兩危雖陔其位獲伸其道其不以此易彼固宜惜哉先生之艱於嗣也將彼蒼茫茫不可置問耶抑嗣子若孫已有所以不朽先生者耶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前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眷晚生夏燠頓首拜撰

見聞雜記目錄

卷一 錄董漸川古今粹言
又鄭端簡今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目錄

續

卷十

卷十一 附青鎮家祠寺鐘成碑記
又尺牘三遺

六十一

見聞雜紀卷之一

具與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庫校正

人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今當於何處着力陸平泉云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楊慈湖云學者通患在於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范文正公謂賈內翰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自謂平生用之不盡

薛文清公云舍而不求曰忘求之太過曰助長見聞雜紀 卷一 一

胡力庵每頌此語謂學者所患正為忘字自朝至暮念念不忘便是聖賢

薛文清公常言心如鏡故如磨鏡不敬便昏了所以說學有緝熙於光明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文公訓子帖云大槩禮數要恭謹詳緩不要倉皇顛錯

顧東江嘗言人家夜飲晏起乃奸盜所由始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

為或官司雖無心而吏入佐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况隣里所爭不過侵占田界逋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徐徐諭之可也李崇政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志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入為哲真達識也

後生才俊者父兄當以為憂不當以為喜須常加檢束令熟讀經書訓以寬厚恭謹勿使與浮薄者游處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也各須謹之

王靜泉見戶內日晷指之云光陰不可再得如何容易放他過去見聞雜紀 卷一 二

伊川云今人於外事物件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待得外事外物好時自家身與心已先自不好了也

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陸平泉云朋友者今日之典籍典籍者往時之朋友籍溪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及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

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康節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
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張魏公每訓子及門人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
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呂申公居家夏不掛窓不揮扇冬不附火平生
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未嘗較曲直聞謗未
嘗辨

平泉言朋友易合者到利害之際多不得力其
落落難合者到利害之際反得力

夫子温良恭儉讓五字常要想見其氣象謝安
見聞雜紀 卷一 二 百九十三

迎桓温時氣象常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
要想

司馬温公曰去惡從善舍非從是入或以為如
制悍馬幹磐石之難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
戶樞何難之有

閔老木齋謝公正德初致仕上章力薦守溪王
公匏菴吳公以代已吏科給事中王昂論選法
得罪吏部尚書遂菴楊公救之薄譴二公伏休
大臣之風今不可復見矣

陸贄云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非計也今各
邊總兵巡撫見一 出一軍賞一功罰一罪必
須奏請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調常致誤
事由於將權不重故也

正德十四年 江彬用事 殺帝有旨南

巡舉朝文臣諫不聽金吾衛指揮張英懷匕首

入端門剖腹出心以諫死御道上其忠烈又出

漢辛慶忌唐張萬福二將軍之上

呂涇野先生構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時巨璫

劉瑾用事權傾中外以其同鄉也欲要致之先

見聞雜紀 卷一 四 百九十四

生不往繼而以禮來賀又却之不受瑾時之先

生因請告歸於高陵瑾使人偵於途少有可議

則就遠馬行至保定卒無所得而返先生之學

於斯亦可見矣

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

平泉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常靜

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

大夫以紛華盛麗為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
規

悟真禪師云靜中將平日所憂所疑看破自然
不上心來妄情觀日常舉動須要知是甚麼在
這裡舉動一切動靜分外事一毫不與使其心
超然無繫

白雲云性如天清明廣大性如地包容徧覆性
如水周流無滯

靜也不妨動也不妨動靜間不把真性點污方
纔是道

禪家本不求益只要了却一生無所牽累便是
完他事心無罣碍此生亦空

鬼關雜記 卷一 五

一庵云達磨面壁九年不曾有一刻閑閑了便
有乘之者矣

把點檢他人功夫做自已事何有不辦點檢是
的意不特管人過失也上蔡所謂矜字正此類

目有異見耳有異聞須正己心終不為患臨死
只有安命一法更無妙理可尋所以謂之淡中
滋味

張含齋云這心駕馭他不得須是靜中慢慢收
拾然亦無工夫可用處只是凡事退後此不得
已而應之可也

伶俐人去道遠所以受痴受呆神仙伎倆無多子
怨我謗我無非助道之良緣愛人敬人便是標
心之要法

惡字不要看重了如私情眷戀畧謀計較前思
後笑自擇便宜的心即是惡念如酒色財氣是
非人我板緣愛念患得患失皆是惡也

只有迷悟元無九聖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乃知先
儒所謂循理不是行好事之謂也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日
鬼關雜記 卷一 六

樣子
平時不怕死臨終却忙亂此是正念主不定也
所以功夫全要在平時

思量計較聰明伶俐於此箇門中一點也用不
著

素問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内存病安從
來

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自身有
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

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

倍常年幾百歲

康節云老年軀體素温存安樂窩中別有春盡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有養之旨也

華佗云人亦須少勞動使穀氣清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為聖人於傷生之事自不為到臨死却不怕論語謝氏註云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見聞雜紀

卷一

七

三

此亦可為座右銘也

大渴不大飲大饑不大食恐血氣失常卒然不救也荒年餓草飽食即死是驗也嗟乎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內者安恬臟腑調順血脉使一身之氣流行冲和百病不作養外者恣口腹之欲極滋味之美窮飲食之樂雖肌體充腴容色悅澤而酷烈之氣內蝕臟肺形神虛矣安能保合太和以臻遐齡耶

古之善攝生者居常少思慮忍嗜慾平喜怒寡

憂樂澹好惡世之美麗貴重物事舉不足以入其心由是志意舒暢形體安和血氣順利度百歲矣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其此之謂與

方正學曰寒即乎煥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為身之殃噫嗜慾之毒甚於劔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耶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見聞雜紀

卷一

八

三

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養氣以成真

忍力最難如遇喜多言欲忍之使默見色思濫欲忍之使伏逢樂將縱欲忍之使歛臨食方其欲忍之使節皆人之所難也

晁文元公曰人生大難惟有重病極貧大亂三者而已其餘細故何足介懷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我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顧左山絕欲七八年矣而壽止六十八好酒故也
也可見酒色財氣四件皆能滅美惟色為速耳
李南涓云吾午飯後不看書

天下事都是假的要識得破

王鶴坡嘗言飲食畧多一口便不是畧覺饒氣
便要析本鶴坡稟賦甚弱九十餘乃卒

何五山云脾胃也要歇息他磨子常用也須壞
了

范冲座右戒曰凡喫飲食不可棟擇去取

何五山云要節飲食須於舉筋時便着意

見聞雜紀

卷一

九

二百五

隱南禪師云凡視聽皆能損神閒處徐步最好
安定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
有傷

四百四種病宿食為根本

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嘗忍三分餓

名利不苟狗喜怒不妄發滋味不過求聲色不
耽嗜神慮不邪思可以無病常壽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
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康齋云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脩竹好風徐

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李谷碑云宇宙中有箇大快樂要人會受用

久廢不可退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懸
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為善知識達

此五者涉世可無悶矣

楚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
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
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唐一菴云壽至百歲說着死還是怕人有何厭

足

見聞雜紀

卷一

十

二百六

薛文清公云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神氣亦損
吳石湖語鄉中士大夫曰你莫道我没受用我
雖貧儘有受用

東坡云人生樂處不必自己勞心擺布只是眼

前山川草木無不可喜但是人看不見

人之貧富不常與天地陰晴相似斷非人謀所
能保守但當盡其道耳

不是富貴累人人自累富貴只思大舜若固有
之之意任其去來何累之有

凡人作事未有不算後來決不依所算若依所

算則天為無權矣

錢財遺子孫反受怨

古來聖賢皆死何況於汝若做好人落得做耳

不煞枉做一場人

東坡謫惠州自言辟如生長此地便了山谷謫

宜州自言做秀才時貧陋原是如此皆素患難

之意

勤儉自能生財不在貪利如佃戶皆宜處之有

道道只在事上見

人不在貧富只在做好人耳若是好人貧亦不

鬼聞雜紀

困乏富亦不取禍

知保身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

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推之

不敢惡人不敢慢人皆然此萬物一體之道也

愛一家則一家愛我矣一家愛我則吾身保矣

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推之國與天下皆然此

一貫之道也

食淡之勝於肥甘食後乃見貧賤之勝於富貴

當亦如是

之言最有理所以當勤而不當貪當儉而不當

吝惟適於理而已

生老病死如春夏秋冬安可逃耶

富貴分定不能勉強若朝夕營營可以成家連

天也無用處

遊人園亭即吾所受用若生歆羨却是苦因

周萊峰云不愛其身正是第一件不好處

那得自家許多精神去周旋人未必有益覺勞

即止

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志乎對曰有

鬼聞雜紀 卷一

曰敢問大志柰何曰知其身之忘而不改也以

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志余有

傷生之惡甚多雖甚悔之終不能改真所謂大

忘也所以先儒以收放心為先務

貪財既不是懶惰又不是怎麼是中道中道以

何為準曰以身命為準餓殺也不是終日逐逐

也不是

近得一拙字可守又得一約字可以養拙二字

可持之終身

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歸 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厚百姓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以上俱錄古今粹言

皇朝雜紀

卷一

十三

見聞雜紀卷之

吳興李貞文等撰

高皇帝戊辰生二十五年入淮西從郭元帥
三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
為吳王四年為

皇帝是年滅元享國三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
丁巳生六年而其兄虞懷王卒又十年而
其父 懿文太子卒當是時

高皇帝六十有五矣遂立為太孫七年而嗣帝
位四年而亡正統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廣西

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
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
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備為我也衆聞之悚然
聞於 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
至入居大內以壽終塋西山不封不樹提學
鄧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鐘
云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
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至貴州金竺長
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
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卅山紅日遠
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
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
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
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
久忘飛鳳輦袞裳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
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

東關雜紀

卷一

五

威寧出塞俘敵甚多胡自永樂以來惟此奪
其氣一時群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
直自敵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後
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三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
益復虛耗焉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
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舛哉

四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為郕王正統十四年

七月茂陵北征王居守坐闕左門西面見群
臣八月茂陵北狩 皇太后詔立其長子為
皇太子郕王監國坐午門攝朝廷臣班劾王
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廷臣大哭錦衣指揮
馬順振黨也叱且退臺諫王竑等憤粹順搥
死且索毛王二長隨二長隨亦黨振廷中大
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掖監國
止頓首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曰爾意云
何謙進前密對數語頓首下監國遂曰百官
前振罪當赤族予請 太后行誅未晚順罪

東關雜紀

卷一

六

亦應誅今擊死勿論又令左右縛二長隨至
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命都御史陳鑑藉
振家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者
十數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誅振姪錦衣指
揮山夷其族移監國入坐奉天門左以謙為
兵部尚書翰林侍讀彭時商輅入內閣九月
丙子監國以太后命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
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遙尊茂陵為 太上
皇帝尊皇后錢氏為太上皇后

五

靖難兵未起中朝非無備江陰侯吳高屯遼東都督宋忠屯懷來徐愷屯河間各十萬人而張昂謝貴在北平耿炳文又統兵三十萬至真定何以兵起塗地瓦解謂非天命歟

六

宣德二年行在吏部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構詞健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為民

七

見聞雜紀

卷一

七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可謚曰荒末樂六年伊王謚厲

八

末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專忠定蹇義秉銓忠靖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劉大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胡濙忠安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

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

九

洪武三十五年

文皇即位開內閣召七臣入預機務名直文淵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六十八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

十

見聞雜紀

卷一

七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衢書成書分為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十一

彭惠安公哀江南詞叙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脩實錄書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十二

靖難之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而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鼎翰林修撰

見聞雜紀

卷一

十五

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襄沛知縣顧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固宜從追戮上曰朕初興義誅姦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玉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貪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

十三

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未為非

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真人於沙

漢帝玉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皇五帝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

十四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特有其名其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况中間類纂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冢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十五

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

見聞雜紀

卷一

十六

知已不易得楊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不知于肅愍彭文憲不知李襄敏李文達不知葉文莊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陽明

十七

國初李太師胡丞相京國公諸獄未可知若干少保石總兵諸獄詞恐未為無枉即劉瑾錢

寧江彬亦未必有反謀坐奸黨可也武定積
惡負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擬亦
難服其心侯爵終當復唯曹賊是實

十八

薛文清公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緘默
都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
進階封贈父母顧名臣也尚然况其他乎

十九

正統己巳大統曆二至日晷晝夜六十一刻
岳文肅公大異之識者以為用事大臣任私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言九五

智廢曆法必有搖本之禍八月六師陷土木

二十

吾鄉入 國朝名臣輩出開創時文成文憲
籌畫軍旅與制禮樂未四十年而有靖難之
事則遜志効夷齊之節又未五十年而有北
狩之事則肅愍收宗李之功又未八十年而
有南昌之變則端敏發其奸忠烈死其難陽
明平其亂此皆焯焯在國史者內閣今纔七
人文簡文懿文毅文正文忠皆能稱其職矣
若章文懿純心正學師表海內稱為大老又

不可以功名論也

二十一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議者
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
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
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
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
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

久之

二十二

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
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
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
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
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
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
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

當京師一歲之用况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啓修寺觀徧于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二十三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為何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見歷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二十四

張永初見 上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其將為不軌 上怒夜縛瑾坐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坐瑾黨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

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誅瑾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內閣進勳塵子又封諸太監兄弟為伯者七人以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瑾則穰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一十五

楊文襄一清公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

見聞雜紀

卷一

五

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公曰公亦 天子信幸臣今計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 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藩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不濟柰何公曰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
頃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頓首請死
願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
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
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二十六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
印職方請給新印余為主事白即中總兵印
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

見開雜紀

卷一

三

二百九

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
不可辨悞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
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在禮部印此在內衙
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即中
不以為然

二十七

嘉靖三年甲申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
錦參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
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
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錠提

見開雜紀

卷一

三

二百九

同叛軍至今為邊鎮大禍

二十八

王虎谷為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
典者始與度牒王晉谿問之曰兄謂此可塞
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
典者出於其間今二氏之徒苟且為衣食計
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
又可奈何虎谷嘆服

二十九

大禹治河易今日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

今併欲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漕之運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畫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三十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舟

見聞雜紀

卷一

非

行抵雄縣分給軍餉

三十一

林見素劾繼曉下詔獄 茂陵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即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安知宮中事舉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其凡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思出至東華門使入謂與詔獄者曰若等謂果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

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得不死

三十二

嘉靖庚子北兵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時兵部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敵起都御史程鵬於家總督官大備保山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鵬質直端勁外若恹恹內有經緯不善附權善通賄遺有前輩大臣風節柄臣惡之北兵浪據撫綏故開任明年兵又

見聞雜紀

卷一

天

旨

三十三

正德庚午逆瑾既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

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為日
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楊公廷和
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
禮曰 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
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
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三十四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修撰
相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言君
臣不宜華服已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

見聞雜記

卷一

二十九

三百六

不宜輔臣改攬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
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
謫廷十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溫
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三十五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
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
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
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

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
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
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
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
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
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
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三十六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
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

見聞雜記

卷一

三十

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
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達死之江贛都御史
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
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
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已丑安慶守備楊銳指
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時王公在吉安
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悉會
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
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
繡知府劉昭議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
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
王疇參政陳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揮葉文馬
驥自昂等八月癸未上親征詔天下遂至
南京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還京
駐通州宸濠伏誅

三十八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循高晚年走京師奏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
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放恭還鄉

三十九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
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仁宗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

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在其位猶尊之曰朝
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
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
云

四十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佐不專翰林
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
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
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
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官察者于
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
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
忌人官被至于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
異于昔矣

四十一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庶平兵部尚書劉儲秀
清貞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文行
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年相繼
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劉削籍非
出內閣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平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旋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劫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金雙壁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四十二

嘉靖來浙中儒臣可為輔弼者王文定公瓚董中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峯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官至禮部侍郎張南

光廟雜紀

卷一

三

京兵部尚書中峯與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四十三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人者萬安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四十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倭倖導康陵南征罪人未就旬師之戮中外危疑洵洵視行陣間尤費心力媚

嫉之徒肆為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剝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四十五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張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以諭德是張疏入閣

四十六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而以漢儒舊本為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唯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事眾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

光廟雜紀

卷一

三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
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
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日湯武亦
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日
若有伊呂何患無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
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
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
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
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王其有本之學有用
之才今此請奏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
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
撫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
賊捷奏中功歸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
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為已
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為濠
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
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

且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
軍務正為今日已而濠平職方即中論功超
陞晉溪乃不得脫戎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
張桂薦起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恭襄

四十八

洪武元年始設六部以勝毅為吏部尚書正
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叅政俟
斯為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俟至張統皆在
南京蹇忠定公以後皆在北京

四十九

見聞雜紀

卷一

三六

劉文安公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
等將兵禦敵未聞推陷虜廷迎回鑾輅但迭
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
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
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急忠
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
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
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肯退者
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
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為

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荆者誰之力也

五十

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黜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

北明雜紀

卷一

三十七

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瑢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釋

五十一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黃忠宣公始實宣德乙卯也已而黃公兼掌兵部事正統五年代黃公者兵部侍郎徐琦正統十四年琦陞尚書景泰元年止掌部事靖遠伯代琦總督機務成化間崔莊敏公以南吏書王端毅公以南右都御史叅贊機務恐亦未然又

云始於正統辛酉亦非蓋正統辛酉始定名南京也

五十二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五十三

永樂中解公胡公出內閣為廣西叅議國子祭酒宣德四年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瑛戶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出內閣改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書景泰 年江

北明雜紀

卷一

三十八

淵亦自內閣出為工部尚書代石璞

五十四

巡撫之名實始於洪武辛未是年勅遣皇太子巡撫陝西也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辛丑遣尚書蹇忠定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庚戌遣侍郎于肅愍周文襄等六人出巡撫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事中佐之

五十五

崇文莊公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

胡文穆公恐恭靖未可謂為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謚實始於王文節公禘文節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

五十六

孝慈 仁宗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莘塗德超任姒 列后濟美宜家之教戢於坤裳逮下之恩深於樛木百八十年餘未嘗有臨朝干政者正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之功正德末國統中絕非 孝康為之內主禍未可知也然當是時四楊在內閣可謂勤勞王家者矣

見聞雜紀

卷一

三九 百六

五十七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鄭文安儀文簡吳揚二文恪魏文靖葉王邵三文莊何文肅黃文毅皆非翰林彭從吾易名惠安林見素有改謚之請未見施行然亦有官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馬許二襄敏王毅愍陳莊靖是也

五十八

宣德三年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以民廉介端謹也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進員外

即中十九年陞山東左叅政當是時索唐賽兒急盡逮山東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 上再征胡勅民舟車轉餉節約曲笑省財力民不擾事集 上在道中勅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試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戶部為右侍郎尋改南京刑部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公力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民不果

見聞雜紀

卷一

四一 百七

五十九

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姪太常寺丞苗傾貲上獻乞侍即 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即六部執政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賈緣近侍

內臣進獻玳瑁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
即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
官閣老之子若孫南髻亂已授中書冠帶牙
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
方之門弘治間馬端肅公言京官額一千二
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
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灾汰罷
上從之

六十

洪武十一年封 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

見開雜紀

卷一

聖

一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
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
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
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
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
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
年春詹事霍誦奏云

六十一

國初偽漢陳友諒為勍敵偽吳張士誠次之
吳能西擾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武昌

矣是時以長興侯耿炳文守長興江陰侯吳
良守江陰長興守則陸騎不能出徽歛所以
斷平江之掌股江陰守則師舟不敢窺通泰
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不我擾而陳氏滅張
氏繼之矣

六十二

弘治甲子六月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擄
黃裏黃裏者京城也時北方小王子求貢朝
廷既許而不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人云朵
顏頭貝阿爾色蠻領三百人與北方通和小

見開雜紀

卷一

聖

王子與一小女寄養引誘入寇而大同亦告
急於是 泰陵欲出軍召劉東山面議東山
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文皇朝類年
出兵逐寇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 文皇時
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
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
人軍士玩於法利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
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六十三

正統十四年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

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

六十四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二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萬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

通鑑紀

卷一

聖

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授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哉

六十五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綏坐瑾黨死陸完坐宸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皆論死咸謫戍石文隱公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其

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六十六

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孝陵諭王曰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為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生四子四女女長即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擇耶季女竟不敢受入聘從佛氏為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為禮書毀之

六十七

山西三傑喬公宇王公鳳雲王公瓊白岩以德量勝虎谷以節槩勝晉溪以才畧勝然而晉溪有功於民社矣

六十八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六十九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 皇天上帝
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
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兩師風師雷
師北郊 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
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
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
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
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七十

皇朝雜紀

卷一

四十三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
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
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
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
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
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救粟其誰不解
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勅輸粟豆授武職
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賊罪如文職止許
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
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悉如凱言

七十一

嘉靖壬寅北信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
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寇皆遣
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
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
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柰
何余曰渠負 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
巧渠獨不知寇棘本兵自出手天順五年秦
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木麓川之役王驥嘉靖
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亦少
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
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
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
書毛掌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程鵬

內批用鵬

七十二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敵入大同塞必犯
紫荆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獨石
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
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黃花鎮兵最

皇朝雜紀

卷一

四十三

弱

七十三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是冕以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郵而國體所關甚

見聞雜紀

卷一

四七 言六

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 上從之

七十四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為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徧坡卑窪 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陵竟遷北平

七十五

嘉靖壬寅七月朔日食逐貴溪去時諸城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入內閣甲辰諸城以二

子舉進士為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後靈寶許太宰石首張宗伯二人同入內閣丙午許乞致仕閑住去張病卒是冬復召貴溪貴溪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於西市戊申冬貴溪亦如之

七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誼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一年榮國公

見聞雜紀

卷一

四八

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隆興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七十七

嘉靖丁未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未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代之劉循例疏辭 上怒削籍去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部最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柰其好貨何

七十八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邊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似亦無謂其製祭如生儀

七十九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為水

北關雜紀

卷一

聖紀 三十一

所嚙皆利弊無庶隅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者以為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為便 上從之

八十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達督餉達以道險車載民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八十一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簡靖令刺事官校曰及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以為失職百計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八十二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翰林侍講劉球死於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為文祭之祭畢以餒頰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命其

北關雜紀

卷一

聖紀 三十二

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箋一壇遙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沉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閔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墓田邵文莊公云

八十三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死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八十四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後病在軍

八十五

北狩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為京師不復稱行在也蓋自正統辛酉始也

八十六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北

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

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

八十七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勅付騏復往交趾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八十八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大用號儉庵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為朔國公郭勛所惡削籍初為縣令歷知嘉杭二府皆有惠政有儉庵奏議四冊

八十九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未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為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北關雜紀 卷一 聖旨注

九十

崑山魏莊渠言皇子之國一皇后子其儀制用上十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生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為差此不知出何令甲 孝陵封諸王不然

九十一

國初設中書省左右丞相黨獄起罷詔五府

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

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黃公准胡公廣楊公榮

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胡公儼入直文淵閣時

洪武壬午實建文四年也自後楊公溥張公

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鼎馬公愉苗公衷高

公穀張公益彭公時商公輅江公淵王公二

寧蕭公鑑王公文徐公有貞許公彬薛公瑄

李公賢呂公原岳公正陳公文劉公定之劉

公珣劉公吉彭公華尹公直徐公溥劉公健

見聞雜紀 卷一 音六

五公濬李公東陽謝公遷焦芳王公鏊楊公

廷和劉宇曹元劉公忠梁公儲費公宏靳公

貴楊公一清蔣公冕毛公紀蓋自壬午至正

德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內有再入三

入閣惟西楊起布衣歷四朝四十一年

以上俱錄鄭端簡公晚今言

見聞雜紀卷之一終

見聞雜紀卷之二

吳興李 樂彦和述著 補文津校正

一

主上登極之初例遣翰林官或給事中祭告嶽

鎮海瀆之神東海祭於山東萊州西海祭於

山西蒲州南海祭於廣東南海北海祭於河

南懷慶府清源縣皆望祭也

二

余仕隆後萬曆兩朝恭遇 駕 幸太學郊

天百官止于午門外兩傍站立未嘗行跪禮

見聞雜紀 卷二 音四

也乃巡按二司官行郡邑合屬沿街跪迎又

聞學憲入司太守猶然頭門下跪人云主人

迎客禮不為過余謂此等恐不出孔子所云

足恭不知始自何年何人作俑

三

六科歲有公宴於情或不可廢者余嘗從諸

寅丈赴宴 陳皇親宅未入席主賓先行酬

酢禮禮畢置大卓于中堂者數四陳設四五

大盤主賓大食立飲酒數行既畢主不送客

座主賓各自持杯箸入席予初見而異之惶

恐不為食同寅曰此盛典舊規也君胡不食
余祥荅曰病脾不能食嗚呼此規果賢人所
創必不可改耶如其未必賢則亦何取于舊
而陋風相襲恬不以為恠也

四

余自嘉靖丙辰始計偕上春官見都城夜巡
軍沿途擺列譏察甚嚴彼此相距不四五武
爾自丙辰至壬申凡十七年而巡軍百步之
內不滿四五人抑何寥寥也聞當事者稍為
查復即怨讟叢生旋復旋廢蓋天下之事名
存而實亡者不獨夜巡為然矣

見聞雜紀

卷二

五五

五

肅皇帝末年江西郭希顏原官春坊中允家食
久矣具疏勸上立儲卒蒙顯戮余在吏垣
檢其疏三復之詞指慷慨激切出忠臣義士
肝膽夫復何疑第立儲
主上急務公言之不嫌於出位不知何意疏內
又有建帝二字大是詫異故
主上盛怒時大司寇鄭公曉覆奏擬從未減
上不從郭公一言以為不智想其命運前定

良可悲已余所不平者士大夫有云郭公想
望闕老先致殞身余謂不然夫全軀保命庸
人稚子皆知之郭豈獨性與人殊希將來不
可必之閣臣而自輕其生也作是說以誚公
者或分宜之私人不然則已既不言而又不
喜人言者歟御史大夫海公瑞與中允郭公
心腸不異海特幸而生郭特不幸而死爾

六

南澳當閩廣之中實閩之門戶天日清明詔
安縣可望南澳也近奉議漳州潮州共捐貲
城其地地可耕田而食設營房棲兵而總兵
鎮之山下更得戰艘三四十兵五百人更番
防禦寇至遠擊散之此八閩萬世之利也

七

萬曆六年六月浙江金門衛後所千戶金璫
家臥房平地湧血如鼎沸高三尺許天明凝
凍成塊事聞下禮部議修省夫血陰物也
無故湧血高至三尺於人道為小人得志於
刑獄為冤抑不伸於地方為殺戮慘傷之家
此豈一人一家之變已哉青衣素服角帶辦

見聞雜記

卷二

五五

五五

事完了一場修省不知曾有補地方否

八

余聞 國初舊制學使臨邑考校生儒今改而止臨本府猶之可也乃或以三院出巡相左或時日迫促往往坐湖州而弔嘉興坐紹興而弔寧波象山定海之去紹興孝豐安吉之去嘉興不下四三百里貧生盤費從何而出夫學使不知生儒之苦何以望 朝廷知小民艱難目覩湖州諸生赴考嘉興時方六月大旱其無力賃寓者率坐府學門首食飲見聞雜記 卷二 五十二 三百八

九

有一生肥胖方出學道門即中暑而卒二日抵家屍已腐而難收矣天下可憐孰大於是 官至大學士吏部尚書尊榮極矣當為天下後世士大夫存些風骨標準故易曰其羽可用為儀省中王給事論吏部某曰臣為 陛下作此大當為 陛下吠此賊臣為 陛下作此猫當為 陛下捕此鼠賊與鼠何物也而以比方太宰又論大學士某曰 陛下當罷黜某人謹防某人夫謹防賊盜三尺童子

皆能言之皆知其為辱也而以加之閣臣言者過矣二公不去于無事之時而去于事勢窮促之日何以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十

故閣臣分宜以賊敗其子世蕃播惡尤甚刑之西市人心大快余在都城及見也分宜有姪招之入京其人清修特立不預外事居常布衣自適不為文綺動心時罵世蕃曰看汝覆宗殺身後籍世蕃家其地方人眷愛保護秋毫不損善惡之報天道豈云爽哉

○十一

殺皇帝之南征也我湖恭靖蔣公瑤時為揚州知府師已及淮所湏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站湏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計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即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給顧賃錢自資俾各便已而迎 駕扈從貴近橫肆要索游擊江彬負 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死尤張甚時脅公不為動守備內監胡得素街公無怒

勲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丐吾身榮已而卒解 上駐蹕揚州會觀漁得巨魚顧彬戲曰此可直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界公促償直急公則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累累負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謹率妻兒薄物以獻 上笑曰酸儒去已乃 幸南京還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彬益怒屢浸潤公賴

聖明無所入 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上濟寧至臨清復奏辭有 旨將 前缺扈

見聞雜紀

卷二

三九

三三

軍口糧三日即補完去公計須數百金無可辦適徽商吳某義重公貸給始賜還方公在揚曳布袍奔趨承應祗以身輸民勞誠動權貴及扈送淮徐間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者屢而揚人德公更生肖像立祠以展報私云

十二

湖州白糧船四十八隻每船九百八十石到京止過光祿寺供應庫酒醋局三衙門不係上用白糧浮費頗省若蘇松等郡白糧須經

九衙門其費不貲矣吾湖何以得此恭靖公立 朝時曾經題疏之力也前輩留心桑梓蓋如此

十三

嘉靖辛丑壬寅間禮部奉

旨嚴行各省大禁民間雲巾雲履一時有司視為要務不敢虛行故事人知畏憚未有犯者不意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 朝深衣大帶忠靖進士等冠唯意製用而富貴公子衣色大類女粧巾式詭異難狀 朝家亦曾設禁

見聞雜紀

卷二

三

三三

士民全不知警不知有司何事冗沓塵視聖旨到此冠服所以章身匪為飾美既有舊制自當遵守彼治于人者與治人者獨何心哉

十四

萬曆五年丁丑十月朔彗星見於西北急指東南光芒甚巨經月方退主事周弘禴麻城人上言其應主有兵變在幽燕吳越閩廣之間宜飭大臣各舉將材諸無言者彗星約長二丈餘規者云自漢元成以來此第二見時余宦閩甚憂之問之督學使趙君君曰未必

然予考事文類序彗星若此者甚多或云此是天之戾氣原非星也彗星亦即此天變又有曰彗九旂者其應更慘皆非盛世之所宜有趙名參魯浙鄞縣人

○十五

張江陵之歸葬其父也楚中巡撫三司郡邑官皆來會葬巡按御史趙應元山西獨以出巡不與江陵具本謝 恩不及應元名應元因告病去御史大夫陳炯江右素亦有清望者阿江陵參應元偽稱疾得 旨為民刑部

見聞雜紀

卷二

十一

三百七

員外王用汲聞人論列炳誥諛失大臣風節詞指激烈內引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諸臣皆逢相之惡者也云一時士論偉之奉 旨亦為民出城之日江陵偶以是日還 朝江陵若先三日至而後王疏上王恐未得生還此王之大幸也時余僉憲閩度三將回先期移文閩之首驛沿途優其供給送至延平相晤握手大歡江陵敗于起用官至南刑部尚書

○十六

楊都御史繼宗前知嘉興時內臣惡其簡拘欲中以奇禍賴

主上明聖得免糧儲參政某比人也與內臣厚託他事具文草欲呈按院短公方下筆角鷹數十百群飛集參政烏帽欲攫其面目參政為廢草無何參政行部嘉禾舟將達郡角鷹如前入舟狀與在省時同參政乃迴舟去飛鳥得氣之先人心既已愛戴天且弗違參政其如楊公何事見德政錄

見聞雜紀

卷二

十三

十七

嘉靖乙丑

肅皇帝春秋高矣臣范應期對策領回寓邸樂恭讀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 成祖着有司遵奉改正蓋應期誤寫 成祖文皇帝為太宗文皇帝故 御批云 可見天生聖人其精明迥出前代彼閣部大臣烏能彷彿其萬一也

十八

提督荒政楊掌科文舉萬曆丁丑進士

聖上內帑金萬餘賑我三吳之民恩至渥也可
惜當時民不霑實惠却被有司里長乾沒了
朕裡事難言難言其彈楊掌科者自渡江入
浙筵席之富窮極水陸只少殺一童子人皆
歸罪掌科予曰不然這筵席件數未嘗遣在
牌上定要如此還是不惜民財主人自少分
曉其過廣德時州守任其款待簡薄不曾聞
楊計較了以此便見是非有歸着也

十九

六科歷事監生科有公本監生列名於末六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部亦然監生與尚書侍郎諸郎官並名而疏
祖宗朝待士之意甚隆 此三途所以並

用也今也納銀而免歷催市井負販賤傭衣
冠而揖同科科長答揖以待監生之禮待之
予僅以手舉不答揖詢謀於同志者咸云宜
答或云不宜答未有定論也大要還以不答
為正

二十

元朝之事人都輕其元人不之依倣却有可
取者二端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陳祭器

不作山陵埋深土中仍以萬馬蹂之守以官
軍至次年土生青草而後懈守廟號止稱某
皇帝不似宋朝徽號加至十餘字竊恐可法
二可傳不當以元人而棄之也

二十一

西伯陰行善不是太史公貶西伯話頭文王
發政施仁見得君道如此只管實地做工夫
畧無慕外求譽之心所謂陰德也今人纔有
德處便急人知而名之或便望報責報于人
此所謂陽為善而陰實不然者亦異乎西伯
矣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二十二

年友周養初言劉東山先生官至侍郎訪母
黨之親有一踈族舅氏年纔弱冠東山先生
謂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
終不答禮拜者不以為屈受者不以為亢古
道哉近世叔姪甥舅之間相揖宛若平交可
慨矣 麟城人 湖

二十三

正統間會場災舉子死者百十人劉先生亟

欲踰墻忽墻上有人連呼曰劉大夏劉大夏
這裡來從地若有扶掖而上者先生得出問
曰汝是何人曰我東山之神也忽不見故號
東山先生肖神小像居家在官必與神俱

二十四

劉南坦先生謚清惠與施菁陽先生孫太白
山人交予不及見三先生第與南石太學善
造其廬每出劉孫兩公手翰詩詞終日翫味
自稱曰友生劉某孫某稱菁陽曰邦直賢弟
別無贅語古人之風令人想慕菁陽名侃字

見聞雜紀

卷一

六五

言九

邦直嘉靖丙戌進士未授官暴卒南石名兼
菁陽子也

二十五

唐一庵先生曰本朝止有兩部書一部是
大明律一部是狀元廷對策可惜大明律今
日居官問理者專尚姑息苟且將律意律文
俱不用廷對策自嘉靖庚戌以前還近古以
後漸失朝廷策士之意矣

二十六

余年十五時以民生謂嘉興太守趙公瀛同

試生曹姓者年十六七美貌華鬢立班中趙
公曰生非娼優家子弟乎何盛粧如此曹失
色欽鬢不暇蓋趙公端毅嚴肅一見民生遂
訓誨及此至萬曆十一年司學道巡湖民生
俱紅絲束髮口脂面藥庶耻掃地父兄方以
為得計而郡邑官亦未聞有正言黜阻者噫
若遇趙公凝然在上則人妖物恠安得可醜
如是

二十七

范司成少試於郡郡守奇之令入衙見其夫
人以二千石之配即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
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想是西北方人今不
易得也

二十八

山西李君日強嘉靖乙丑進士與余同官禮
科由家鄉抵京師李君自夫人外止家人男
子一婦人一男子時出街坊市蔬汲水婦司
中厨夫入常助其不及掌科之淡薄官衙之
清淨恐在北方亦不多見而况求之於南人
乎

見聞雜紀

卷一

六六

言十

二十九

六卿尊官也騶從衆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戶書林公廷機子燠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多見也不佞亦嘗登三公之堂三公俱衙內衣冠而出應用童僕亦未有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群可為宦家師法

三十

海公瑞瓊山人仕為學諭謁太守長揖不跪兩學訓跪其左右人呼海筆架馬令淳安時

見聞雜紀

卷二

六

胡公宗憲撫浙海裁損夫馬胡不得侈用以直諫繫獄蒙 宥後官御史大夫待諸御史甚嚴卒之日檢篋唯綾葛一二俸金數兩爾

三十一

臧君克山為松江守時相 國存齋徐公當朝有姪一人衣色衣入郡儀門內作搖擺態者數四臧使人諭即出否且加辱徐揚揚故態弗出也臧令隸痛責二十而呵出之徐相公聞之致書于臧申謝畧無嗔意馬噫非克山無以見相國之大微相國不能成郡守之

嚴兩賢之相遇此後恐不易再見矣臧名繼芳嘉靖癸丑進士湖州長興人

三十二

施西亭憲副儒距余鎮十里許惜也生晚不及識公得公遺文及詩篇讀之真前輩人物與郡邑諸公書論時事皆耿耿古道如師訓其子弟絕無依阿柔媚之氣聞西亭每入城郡守萬公必先訪入郡則萬公必設飯果殷真率意不在酒在乎蒼生利弊聞也今想休風令人嘆羨

見聞雜紀

卷二

六

言六

三十三

刑部主政初入衙門例有提牢之差三月非區區管此囚人也與大理都察院彼此互有參駁之寄王文成公入見牢中多畜肥豕問是囚糧所餵堂上三老先生皆有之公宰一豕先祭臯陶餘盡宰以分惠囚徒余聞之士輩有此語公不計想利害毀譽故人所不能為者彼獨為之豈尋常人容易做得

三十四

余初入江右令途便道謁代巡某適大雨驟

作代巡無命移竚廊下竚雨中良久肌體衣冠露濕殊甚然令官卑猶之可也同門友某巡按畿外邊方苦寒之地也二司未見時俱着帽套煖耳既入見皆除去此友面語余曰看二司諸公冰零貫鬚鼻間余問何不云着如故荅曰無是體統夫帽套煖耳既奉傳旨小官皆得用之二司在代巡前有何不可這體統不知大明會典曾開載否九經說箇體群臣却是君王事君王尚當體代巡獨不可體乎拘泥甚矣拘泥甚矣予所見兩君皆

見聞雜紀

卷二

李九

不壽死想是慘刻之人啟公正茂總制兩廣才頗揮霍守却可議然盛暑中二司相見俱揮扇不忌亦大快人一事也耿楚侗撫閩吳鵬峯從憲按浙二司自不穿素服未嘗損了官箴近來服色不知何似

三十五

湖郡守張西林鐸關中人彼中春元謁郡伯云行庭參禮吾湖諸春元既入將上堂張南面俟行禮焉陸貞居隅年長首班正色曰舊規後堂相見張始退相與行拜禮聞先一日

已有行庭參禮者不必求其人

三十六

業師范蕪山先生諱晉卿嘉靖丁酉舉人少為錢正即宅館師嘉靖戊申己酉二年侍先生教其春初赴館家有一僕送來館舍定即去冬復來終年俱主人僕服役然待之甚恕未嘗求備也說書及經每歲必徧而易繫辭及學庸每說二通三十年來吾鄉春元館居跟僕至四人五人而經書不及說其半何今昔之懸殊若此

見聞雜紀

卷二

李

三十七

吾湖邵康山先生為舉人居不謁太府萬石梁公一日問唐師曰聞貴郡有邵春元何以不相見師曰他要講禮過然後見爾萬公曰禮不必講相見自然上坐遂投帖先拜邵邵荅之此不惟見萬公禮賢下士之高節而邵公之為人愈可想其清修自重矣

三十八

嘉靖十幾年湖郡守楊公將送三學應試生未及期云監院巡湖太守廢常禮不設酒每

生各給代酒銀二錢南離錢公鎮時亦在諸生中辭於守曰按臺報未亟禮酒猶及設也未亟而廢禮是不以禮教諸生矣鎮不願受金也竟壁上太守太守語塞僅曰偏是你這秀才倔强難道就會中了此雖先生細事然也帶得幾分奇崛氣令人竦然

三十九

歸安施璉川先生峻與郡守莆田鄭公富俱嘉靖乙未進士鄭在郡初亦有善狀後卒以貪損名施面指鄭曰當時除日初下我鄉人

北關雜紀

卷二

三十一

謂余曰施峻你造化到了鄭富來做太守必然作成你也誰知你天殺的都是自家取了一些不作成我此語雖近戲然面呼太守名總是太守召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信矣璉川素履好處甚多此特細節爾

四十

新淦潘君九思既中鄉試邑令為派里甲助公程費北上有一里長鬻子封官潘知其事立召其人盡返所具金為贖其子又毋舅犯法贖杖數金強君白之邑求免潘曰舅請還

宅此事必不相累也竟出囊金代贖焉君官終知縣至死不能為殮余令淦日其妻孺人尚存每憐恤其母子云

四十一

高南宇先生以禮部尚書養疾家居四方仰先生之名伺候于門牆者俱不得覩先生居會城近切撫按三司諸公經年不為一出撫按三司謁公公亦不輕出出亦不答拜也嗟乎此所謂真杜門謝客者耶乃或視客顯晦以為低昂而閩人辭納異狀號于人曰吾已

北關雜紀

卷二

三十一

三十一

謝客誰則信之先生諱儀仕終東閣謚文忠

四十二

余為淦令者將三年歲次辛未冬月夢一神人語余曰趙清獻公一琴一鶴自隨公止有一琴可惜少一鶴余不能解至次年壬申六月應召選入禮科科中有書房懸一琴於壁間詢之則舊時相傳物也余以為前夢應矣迨後轉江右少參辭官方將出境益府黃南王差官贈余一琴余遂抱之而歸夢之先兆如此故雖謬蒙

聖恩再起西粵樂疏辭焉

四十三

嘉靖乙丑吾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柵內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吾御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既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四十四

蜀人某年十二歲時過其鄉顯仕余氏之門

見聞雜紀

卷二

七

余方構堂屋材木甚巨某題其木曰余家門前好大木盡是江南民髓骨殷勤囑付堂前兒莫教謝燕飛王屋余聞而迎之款待甚厚因命其子謝教臨別謂某曰吾子固不肖子出言不厚恐壽不永耳余卒未久其子果敗家某年十七登科尋亦夭卒仕宦而構巨室少年而逞才華皆非恒久之道也

○四十五

余嘗謁徐文貞公刺方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尚寶君已出二

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衾枕啜茗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真率若不覺其為貴人也又一日公款余於中堂呼余曰臨川我告假一進予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不出一茶之頃乃即出口發一友人書作副啓數字故失陪八十九元老對門人弟子猶稱告假謹厚真異常哉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行古之道如此

四十六

見聞雜紀

卷二

七

廖明河先生謫吾浙鹽運司判官於鹽臺為屬之卑者一日持單侍生紅帖拜之鹽臺閉門不相見亡何

肅皇召先生還院鹽臺具帖差吏請先生赴酌先生曰昨日拒見今日又請我小人小人能其差吏二十此雖非長厚之道亦可發宦途一笑云此文貞公面語不佞者

四十七

吳小陵先生一儒於茅公坤為鄉同年戊戌同上春官又同邸寓茅舉進士小陵下第安

其寓不徙且為茅書帖佐元檢點他事得失
進退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友人兄弟同寓
於杭弟報捷其兄茫茫遷他所去然則小陵
之賢於人遠矣我後庚戌成進士官至太平
知府

四十八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盛暑中有二
司訪之呼田間一老奴揮扇奴取小兀坐先
生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曰汝有風足
矣何管我坐為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
見聞雜紀 卷二 七十五 三言九二
然臆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了無官查令
人嘆羨云

四十九

建安楊文敏公榮其父克渡船役他渡者率
索往來錢又風雨寒夜輒憚勞公父獨不然
有堪輿家感其義者為卜地葬文敏祖指狐
所棲窟馬囑曰俟狐起而葬公父值嚴寒衣
單乃逐狐至歸報堪輿家堪輿曰俟狐去子
孫必有為侯王者今稍早止可多發科第然
亦穀汝子孫用矣今楊氏科第果代不乏人

云

五十

嘉靖乙卯予中鄉試同二三同年謁文宗阮
先生留坐時有六七教官亦候阮會驟雨不
能出先生命各役持所蓋傘一一送之出臬
司門顧予等曰教職微官即有傘安得進臬
司門來我故令人送之諸君他日居官體悉
下屬亦當如此此雖先生細事亦可概其生
平多厚道矣後先生與祀名宦鄉賢而子孫
三世科第聯翩為桐城望族蓋亦有所自云
見聞雜紀 卷二 七十六 三言九二
五十一

豪放不羈之士自不當以常禮責之姚江理
齋諸先生當嘉靖癸卯寓淨慈寺其鄉新舉
子十數輩共謁之先生冠帶出見然自負領
以內絕無襯衣瑩然一玉體也數君口不言
心謂先生慢客至此坐聞報學憲張公來訪
數君謂先生必更衣也先生以此迎學憲如
故殊無躊躇不安之意數君於是心服先生
之曠達焉此可以資笑談不可以為士子法
也

五十二

學憲出巡進才退不肖關係重矣自來未有
授受書札者况親於其身而與縉紳相見於
途又繼之以杯酌乎自不佞庚辰歸田以來
始聞此事而甚異之何恠乎世道之不競也

五十三

吾湖凡類考生員郡邑諸公未有不蒙諸生
之謗詈者諸生固不得無罪然反求諸身豈
盡無可議得納賄不足責矣關節盛行至顯
宦子弟必居首居次如何要人帖服來及泉

見聞雜紀

卷二

七

李公願未嘗不令各縣正官閱卷却關防嚴
密各邑進鋪陳亦當堂搜檢過毫無挾帶儘
文看着取着鄉宦子弟附其後榜出如何議
得他人顧自處如何若動言諸生放肆孔子
何以曰君子求諸已

五十四

嘉郡守侯公東萊當三學新進諸生送學訪
知往事歛分大有浮費謂鄉先生曰此舉即
破費諸生一紋不必也列位老先生但各持
一攢盒到學郡中士夫頗盛各持二盒去主

賓俱享盒行酒禮畢侯公拜諸博士曰諸子
弟望諸先生教導之遂別此公治郡非賢者
作用此事却做得超脫可愛惜後人不能法
耳

五十五

撫按分巡一方士論所宗舉動毫不可苟乃
知府入 覲署郡委之節推而丞及署邑者
蓋為節推甲科而丞或鄉科也夫丞果不可
以署郡則大察必當處分既未必處分則何
苦奪其必當署之次序而授節推以市恩也

見聞雜紀

卷二

三

予所目覩不詳姓名近日又三府署郡二府
署邑皆不可曉

五十六

吾湖先輩然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
元袁公煇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
公大章董潯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
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郎同考取之逮
萬曆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禎二公不
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
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五十七

江右鄒東郭先生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子善
官方伯方伯子溥官翰林專偶被人言污讒
歸第請見方伯公公怒數月不得見已而竟
加朴責不寬假焉嗟乎此非吾東南士宦家
所可望也

○五十八

山東壽光劉文和公珊大學士致政家居封
翁尚在封翁家法甚嚴一日文和公他出乘
轎歸第而封翁偶同客在應門文和公不知

見聞雜紀

卷一

七

百

失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予鄉沈觀
頤桐中丞曾為其邑令云封翁竟以轎杠加
責此宇宙間大奇事也

五十九

余鄉顧養默公震以貢仕為富川令少嗜學
蜚聲執苑遇執友至戚患難若身蒙之苟可
紓解不遺餘力生平唯知揚人之善絕口未
嘗稱人過蓋天性夙稟非有所懲而然子孫
貴顯宜矣

六十

學道出巡隔府迴避兩臺致遣牌失信數四
不以為非不知何故余少見代巡舒公訂按
嘉興督學孔公天循亦考嘉興二公未嘗相
避豈今是而昨非抑今非而昨是耶

六十一

凡人揚人好處儘可興起自己學好念頭只
有益無損若好稱人過這陰隲不小於過處
又增添些粧成一篇文字其陰隲更甚且速
矣余目睹二三友人蹈此尤好呼人姓名貽
禍立見可不戒哉

見聞雜紀

卷二

今

六十二

余少及見邑庠先生笞責諸生無敢抗逆者
蓋自嘉靖壬子甲寅以後而此風寢衰矣浙
省學使屠坪石公持正方嚴訪諸生行誼不
委之廣文多所詢察務得其人以行賞罰諸
生一時皆不敢失禮踰法自後大都務寬遂
至肆無忌憚分巡以代巡命考校諸生不容
唱名序坐呼朋引類莫敢誰何不五年而諸
生罵父母正官矣又罵祖父母官矣罵不已
群攻府通判而捲堂文出矣屠後擢國子祭

酒奉法不少假借諸大老子弟大老趣言官論之惟恐其去之不速釀成今日之禍今但未面罵郡伯未攻郡伯去爾奈之何有世道之寄者思以防其漸矣

六十三

兩臺出巡必考生員又不親試必假重於守巡兩道守巡兩道又不親閱卷必借目於太守推官知縣諸公諸公又不秉公必先盡鄉宦子弟次盡平日相知等第一出唾罵隨之待賞又無歲沁錢糧臨郡時縣官猝辦予以

皇朝雜紀

卷二

八十一

為

欽勅內有此款故不得行詢之侍御輩曰勅文無此一事是亦不可以已乎其與考生員又出教官以私情揀送姑不足責也然皆隆慶元年以後事前此未之見

六十四

人生六十歲甲子一週天道變遷人事亦改據余所目擊何須許久蓋習俗移人捷於影響甚可畏也母姨朱宜人少吳沈公封母年近八十相見止稱大姨今人女流三四七歲

人即呼為太太家門妯娌相呼俱不似向時伯母孀母以前富貴家女粧止重金寶今仍製巧樣金寶却束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只此二事與三十年前天壤迥別他日又不知作何狀來大有足慮

六十五

乙卯中式後借凌子迪知錢子錫嚴子文梁同款郡伯郡佐於清容軒其席皆出館夫包辦者麵食殼饌共八器湯減半添碟十二器予詰館夫薄對曰此舊規不可增也此席若

皇朝雜紀

卷二

八十二

在今日移以款吏書且不可况府公平時璉川施先生峻為予輩作主與府公相對坦率少文較今時儀節懸別施先生其猶行古之道歟

六十六

余嘉靖乙卯中試時梅林胡公宗憲已自代巡特轉撫臺矣有賀禮見及書生不知合用手本伸謝僅將大紅紙裁一板傳白帖外以回差吏此雖余之踈闇然當時貴重紅帖不輕作用亦可見矣近來郡邑上任或遇令節

紅帖積受多至百千今昔奢儉迥別蘇子所謂世之自文而欲挽之質也殆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詎不信然乎

六十七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聖人也只是這樣子若舍子臣弟友別求聖賢道理正所謂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也二十年來吾鄉不須說別樣作怪只弟之揖兄侄之揖其伯叔間有口不稱呼者其蕩肆蓋始於山人而對客飲食不相勸酬又末節矣柰之何柰之何

見聞雜紀

卷二

全

六十八

東廣林公大欽嘉靖壬辰大魁也少貧為蒙師其主人有壻中甲科官主政來謁主人盛款之請林相陪主政君虛讓曰吾妻父家先生當首坐林竟首坐主人不樂主政君一閱林所作文字謂其翁曰此生當大魁可將小姨作配主人然其言妻之林少未嘗從師時賣菜為活至人塾中聽講則曰書意如此見塾中士子文則曰文義如此便學為文吾湖孝豐吳公麟督學廣東還省代巡二司諸公

問佳士為誰吳公首曰林必大魁衆哂其為迂後驗始心服焉壬辰廷試閣臣例進呈十二卷

世廟意不愜更索閣臣曰有一卷甚佳只是起冒散漫不合格臣等不敢進

上命進閱之林遂居第一此公異才奇氣惜享年不永

六十九

吾鄉孫屏石公前嘉靖戊戌進士余詢前時大座師受禮不公曰時二主考為費公某公

見聞雜紀

卷二

全

二

某出簾即分付曰諸生休聽人言買壞了段幣每生各具清帕四方書一冊送我兩人一時諸進士皆如其言至問本房座主何如公曰嘉興屠漸山先生也并其書帕不受每門生至款洽如家人父子遇選遇差反加禮於諸門生不知戊戌以後何人受禮始迄今難言哉難言哉

七十

烏程令射陂朱公寶應人刻意詩文不廢邑事足稱循良吏云自北來介溪嚴公葵峰黃

公俱託渠致書劉清惠公麟朱一日持書借長興劉令同候清惠公是日天大雪清惠公衣大紅鶴氅衣相迎款二公飯中厨出煮腐二盤大鯽二尾此外無他物也其超於世味之外而游乎澹薄之天如此李子曰坦上林泉雪中魚腐朱衣白髮佳客相留分明圖畫一幅

七十一

南兵部尚書韓公邦奇進部不久上疏乞歸同官大老偕各屬送之郊外問故公曰吾鄉

見聞雜紀

卷二

公

七十一

有一先達物故多年矣偶一夕余馳傳坐驛此老賜帖下顧余訝之未及辭輜已入門來矣升堂叙坐茶話久之絕不似物故人成禮而別且謂余曰公官南兵勿久留也予誌其言故有今日之別韓既歸不久旋卒此事亦云奇矣

七十二

楚侗耿先生定向講明道學當世所重巡撫福建務在別有司賢否他務不及汲也時張呂二大學士考滿申公岳泉初拜相公止具

空書為賀不用幣禮君子曰可以為難矣在閩儉約異常真率無官套辱視不佞若兄弟之愛不佞時轉官江右公執手似不忍別且曰呼總戎一會省中只忌憚先生一人先生吾直諒友也奔父喪各屬俱為文具奠公命匠裁其文受去段幣折儀皆謝却公蓋叔世清修之士不知何故得罪士類有極加醜詆者

七十三

天下極寃最枉之事莫如帶徵錢糧一節凡

見聞雜紀

卷二

公

七十三

知縣知州在任止該清理任內錢糧任以前自有官在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併責備後官行取文書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錢糧不完上司留着他在今日則更有可笑如萬曆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萬曆四五年也要燕比來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這幾箇百姓百姓只有這此皮膚前面太寬後面太緊直是趕到大壞極亂不可救藥便了

七十四

漢世刺史太守居官循良如二疏歸田朝廷
賞賚動稱黃金二十斤或三十斤想當時民
間不敢擅用即帝子王孫用之亦有節制故
能藏金之富如此今日民間僭踰之甚但力
可辦金則用之等級貴賤之差應用不應
弗問也安得金不日貴民不日貧江右朱尚
書衡余及交其子維京一日問之云貴宅文
婢帶金否答曰用銀飾也須稟過老母况于
金耶其言雖未必實大都江右節儉之風異
於他省後即有兵革之亂必不受禍慘毒吾

見聞雜紀

卷二

七十五

七十五

東南一路難言矣難言矣

七十五

薛方山先生先任慈谿令行季考袁元峯先
生煇不與後得其文大奇之已鄉榜第二會
榜第一廷試第三其督學吾浙也姚江諸大
圭口許解首山陰應試生員無一等是年中
式無名盛稱慈谿多才是年中式者十人嘉
興八學批首先後俱登科時吾桐首則沈虛
舟繼志也湖郡一州六邑童生今日赴試明
早辰時出案凡平日知名者悉在所錄人云

先生止看破承想事勢如此先生司文衡恐
後此百年未易並其高焉

七十六

莊僖張公自束髮以及蓋棺未嘗一日不砥
礪名檢時俗翕熱脂膏之態特厭却之華靡
侈艷一無所好居常進止有恒度雖燕閒無
惰容嫫語尤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未嘗自用
而以所長加人但剛腸疾惡視權奸若不可
一日與居者穢相以是街公將中傷之賴公
自律嚴謹卒無其隙伊藩之靖制之於未發
優游緩帶而消數十年之潛慝人見其易而
使朝廷不苦其難非抱負弘深不能及此
也

見聞雜紀

卷二

七十七

七十七

吾鄉凌公約言因閔午塘先生始識南渠呂
先生本於都下凌時尚木領鄉薦也後數年
入南雍肄業呂為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
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
令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謁之呂趨迎曰
何以套為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坐凌固辭

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置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容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入一等

七十八

。當官者貪財無耻想是性生不足責矣有一等薰靖無求之人非不可嘉可重至於臨大事決大疑遇大歎須要有膽畧有才智方能辦得事來吾鄉萬曆十六年荒甚有一郡伯令窮民至富家食粥百十成群幾致大亂又下令頓米之家止許賣一兩一石米愈不出

身爾雜記

卷三

李九

言

價日益高畢竟到一兩六錢一石纔住此郡伯甚是清介然何補於荒政也 大抵暹羅限價皆非治荒妙術唯有未荒時備而臨時又多方設處令就食窮民止在二四里之內方是實惠實政

七十九

。今之備荒者唯有勸借一策然勸之一字猶可言也借之一字既借問何日還不可言也聰明殘刻之士平日不知愛養斯民此心先與他隔絕了即有倉廩當民豈肯好義樂施

若平日有一團實心實政及民即大荒窮民必不為亂勸民出粟十必有四五應之此可以理推者非臆說也

八十

太宰楊虞坡公博以疾乞歸先是余選禮垣公所試而薦者因送之郊外成別馬行李蕭然毫無氣焰其家人婦女俱跨蹇騾去都城內外人指曰此楊爺管家婆也嘖嘖嘆羨因憶隆慶戊辰徐文貞公階罷相偶於 御道土見其家人媳婦成行步走不下一二十人

身爾雜記

卷二

李

言

服飾靡麗較之太宰家風天淵矣文貞公賢者尤不能超乎風聲氣習之外若此况其賢不逮文貞什伯千萬者而可以朴素儉約責之乎

八十一

古和雷先生禮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吾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解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詞弗錄也一時稱至明至公即童生未嘗濫進一人巡四明時聞太宰淵在朝其弟生員應發社郡邑諸公

力救求置三等先生終不輕喏焉遐想高風
若在遠古之世官至工部尚書少傳

八十二

弘治五年壬子浙解首秦文未詳其人
何乃 國家重熙累洽獨際其盛一時彙傑
應運同榜者如孫忠烈公燧胡端敏公世壽
主文成公定仁當宸濠之變或死節或預謀
或戡亂三公者不同道其為百代殊絕人物
一也增光山川照耀史冊豈云小補孫中丞
第四如王在五清名後數載遺係射第高下
哉在嘉靖壬午則有海華鄭端簡公就吾湖
唐一庵先生樞皆備入也予所不知者尚多

八十三

山西蒲州王公崇古其書大學士張公四維
之母舅也張公侯王偶訂立立而恭揖倘當
坐即坐而卷之不為切離席也吾湖至夫翁
有目擊其事者此是西北太盛德致然若南
人勉強學他便露出醜態却不可看得容易
乎

八十四

人子遭父母喪處朱文公家禮無懸像開喪
受吊儀節若賻奠則有之矣吾俗不知何人
作始孝子俱幕內面南吊客面北拜其父母
主人仍出幕外拜謝予曾走吊橋李屠項二
氏孝子拜於幕外之右或其世德淵源有所
傳受吏部亞卿諸公大綬卒江陵後往吊諸公
子做俗禮拜於幕內聞江陵不悅曰我來吊
若父諸子如何南面臨我即此可知吾鄉開
喪之禮不當襲故矣古人苦次亦不在幕內
如今人廳事之側房是也親友即此吊之

見聞雜紀

卷二

八十五

東廣

東廣霍渭崖先生編正德甲戌會試第一人
廷試二甲觀吏部政九觀政進士率青袍角
帶入衙門辦事先生獨穿錦繡又不認會試
本房為座師二者皆希世之事不知的否其
子與瑕嘉靖己未進士時吾浙表元峰先生
煒知貢舉與瑕亦不執門生禮選慈谿令校
晚生帖君子云有父風焉予僭謂渭崖先生
人品學術自當位階八座然而先生遭逢亦
是大幸使先生登第於萬曆甲戌士大夫必

群起而誦之誦之不已必群起而攻之攻之不已必削籍除名榜為元惡大憝而後止者安得享有崇階復謚文敏乎士君子信不可不遭時也

(八十六)

萬曆丁丑十月閩臣張居正聞父喪因

主上留遂不欲回籍守制時翰林檢討吳中行

趙用賢同日上疏論列奉 旨廷杖為民刑

部主事沈思孝草疏同部郎艾穆願與名遂

列名上 觀政進士鄒元標疏繼上並 廷

杖謫戍一時臺諫未有敢言者而御史某

給事中某 附張保留故元標疏內有

恨不斬其人 首等語不七年居正死諸

賢皆獲起用諸倚居正者鮮不受累焉 吳

武進人 趙常熟人 思孝秀水人 穆

人 元標江西吉水人

見聞雜紀卷之二終

見聞雜紀卷之三

八十七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山東兗州滋陽縣學文廟祀宗聖顏子之神

與天下各郡邑不同想鄒縣祀孟子然未有

約考

八十八

同年友吳姓者仕為蜀令母孺人有任素不

修行檢者來謁留之衙內一日吳公出任向

姑索銀不遂盜所蓄俸殺姑逃去後捕獲雖

正其罪於母氏竟何益哉官衙之不宜留客

蓋如此

八十九

江陵之喪父也一時建言諸臣受禍不為不

慘矣而繼諸公以具疏者翰林趙志臯田一

儁張位習孔教張一桂于慎行李長春凡七

人次輔呂公調陽為寢其疏不得入七人者

皆吾戊辰榜人也惜向後結局未有大表著

者爾

九十七

沈純父思孝疏既上候 旨朝房江陵家人
及私人探聽動靜者甚衆刑部郎蔡文範江西
瑞州排衆視純父起居呼居正名大詈者不
一而足一時忿烈奮不顧身坐是謫福建鹽
運判官公論定官方起而公已歿矣惜哉
蔡茂承進士

九十一

易有云慢藏誨盜解者曰藏之不固不密曰
慢唐一庵先生曰慢然藏之不顧理義可否
則貨悖入者必悖而出故云誨盜 先生別
著易修墨守曾命余作叙其詞甚奧其義
甚玄不能窺先生萬分一不敢妄叙

九十二

不佞乙卯秋捷計偕北上時少吳沈公應龍
寓毘陵城謂予曰此行高第須學節儉毋習
富貴態予乙未同年某登第後便奢侈貸二
百金娶妾二人選南部主政至潞河舟次病
作卒二妾即於潞河改嫁喪不成禮可為士
人初第之鑒

九十三

閩中黃斗坡魯通判湖郡官終知州予僉聞
憲而會省號多事者公未嘗妄有干請公有
門生二人皆仕為二司腰金矣每訪余三公
同來二公傍坐黃不以為僭二公不以為屈
坦然若相忘也嗟乎若在吾鄉則弟子必不
屑師必深避安敢望此

九十四

閩中士大夫凡遇新官上任不問尊卑拜帖
俱用大紅絕不用段幣作賀亦是簡約妙法
予歸田二十年隨在做之亦未聞有見罪者

九十五

不佞戊辰舉進士同鄉嵇生者以貢入京喘
疾卧榻上予訪之嵇先生已作人中龍矣願
為行兩龍母作毒龍擾害人間方好此君與
余踪跡素甚疎猶蒙歲規至此古道蓋僅見
乎

九十六

余為淦令巡道憲副吳公一介轉大叅行隨
俗餽贖十金公艱然曰先生賢者焉得污我
至此予退而自愧自悔嘆世未嘗無人焉江

右驛通率三十里辦一中火公嗔怒不食云
世上無此事前知杭州府以燕節稱惜壽不
求不獲竟所用云

九十七

隆慶二年戊辰同年進士大約一主催一皂
者者多開有巨室貴介公子則催二三皂已
而棄未甲戌聞新科諸公俱二皂帶馬跟隨
衆人衆多絕不似戊辰矣戊辰有一同年好
製衣服費至四三伯金所謂貴公子也不六
七年物故朱子所云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
九十八
限制士大夫不可不熟玩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善字所包甚廣不但
好行其德虛已讓入周急拯危而後為善予
竊意凡人躬行勤儉這一種節縮務實之意
思最是善事之大者其子孫必昌必發科第
屢屢有驗若暴殄奢侈曲意款客不惟窮其
身子孫往往不見好故易曰不節若則嗟若
傳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奢之一字是惡之
大者

九十九

按院臨湖太守萬公雲鵬率屬官入見安吉
守某偶稱按院為老爺蓋一時之誤非遠衆
是恭也太守面叱之曰不才按院亦色動既
出為程令前峰戴公歸安令南玄成公白太
守曰知州稱呼過誤老大人只宜退而教之
面叱非禮萬公隨揖二令曰承教果是我過
當了次日又至二邑門外投侍生單帖囑門
吏曰多上覆我特來謝教公之勇于從諫類
龍一守二令其皆有古人之風矣此事在嘉
靖六七年間

一百

太守萬公延生員某入衙訓子降尊隆禮叙
坐間必稱先生一夕問生曰歸安葉縣丞做
官何如生正對曰蒙老大人下問生員不敢
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此問太守謝曰承
教我先問矣君子曰二公可稱賢主佳賓云
萬公知會城謁按察使使俗吏也萬公長揖
不跪使怒囑隸俟公出扃頭門內二門外鍵

俾公不得出者良久公還湖即交印與丞竟棄官歸諸當道移書遣吏再三請復來後擢本司按察使當丁酉歲新科舉人鄭怡者乘醉謁仁和令囑以事令稍難之鄭以手撲令面令繫之獄呈文萬公公庭訊鄭坐黜革職嗟乎鄭特不幸而生於斯時遇有憲長執法爾若在今日則群舉人合力求懇二司互相救解且按院方中之門生也萬欲行法得手

一百二

余嘉靖丙寅歲館于董宗伯時瑤泉申公本朝雜紀修撰丁憂起復來訪宗伯宗伯邀予陪飲當

送席申公具冠服止一僕手持紗帽革帶置廳事前尾上侍申公無兩僕也余心服而識之既而訪于舟中即僱賃香船簡約多秀才風味又十年一盛夏余訪宗伯偶友人授知縣回宗伯迓而酌之僕從頗衆奉事踰禮即前宴申公處余為心動亦以占此友不祥子思云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夫著龜猶涉影響渺茫也乃動乎四體則由中達外豈凶可預卜不能逃焉君子當慎其動矣

一百三

故按察副使馳名閩人號龍岡前知常州府預器栢潭孫公超格如愛栢潭發大魁不久守制察居特往關訪施微服飲跡止僕從未人隨行蓋沿路從舟人不可得而物色也至清城達關省則山路崎嶇不能如故態矣始亟得已用在官太馬予謂申之訪董簡者從猶可勉而能也孫以二僕往返四千里程非其中有定見定力泰易及此時清城會褚公或進人對余詳道其事如此

一百四

亞卿陳公姓餘提身清謹教子有地風嚴錄可法其所不易及者宋人不知何等約束來魁後來處俱似山中農家人不知為著姓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榜之于曰安可以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宋人走城市滿面便帖下舉人樣子何曾帶得此此朴實來此風俗洗滌淳厚所關余故有感而書之也

一百五

楊憲宗字承芳山西澤州順城丑進士王忠

肅公薦知嘉興公至止以蒼頭一人自隨如
旅寓然巡按孔酷刑殺人公出示令人告府
遷按察使初藩臬諸司所用咸取辦于下鎮
守中官日給萬錢悉革去之公入 覲王直

聞公名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二月
憲廟以庶吏問直直以公對天理人心之公其
不可泯如此晉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陝
宦官多占民闢地產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歎
嗟或謂公別白太明節目太踈言論太激矣
者非自全之道嗟乎其可謂不知公矣

○一百六

項襄毅公既沒子孫多貴顯者說者謂其陰
地甚佳故遺蔭至此余謂不然天地之大德
曰生居官者能體天心以治民全活衆多則
天必祐之此理之常非倖致也公自土木選
景泰二年遷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携
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
無携家理慎毋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
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
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萬計滿四友公

以計誘其愛將楊虎狸為內應竟擒滿四斬
首七千有奇進右都御史京圻大水勅公巡
視公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
石棉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人
公餘亦公有大功于 朝廷若此其食報于
天宜矣

一百七

肅公之事不但我求於人而不可必得亦有
人視我而我終不可得者吾湖慈感寺阮山
叟先全業已送之大老大老家具佃值於官

僧人俱遷族去廬舍為墟矣唯毘盧閣高聳
巨麗難以拆卸家人用燥荻乾柴縱火焚之
至再而火不發若有神以滅之者豈此寺當
南門之衝山靈河伯護呵難以頓毀耶大老
乃詳於官僧仍安堵四十年後添設同知何
公撫府治在烏戍而白蓮塔迫其衙門之左
公欲毀之一日過慈感訪余語及毀意頗決
時相對坐閣下余即指閣道前事甚詳云老
公祖即欲毀恐匠氏難以措手公怒形於色
比而詢之諸士友合口皆稱不可公乃寢其

愈然公與不佞始終語意不相投也

一百九

舉子文字作得高妙固好不高不少於立身
事業終不相掩吾湖莊僖公張求明少不以
舉業各求入諸時髦文會中求不之許甲午
三場畢對友友自言夢寐頗佳衆掩口笑之
出而照登甲第殆邑有聲自隸垣以至八座
大有檐嘗非不務及公何嘗賦詩作古文耶
委擬是任宦能辨末者即稱有才竊恐在事
所嘆亦難非此之謂

一百九

一百九

雲間吳某中鄉舉後遊南都與一美妓相厚
語人曰吾君登第當妻此妓果如其願云
此少年習心之常不足為怪惟稅蕪湖囊囊
既裕治第太侈製一卧床費至一千餘金不
知何木料何粧飾所成不久易屬之他姓床
巨麗難拆遂併棄焉此可為仕宦之求慶矣

一百十

桐邑李蔡調吾時昂福建漳浦人萬曆甲戌
進士授官時年二十歲歲端凝沉毅有老成

人所不易及者一塵不染見士夫有盒禮陳

于公庭即義形于色居衙唯茹菜腐肉食時

絕少每造予冬無輕暖余撫其背衣甚薄問

故曰鞞脚天氣不寒素不為重裘也時有製

裘為贈者公堅却之五月造余解公服尚寒

絹褶在內若不知此地有紗葛馬邑事鉅細

畢舉吏胥歛跡其各役下人至為絲網以度

日尊翁踰五旬一疾而逝公不能為厚殮徒

跣扶柩出邑門百姓男婦皆為流涕

一百十一

一百十一

徐貢元黼黻躋以嘉左使按臺差吏取紙

贖送仕官吏知公廉潔難近不敢見者數四

不獲已稟白公竟笞二十不發也兵備大名

秋毫無取驛遞供送鋪陳一二十副公曰家

人卧輶褥歸家何以度日止留一副自用餘

俱發回造冊存注由大京兆轉亞卿一時清

望特著其子亦有父風

一百十二

按院二司紙贖都是解京充邊餉之用者近

日任情送人甚者私入囊篋全不知有法萬

曆年間有二按院犯之事

聞俱謫戍可鑒也

一百十三

余僉閩憲駐延平劔浦驛日供廩給銀三錢一月應送九兩除常俸柴薪馬丁外又有此供

君上之恩無以加矣始事一月畢衙內亦支魚肉蔬菜二兩許驛官仍封九兩進予詰之曰舊規也再詰欲責之曰不敢欺前邊老爺俱如此予命此後要算除明白予性愚拙意謂

見聞雜記 卷三

五

笑除人人皆爾一日同僚聚會言及有一同年躡予足余乃噤口已而詢之曰凡言傷時各道皆未有笑除者即用過十兩定規自是不少嗚呼官為二司方面體統頗尊乃欺

君罔利至此然則何顏以懲下官之貪肆耶劍浦非衝繁之地止是本省上司及鄉宦往來月支供應銀四百餘兩余行延平府四百兩驛官作四次領每旬日送道一查笑方領蓋凡數月而節縮銀近五六百金然則前此無實之費竟誰之咎也予不忍言予不忍言

一百十四

予由延平改福寧道駐會省矣一日按察司獄官初任持禮券數件皆重值之物也以手標選余余怒曰汝獄官又下首領官幾等分奉事與我堂官懸絕如何可通交際獄官雖體面青羔也叱之去事雖違衆風紀所關恐凡有志之士皆所不納不待賢者而後能之也

一百十五

楊挺高嘉靖辛丑進士不能悉其行誼之詳仕為南工部主事權稅蕪湖竣事還部送堂翁青布二疋此外無長物焉即其事長之簡薄則持已之潔廉可知已

一百十六

書云暴極化為虎淫極化為婦人唐進士李素少曾私一婦人夫家覺而欲殺之其婦大驚其居燒死數命後行山麓中卧起戲為雌足狀身忽生毛羽漸變為虎唯口能作人言有同年御史經其穴劇談移時悲號備自陳前過事詳人虎傳宋徽宗時男子化為

婦人隆慶二年予觀政禮部陝西又化一人
是邸報至於婦人出髭鬚者宋時又不止一
二人也

一百十七

許白塘御史名鑑雲南人少豪俠不羈為諸
生時行市中有二人互相毆一人理不直
公搏殺之即詣縣白其狀甘認抵罪令憐其
才云許秀才於汝無干請回公諍曰生親手
殺人如何教他人認罪得令卒為兩解焉是
秋中 鄉試第一人乙丑成進士令吾郡嘉

本朝雜紀

卷三

五

善縣清介絕俗不甚拘文法拜御史閣臣高
中玄先生里居白塘過訪席間問白塘曰我
作相較徐存齋如何公曰老師不如徐高震
怒擊卓公曰即此便不如徐矣其峭直類如
此已而命酒再飲高怒亦解可見中玄先生
亦無他腸也

一百十八

人生至尊至親莫如
君父父母而師即次之今之文學博士官師也
嘉靖三十年以前朴作教刑予猶及見之不

意近年頗失尊卑之禮呼名呼字不可得矣
嗚呼噫嘻廷議生上坐者有之諸生雖不坐
博士實有此虛套可恨有志於世道者可勝
泣嘆也

一百十九

余令滄三載應侍守巡二道數公如大叅袁
公隨丙辰進士大叅陳公絳甲辰進士副使
吳公一介丁 進士副使張公士珮丙辰進
士不但不通幣帛即遇令節亦不敢一伸下
程之禮衙門嚴肅鬼之自令人竦然起敬今
未易違若人也張後由四川撫臺內轉吏部
亞卿其故余不能曉

一百二十

嘉靖壬戌會試

上命大學士袁煒詹事府詹事董份主考錄既
成余師唐先生謂余曰曾見會試錄否余應
曰未見先生曰適來閱序文二公之意已向
徐存齋不屬嚴介溪矣未幾嚴以賊敗子世
蕃正罪籍沒先生於文字中蓋有以識其微
也

○一百二十一

余嘉靖七年卒業南雍時大司成缺人司業馬孟河先生一龍動導

高皇帝監規行事舉人亦有監規監丞及六堂教官作揖先生坐受諸主走班嚴肅不能識左右生為何人一日進諸生於廂房面教曰我年三十以前全是禽獸不是人至四十尚出入於人類禽獸之間今日庶幾免於禽獸矣爾諸生當及時自勉近世士大夫自責自訟不隱其過未有如先生之真切者也

林蘭雜記

卷三

五十九

○一百二十二

余為大學士李石麓先生門人自戊辰始先是隆慶丁卯因友人董懋德始識其諸公子然亦彼此投刺之交也一日懋德試于國學余偕友人候懋德因往來于學前者數四有穿青家人數輩每見余二人行過雖坐亦必站立予恠而問之董僕曰此昨來李公子家人也時石麓先生當國其家人恪守家法加意於主人乍見之交如此則其視主人至親執友更當何如恐是大江以南絕少之事

○一百二十三

張江陵居正天分最高其萬曆元二三年相業儘有可觀其視天下之人皆不已若而忠言不入兒子必要中狀元人諛其相業則曰我不是相我是攝分明把大舜自居了此是他沒學問處其餘列最不可察者督學使進學大縣不過十五名不為無見果如所言揀得真才實學恐大縣未必有十五名後來不俸他進童生至六七十名一縣如今做出許多病癩來故孔子曰君子不以水廢言好

林蘭雜記

卷三

五十九

事者又或議其有慕意此是作惡要威絕他三族的話頭斷斷乎不然也

一百二十四

鬼魅之事聖人所不語君子所不稱述也然却不可云無予館董氏和雲樓從者以事離左右即昏夜嘗有獨處時未聞其有聲響憂惟也入冬解館諸友方對予言樓中曾有人自畫時露光惟是為余慶云逮余巡福寧道避故事走福寧州駐劄月許初入衙予問延賓館何在時已交巳午矣方入有一少婦週

身皆穿紅見予來如飛捷從廊簷外入門隙
遺去予恐惑人亦不問左右見否已而人云
福寧地多鬼衙門更多其房舍百餘間予以
五六人居之絕未有鬼也余不敢自謂正人
能驅邪魅想是心上不疑故鬼自不敢近爾
一百二十五

不佞聞之少吳沈公曰予嘉靖乙未登榜官
刑部郎時代巡行部湖州竣事送鄉士夫各
糜米或三升或五升未有折銀至兩數者後
不知何年折銀始逮不佞宦江右行撫建廣

見聞雜紀 卷三

三府各縣庫藏俱造冊送道查考唯撫州仕
宦最盛內開借支某項銀一百兩送都御史
陳价盖陳時為御史大夫也自陳以下有差
縣官但知奉代巡命不知 朝廷有法類此
守巡二道或濫用銀兩府縣亦借支應命陸
任去懇代者以詞狀紙賄抵補此不知出補
令甲載何典籍皆時事大舛處可笑可笑
一百二十六

清江楊遜川標道長自東廣巡檢歸其子帶
馬尾市遜川到第之次日手除其子巾裂作

六七硯惡其侈也時淦邑春元朱謹吾與楊
兒女親余詢之曰公用何禮訪楊曰用二十
盒予以為盛禮矣細訪二十盒者即予鄉所
云果壘雜置蔬果葷物在內外佐酒一小瓶
置主人廳事酌之猶云接風也若三吳閩親
家作代巡時不知禮盒幣帛到恁田地
一百二十七

宋儒曰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本忠厚而不正
直其失也怯正直而不忠厚其失也絞二者
相濟方是假如親戚故舊在家在官皆有之

見聞雜紀 卷三

但事關朝廷便有箇法全任已意不得吾桐
萬曆間吏盜老庫銀三千餘兩邑令因撫臺
同鄉倖止罷官去這故縱如何說得是忠厚
○一百二十八

太宰周恭肅公用吳江人其人品卓偉鄭端
簡公晚稱之見吾學編及今言第恭肅墓文
出徐文貞階手筆謂其卒京邸貧不能殮則
未必然恭肅居爛溪去余家六十餘里其家
豈不能殮者哉甚矣墓文之不可信也孝子
慈孫甚不必為祖父做這一大件說謊事

一百二十九

同邑錢槐江公貢先人遺業頗厚弱冠即登
鄉科家無侈靡之習入其室多聞紡織聲兒
子數人居恒衣布今侍御夢得垂髫相見寒
暑未嘗細葛也令新建治行卓異京內召僅
轉工部郎權蕪湖稅除弊剔蠹迄今人稱蕪
靖馬仕宦衣布之家東南不多得余至雲間
訪徐文貞公階蒙出諸孫楫俱穿青布短帽
長公瑤確守父前子名之禮

一百三十

陽明先生天資迥絕學問又到看他一部全
集說出話來便徹頭徹尾明白易曉宋儒若
不到處便令人回頭細想不來即如李延平
先生令學者想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佞
清夜也曾想來前之一字總不如時字為妥
只有箇喜怒哀樂未發並無未發之前更未
以前便無下手做工夫處曾與沈鏡宇許敬
庵相質二公不以為然

一百三十一

唐先生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古人有此
品第今日連志於富貴的人看來也少門人
問曰何謂也先生曰苟志于富貴則凡可守
其富守其貴者無不實下工夫此方是志今
但慕富貴而不盡其道却與無志同爾眼前
有一大老庶幾能志于富貴但不敢指其人

一百三十二

烏程令李公榕江西豐城人居官奉法循理
事上不諂不做與士夫處無炎涼態氣度豁
如也其最可法者遇人命不輕檢驗先拘兩
造鞠審事屬可處委曲俯就若深冤大讐必
欲執命不得已而後檢驗加焉嘗言檢屍與
凌遲不異上干天和慎毋輕忽至於破家蕩
產又是第二件事此仁人之言有司之上乘
也

一百三十三

稱人之善固是美事然為一方撫按則自有
公論在不得以私意過揚如有六七分好處
褒美至八九分這不失為厚道若到十二三
分使人已兩失之矣不佞一日在省中閱河

南巡撫薦一二司語云學貫天人才兼文武
不佞大嘆同官問故不佞曰可惜王陽明先生
不在這八箇字加在他身上去可作千載
公案

一百三十四

湖郡庠教授萬先生鳳宣城人自縣令謫之
任未久奉府檄試本庠遺才生公嚴搜檢封
鎖各門甚固具飯飯諸生不許自餽有生自
餽痛懲其家僮生跪謝罪不少貸時錄不佞
為首初未嘗識面也他生有以厚賄于進悉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三十五

却之將赴山西典試差人促不佞魏既見亦
倭欣然曰吾子必中矣及秋幸如先生許
生次年署邑率以峭直取罪士大夫罷官去
然其能舉博士職則迥非流輩可及也

一百三十五

同年余晚山任湖廣某府推官下官舫見一
上司留茶門子侍彼此交談良久呼接鍾不
應疑睡也再呼之不應視之則目瞑而死幾
前此無疾亦未嘗被刑也立而殞奇哉若無
本官在船則舟中之人鮮不受執命之累矣

司刑者所以全要虛心細問不必一人死定
求一人抵命也

一百三十六

蘭相如全璧歸趙請秦王擊缶何等氣槩却
能屈志於燕頗鴻門之會樊噲擁盾而入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卒衛沛公于灞上
郭子儀單騎見虜李沆引燭焚詔韓琦調和
兩宮皆百代豪傑過人事清夜內省如何學
得他一二分來良可深媿

一百三十七

人把地位自高便須思堯舜孔顏把功業自
高便須思伊呂周召若把舉業文字自高便
須思唐荆川瞿昆湖二先生自高之念一時
不覺降伏了

一百三十八

莫謂武夫悍卒終不可以禮義束縛不佞令
途四川總兵郭成帶兵數千自兩廣西下沿
途縣驛皆謹閉城門兵欲市魚米無從也責
以擄掠之罪 不佞備最豐下程先拜郭
郭見不佞而異之又出示各兵不許夾帶兵

器欲市魚米者任入城不禁而城門亦設武備不踰時兵得其所大悅順流而去

一百三十九

戊辰余成進士靜臺先生呼余曰臨川今喜發高科矣汝素貧若二十年後脫此貧字方是好人若十年內即脫貧字非予所望丁臨川也先生數言最宜深味先生初姓沈後復杜姓官工部主事權稅荊州自常俸外秋毫無取環堵蕭然饗殮常不給海內講學名流

七閣雜錄

卷三

百三十九

真切罕有儼先生者

一百四十

施南石太學閔文川都事一日不相期俱下顧不佞而君年相若閔讓施不敢列坐余問故閔曰南石公先人之社友也余嘆羨其厚而知禮焉已而陳繡山先生於不佞同社年最高其長即與不佞年相若也遇不佞亦執子弟禮豈吾湖清遠獨存古道至是耶

一百四十一

不佞僉閩憲駐延平而順昌者延平屬邑也

地方佞佛之徒流言真武顯靈欲新廟宇一時進香祈福者不遠千里捨施頗鉅至沿途設酒食肆馬邑令報聞據功德疏簿銀凡三千四百餘兩錢凡數萬幾千刻期蓋殿

不佞差楊同知詣彼處勘實回報具如邑言不佞親作告示內稱真武靈應本道素所崇信蓋殿鉅工豈可無主擅興擇某月某日俟奉通躬拜建聖命周知收功德簿暫將銀錢懸貯縣庫其本料行縣收管真武像送入別寺安置沿途開肆之人僅免罰罪悉令折卸

七閣雜錄

卷三

百四十二

事始解散而地方迷惑大破矣若先期急處則此數千金者必瓜分以資棍徒之欲公府安得而有之且左道惑衆其咎非余而誰諉也

一百四十二

嘉興知府楊公繼宗在郡值歲旱公虔禱於城隍神雨弗應乃用鐵鏈與神同鎖項居兩應始解

一百四十三

近世富貴之家子弟懶怠雖自己作文字亦

用家人謄真此通弊也江右同年友熊君瑞與余同觀政禮部每暇日輒借諸同年會談卷親手楷書之予問其故曰將以貽子孫輩讀之也其勤約如此熊南昌人

一百四十四

余游會稽飲同年家席間宋春元楷談子陵先生關雲長公事曰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人亦有做得的只是加足於帝腹勉強做不來明燭達旦世傳雲長大節然少知義理者或可為之唯斬貂蟬一節非有大識見大氣槩舉手便軟了此二事真三代以後奇絕事也

一百四十五

居官最害人的是舊規二字董子云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夫繼治則舊規是好的不會害人殺人何須更改如其繼亂必如拯溺救焚唯恐不速或量度事勢漸漸更新可也往往見賢人君子在官亦不免因仍苟且之病然則河伯娶婦西門豹何以連棧二三水斷絕病根且不聞河伯作祟

彼豈獨無仁心者只為這病根大不得不下此毒藥余初令淦吏書動言舊規余每細細解之曰這是積弊不喚作舊規行之年餘方纔改悟嘗書對聯於堂柱曰敢曰今人行古道祇憐積弊作成規不敢自以為名言然同志者聞亦奮取而亮其不欺也

一百四十六

姚溪庵運同各可大祖號隣溪年六十餘鬚髮皓然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襁褓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隣溪忽立客問曰何故答

一百四十七

白家叔抱過此成孫關人物面又深於詩禮者鍾祥毓秀曾孫聯登甲科者二人

一百四十八

都門故事每朔望門生在官者率往師門投刺予與山西李晉峰尚思俱同麓余先生門人也每往見晉峰刺必出諸袖中蓋止權皂帶馬更無一僕可持刺函耳余心服而識之晉峰後選吏部官至都御史先是以解官上春官子永培亦已叩解首

四明某進士為諸生貧時娶室七月而舉子其父納義媳之譜以為孕而嫁也強進士出之後連生子皆七月進士父子始悔之然已無及矣天下之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此之謂與

一百四十九

韓昌黎河南孟縣人孟即古河陽也嘉靖隆慶間屢有小人欲發先生之墓者纔發即聞雷電聲自穴下起震懼不敢動豈先生為有唐一代正人英靈常在非小人之所能毀耶

老圃雜記

卷三

重刊二百七

一百五十

余訪年家凌藻泉公公語予曰昨試小孫輩以文論其論題曰文帝脩代來功孫以告其師師杭州屢試高等生也訝曰漢時止有未央宮何曾有代來官蓋不知代來為何事可發一長笑秀才名為讀書只學做幾句文字全不看史天都若此予在京邸述以告督學使滕公公然之至浙試生儒必先出子史題作論次出書經

一百五十一

里中陳先生觀甌桂月竹先生之父也弘治壬子中浙江鄉試時未有報捷者先生亦無家僅歸報越三日撤鹿鳴宴回有一大紅旂上書魁字時亦未聞有旗帳也弘治壬子迄今存本餘年耳一變而童生進學報者接踵而奔風俗淳洗之懸絕可慨矣哉一日語流鏡索亞卿鏡宇曰家叔祖嘉靖元年中式時亦不報

一百五十二

吳江曹桐先生詩文高古畫筆尤善年九

老圃雜記

卷三

重刊二百七

十二而卒人言先生恃脾氣旺食角黍過多令一女婢揉其腹因而私之故卒私婢事在腹轉傷食或誠然也予師唐先生曰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顏子三十二而卒却是正命曹公尚有欠缺處

一百五十三

吾湖沈巽洲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也家教甚嚴子孫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燈火下聽教必至深更寒暑無異一日李子過訪留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甌杯箸送

先生主賓相對自始至終時先生四子俱侍
並不關一字出聲其家法如此可敬可法

一百五十四

吾桐邑同知莊先生其家居懿行不可悉知
一日先生出遊遺被褥於舟內其僕輩無知
而誤用焉先生怒甚至焚被褥而後罷此於
人情似覺暴殄然較之猫鼠同眠之人其賢
不肖亦天淵矣

一百五十五

萬曆己卯秋試閱諸生在會者率不交不

夏間雜紀

卷三

章三

冠行于市予訝其輩歸語怪草姪輩曰不
足為異也吾浙二十年來已入余未之信
歷詢士友一辭深為士風世道慨同人道
於牛馬自云晉朝人物如此竊恐晉朝亦未
必然督學先生既身其言焉得辭其責也

一百五十六

余觀政禮部高南宇先生儀為大宗伯時進
諸進士于火房而教之曰揖之與躬躬淺而
揖深易辨也今人躬深不異于揖自謂謙恭
殊失禮意

今乃減歲入錄何以傳子孫自嘉靖辛丑以
前無此事諸生甚不必沿習焉

一百五十七

宋仁宗朝遣一中使召翰林諭德某其人右
親微見訪却不帶家眷在衙從便於酒肆中
款洽趨命不亟上問故即以實情對無遮飾
也主復回慎勿令科道官知之分雖君臣情
同父子今安可復得手

一百五十八

亦書之法一曰會意如疾病之藥該用失字

亦書之法

卷三

章三

亦書之法一曰會意如疾病之藥該用失字

一百五十九

臧顧潘博士云襲襲長短右袂古人右字與
有字通用是襲襲長短有袂宜作一句讀
然然趨右袂服式何以無人用他用之亦不
難觀此說雖於袂夫亦有悖却似近理

一百六十

身體受辱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何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聖
人立言甚有次第毀傷二字意義深長後人

只求顯親揚名更不問身如何之道如何行
與家師自學經為童稚之書總是一概

一百六十五

唐荆川先生集中謂世人之死不問貴賤賢
愚雖推埋屠狗之夫死力可為者皆有墓文
此是實事呂南渠先生母夫人卒先生時
已為大學士矣其墓文止是本邑禮侍陳公
佳所撰未見求之當朝元老墓表行狀
誥命諭祭等文錄皆不載君子之道闇然而爾
章呂先生有焉

一百六十二

同門張九山楚城江陵人自為令時已號相
知矣江陵入相後意欲援以為同宗而九山
又在省中江陵頗注意九山落落求外補去
比太參吾浙駐湖州不佞初自江右歸田亦
謁郡邑公偶過禾城經皂林遂道入更下訪
余割鷄款之劇談甚約以次日同舟遂茗
上明發差役屢趣同飯余赴其飯一肉外無
長物也坐閱野史取神仙藥來至問何以佳
名曰請死試嘗之便見及嘗即吾鄉家常醃

策爾祖公藥家無靈驗自作卷亦不喜入盛
讓同給舍京師每逢途次馬上相遇必勒馬敘
語且酌飲至醉年死於坐懷不得暇一日
亦極盛出橫盤六器命酒曹萊豉小菜
費不須銀一二亦也怡然坦然而相忘其為
薄殆往宦中絕無而僅有者哉

一百六十三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一僧走其素諸生借
寓讀書者卡餘人擬余僕輩所是會食俱粗
菜腐魚且或設鹹魚亦知有肉味也而注在
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
友可羨可羨東南讀書家若父母供給薄時
不肖子弟必嗔怒子弟自治生多強勉肉食
求如會稽江右其心澹薄得乎

一百六十四

聖人王兩舟濟承祖父鉅產嗜學讀書法書
名刻盈寶峴樓騷人墨士日常滿座外若放
浪中實介然決擇有優人乘醉呼公名辱罵
家人欲詰責之公不許一日宴客召其人歌
而侑觴公語客人曰我對客彼立而歌不止

辱之巴公嘗用重值售古鏡一圓出以示
客客不加意鏡墮地破其人踟躕不勝
愈之曰吾前所云重值給君爾鏡實兩
致君母芥蒂於懷也其厚德類此公遺
客饒其婿屠子以玉牛客匿之負託他日
子來詢之曰未嘗見也召其入詰之其人
稽首謹袖玉牛至云向日領命送玉牛我
試以價屠子俗物不識也故持還爾今送
公明知其詐不欲面叱人過大笑而罷故
客樂為奔走自來無怨公者

雜紀

卷三

百六十五

王孝子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為旗
傷且死撫世民曰直之官必檢檢則骨
是重傷我也汝孱有汝母且忍之父死而
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而見母
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
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饘粥母食雙
之入以共賦役外手籍其數扁固之歲以
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
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讀

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兄禮禮之每召宴
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幾何
族子意世民且忘之然世民每歲旦即謂家
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筵奠卜之不吉則掩泣
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銅斧鐫姓
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
隔山飲大醉回世民於僻所袖斧揮之中項
再斧其脇立死囊其首至家祠之父主前趨
進縣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
幣此讐訟所出也又出其金如干曰此飲

雜紀

卷三

百六十五

與其弟皆來代曰其實為之世民不與也世
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
代養母者弟也何代為令義之俾浮繫麗
上具請監司檄會勘謂族子毆從父死者斬
世民殺應斬之人當咸徒然法必檢而後獄
可成世民聞之慟曰吾所以至此懼暴我父
骨也因自樓投下折足即不食而死御史聞
而嗟賞下邑令為祠令請以所歸田金為材
費御史曰讐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

議發他贖緩成之

又一百六十五

魯宗道字貫夫亳州人仁宗在東宮公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

東坡雜記

兩卷五

有良

卷

數而去真宗果問僕者其如公對真宗問何抹私入酒家公謝曰臣錄無器與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嘗用之

一百六十六

不佞謁唐師於小廳偶有木匠在廳斷削聲響不便領教師亦命他徒講論如故時於大器未嘗揮斧亦不見其流汗也又一日僕師師於泚亦縱自材藉歸至僕僕跟隨車後一件師自挂于臂膊間予欲代勞師亦不允遂論師學問淵邃不可易及只此細事三件

東坡雜記

兩卷五

有良

卷

要學他也學不來

一百六十七

顏子犯而不校先師解曰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請曰何謂也師曰顏子持已處物與眾得罪於人故入有不是加他方認得是也若我輩人有不和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有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我輩未須學不校須先學他犯字弟子心服其言

一百六十八

嘉靖乙丑杜靜臺先生僑與不佞俱下第不
佞館於董宗伯份先生館於錢駕部鎮不佞
執贄拜先生門下一日侍講席不佞不能慎
言偶語及友人過差先生正色曰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臨川何為如此不佞慚謝罪嗚呼
末俗弟子務學為文其師鮮有加面責者此
先生所以為真道學歟

一百六十九

余聞之杜靜臺先生曰宋儒有一門人素博
聞廣記詩書滿腹忽遺不如意事冗冗年餘

未聞

卷三

百九十三

昔所有者盡昏情若忘去後靜養山中又許
故學旋復焉隆慶丁卯余肄業都門崇國寺
覺此心頗清乃少年所讀文字不加溫習悉
純通篇成誦信哉先生之言不我欺也故知
學以養心為本

一百七十

溫飽富貴之家不能廢僕從勢也彼僕從求
悅其主人何所不至所貴乎高明者有禮義
以制之耳余有一良友同筆研最久每見其
小便童子執溺瓶以玉莖入之余輒隱諷不

改此友後不果壽以明經卒逮不佞年漸長
目見前事又不止二三人矣

一百七十一

余垂齠時領先贈君命嘗赴親隣之席水果
不過五盤殺不過六盤湯不過三盞此喜進
也若歲朝隣人相呼坐客或五或六人或八
九俱用冷殺四品以有蒂磁鍾輪飲並無一
客一杯者自予弱冠以後而此風杳然不可
復見矣

一百七十二

未聞

卷三

百九十三

唐一庵先生自少至老與人拜帖及書啟莫
不出自手筆江西新淦黃仁山歷官給事中
知府予至淦公年已八十有七其親書拜帖
手啟亦與吾唐先生同蓋前輩持身以勤又
寫字可以驗精神衰旺故其用心如此

一百七十三

余少時見一隣人姓者技餘家亦瓜葛親
一日持古磁大碗問余太孺人典米數升予
初弟誤擊碎之太孺人驚懼曰此古器也彼
致原物將何以償焉越數日果持米來太孺

人以情苦願加米數拜抵債施佛然曰孺人何出此言我自以碗來典非汝強我也竟投原來執碎碗而去嗟乘辭受之節富貴公識者罕有况貧者乎此事若在今日則其說長矣何可湮沒不書也

一百七十四

隆慶丁卯歲大江以南流言選取官人民間女年八歲以主者俱嫁出良賤為婚不可勝紀鎮人陸君相有女年二十衆勸從權陸曰萬萬無是事也一皇宋選書女須用此

是則非也

卷三

百七十五

人南人必不與選萬一吾女與選何福勝戴吾當親送入宮耳女竟以禮如期歸時俗元旦供天馬設香燭糕果名曰接天君曰吾家房子窄小何能容太上天尊遠衆不從其他賽神事一切不尊不信可以訂頑公殆賈而儒者矣

一百七十五

不佞一日對客嘆曰天下最誤人的是體面兩字客曰何也曰假如吾家間房借人住初先不察賃與做賊人或悖義逃來之人自己

夫不是子至官府請捕主人來跟尋一切聽之薄俸我國家不是已足遲了若主人要筆體面家以資世酒食錢財極力庇護不容母擬掌香自去吾家體面好看殊不知外有體面內有肚腸等却是肚腸一團私欲的諸頭體面有已不知有人惠在其為體面之好看也客笑而退

一百七十六

郡中有富翁家可萬金其父原以剋細民起維之以禮義誅之以寬仁猶患其弗能及也乃縱慾不檢私其親侄之婦身不嗣姓希之子嗣焉卒未踰年而家已蕩盡無卓餘矣君子曰天道好環置其然乎

一百七十七

余少聞先贈君云無錫縣有一老人嘗陰處其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隣人子也老人不號于無私語之曰賢侄何事此汝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為之耳贈百錢為度歲計贈數百錢為資本項首謝去愧不能故也石遷之他方頗有樹立趨趨

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看見一人縊其門呼同舟人為槥至舟上棄之湖水而去又踰年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鬧來竟不得其死踪兒俸得免施者報者蓋兩付之忘言云
一百七十八

廬國之醫姓秦名越人號扁鵲漢長沙太守張機字仲景號長川公著傷寒論金河間人劉完素字守真號宗真子又有曰子和者宛人即張戴人是也李東垣元初人名暴宰

明之號東垣老人有濟生拔萃十卷行世
一百七十九

醫者意也得其方而不得其意為庸醫其害可以殺人得其意而不局於方為良醫其功足以濟世昔湖人有患食成肉停滯者諸醫悉用消導之劑愈消導元氣愈薄停滯愈不通垂絕延周用仁治之用人參大補之劑諸醫驚愕不踰時停滯大通矣驗之皆大塊成肉蓋食時食性不暖細嚼所致也周名濟明州儀鳳橋人

一百八十

萬曆五年平湖縣有一木匠其妻通於僧僧以箱籠衣物寄其家姦婦悉盜之比索其逐箱籠僧訟之令令不責詰僧姦罪竟以盜寄之罪罪匠匠不堪大怒提屠永利刃奔入邑堂先殺一皂令從後堂奔入匠追及之僅傷令一指溺死匠若發狂人不能執縛後卒於屋橋之夫令一邑之主也一事少不當於民心禍遂至此民風民情可畏哉
一百八十一

陳全

蘇州人父以牙

人起家積累頗富喜游蕩入南京日與諸名妓狎亦多巧智善譎家為蕩廢先是有客托千金病其家卒客子來求金隱閉不發及生全聲音笑貌儼與客弗殊也其母不知父獨自知曰索債者至矣果報之驗安可云無
一百八十二

吳江錢皓女如潔許嫁按察僉事曹公璞家子糖糖有廢疾不能娶自願解盟錢氏不聽曹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與居以膏之糖

終不知夫婦之道及糖卒錢始更許烏程溫氏女聞累日不食母強之乃食止蔬食扣其故俛而不荅至溫迎娶女知不免乃佯乞沐浴遂闔戶更衣書于寢壁云前緣已定禍福同當等語遂自經死年二十六遺書與其姑董求葬曹氏墓側從之沈氏終為室女亦無二志人有勸之嫁者沈作色曰錢氏未歸于曹者尚能舍生而不改適我之歸曹久矣何以嫁為年八十五時人目之為雙烈云並蒙恩旌表

上開雜記

卷三

十一

一百八十三

婦人女子之隱行冰霜爭繁者頗多惜其不傳於人間而苦於無力奏聞泯泯泉下可哀也予長女有乳母姚者王某之妻鄉俗催乳母約以三年為限彼意謂必限滿此是夫婦會合之期執之甚堅乃一日夫家住頗近偶出看其祖父夫樓抱求媾媾之而隨孕焉孕三月婦惶恐不勝口稱曰吾羞見老爺蓋指余也連日求死者再予令女使解之曰多少做乳母者不惜廉耻汝親夫相會得禮之

正於事體何妨萬勿介意而余內人革亦數凶解慰之婦竟不從多服水銀而死予率長女殮而奠之大為號咷云君子曰姚氏婦雖細人妻亦可以當烈婦名矣

一百八十四

上開雜記

卷三

十二

婦人女子性有偏僻非人所能救藥者儘多予友施君珂其母氏囊橐不下千餘金悉以私其女若婿頌君子媳君於馬施君借其妹氏妹夫不但不怒於言不怒於色恬愉和易終其身若忘其母之有是蓄而付之不聞也其賢於人遠矣易曰君子厚德載物施君以之然而天之所以報施君良亦大且渥矣

一百八十五

侍郎少吳沈公夫人花氏予表兄嫂也予長女出閣辱夫人來送一切珠翠文綺屏絕不用此夫人天性夙稟不足為羨素冠平金弋緜衣作客僅同中人婦一老婢隨身更無少年艷粧夜與張氏媪共榻起居如如然也沈氏後昆藉其厚庇其昌熾寧有艾乎

一百八十六

婦德閭行非出自天成則父母訓誨漸染所
自來也予兄東野繼嫂吳氏靜正簡默婉委
柔順事先贈君最孝自奉甚儉款客唯恐不
豐婢僕有過不見聲責平居不輕言笑言必
出自真誠雖導以誑誑弗屑也東野兄暑月
當飯嫂每從傍輕扇予偶及見谷予揖傍扇
弗輟也自少至老與兄未嘗有反目時仍流
流上乘人物云

義米本末啓夏少府

荒鎮建館之地一河相距其東白青鎮隸桐

九廟雜紀

卷三

官記

鄉西曰烏鎮隸烏程不佞自擊富曆去年
斗米賣銀一錢五分饑卒塞路正懷所以豫
後之計而何公祖下車亦彙軫念商及故不
佞免醫士方時吉對渠同鄉典舖商入勸諭
幸商人凡九典仗義樂施各捐中白米二十
石共得一百八十石青鎮八典計一百六十
石烏鎮一典止二十石爾不佞又同舍親夏
冲寰各出米三石以風青鎮居民共得一百
石其烏鎮居民共耆老唐國憲王漢齡亦行
勸諭竟乏好義者升合未之有也不佞以數

報何公祖相約此米萬不可報上司以滋
盤出入之弊家下貯一百石餘寄頓啟實之
家數人俱不佞親故必無陳虞者不知何公
祖何意報守道張老公祖張老公祖曾面諭
不必申報蓋有以燭將來弊竇之微也逮常
平倉既建又不知何公祖何意欲將義米入
倉不佞力陳收發不便不蒙見允入倉訖一
百仍貯家下何公祖亦曾令黨正出陳易新
奈何黨正各行其私春時即領賣銀盤放至
冬買下等雜色米充數易於滯濫即今七月

九廟雜紀

卷三

官記

所發之米甚惡是已散鄉夫戶貯米大都賣
者七八月青黃不接之時何公祖奉委日多
早發甚賤其貯家下九十石零以八月間發
賣得銀七十六兩零照黨正賣數每石多銀
二錢零此二十六年事即此可徵在官倉在
民間在家下之應與不應有利無利矣夫郡
邑各有疆界不幸遇災荒上司郡邑賑濟
亦有疆界常平者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
減價而糴以利民也此義米三四百石一遇
災荒止可量力分投央得過之家煮粥以贖

饑民粥不給或入與米一升二升爾此不後
 初意也若謂之常平則災荒時便當減價便
 民恐不濟一日之程平石可整况止三四伯
 石哉且何益祖亦幸不值災荒而去爾若值
 之則此三四百石之米青鎮四郊之民孰不
 知有此豫備也難道全以力主張混同烏鎮
 饑民若察給發若一槩給發勢必相聚為亂
 其烏鎮可發可濟者止有五十餘石爾雖商
 人入典義助跡似公物然亦藉青鎮之人在
 此當務容商開典而後有此義亦實與青鎮
 米同終不可謂烏程米也本館前請出可云
 義米不可云常平事理甚明今若欲移而貯
 之湖州烏程倉則青鎮之民粒米無望即有
 當路許容遇災給領竊恐遠百里而待哺關
 吏其驅窮民於必死可預卜者願一籌之不
 佞年迫七十何乃自苦求管此米第免編倉
 夫可以絕其偷盜羅羅以時可以年年增米
 不幸而荒又可就近發賑家下所貯另為一
 室不混倉米懸有官米之牌及寄頓民間全
 數以時報署以憑申道不審尊裁何如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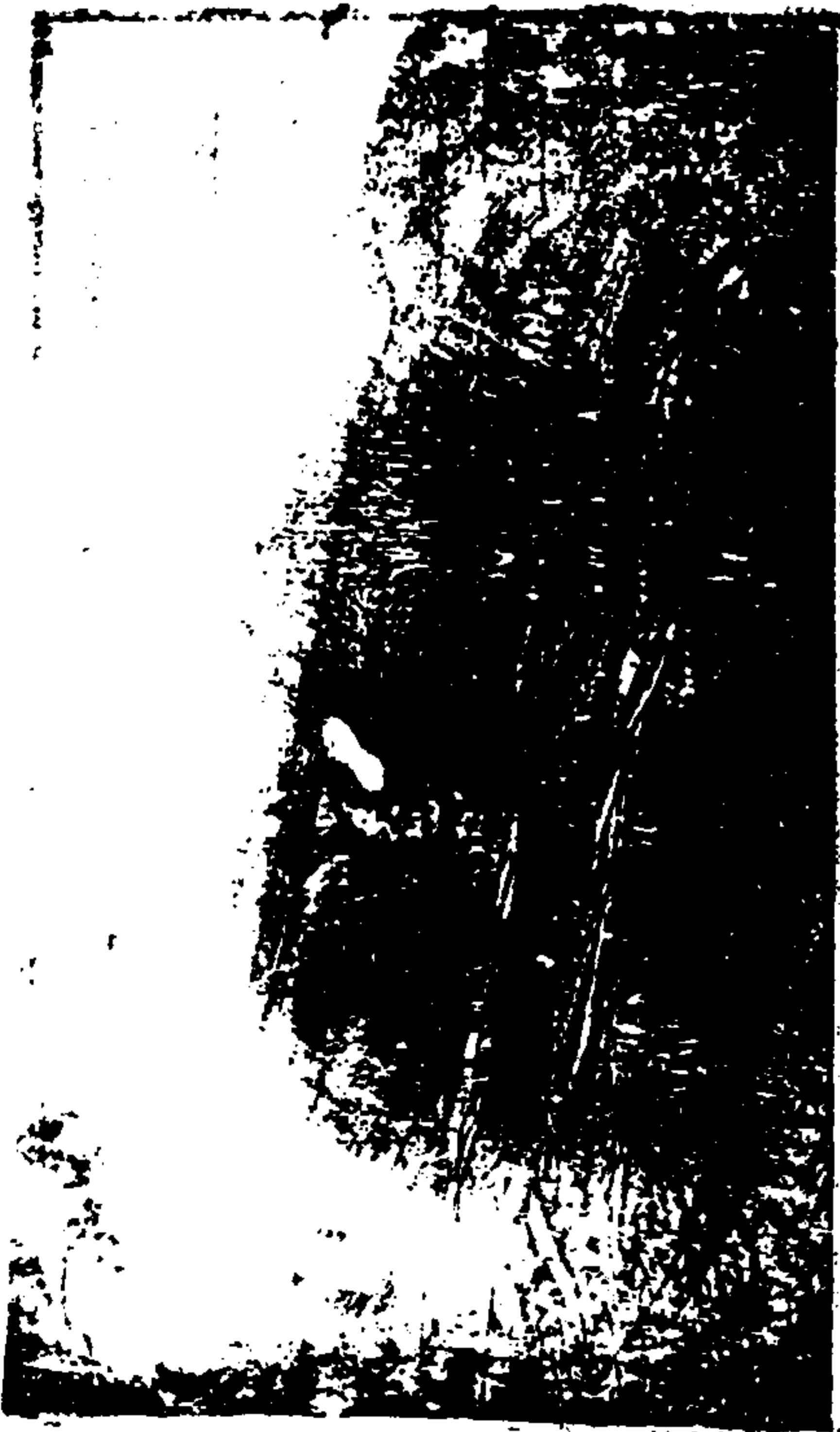
閱朝漢曹彬虧欠米四十石九斗零望一併
 留神不妨以此故抄白呈各位老公祖即求
 畫一高見顯侯顯侯

見聞雜紀卷之三終

見聞雜紀

卷三

百四十一



見聞雜紀卷之四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字校正

皇明憲綱 凡糾舉官員生殺予奪悉聽

命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 凡監察

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如有陳告官吏取

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不許轉委違者

杖一百 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

賭有官吏犯罪畏避追問故將財物婦女潛

入公廨設計裝誣沮壞風憲者並許取問實

封奏聞犯人重處財物沒官婦女發有司核

問其出巡官吏仍不得自生嫌疑迴避致妨

巡歷 凡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但

知有司等官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

聞若奸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其應

請 昔者其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

呈報一百發烟瘴地面安置有賊者從重論

凡分巡所至不許令有司和買物貨及盛張

筵宴邀請親識并私役夫匠多用導從以張

聲勢自招罪愆 所至下學請明倫堂生員

講說經史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中坐本處提

調七品以上正佐官序坐於左教授學正教

諭訓導序坐於右聽講餘皆立聽布政司官

下學亦同若布政司按察司官與御史一同

下學御史左邊正面坐布政司官按察司官

依品級右邊正面坐問答之際教官生員不

許行跪禮 獄禁所當矜恤仰本府州縣官

并司獄司官常加點視督令獄卒將見禁囚

人如法收禁冬設暖押夏備涼漿合得囚糧

依數支給若有疾病冷醫治療不許縱令獄

卒人等剋落衣糧非理凌虐因而瘦死及將

平民枉禁違錯仍具獄官吏卒名數及見監

囚數開報 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並要

撫恤軍士各令得所不許生事虐害勒取財

物剋減月糧 凡係衛所去處務要高城深

濠門堞堅壯如有損壞即撥軍餘修理不許

怠慢常常嚴督軍士各遵紀律守禦地方不

許擅離信地擾害小民仍於門禁關津守把

盤詰奸細但有鄉村人民挑擔貨物柴薪等

項入城貨賣不許指以盤詰為由生事刁蹬

因而勒要錢物

二

至聖先師孔子母顏氏以魯襄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鄆邑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五歲適聞孟仲之子殺監牛於塞關之外乃憮然而論之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田君謂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矣孔子生於好禮其達者歟吾即隨若陳之也十九歲魯齊兩國交善魯為委吏與齊通二十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問於鄰曼之毋然後得合葬於防二十七歲刻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又見刻子而學禮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三十三歲在齊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去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

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脰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求興者乎三十五歲自衛反魯與南宮敬叔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竊仁人之說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志而危寡身如林發人之惡者也夫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六歲魯昭公率師擊季平子季平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豈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曰吾老矣安能用也遂行反乎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

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往觀其葬
曰季子其合禮矣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
龜中若華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土之性積
華也吳伐越陸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會稽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
吳客曰善我聖人四十三歲在陳十四歲
在魯桓子變臣曰仲良懷與陽虎有隙陽虎
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由此益輕季氏故
夫子不仕也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四十
六歲在魯觀於桓公之廟有歌器焉顧謂弟
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
乎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四十七歲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之諸
侯則焉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
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而為大司寇由大
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
兩觀之下五十二歲公會齊侯於夾谷請具
左右司馬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夫子曰吾
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有頃有司

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夫
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
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亦恐
乃歸所侵魯之鄆濼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
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既而政化盛行國
人誦之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
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
仲由為季氏墮三都即費郕五十五歲在魯
與聞國政三月魯大治齊人聞而懼陳女樂
夾焉於魯南高門外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之君臣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膳姐於我夫
作倚蘭之操遂行宿于屯適衛主顏濁鄒寒
五十六歲在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
自衛適曹自曹至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適
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
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居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宦者雍渠乘使夫子為次乘夫子
醜之去衛適曹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
弟子曰去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

乎獨立郭東門鄭人有喪家之狗之謂至陳
 至司城貞子家歲餘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有
 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靈公聞夫
 來喜郊迎六十二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
 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鶩鳴犢舜華魯
 賢夫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
 出之不濟其命也夫乃還魯乎鄉鄉作鄭
 公哀之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六十三歲
 衛地陳自陳遷於蔡自蔡如繁繁公問政泰
 子曰陳蔡遠避附遺時季子在楚趙昭王
 以安車兼餼遣夫至鄭乘曰夫美無以
 也特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
 侯惟之使使問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
 也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
 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甘
 如蜜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夫子在陳
 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陳蔡大夫謀
 曰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夫子講誦絃歌

不喪子路子貢顏淵侍於是使子貢至楚蔡
 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欲封書社地
 七百里令尹子西沮之昭王乃止於是自楚
 厥季衛六十四歲衛君欲得夫子為政不果
 六十五歲夫人尹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
 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孔文
 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夫子辭不知退而命駕
 而行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
 歸魯傳五陵之歌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
 缺禮壞樂亡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
 和聖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
 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凡三百五篇晚而喜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彖編三絕六十九歲
 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馬問政七十
 歲歲末公春狩於野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
 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漣 曰吾道
 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其文約其指博吳楚
 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
 君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子狩於河陽推
 此類以絕當世取捨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

則與入共者非獨有也至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七十三夫子病
 將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
 而退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
 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哀公十六
 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
 一老俾屏予一人以位斃予在疚嗚呼哀
 哉尼矣葬魯城陔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今名孔林
 三
 履聖孟子名軻字子輿生三歲喪父母仇氏
 有賢德初舍道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事母去
 舍市又嬉戲為賈術事母曰非所以居子也
 遂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
 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績
 問曰學何所至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
 懼自是旦夕勤學請見子思子思敬而悅之
 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

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竊聞夫婦之道私
 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勃然不悅
 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母
 召軻責之軻遂留婦道既通適梁見惠王又
 云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擁楹而嘆
 母語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已
 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果養舅
 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脩而無境外之
 志少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
 全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義
 吾禮子何愛乎孟子乃去齊適梁惠王不果
 用退而述唐虞三代之德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
 四
 天目山高三萬六千丈廣八百里其巔有千
 丈峰千丈岩東南有瀑布下注匯為蛟龍池
 東南一峯曰翔鳳林上有平地方一里五百
 尺東西峯各有天湖如天之兩眼故曰天目
 湖中有異形之魚當是潛龍也產有龍鬚草
 靈壽藤天目東峰從臨安入疎谿可行高峰

和曰道場在馬而峰從孝豐入深僻不易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上有紫陽觀梁大同五年達昭明太子勒碑記當時恩獎之盛傍有石室可容千人

五

成湯問於伊尹曰壽可為耶尹對曰王欲之則可為不欲則不可為也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年有餘歲而崩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賦之曰往與子無以魯國驕也魯之天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師尚父陳於武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漆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極大之銘曰母曰胡廣其禍將及母曰胡寧其禍將及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棧之銘曰惡乎危於危懷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惡之銘曰遺策道者必問第恐終身之羞于奇人爾聞益燕後世子孫

六

周封箕子於朝鮮朝鮮云者以其在東先見海底有故名秦厲遼東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樂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宋公孫康并有其地曹叅求燕燕拔餘種後晉高麗不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他外唐經高麗後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掘益廣遼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其主未嘗易姓元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蓋燕嶺界本朝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遣符寶郎饒春國書諭其國王曰手國王王額丹表賀即位正

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即古倭奴國東西南
北相距萬餘里國主世以王為姓臣亦世宦
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

太祖高皇帝何等威靈倭無歲不擾我海上屢
遣公侯都督重臣議防議戰今安可以易視
嘉靖間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醜瘋魏純
楊淮顧文明等為害屢年今日不知海上防
患慮虞之策如何

七

舟漢王先生五湖記曰吳郡之西南有巨浸

馬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
蘇湖常也

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
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
湖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
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 一自宣歙天目諸

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
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
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
之數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
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

也一名五湖蓋蘇乘舟出五湖曰大夫公登
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
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
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滬
湖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
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
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
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
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三十餘
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百九十里由真
是聞雜紀卷四

八

薛方山先生舜紹堯論曰夫天下大矣生民
衆矣而生生之道乃繫於一人之身其責甚
不大艱難矣哉余觀尚書載堯咨四岳以異
位而自叙在位七十載蓋言堯期倦勤非避
難也四岳自言德忝帝位而師錫有陂在

之虞舜蓋言責之難稱而唯育德者斯足以當之非故以難事累舜也其時之人心氣象如何哉故許由善卷之徒當時目為避難之士而彼亦不自以為高也後世視君位為富貴尊榮逸樂之具而失上天生民之防意於是莽操懿溫之徒紛紛接跡於天下百二古之逃隱者斯擅其高矣

九

摘吏部侍郎兼學士馮公琦萬曆辛丑會試

錄序

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稟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即今為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著為令士安得借異說以自馳於維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旨棄傳註希用釋老者皆置之今既具壹意稟及幅從事而諸士習說異者耳數年舍故步而從臣耳目之約實不能盡雅馴臣亦士耳寧不相體

其大醇而收之醇而不能無小瑕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絕墨之外即絕塵而奔棄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王制也

十

鄭端簡公教子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英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十一

宋倪文節公思歸安人經鉅堂雜記云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意三貪嗔癡而口業居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尤不可不慎。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可貴富而儉約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貴衣食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絕欲未可貴血氣未衰而能絕欲斯可貴矣

畫扇不如帛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
舟高堂不如低屋金寶器物不如磁瓦麗妻
艷妾不如中等之姿食前方丈不如隨分蔬
菜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
日來日或問淨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
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
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常或問
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晉元帝初
渡江以酒廢務王導諫之遂覆杯終身不飲
非有絕人之識剛斷之資孰能與此

東閣雜紀

卷四

十七

十二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濟君子立心
未有不成功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
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
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
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
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異師德而吉之為人
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以言譏人此學者
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稠人廣坐之中不
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禍抑亦傷人

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即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
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
將我有意而為之矣彼或禍我我能免乎惟
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庶幾可耳。人
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
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游歷者
動輒夸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
獄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
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張

東閣雜紀

卷四

十八

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
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
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
仁如此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
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
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
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
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
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

顏子之德矜已一有微瑕則眾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已之職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由也。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為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不損人害理之甚哉以上俱載筆疇

十三

長壽年

卷

本官

商伊尹壽百二十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四十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瑾書斷魏羅結壽百二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一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亢倉子格言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見不起色雖見而似不見聽

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起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汨沒於聲色之中者謂之聾聾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日光之白曰皓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老人之白曰皤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烏羽之白曰霍以上載秣林伐山 東方朔曰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堯舜飯土簋盛飯器 歡土 釧盛羹器皆燒土為之 漢帝坐宣室宣布政教之所也或曰

長壽年

卷

本官

室在前殿之傍秦則居之 太公為周立九府園法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園均而通也 推埋謂推殺人而埋之 輶輶率車有窓牖開之則溫閉之則涼天子所用漢以其車載霍光極 報睡眈然舉目相忤 齋即報之 抗張挑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書之 秦秦章邯為雍王司馬飲 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縣官東平王宇曰今縣官年少不敢指斥成

帝故曰縣官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也千錢
 為一貫 跣跣之士 跣音素 士行有卓異不
 物俗檢而是黜逐也 緡類徐言引譬喻也
 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
 主先道以禦非常 戊巳校尉甲乙丙丁庚
 辛壬癸皆前正位戌巳居中以鎮四方官設
 於西域撫四夷也 漢兵不戰而解者計
 然者樓上人博學無所不通老善計筭嘗南
 遊越范蠡早身以事楚 漢條口柔觀人頗
 色而為詞候也 首級斬敵一首拜爵一級
 上聞雜紀 卷四
 故謂上首為一級又生獲者人為一級一三
 及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於上也 去者天
 子嘗以春解祀祀黃帝用一象破鏡 漢書
 海破鏡數名食父 黃帝欲絕其類故使百吏
 祠皆用之 解罪求福曰解 鷓夷形如楹可
 以乘酒多酒容受而可卷懷吳王取馬革為
 鷓夷受伍季春流衣江 藝文志八體一太
 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
 文書八八書 漢二府謂丞相府御史大夫
 府 又帝身衣衣 緡錢也 九流儒家者

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
 流墨家者流從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
 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
 已 申生雅經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雅經
 於耕城之廟蓋為僂頭開氣而死若雉之為
 樽檀亦棺也給流民不能自葬者 貫高
 絕亢而死先即喉龍也 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 樵取薪蘇取草 飲泣淚流被面入於口也
 句吳於越 句音鈞夷俗發語之發聲也亦
 猶越為於越爾從無典故 三楚江陵為南
 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琴本五絃曰宮
 商角徵羽文王增少宮崇商故有七絃 太
 公六韜一霸典文論二文師武論三龍韜主
 將四虎韜偏裨五豹韜校尉六馬韜司馬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 封君連服黃連在
 十餘年入鳥巢山及臘米銀百餘年竟成仙
 常乘青牛出於又號青牛道士 玉搔頭漢
 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極
 頭皆用玉 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
 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

農本草曰能療驚癇除邪逐鬼 金蚕晉永

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蚕數十箔

精角中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墊一巾

角時人乃故折巾一角號林宗巾其見慕於

人如此 蔡侯命蔡倫用樹皮麻頭及故布

魚網春以為麻帝善其能故天下稱蔡侯布

倫漢人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

中分領諸縣 詩有三家魯人申公受詩於

浮丘伯號魯詩齊人轅固生傳詩號齊詩燕

秦韓嬰為韓詩外傳號韓詩又趙人毛萇傳

詩號曰毛詩 大醜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

飲罰金四兩恩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或三

日或五日曰大醜醜布也 太白星天之將

軍唐詩常用之 內學謂圖讖之書其事祕

密故曰內 太白經天太白少陰之星以已

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之象今

至午是為經天也 八行見馬融與竇章書

書雖兩帝帝八行行七字 五星東方歲星

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書

育毅梁雄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保
一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上載兩漢博聞

十四

穆也之能非智漢人之善非仁攻人之惡非

勇唯忠恕之道可以永譽博奕之交不自便

食之矣不用勢利之交不年唯君子之交重

以終身 相國池烏程令李晤誕相國李紳

於縣署幼美之歲墜於池解之東也逾數刻

若有勳翼出故名 清暑樓在郡南子城上

今四城唯南樓尤敞蓋其遺也 樓在宣城

時來訪郡公崔元亮題詩有時陪度公贊之

句 金婆樓在魚脯之東金婆好道築樓以

居遇異人得太乙養元之道後因尸解有過

洞庭者見之魚脯賣魚脯於此脩製不消

軒在慈感寺鄭袁樹字伯長號清客居五集

趙子昂交讀書於此 孺山漢徐孺子哭友

人姚元起於此山下有孺子祠紹興中重修

江都唐法記 鄭端簡公春洋春後書自中

亂天下者貪夫暴夫護夫而護若茲

亂天下者貪夫暴夫護夫而護若茲

貪暴時可畏也邇來寵賂公行官邪政亂
 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為盜
 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反殷
 况軍旅又未足恃乎以答問御史書送歸
 期例應事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為大願
 意焉悶悶者或有裨於細民嗷嗷者或無
 於實事循良者或未盡出科甲貪殘者或
 皆由異路門第照臨周私謀無適情矣分
 御史為類未出都門函題中丞盈薦獎大勳
 辨辨湯進希御貢終難以表見奈何廉潔不
 解體而孤寒者不日志於橐裝乎一或政之
 名肅皇帝所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
 曰神樞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武臣一
 員協理戎政太臣一員給戎政之印華內外
 文武提督官 陽明先生曰勿為嬰兒之態
 而有丈夫之志勿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
 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十五
 皇明遜國臣浙江凡二十三人
 大學博士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

見聞雜紀 卷四

兵部侍郎徐庠字宗實黃巖人靖難後杜門
 終老家覆沒于京師
 戶部侍郎盧迴或曰盧珙仙居人縛就刑長
 誣而死
 都御史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
 十八年進士靖難後成祖縱之歸性善衣
 朝衣躍入河死
 太常少卿盧原實寧海人父中母方孝孺姑
 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靖難後召見
 見聞雜紀 卷四
 不屈死
 左拾遺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
 第三人靖難後不屈而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來 成祖登極治姦
 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有貞烈祠
 在黃淡島上
 給事中龔太字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
 薦
 監察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松陽人洪武間
 舉賢良方正

六〇五

監察御史鄭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坐方黨論死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起家布衣建文遷世後奉使安南遇建文君於雲南悲愴吞金而死

僉都御史程本立崇德人今析桐鄉改江西副使未至任聞成祖入南京自經死

按察僉事林嘉猷名彙以字行臨海人以逆黨論死

鳳陽知府徐安郵人洪武中人材累官濟南知府謫戍雲南

劉環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 成祖登極詣闕猶稱殿下且曰殿下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獄自經死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仙居人靖難兵攻破蕭縣恕死之

吏目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元年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長吏棄

城走華率吏民力守救援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死

梁田玉 梁良玉 梁良用 梁中節俱

海人同族同仕一朝棄官去有為僧者有寓市肆者有為舟師者其效忠守節則一爾

侍郎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舉教諭山西叅政謫雲南靖難後晉學士時嘗

建文君崩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曰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翰林侍講樓璉字士連金華人 成祖命草詔璉惶懼不敢辭歸而自經死

十六

程公本立字原道號巽隱河南伊川程先生之後初以明經薦為 秦周二府引禮舍人

被累改雲南郎甸長官司吏目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晉左僉都御史為舍人時事貴戚之主能匡迪以正不少詭隨在雲南餘九年當

王師初靖遺孽尚驕而能周旋其間懷柔撫字約束以情人至於今德之應天尹向瑤學

士董倫皆以學問優長守身廉潔薦於朝及蒞史職入憲臺則又公筆削肅臺綱暨華除

蒞史職入憲臺則又公筆削肅臺綱暨華除

時卒擯以死嗚呼非涵養之充見明守定而
在夷狄在患難能以炳炳朗朗不隲其操如
此哉士有竊一善以自名值幸會而爭奮及
其流離顛沛輒改其素者比比皆是噫不哭
之狹孰不能抱於是見都憲所就真足以敦
薄夫詔求裔英聲義氣凜凜乎若存矣都憲
既卒家益落至其孫寬始稍自振治田築廬
以耕鑿為事循循有宦家風鄉里以善人目之
寬子序生山學擬拾遺稿得詩及文共若干
蕭然藏家請序於予予既祀三先生於學
齋綱目製及公也 朔望參謁思其平生而追
躡焉何幸又見其心聲之存哉其文平易典
實不事剽剗詩莊重非騁奇闕妍者之比
國朝渾厚之制猶可想見讀其集儼然正人碩
士之在側也方今持文柄以崇雅黜浮為意
則是文詎可少哉
尹治乙丑知桐鄉縣事甫出李廷梧序
巽隱集載桐溪古蹟
雪佛碑 天花墜虛空平地忽三尺異哉西
方神現此水精域胎非託摩耶意象巨刻

乃瞻白玉相安用黃金飾一洗熱惱心悉
清淨力紅日超扶桑終焉化無跡其無本非
空其有亦非色君看東逝波滄海不可測我
來鳳凰溪古寺久荆棘摩挲雪佛碑斷甃
莫識金石亦已壞况非金石質萬事等泡影
感之三嘆息 洗馬池 房星下照天池水
水光一碧靜如流驪何來塵游身解却金
羈濯清泚不識誰人樂於築春風柳下曾
鞭驂縹忽爾化龍去雲餘池水寒寒烟我
渥法存西極此水得名徒遠憶辨鱗酸骨世
間稀佇立池邊三嘆息 建炎槐疎滿帝年
號百尺高槐舊相門傳聞南渡此移根心經
百歲風霜苦身受三朝雨露恩破穴中霄經
電火繁陰六月似雲屯池臺錦繡知何在幸
爾青青獨尚存 鳳鳴梧 梧桐生高崗亭
亭凌紫霄鳴鳳丹山來依此百年喬良材中
琴瑟和聲合簫韶我非漢中郎詎識爨下焦
龍眼池 寶地多奇蹤雙池鑿龍眼秋水
涵遠空寒波應靈響陰雲翳或結夜月晴蕪
蘭對此長澹然塵心自蕭索 迎鳳橋 鳳

過桐溪水溪橋迎鳳名光搖錦翻動影落彩
虹明夾岬梧桐老芳洲杜若生尚餘千古迹
登覽一傷情 惠雲塔 老禪西來兜率宮
金曇舍利開芙蓉平地起作寶光相七級上
凌天九重摩尼頂珠現穹碧丹霞掩暎雞足
峯八窓玲瓏懸皎月層欄翠滑扶神龍我欲
乘虛求帝釋雲梯高峻紅塵隔簷鈴停語寂
籟冷白鶴飛下蒼烟夕 浴鳳沼 鳳鳥從
何來來止桐溪傍錦毛濯春雨綵翮晞朝陽
巖藻動浮彩蘭芷生幽香鳳去今不返空餘

是蘭雜絕

卷四

三十一

音下

鷗鷺行 橫湖 橫湖如足練風景此中稀
日暖赤鱗躍天晴白鳥飛寒松蟠石岸春水
沒苔磯幾度斜陽晚漁舟渡口歸 東山
陟彼東土山惘然思謝安草露濕我衣海日
升巖巒愧無如花妓醉舞追前惟飄飄谷風
來吹墮頭上冠 桐溪 梧桐蔭清溪溪水
波粼粼上有五色鳥下有黃金鱗秋雨洗白
石春風生綠蘋願學羊裘子時來垂釣緜
十七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遊于楚朴愚子

戚然不悅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
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
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招也嘗觀之
智者先覆巧者先辱惟匿知于愚而不伐其
知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
天下不以吾為巧是真與吾校者已故外患
不至彼知者先覆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
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之璞閱其至美而未
之知也混于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厲天如虹
觀卞和氏恠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于城不

是蘭雜絕

卷四

三十一

音下

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刖而死無足易
若混珞珞之石耶今若不能自閱如荆山之
璞恃才與辯而求合于時器狹者不足與論
海處闇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
其禍甚于刖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庭
無為之天伏若形鈴若喙之為愈乎昔孔子
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枵腹
幾死太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
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蓋校其得失焉生退而避于山

數月曰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推銳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于人指是非絕毀譽以太魯號之終身 國子助教貝瓊著

十八

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玄曠疎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未有也諸為古文辭及舉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辭無失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百卉爭顏色也置勿論子欲論文不有六經四子在乎

見聞雜紀

卷四

三

高也哉於孔子吾誠喻之孔子之文正大而老明且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制于電劣者如野燒也孔子之文淳蓄而汪洋河海也彼新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亂流也孔子之文離粹而溫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琉璃劣者如珉珂玳瑁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實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南之荔大宛之葡萄劣者如未熟之梨與柿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宜何師也而還乎為僧者之不以此為業也終未時見前賢關佛主先入

之言作矮人之視罔覺也偶於戒壇經請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廢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過月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讀之不過採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謂入寶山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雖講演亦不過訓字銷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真修而實踐者可謂取其寶把玩之賞鑑之懷也補之而復棄之者也雖然也樂讀與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 沙門蓮池 袿宏著

見聞雜紀

卷四

三

十九 林逋字君復居杭之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臨終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逋不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

二十 唐先生國琛集載本朝賢宦十四人而張洎不與焉永事詳端簡公今言中 雲奇南著

人預知胡惟庸逆謀力... 高皇帝行駕...
 瓜樞下 阮安交趾人清善善謀畫 成祖
 營建北京大有勞績 陳蕪交趾人永樂五
 年入宮至景泰年卒 成祖賜範金圖書四
 額 一忠肝義膽 一金貂貴客 一忠誠自
 勵 一心跡雙清 沐敬建文中人 成祖
 征德兵圍糧場加勸回鑿 劉永誠三扈
 成祖出使便驛驛將屢立戰功景泰末召還
 成祖朝具辭養親而賜產第祿從 興安性
 廉察於能而於私 景皇繼樂暫外恐恐安
 樂短林亦而能諧信三三起臣替養校正好
 佛法命作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屠供 懷
 惠成化中以直道熟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
 司禮 孝宗信任之黜內閣萬安召還王恕
 積思之力也 王岳 何文鼎弘治末人器
 游抵威曉被司禮李榮杖殺岳清介不伍俗
 維持主節執法認真諫成孝陵賜死臨清舟
 中 蕭敬諫諳國典持重老成正德中諸奸
 壘肆上每召問之輒對曰非先朝故事多所
 改正 黃律 呂憲 晏殊嘉靖間人清善

雅重徹屏華玩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儒者
 風也 孫裕孝皇時人嘉靖間懷 孝皇不
 考及威曉雁憲泣控 天子頗過激竟自縊
 廟中嗟乎此吾師闡幽之意也公卿大夫小
 善微勲文士大為揄揚成書遠播乃中貴則
 忽之矣吾師不忽人之所易忽此雖未盡其
 人之善者當俟後之君子續焉
 二十一
 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薄施
 厚望者不報貴而忠賊者不久。坐寢室如
 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聞人有過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大祭之禮大羹即太古羹肉汁也不用益梅
 調和 和羹以猪脊脊肉為之用調和羹魚
 藁者乾也 形益周禮所謂剝為虎形之類
 是也。東坡居士贈張鷟曰吾有一方服之
 甚効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
 早寢以當富三曰緩步以當津四曰噉食以
 當肉。宋趙方少從張叔學公青陽

史彌遠曰權科不獲是權科中無字刑罰者
差是刑罰中教化古今以為名言陳康
嘗戒種放白子他日遭逢明主跡動天顏名
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
地間無完名者名播越必有物敗可戒之
至晚年修飾遺度營壘滿堂鑲間門人感厲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季子曰
存言神仲難遇發親承希夷教戒矣盡遇之
翁也愚幸不保其終焉恒自君子以共
為友者謂善希夷存至嗣下關燕士亦讀其
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答曰優游之所勿
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 考遺
胡公宿官至太子太傅字武平常州晉陵人
中天聖二年進士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
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
湖學始丁母夫人憂去州人思之名其塘曰
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祀之
載歐陽文忠公墓誌。宋陳堯叟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堯咨節度使堯佐相仁宗父秦國
公高無恙客至三子常侍立左右故天下皆

以秦公教子為法堯咨精於孤矢自號小由
基方出守荆南還母馮夫人問之汝典名藩
有何異政咨對曰過客以咨善射無不嘆服
馮夫人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
仁政大義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
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陳氏訓子不但有
父而且有母古今之所罕及也。狄武襄公
起家從軍有大度才識過人以樞密副使
奉命討儂智高廣源川蠻也有因貴近欲從
青行者延見之曰從青之士能擊賊立功朝
廷有厚賞青不敢蔽也若不能則軍中法重
青不敢私也聞者大駭勿復有言從青者上
從諫官韓絳疏欲以侍從文臣副其行龐籍
為相力以為不宜分青權已而果大敗智高
上悅公呼吸操縱如神而忠誠一念懇懇不
欺朝廷韓范之為西帥也皆隸其節下二公
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事親甚孝遭父喪哀戚
過人養母尤篤他如善制豪士劉易不認梁
公仁傑為祖特其細節爾矣 司馬溫公與
諫議田錫子書曰常惟世人論譏其祖禰之

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三人為之夫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冒若刻大賢之言既納之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唐先生樞書湖州府農桑誌後曰湖絲遍天下而湖之民終身不被一縷者有之人亦有云畜馬者羸步而走種粟者半菽而飽其是之謂乎 愚嘗默坐以心想心思天下之物無有妙於心者以空洞言則海濶天高萬里寥廓渾無一物蔽翳以富有言則壤林大盈百珍咸集森無一物不具以嚴肅言則凜然大君戎冠南面而庶司拱翼兩階以清淨言則瑩然冰壺貯盛寒水而秋蟾照映中外以鎮定言則泰華凝峙萬感不得而搖以活動言則江湖流轉百折不得而滯以鎮密言則層室重門深封固閉半埃點塵之不入以變化言則白雲蒸霧倏升乍散神出鬼沒而不知以恒久言則寒暑屢遷元氣未嘗少改以感應言則桴鼓相答形聲不容少間心之妙有如此者善事之則衆美悉有

見聞雜錄

卷四

三十九

言

將可賢而可聖不善事之則衆美悉亡為不肖而已人可不知所以善事此心耶世人動以好名斥人愚竊笑之夫好色好貨好詐好勇之儔比比皆是何嘗有好名之人哉論人於三代之下而疵其好名不亦迂耶陳劬曰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苟能好名甚君子其庶幾乎如甚好堯舜之名則必影響堯舜之事甚好孔孟之名則必依稀孔孟之為譬之好利甚者必百計以求得好酒甚者必多方以覓飲雖其心在好名未免徇外為人之累與務實近裡之學不侔而其施為大畧則固與君子無異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自其讓千乘之國觀之則與泰伯季札何異苟不色於豆羹何害其為好名哉簞食豆羹之見色而以其好名未甚故不免有踈漏處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亦未嘗不好名也使每事而好名焉有辱名喪節之事耶錢文子以漢武好名為人主之累夫漢武何嘗好名哉厚歛黷兵貽譏萬世正緣其不好名

見聞雜錄

卷四

四

言

之過也。文子與之誤矣。譏之尤誤矣。好名者在聖賢病之則可在吾人則不容於輕議。天之所命固人所當順受而人謀之所當盡者則不可無也。譬之耕然勤三時人也有秋罔有秋則天命也。譬之漁然具六物人也有魚不得魚則天命也。勤三時具六物而不得禾與魚者有矣。未有三時不動六物不具而得禾與魚者也。今之人怠荒於人事之僞玩惰乎當然之務。士弗勤學女弗勤織商弗勤於貿遷工弗勤於造作及不如志輒曰命也。見聞雜紀 卷四 四十一 三言下

是正害三時棄六物而譏禾與魚於命者耳。豈理也哉。蓋必謹疾如伯牛而亡方可言命。不惰如顏子而喪方可言天才名如李廣而不候方可言數。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人之性每惡其所反者而刑罪之加亦多于其反已者而置之毒也。武后猜狠淫穢而操威福之權恣殺戮之暴吾恐狄仁傑朱敬則宋璟徐有功諸人亦岌岌乎殆也。然當其時其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而當世號為賢士則皆未有死者而於狄宋諸公護

之尤力豈非人心之天理猶存歟。噫武后一婦人耳尚能辨識乎忠佞保全乎正直陰能任陽剛之事如致堂胡氏所許者况不為婦人者而可使忠直網羅賢良坑塹反不免死金玉毀之悲耶。括蒼華彥民著

二十二

金臺紀遊叙曰余孤拙人也僻居靈宮者期餘文游最少日惟枕書靜卧閑操楮穎以從事于古今之後了如在野中夏初始得交于烏程李彥和氏沈元明馮子漸二氏又在交李彥和後彥和性簡而言訥交遊亦寡予不意繁華披靡中有此人焉既定交而契之于耽跣坐竟日夜向達人前輒趨趨不肯進將以予性癖彥和亦耻言世利絕無俛仰偃僕狀予比年斷酒彥和為開消滴顧向他人不欲飲也彥和能飲復厭沉酣向予則忘其量矣以此相契往來吟詠間遂不覺其篇章之幾許彥和因出舊冊命予彙而書之予僭題之曰金臺紀遊彥和優于德尤長于才與予應鄉聘俱十三年以前人世故更涉不為少

矣念惟此優游散澹景何能久得無何天涯
聚散人各一方白衣蒼狗倏焉變態金臺之
遊何年能復重紀乎嗟乎冠履之崇卑勛猷
之顯著是予與彥和口不言而心自信者今
姑弗之論矣

隆慶戊辰陽月劉伯燮書于蘆葦別舍 戊辰
進士乙卯解元

附卜居四首

性僻偏幽道人閑只舊編舍傍還陋巷案外
有青天朝罷聞僧語呼來識客賢自能甘閑

見聞雜紀 卷四

四十五

寂非是愛逃禪 不耻貧原憲誰論老伏波

朝回人事少坐定鳥聲多主聖看堯舜臣賢

縱孔軻此中無限澤汲汲欲如何 跌坐無

何有禪關寄此身頻閒疑在野得祿愧拖紳

事業誰千古韶華忽幾春祇憑些子意夢裡

覺吾真 禪關元獨閉朝去暫時開為愛幽

閑色常如風雨來庭前無候吏塔下有荒苔

試問人生事于今好自裁

李彥和沈年伯母壽屆六旬詩以賀之二首

畫省題名日慈帟樂壽年五花看子貴百歲

羨金仙臘意桃風裏春光栢酒邊還聞多金
器戲綵正踟躕 聞道西王母筵開浮玉山
地隣東海近丹自九成還鴈塔新承寵燕關
一望顏應餘百歲裡金紫日班斡

見聞雜紀卷之四終

見聞雜紀

卷四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見聞雜紀卷之五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本朝大明律未成書時聞自御榻至殿廡

皆粘律文於上朝夕覽觀親加刪正然後成

書仁義並用雖曰懲過實令民遠罪之書也

惜乎今日任情而廢律爾進律表尚書劉惟

謙等上

高皇帝未登極時曾用葉春王興宗為皂隸後

以其老成不貪春除儀駕司副累遷至福建

見聞雜紀卷之五

四一三

布政使興宗除金華知縣累遷至河南布政

使其不拘資格如此真大聖人作為非漢唐

英君誼辟所能彷彿其萬一者

二

郭民敬山西人嘉靖間進士仕為山東某縣

令公出過隣邑有少婦先浴于河一男子故

下河捩身同浴郭能男子二十竟死地方咸

仰郭為神明自是男女無復混雜矣

三

太子不幸下繼母憂然而繼母亦難言矣其

父果禮聘室女或雖再醮而恩及子女甚厚

素以母道事者方可言憂嘉郡太守王公某

父有副室素不以母視者既卒父強在家子

舉人丁憂持文書報太守太守無可柰何勉

強以憂去或吊之無戚容也里中陸公喪妻

甥女憐其老以無夫老婢侍公漸侍衾枕其

稱謂漸隆老婢卒人謂孫廩生無父當承重

陸公子表叔也時入其內借知不當承重狀

乃白之文學博士廩生得無服焉人間繼母

若此類者儘多恐不止王公陸生而已此今

見聞雜紀卷之五

四一六

日憂制之當議者

四

軍政條例載各處起解軍丁並逃軍正身務

要連當房妻小同解赴衛着役無妻小者審

勘的實止解本身此條載第六卷可考近來

無妻之軍或有妻故賣移累里逃情狀難悉

縣官唯其所欲不啻如娶子婦略不查勘縱

惡長奸仰負朝廷德意可嘆可嘆

五

徐文貞公階與鄭端簡公為同年其誌端簡

有曰余與公同舉進士者四百十人公獨遇
余厚余外以兄事公心實師事焉前輩不難
於自屈如此 相嵩醜子世蕃以蔭補順天
治中求轉尚寶司丞端簡公以非故事不從
未幾公出部得轉尚寶少卿

六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
之謬也當起得師心曰其為人如此可鑒也
當起定心不憤不怒不為惡境所動也若直
是惡之忿之我與小人賢不肖不能以寸

見聞雜紀

卷五

四七

七

余僉閔憲左轄沈公僚友叙談云公等但見
郡邑官受賄至四五百金遂目為貪官這眼
眶太小了我在廣中見取珠送要地者巨細
不等中有如莖之大者以斗計不以升計又
非一次而止若照貪官例當加何罪所以做
堂上人須放此寬大方好

八

嘉靖丙辰倭賊攻桐鄉城甚急城中有治人
善鎔鐵以滾鐵盛杓潑下被之者無不立死

賊懼焉如湖城外寬轉石防賊囊土上城四
週近城四五里間俱要日樹枝大者塞河道
絕其來路又懸賞格賈羊浮水人暮夜能鑽
賊船致破受上賞其紆曲小河須留以待民
間往來逃避城外米穀柴草俱宜運進城中

九

劉忠宣公大夏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固
是學問所造必其胞胎帶得分數居多不感
必有敗露之時焉能永久不渝也今人視民
疾苦恬不相干纔做此小官渾身是官態敬

見聞雜紀

卷五

四八

揮其去忠宣遠矣

十

郡邑官見士夫亦有口言求教者然本無是
心姑為套語耳吾鎮添設二守王公懋蕪湖
人每過吾家吏捧關防到廳便放下遠去餘
人無一侍立者懇懇詢民間疾苦衙門利弊
不信雖無知識敢不竭誠相告我公雖以調
去湖卒轉刑部副郎啣命讞獄惜不永年未
究設施爾

十一

萬曆廿九年辛丑六月寒氣逼人單衣不能禦倍而袂又倍而綿聞富陽山中飛雪成堆人言縣官裝桶解撫臺未知的否又言杭州深山中亦積雪至七月始熱八九月仍熱如故人為裸體沐浴可怪也里無不病之家家無不病之人天變于上而人變于下豈細故哉

十二

閩城林文安公翰官官保工部尚書子廷楫廷機並尚書廷機子燠亦尚書少子煙叅政

見聞雜紀

卷五

四九

奕世八座自開國以來未易媲美予仕閩及與橋梓兩公相接家風儉素僕從簡少所居尋常弗弘麗也登其堂有不心羨心師者乎松江陸平泉先生樹聲吳門袁裕春先生洪愈吳人而林行皆所謂豪傑之士也

十三

耿公定向撫閩將福州一郡條鞭懇予更定予閱舊冊大為發嘆官司墻頭荆茨凡數十金按察司獄卒五十餘名每名工食銀十三兩八錢問獄囚幾何則二人而已初甚駭其

太厚已而詢其故或云此工食借獄卒為名非獄卒所實受也本司六房吏書又有大作恠事不知何時何憲長定奪因閩省八郡地有肥瘠事有煩簡六房各分郡分縣如吏房又兼有戶禮兵刑工房事其五房皆然蓋六六三十六房矣已卯秋予暫署司事語吏人曰吾性拙不諳若舊規若須分六房明白吾始僉押不月餘吾解署任若等行也墻頭茨改令三縣每冬月里長一人各送一大把約二十斤獄卒工食揭耿公自裁而罷

見聞雜紀

卷五

五十

十四

張江陵在朝氣焰凌人意所欲為事不必面囑亦無煩作書承望者悉逢迎為之殺人求媚不可勝紀其最慘者有吳士期南直隸寧國人會上書誚江陵而當事者又不欲杖死顯示人令獄卒絕食飲數日間乞食不得饑弗能忍初咬所穿衣衫既而咬木柱窓楞痛慘備極死恣行法外之誅戮忍傷天地之元和自古未有酷烈於此者

十五

吏部秉銓黜陟攸係生民之利病關焉賢否固資詢訪而定潔白則自家主張非人之所能贊襄也三十年來予所目覩嚴公清雲南籍嘉興人棲止吏部火房不攜家不交際庶幾一塵不滓求其嬌美嚴公者則先後餘姚兩公孫公繼陳公有年矣乎五臺陸公先祖有意氣能加念人才雖屢招浮議而所守皦然或未可以輕詆也惜乎諸公皆與政府不相協在位不久弗竟設施

十六

見聞雜記

卷五

五十一

三百四

戊辰進士謝君良弼鳳陽之永平縣人仕為平湖令卒未應朝在官無所取空囊北上於京官書帕儀概不通毀譽得失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賢矣哉予是年亦應朝送一大座師禮自謂儉約過人然自揣不及謝君

十七

王恕諡端毅陝西三原人仕終吏部尚書在官四十五年疏凡三十餘上公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

孺慈愛如鄭子產卒年九十三今人即在言職者一歲中上十餘疏士大夫必群起而諫之公以道事君遭時遇主疏及三十百代希觀

十八

平湖曹君文錫隆慶間為東平州守予識其人但未知其素履在官何如耳然言談爽朗性行軒豁每多可取為州守當道薦之者少行獎者多公作文宰一犬祭城隍神數當道諸公不法文中有一有如此狗之句亦頗聞於

見聞雜記

卷五

五十二

三百四

當道當道莫之奈何卒轉肇慶府二守行又一日按臺離地方公送之道左問曰老大人此行薦知州否答曰本院已行獎公面曰沒天理此公峭直迂狂想非瑣屑庸人也

十九

戶部尚書方爾肅公名純湖廣人端毅嚴重有大臣風節一日戶部三堂同飯方公曰各邊巡撫盡將戶部軍儲銀兩饋送人只說戶部吝財致誤戎事天理何在某侍郎曰我却不敵方曰公在鎮三轉官二廕子非戶部銀安能得

此侍郎面赤語塞分宜聞之遂恨乃方不
去位

二十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
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
生止京師崇國寺朝暮打坐時多不曾教跟
隨二人也打坐然二人也却常坐海內知
先生名者衆弟子亦多在官之人然先生却
漠然自守一毫不去干人人即餽之先生未
嘗濫受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

見聞雜紀

卷五

五二

三十七

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二十一

友人顧衍翰某家人媳與外人通姦稔謀死
其親夫侍御君弟憐其婦不忍置之法侍御
君召其婦之兄弟謂曰汝兩人知情當坐罪
汝為我處婦貸汝兄弟乃將婦沉之水死
侍御不出詞不縱惡遠邇義而快之

二十二

。主沂公曾祥符中在掖垣時瑞應疊臻嘗請
對上語及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

願陛下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庶可免夫
輿議夫不曰主上盛德至治所感而曰承平
所感如沂公者雖列於臯夔周召何愧乎
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然或問之曰
恩欲歸已然使誰當聞者嘆服

二十三

白比珩山西寧鄉人父某文學士終其官
止餘俸一十六金公由貢授邑令陞州守所
至一塵不滓一僕自隨顧公道昭明得轉刑
部副郎獨處宦邸天津備兵某憐其貧贈勸

見聞雜紀

卷五

五十四

二百三

合一道令其子奉母來京子係明經善繼祖
父之志長途儉約自為奉母勘合竟返備兵
公不用斯人斯德前有賢父後有令子可謂
世不恒有者乎副郎與予里夏公燠同部夏
言其詳如此

二十四

。李文定公迪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
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
有威名以問疾番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
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

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搯水中盡黑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

二十五

曾魯七歲能誦六經稍長泛濫史籍凡有
扣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叠敷

高皇帝起公修元史初任禮部主事因安南有
篡弒之變進表更名公竊得其寶上悅即

日召拜本部侍郎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少
以名節自砥礪聲望蔚然廷對極言朝政無

所避忌 太祖嘉之擢第二建文初拜吏部

九開雜紀

卷五

五

五

侍郎尋改都御史請難兵起廷下李景隆帝

國 成祖登極不屈族誅親戚被逮而死者

數百人先是子寧生時其父善其祖泣謂曰

佳兒生第嫌太好爾嗟吁父之善死難之先

兆云 金幼改建文元年進士靖難後改檢

討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 廢從 成祖北征

所過山川夷險悉令公記之為人簡易沉默

寬裕能容不伐其善木川之變公在軍中祕

之護還朝始發 三八 俱新塗人

二十六

予初令塗試本學諸生但 鄧生任字

為首三博士皆慶得人善 鄧前江右督學何

濱巖先生所拔士也何公名鏗嘉靖丁未會

魁按季再試則鄧生不赴余恠而詢之博士

博士曰渠恐再試不出二三名入以為私

故避嫌爾 余行取離任典史某因解南糧

有獲餽予五十金却差人至省下不可返惧

其人之匿也鄧生至正色謂予曰先生苦操

三年今胡受幕賂也予曰久欲返之不得其

人爾生竟為予璧去 錢涓洲名祐以貢任

是開雜紀 卷五 五十六 三十一

知縣致仕家居居當邑衙後自不入邑門予

每候之先生綸巾布袍相逐語不及他事服

懶民間利弊焉 鄉飲酒禮塗人士最重必

行誼高雅者始赴然終令之任止一赴自無

再赴者庠友亦無受賄私舉賓介之風君子

謂塗有三美

二十七

嘉靖某年桐鄉令魯士彥廣西人聰敏過人

長于剖判惜不能自愛累贖四五萬金賴僉

憲王公訪覈撫臺趙公擊問發回原籍定成

衙門倚官諸役大加懲創一時稱快焉去後
不三十年吾里侍御錢公夢得巡按其地詢
土人曾已物故無地卓錫矣不知四五萬金
安頓何處先是曾聽訊於郡竚雪中有害害
民毒之深呼曾曰見子汝亦有今日乎將雪
一團從頸滲其衣內為民父母受辱至此孟
子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貽玷衣冠極矣

二十八

貝瓊字廷珍號清江崇德人今析桐鄉少穎
悟不群負才積學聞楊鐵崖倡古文於會稽

見聞雜紀

卷五

五二七

五十一

負笈往從之避元不仕以詩賦自適 高皇
帝召與修元史授國子助教中都分教能多
方造士舉稱其職與宋學士景濂程公本立
議論相契合晚居吳山所著有清江集又撰
石經大韶二賦載 皇明文衡集中無之先
生子五人長翔都府經歷次翔楚府紀善次
原翬武安縣知縣

二十九

予讀遜國記一時慷慨仗義諸臣其為建文
君所親信倚任者固可悲矣乃漳州教授陳

思賢率其徒伍性原等六人即明倫堂為舊
君哭臨如禮竟以身殉沛主簿唐子清典史
黃謙永清典史周縉舉人劉政生負高賢寧
華大節凜凜皆不可奪而死孰謂忠義非天
植耶三復之不能不為泫然淚下

三十

同年鮑侍御嘗按浙辭江陵江陵曰此行就
要管大計了出以語所知所知曰相公止言
大計而不言科場或不欲見管場事耶鮑如
其言隨註門籍不行浙已聞鮑辭朝前代巡

見聞雜紀

卷五

五十八

三十三

吳出浙境上候代而鮑竟不承場事迫近時
己七月二十後矣二司復往境上請吳還省
吳固辭然勢不得已八月初方復入省進簾
中間事體冲錯難以類悉皆鮑所知一言起
之甚矣揣摩之害事害人也江陵或以大計
為重何嘗謂鮑不足以管場事哉今天下才
子皆以揣摩為仕途妙訣求以投當路之意
而不顧萬一更有大於場事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

三十一

吏兵部尚書楊公博官巡撫時與巡按同拜
聖節吏並設地上禮公謂巡按曰老夫若有不
是任憑道長指謫此行禮 君前自有等級
不可並也巡按禮為下尺餘余按鋪禮行禮
亦相沿之弊丹陛下何曾有禮都御史龐公
尚鵬撫閩偶接 詔書時余與鳥俱拜地上
安得病其為立異也

三十二

湖郡賢守唐有顏公真卿宋蘇公軾王公十
朋湖公宿義 陳本朝則劉公天和呂公盛萬公

見聞雜紀 卷五

五十九 頁十五

雲鵬卓乎不可尚已據余所睹記則熊公汲
江西南昌人栗公祁山東夏津人李公頤江
西餘干人沈公孟化福建永定人陳公經濟
河南禹州人皆以廉能稱士民所追慕而樂
道者

三十三

靖難死事諸臣大理丞鄒瑾永豐人編修王
良吉水人紀善周是脩太和人御史曾鳳韶
廬陵人教諭王省吉水人御史魏冕永豐人
知縣顏伯瑋縣丞劉亨俱廬陵人八君子者

皆吉安郡屬邑產也嗚呼盛矣 史彭與明鼎
安人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

三十四

烏青鎮添設館通判自嘉靖市 子年始加街
同知 欽給關防自萬曆甲戌 年始諸公材
品不同未聞有大貪極惡者庶 能最著則府
判唐公堯臣 西郭全公社同知 庵劉公治
仰齋羅公斗守原王公懋懷溪借公國祥羅
稍嚴切詳見去思碑然其守終不可污蠟也

三十五

見聞雜紀 卷五

六

二頁五

嘉郡守趙公瀛陝西人吏治嚴肅鋤強抑暴
務禁地方賭博及婦人市肆操守粹白其餘
事爾濼郡城諸河運磚土成今南湖烟雨臺
以障風氣待各屬如初學小生各屬仰視亦
如嚴師終歲未嘗留一茶也近年郡邑官謂
二道道先留郡官茶次及縣郡官譚久雖盛
暑縣亦穿衣危坐以待至有日中還邑者上
下皆不能超脫以廢時失事可厭哉

三十六

太守呂公盛之治湖也素以信治民如金石

堅不可易而民亦信之當湯麻九之亂黨與甚衆殺人頗多罪在不原已奉 朝旨欲用夷族之條矣呂公曰第緩之俟吾親往觀其意向若何公果傳信入其穴麻九列兵仗開棘門以迎呂公不隱忍直示曰汝罪不赦如麾下某等某等皆不赦汝若自首妻子族人皆可免死在我身上擔當麻九頓首伏罪太守行即隨太守後到府同數人繫獄後俱解京斬市若無呂公地方屠戮之慘未易言也嗣後四十餘年安吉江天祥者勢不及麻九

見聞雜紀

卷五

三十一

然已白日殺人官府不能制吾師唐一奮先生亦單身入山諭之天祥悅服許以回心後卒為其黨沈龍所殺非先生保全之初意也前輩人作用不可易及如此

三十七

吾湖士大夫屢屢歸咎郡邑諸公若不肯虛心咨訪者不佞竊謂士大夫與有責焉未必皆郡邑諸公之過也何者一日偶同諸大夫謁太守太守頗虛心求教問地方利弊中有一士夫對曰郡中害人事唯鸚鵡船為甚衆

愕然里中唐明府家曾破地方白日擄搶是真但失米不知幾何石太守對諸士大夫問曰唐家失米云二千石此須用大船五六箇方可承載果有之不有一士夫年長在前對曰實有之次又顧不佞問不佞曰擄搶之事目睹有之但米數生實不知也兩大夫先不能信其心何以望太守取信

三十八

句踐信讒賜劍殺大夫種真是長頸烏喙之人不可與共安樂不仁不義憾不當其時為

見聞雜紀

卷五

三十二

種報復雖霸何足取也宋高宗為奸檜所束縛至矯詔撥賦體殿謀全然不悟可為千古不君之戒漢武帝英雄蓋世視竇太主之寵董偃恬然甘心幸其第縱飲且容入朝又與太主合葬烏在其為武耶

三十九

潞河有李五者曾出入董宗伯門下越二歲宗伯子懋德偕嚴婿及余往京赴試嚴道病卒李五莊上覓佳柁不得願捐百金李五曰無庸覓也若家前歲曾有柁寄予舍可用之

在董已忘其為寄而五一賈人也不因其忘而匿之良可謂義士矣

四十

今天下遠處地方予不能知耳目所親記其害民而且大者有三事恨予之力不能遣家下陳疏以備

聖覽爾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宴然差遣

見聞雜紀

卷五

六十三

之竟不知食民膏髓為可痛惜一大害也十年一造黃冊一推一收一縣細算不知費銀若干不過將舊冊略略摺損抄過一番纏勒里長各名出銀若干其兪光善手者甚至破家目下而上所費已不貲矣慎天下一度黃冊之費可以富國強兵而有司全不知惜播利損民二大害也僧尼道士道人徧天下而修庵觀寺院無虛日民間方若於匱亟乃獨於施捨則樂為於官糧則拖欠貧民致富室媚神病則竭力祈禳死則棺槨不具三大害

也有世道之害者當如拯溺救焚以圖之

四十一

萬曆元年五臺陸先生光祖為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羢作褶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剥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先生訓子之嚴近日膺仕之家不可復見

四十二

本朝舉業文字自永樂天順間非無佳者然開創首功惟文恪王公鑿為正宗弘治則有

見聞雜紀

卷五

六十四

錢公福嘉靖則有唐荆川順之薛方山應旂瞿昆湖景淳三先生文恪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會試文字何等氣格何等精練當百世不磨三先生文佳者何可指數今後生小子將數公文字置之高閣即見以為不時不加工夫模倣細玩如何學得好文字出

四十三

浙總制胡公宗憲濫費之過或不可免而當時寇勢方張人無固志使公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何以使陳可願等挨死行間餌致徐

海王直輩哉古云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輕而責士以捨其所重不亦難乎漢高以黃金四十萬聽陳平所行終至勝楚亦知此術耳然則公之度量豈易及哉此其功之不可掩者况世蕃誅求百出稍不如意公又將繼張經李天寵而肆諸市朝矣所謂權臣在內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者其語不誣公之獲保首領蓋能以餌王直者餌世蕃爾亦可悲夫

四十四

見聞雜記

卷五

李五

三〇八

歸安令李際春楚人予不能悉其政事若何南離錢先生鎮特見士也大不滿其為令一日子同先生及范子應期游峴山李君去思碑文豎山寺門首視之則范子所撰也先生謂范曰若何等官何足去思而汝為若文也對曰姚子翀所撰不出於門生之手先生曰即不出汝手必汝許其代作故敢書汝名范語塞色慚是碑先生亦列名于後先生立命家僮取斧手劈錢鎮二字去之

四十五

江陵柄國力能驟貴顯人人望而趨之唯恐不出其門下予同年張楚城江陵人陳藻應城人藻又李尚書之甥二君同在省垣江陵所深注意者乃不願為都給事各以左給事中蒲憲副去其賢加人一等矣江陵沒物議不及張官至光祿卿以足疾致仕陳今為戶部尚書

四十六

見聞雜記

卷五

李六

三〇九

文士各成一家言其足耀今垂後者不少然互相標榜或至失實者亦有之李于鱗集雄視海內不待言汪司馬道昆序之曰前漢兩司馬昭代一攀龍斯二言也其可為千古不磨之定論乎

四十七

京差監兌本省糧儲職名雖異其為兌軍一也糧儲奉有專勅官職尊於監兌若不高坐省城而徧歷兌軍各州縣則監兌之可無差萬分不須商確况止浙西三郡其勢易於徧閱乎自多設此差浮費何止千金有司又處覬送常儀不無有損監兌名節誰為惜之又

誰為之疏罷也 萬曆二十五年 題華

四十八

禮科給事中張寧 海寧人 天順間朝鮮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舉寧往問罪遼東奏兩國構禍乞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鮮宣上德威示禍福君臣震懾引咎解兵馬時論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也公善詩有集傳于世其在朝鮮與館伴廢和有溪流殘白春前空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館伴不能和心服 英

見聞雜紀 卷五

六十七

廟復辟每眷注公嘗獨召公議事對廷臣有真給事之許李文達不喜公出為汀州知府引疾致仕

四十九

狀元唐臯 徽猷人 舒芬 江西人 皇家貧力學

博洽群書下筆數千言立就而氣槩英邁使朝鮮歸日行囊唯一硯投之鴨綠江中行誼表表僅官侍讀而卒芬清直敢言以翰林修撰謫福建市泊提舉凡夷人至撫處得宜俱感其德以憂離官朝鮮長史金天爵等送之

至泣下其為人略可知矣

五十

吾湖自嘉靖初以前古風猶在閱莊懿公以御史大夫家居入城每多步行莊懿公之安于徒步其卓越不待言而城市人不敢捱擠使莊懿公之得安於徒步其氣象人心可想也不意萬曆庚辰不佞歸田至辛丑纔二十一年爾中間所見所聞唯湖中張詭異者不一繼今以往萬一又生他變以費郡邑大區處有世道之慮者誰能高枕無憂耶因紀

見聞雜紀 卷五

六十八

看盡

其事有五 董氏之變尚書董公頗無其過其對不佞亦自謂奴僕過多奴僕既多則爭趨覓利者不少田產廣大馬能價值盡平只宜出示聽愚民之郡邑任其割斷可也而伊孫祠部君不諳世故自出處分之語語一出愚民謂登其者即可袖金而還不旬日擁至大門者百千餘人主人閉門不納愚民群聚罵詈吶喊隨之其後終以門容之言大約田畝十分之中退還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彭公臨湖唯狀極百命分批郡邑一

旬之內官差官船不知凡幾而支持浮費不啻數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復知有八座之尊矣 二范氏之變司成范公予執友也董氏亂方熾人有言范亦不免予入山諭其家人毋私相塞竇徒費錢財一一聽之官司事方有緒可處而司成快意日久而耐窘迫愚民群聚狀大約如董而董公何如胸次哉司成計拙居於城寓予勸其還第不從昕夕不勝忿忿食不下咽彭院所准狀近六十帝當時處分將完未幾而長子自盡矣又未

見聞雜紀

卷五

三九

幾而司成以家難自經矣已而疏再上戍父母官罷王撫臺遠彭按院此三吳未有之亂所損吾湖非淺鮮也易有云君子以作事謀始董范所遭蓋謀始之未慎焉 三閔潘之變尚書潘公家事有奴善掌細民德之無怨詈者閔有諸生飲酒於娼而潘奴失避致得罪於閔生閔故守禮義巨族時春元其者初無甚罪潘意也何當諸生內有好事者必欲以主使罪罪潘之諸公子兩家至戚諸公子之不主使三尺童子皆知之獨不見諒於諸

生時諸士大夫會議於慈感有一生者無故袖索突出以劫潘長公賴僕從衆護不遭其毒此其變不在閔亦不在潘而在好事者可恠也潘雖無大害大費而不佞與諸大夫對三學諸生講解累日費辭亦足悲矣 四華亭徐氏之變故相徐文貞公曾督學吾浙樂吾湖風土之淳故構廬而居一孫不意一孫既居而湖士遂利其有聞有一生者雜與徐公子及其家奴往來杯酒既稔遂通財貨生負券徐奴索償不遂或又云起於賭錢生自

見聞雜紀

卷五

七十

投徐宅不返聲言囚禁生又自繫一足於卓間諸生乃群掖之奔守道門門閉衆槌門以示亟切守道亦莫之誰何蓋意不在懲徐奴將以累其主人而快已之欲也時太守沈公入覲署二守趙君一籌不展郡若無人任諸生赴府延賓館以官法唱名取齊白事行跪禮一生不到則衆生造其廬而攻之郡內外士若狂也賴沈公北還一言而定猶幸文貞公孫某官京堂善自貶損以消諸士之忿而醜態不甚張焉然已非章綫之願見矣 五

僧士之變閱之主潘之奴其是非得失一庸人能辨之正自兩臺二司以至郡邑初不為潘貴顯而挫辱及於閔生也時方文宗在省類考而王生某與兩家初無干涉不知何見解藍袍而緇衣削玄髮而僧帽眾中突出上下駭焉王生衣冠之裔必自有說第庸德之行不為也而希世之事則為之亦足以當一變矣

五十

萬曆戊寅己卯間嘉郡太守黃公希憲

見聞雜紀

卷三

三

三

人敦政嚴明豪強斂手時有一二明經干法公不少假借行笞諸生畏憚可知也曾幾何時而諸生恣肆至督學使不能制時耶人耶

五十二

萬曆戊戌八月桐令謝諫上官辛丑應朝四月二十七日復任隣邑舉人馬鍾二氏來訪謝拒不見二舉人家入與閔人相罵詈因井及謝頗醜次日謝通呈文書辭官蒙以文章及揭二舉人草見示而謝已不出堂矣不佞出城相候謝亦不見不佞對其使力勸出堂

不從聞方伯馮公先一日已薨之自是乎二人者不復求見謝所親厚而所夕密謀於衙者有諸生二三人自院司守巡而下留謝亦至再三不知何因何見六月二十三日竟挂冠去不忍其去而杯酒留連遠送戀別於情似或宜然指數盛美赴上保留不知於公論相應否爾

五十三

今天下文士務性逞奇不如是不足以投時好而取青紫何可深罪唯是少讀四書及朱

見聞雜紀

卷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夫子集註至解文義而悖叛朱夫子明示攻擊敢為異說而不顧此不但自壞心術貽害後生如

太祖成祖表章尊崇之至意何司文教者當

知所以力排矣第猶涉貴顯公子却便心疑手軟所以孤寒之士亦得有所挾以藐視主司若雷古和薛方山屠坪石三先生處之決無此病

五十四

劍門趙公炳然嘉靖己未進士至嘉靖壬戌

以後始以都御史總制吾浙前輩不亟于通
顯銓曹亦務得老成人方有此舉動

五十五

萬曆癸酉麟陽趙公錦念齋陶公大臨俱為
亞卿宴吾兩浙兩衙門諸丈於公所時趙公
年長於陶一切迎送與客酬酢對談皆趙公
為主而陶始終不發一語若叢事之然然則
為人弟逆者有長兄叔伯在前而對客宴談
畧無顧忌觀此亦可自警矣

五十六

見聞雜紀

卷五

七十三

兩京彞倫堂 祖宗朝屢次 駕幸凡 主
上登極亦必 視學升堂用翰林宿儒大臣
說書故大司成少司成皆避中堂不坐在外
明倫堂雖非 聖駕所臨然顧名思義除鄉
飲酒禮外決不當設席其中今不惟設席又
加演戲主與賓皆可謂讀書不識字矣時事
舛錯不應至此

五十七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宋人有言庸人何
足以擾天下之事擾天下之事者智者也予

謂庸人所擾其害小智者所擾其害大而私
智穿鑿天下之所尊信者其害為尤大

五十八

天下大勢崇佛之地多而婦人女子尤多吾
鄉東南西北百里之內有稱佛爺佛祖佛師
巍然上坐群男婦數百人羅拜其下聲色不
動若董不知幾何人哉以一傳十以十傳百
不須牌票持集二三日間響應可數千人也
往歲馬道之變吾鎮焚燒殆盡可鑒已一日
以語分署某公求預慶公顧左右言他事者

見聞雜紀

卷五

七十四

七十五

惡聞之逾三年又以語某公公怡然飲酒如
故恬不介意皆今之所謂巧於宦者

五十九

里中故有佛會如老人婆子輩念佛群聚而
已自萬曆辛丑而惡少始倡觀音會則費在
二三百金以上矣強人之所不欲以陰濟其
私官司不為禁約其明年壬寅則風益熾費
近五六百金而四郊鄉村之家多來市上親
友家看會說者云共費千金無故而裂繒市
馬聚娼碎金柵柵卸坊修靡無狀事屬不祥

倘踐踏爭鬪之禍出自意外不知誰任其咎
我子力不能止姑論其理如此嗟乎大士出
會則靈否則不靈吾亦何斬於費也今會亦
靈不會其靈亦自若也然則何取於會哉

六十

督學歲考生儒則生儒求進之心不必作之
而自奮所以歲考二字自来相傳聞往時吏
禮二部年終獨於督學使加意有品第等次
今也法網太廢如吾浙已六年不歲考矣如
何教生儒不放肆得纔放肆便犯上作亂勢

見聞雜紀

卷五

七十五

所必至此不特生儒之罪也予所目睹浙省
督學如雷古和先生薛方山先生阮山峯先
生皆一年一考不知何年將舊規廢壞起

見聞雜紀卷之五終

見聞雜紀卷之六

六十一

吳興

李樂彦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余為童子時聞一督學使初蒙簡授請教
於大老大老曰多退老廩少進童生不知實
有此言否夫多退老廩稍近於刻必文理不
通之極者方行黜革纔可至以進童生則斷
斷乎為格言也但須放一條大路與他人方
肯向上或問其路如何曰

見聞雜紀

卷六

七十六

祖宗朝儒士應試仍作民生不得入學其以儒
士中鄉試者儘多今日讀書人多若入學太
少又恐缺望生變須得充廣解額如兩京之
數每科中儒士一二十名則人人知不做秀
才不妨於進取讀書之志既不至於隳頽而
濫進童生之弊自可潛消默奪矣

六十二

鄭端簡公晚其尊人吾核公博綜今古之士
端簡公方四歲即呼與同寢每事教之十餘
歲徧讀古今書及三場文字講解精熟至十
四歲方作舉業文不輕作也至發解公年二

十四爾今人父子弟俱好名胸中不曾讀得書輕易作文誇於人曰已作文矣未久又誇於人曰文已通矣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此之謂也 嘉興府題名記鄭端簡公嘉靖癸巳年所撰云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也其不濫與如此自癸巳至今辛丑凡七十年予生也晚聞見孤陋不敢妄為評騭而與論所喜談樂稱者如趙公濂之方嚴劉公懋之循良王公貽德之清介或可以續二公之後乎 端簡公任南光祿寺卿見洪武時故牘膳羞甚約親王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即免支或免支牛乳御膳亦甚儉唯奉先殿日進二膳朔望日則用少牢

六十三

顏子深潛純粹是他天分如此博文約禮是他傳習如此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是他地位如此一問為邦夫子就告以放鄭聲遠佞人二事是有氣魄的事非溫軟人做得畏匡在後便說子在回何敢死若不在必

不甘休看他何等剛斷和風塵雲四字宋儒也只對却孟子道得一邊非通論也

六十四

宋諫官王覲劾執政忤旨落職知澶州曾公肇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輕重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六十五

高南宇先生儀為大宗伯戊辰同年數十人觀政本部有進士未應選者見先生求差還籍先生曰討差一節是進士大不好的事不過假差還家一番添得一番榮耀却有終身事被他壞了的果有萬不得已之事然後求之可也先生之言真是藥石

六十六

不拘郡邑官前邊有好事後人未必效法有一不好的事却私便身圖後人准准學他吾桐有一父母官赴會城考滿與校諸生迎至

北新關今父母正官自浙江來則迎至錢塘江濱自鎮江來則迎至鎮江若蘇州尤耻以為近不知何年何官方能痛革此病而一見恬退之風也 知縣於諸生為提調官先朝常加考試提調官得行鞭朴口稱止曰老大人今不以老大人為尊而必以老師為親富家官族類餽厚幣拜為門生其不才者每乘此囑託反以覓利其利愈厚則餽師益豐師非不覺而誤受彼此意原不在送文請益間也蓋自萬曆戊戌以至辛丑而官箴士風

見聞雜紀

卷六

七十九

三十一

六十七

不佞嘉靖庚戌入泮及見太守以下黎明謁廟至丁祭則設寤於兩齋皆齋宿而致祭焉恐自丙辰以後而此規隨廢歸田後見太守季考諸生有一年而發案者有七八月而發案者先期失處賞者臨時慢事朔望日諸生說書甚少即說亦漫無可否失儀失禮若罔聞知自以為老成寬大而諸生放恣則自此釀成矣

六十八

見聞雜紀

卷六

八

三十一

吾湖莊懿公珪為御史大夫雲間張東海先生汝弼官太守予侍賸往跡張手札上閔公稱曰朝瑛都憲執事朝瑛閔公字也此成弘間前輩風味想不獨東海一人為然俯視今日尊稱有二十餘子者不勝其陋矣

六十九

今天下諸事慕古衣尚唐段宋錦巾尚晉巾唐巾東坡巾硯青銅雀墨貴李廷珪字宗王羲之楮遂良畫求趙子昂黃大癡獨做人不思學古人且莫說 國初洪永間只嘉靖初年人也不追思做做間有一二欲行古人之

道人便指摘譏貶此之謂不知類也

七十

國家有大吉慶事 詔諸臣例得進階所謂
進階者止於本品上進其勳階如不佞官忝
議初授朝列大夫進階則朝議大夫之類非
謂五品可進四品四品可進三品也往時府
同知聞佳日見忽有金帶黃傘者彼曰進階
人亦曰進階誤矣

七十一

里中潘輔之者起家可二三萬金其子某心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一

言十

事坦直無顧後慮兒女親唐生者欲援例須
三百金家貧不足潘賣米四百餘石代為納
唐得卒南雍業焉後官均州吏目官囊可二
三千金潘故其子即吏目婿也家事日落不
加一念不施四五金之報亦不具雞黍帛帛
致真於潘之瑩遠邇皆唾罵吏目不知官所
自來云

七十二

萬曆壬寅二月桐令楊公日森上官李子辭
以右目眊令僕通姓名不親候居旬日作書

具下程差僕候之楊公答書過謙求教懇懇

又月餘李子因訪方伯馮公入座楊亦偶來
訪馮其下人報李子在內李子避之馮圍令
固求見差役請者三馮使請者再李子辭以
冠服不具令又曰願易冠帶入圍又託方伯
面懇曰迫斯以見矣李子曰此賢者之事
予何敢冒馬弟士大夫相見書成禮禮不成
則吾三人胥穴之不可請令還邑李子具衣
冠先拜而後令答拜如何令從之邑人觀者
皆曰李子其達于禮乎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一

言十

七十三

同年沈豐陽藻海鹽人自二十歲至三十九
俱館於同邑某姓之家更無別處至登科而
後告辭里中寓公龍訓仕終邑博士初館潘
姓訓其父又訓其子歷三十年不但課以詩
書凡為其身家謀者靡不至焉兩君溫雅從
厚大畧相同潘也沈官不顯壽僅幾六旬而
卒龍享年八十餘又乏嗣天之所以報善人
者何弗齊乎

七十四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佯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盡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良善吾不能如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三

間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群胥股栗不敢辯鐘命引出擇有脅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

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為暴橫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鐘為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網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鐘為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

見聞雜紀

卷六

後十三

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以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竟卒于任鐘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為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鬱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

商不由能奮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
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
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
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七十五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憑親寵恣為奢侈每
一飯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
筋所居室中藝龍腦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
以橐馳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
落間日已昏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

見聞雜紀

卷六

前八十四

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
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但
取恣口腹不計其費也死不數年子孫皆乞
丐餓死

七十六

嘉靖戊戌進士陳憲城中人通于某氏其夫
亦寢知矣然以其為進士或利其有忍弗發
也久之聞陳與氏議欲殺其夫一夕將曉兩
人熟睡夫先殺妻復殺陳刎二首槌却門訴
太守太守壯之後五十餘年予里中廣福寺

僧姦一婦厥夫亦殺三人頭告之官皆得免
罪

七十七

里中有中人之家儲錢開油餅坊其僱工人
與市上一人劇飲而醉相毆僱工人推其人
墮水死主人不知其飲亦不知其互毆也事
聞于官官不詰責下手之人主人費六七十
金半償死者之家半路衙門人爭竟得寢今
嘉湖間皆然假如親弟殺人貧甚有兄饒裕
被害家竟訟其兄而置其弟財盡家破緝獲亦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四

三

七十八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冬烏程地方有云七里
者著姓溫族所居也某姓人有嫁事故事
設酒宴隣近人其甚薄衆不喜又有怒其邀
不徧者衆即揚言曰嫁女酒任汝薄却恐救
焚酒薄不得難道不請我們是夜先用計扁
其戶外使內者不得出更餘縱火自外焚之

其家男子以送親不在婦人及眷婦凡九人
二婦又懷姙而諸婦女俱在卧榻被火倉皇
莫措開門不得出家故開油坊畜牛數頭牛
驚火叫跳奔躍撞諸婦慘酷難狀不踰時屍
雜諸煨燼中難識認蓋死者凡十一人而牛
不與馬諸縱火者矧橋觀火拍手大笑郡邑
及觀察公初聞亦駭其事然卒以為無證不
加嚴究死者雖多含冤而誰恤也傷矣哉傷
矣哉此地方亘古以來大變恐不應埋沒縱
惡到此

見聞雜紀 卷六

七十九

八十五

里中趙姓者出南渡後裔趙某少讀書有義
氣父沒其母通其伯趙已積慮一日目睹用
鈇殺伯母卒自盡越五里許錢君子明卒有
妾通於門下客客日食飲於主人受恩厚其
次子生員亦用鈇殺客告之邑大夫金公燕
金曰可將屍擲之水不必聞官也嗟乎錢子
幸而遇金爾若移至今日不知府縣生事妄
費受累到恁田地

八十

司禮貴人孫隆號東瀛監蘇杭織造此老讀
書識事體蘇杭山水景佳處不惜厚費多所
點綴曾於岳武穆神像前用銅鑄秦檜夫婦
万侯高張俊四像俱鐫姓名於胸次跪之殿
中欄以木柵圍不毀不十年予再遊岳墓惜
四像已不存矣士大夫求一時之利不顧名
義殺人媚人如四人者比比有之可惜可惜

八十一

世宗朝大學士翟鑾柄國其子二人一榜俱
中甲科給事中王交 浙寧波人 論劾有一鸞
當道雙鳳齊鳴之語賴
主上明聖不少假借二子進士俱革仍編成籍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二

八十六

陳恪歸安人猶澹劫誌印首如礙然令縣視
民如子為大理家食會歲歉饘粥不給薦者
謂其冰清玉潔此四字
孝宗皇帝書之御屏恪官至大理 子應和官
至右方伯清約一如父風

八十三

漢武既崩昭帝不永漢幾岌岌天霍光以異

姓卿行劄見事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其膳畧
功勛不在伊尹周公下嚴延年獨 劾奏大
將軍檀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然此奏天地
間不可少與武王伐紂應天順人而夷齊叩
馬一諫意同惜延年人品不夷齊若爾

八十四

仕為邑令郡守有暇時不必讀閑雜書只看
龔遂黃霸兩治行傳其有裨益甚大遂為昌
邑王郎中令剛毅有大節時諫諍於王及治
渤海年七十餘勸民解兵器力田畝戶種樹

見聞雜紀

卷六

全七

晉十四

畜雞豕而盜自息不煩刑也上以遂年老不
欲勞以公卿拜水衡都尉霸亦先教化而後
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外寬內明故得民心而
上下詔旌之所重只在宣布詔令百姓嚮化
豈像今日專事催科善事上官為也霸由穎
川徵守京兆尹後遷御史大夫卒代丙吉為
丞相觀於漢臣之所治郡及上之所以待治
行者而古今治亂迥異厥有由矣

八十五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

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
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
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御南鴻臚十三
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
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
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
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
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
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
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

見聞雜紀

卷六

前八十八

奉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
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
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歛戢比公去陝人號
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
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
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
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
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為言官
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
詐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文襄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長子以蔭仕至知府能讀父書亦以清謹稱

又

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有施貴勿念受施貴勿忘

八十六

有賈人乘車而出道遇朱衣婦人求載載之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九

八十九

賈曰男女何可同車吾當徒步爾婦感其義詢其鄉貫住址賈為詳道婦曰汝勿遠行某日汝家當有回祿之厄六神俱已著字可急回徙其家資什物廬必燬矣言畢忽不見賈如其言竟得免于全禍朱衣婦蓋火星之神也

八十七

二千石本尊自郡中設守巡道則士民習見二千石素衣卑禮日漸生輕狎心有情告府不伸便欲求伸於道太府且然其貌令不必

言也即如督學使諸生習見素衣侍坐於三院近來未俗已多輕狎心須效兩直隸設提學御史庶為救弊之微權乎議者又謂守巡道如嘉靖以前專駐會城有故則暫臨各郡此亦未為不可

八十八

萬曆壬午間成安吳公善言以中丞督撫我浙夜夢獼猴數百紛擾於前爪傷其面驚覺言於館賓金大輅輅曰此公侯封兆也吳曰不然方夢寐時精神恍惚殊驚怖不寧恐非吉徵也吳時承江陵風旨議減兵餉營兵擾攘控訴吳不聽眾遂鼓譟破幕府門擁吳出走營中備極毆辱果傷其額流血被面禡職罷歸此浙之兵變也

八十九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九

里中許彥芳彥才兄弟同居彥芳病瞽目于少同其兒輩讀書目睹盛暑中彥才携其兄手合口歌唐人詩往復數四不倦此同氣白首盛事甚有故家遺風焉

九十

吳孝子名璋字廷用吳江人年十一歲而孤母陸氏守節永樂癸卯命選天下孀婦給事內庭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改封江西饒州孝子棄家往來二藩時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年矣孝子哀痛不已誓

見聞雜紀

卷六

訓九十

三

欲求見正統丁卯啓本情甚懇切王憐而許之遂得入見養贍所而陸已病篤不能言孝子計無所出退而焚香籲天割股作糜以進陸啖之遂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持以泣王聞而召之賜白金五兩綵段一疋獎諭而遣之陸竟以舊疾卒於旅舍昇觀歸塋先兆哀慕終身○初往韶州舟中設觀音像一軸朝夕禮拜求見其母誠心懇惻哀聲可掬將至廣偶患痢一日百餘起昏瞶中猶諄諄呼娘不置頗同行僧臨空護視得無恙及抵韶而

陸已移江西矣遂與僧別從陸路往饒州奔馳沙蹟間兩足俱腫自脛及指分分皆裂不復能進乃引野寺節間有道人自言姓焦詳囊取藥傳之隨傳隨愈明日兩足完好如初一日行過嶺有黑蛇從草中嚙其足即昏瞶倒地復見前道人至以藥塗之即于嚙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宿一孤村有婦人出留甚殷勤具湯沐浴方登榻而婦人求薦寢孝子曰吾半死枯藤豈有春意力拒之出門而路上雪深一尺徬徨風雪中勉強前進憇一枯

見聞雜紀

卷六

後九一

三

廟中忽見焦道人冒雪而來撫之曰為母忘軀若是乎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天明尋路而行及至饒扣王府門訪問則母果在也啓本求見不允屢啓屢不允乃就府東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江右士夫憐而與交贈詩文以慰之孝子素善銀工其業極精府中諸內史見而悅之求造器飾遂有為之地者復具啓以進中有云危嶺草深幸脫命于毒蛇之口寒更雪擁幾失

身于娶婦之門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王大賢之遂允其請子孫為尚書者二人京堂藩臬者數人至今科第不絕

又

東廣陳海山先生名萬言時為江右督學使此老真率肯訓誨後學促膝教樂曰江右人錢財難得汝與他省得銀子三分時彼百姓夫婦睡在枕上也說汝好余時念其言不忍情也

九十

萬曆辛丑之七月權稅私人橫索民財而蘇城六門尤甚有葛誠者號召數百人手不持刃而動中紀律手推私人八九人至死焚燒鄉宦與私人通者一二家誠即自投府願入獄待死太守義之誠在獄士大夫有餽酒殺詩詞者受絕不受金錢一時名譽遐布斯舉也故相申公中貴孫公多所調和保全甚衆雖事出駭常而葛誠者其罪固在不原激烈有足稱矣

見聞雜紀 卷六

前九十一

三

九十一

建安李公羔太守默之弟也令吾桐邑其貌

矍然其見卓然其守皜然不俟強制也發彊出政咸有成規不可撓易尤嚴於生員入見見亦不假顏色在邑二年無分毫可疵惜也上官輕其貢途又值太宰遭讒之後卒為鹽臺所劾而去予友槐江錢君貢詳其為令事欲為立碑識思未遂逮余僉閩憲公逝未久也予得為文而奠之○公居官廉靖持法無可訾議徽人汪某宋某輕其由貢途也誣訐之太守納兩人千金之賄初頗加意於李卒羅織去官無何太守大察以貪坐提問復來

見聞雜紀 卷六

後九十一

三

九十二

嘉靖二年癸未以至二十年辛丑廷試例進呈舉人所對策十二卷不但俱經 御覽且奉有 御批詞指朗朗為章於天真自古帝王之罕儷也辛丑以後臣不及睹○嘉靖八年已丑取中唐順之等廷試賜羅洪先程文德揚名及第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文德名及唐順之陳東任瀚六卷進覽上一一品題首卷各 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

見言謹而意必宜擢之首於文德曰探本之
論於名曰能守聖學以為此知要之說於順
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束曰仁智之用著之
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翰曰勉吾敬一之為主
忠哉六策以有 御批刻錄○乙未殿試
上親賜策問其讀卷畢降諭曰卿等所進卷
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周道善而
備朕所取法其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
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滯於行其下
見聞雜紀卷六 九十一 手筆
二却似謹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
可以甲首餘以次列去蓋自有制科以來朝
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
後禮部因以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
人對策俱以次刊刻非似別科僅錄甲策
對而已其上一韓應龍上三吳山上二孫陞
下二李璣上四趙貞吉是科自甲外九人
皆選庶吉士皆留官翰林其後以尚書入內
閣者一人郭朴兩京六部尚書八人吳山孫
陞趙貞吉李璣尹臺康大和林廷璣何維栢

喪吉上之致高位亦惟是科為盛獨榜首韓
應龍以早世官不擢

九十三

做得一分好人定有一分効驗里中陸公孝
先篤朴温厚人稱長者邑大夫延致鄉飲賓
其孫媳病癩大醫翁始於公則絕口無一惡
言相加恭敬如平時人尤異焉

又

韓魏公琦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
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杜正獻公行歷

見聞雜紀卷六

九十二 手筆

知州轉運未嘗壞一箇官員其問不動者即
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
改過自新或咎公持心太恕公曰為政去其
太甚者爾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
大興學校費錢不貲滕去群小菲然謗議通
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當坐折之曰滕侯之
謀倘有不戚何不早發俟其去乃非之豈古
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

九十四

范文正公為參政與韓富二公銳意天下之

事患諸路監司不才公取班簿視之每見一人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六丈則是一筆馬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九十五

。廉潔所以立身却只了得自家事不得因此自恃形人之短漢世原涉父為南陽太守卒于官例得賦斂送葬在萬金以上涉一切辭之名滿天下竟以任俠殺人終於自殺又何取于廉潔也孟子說獻子之友五人只取他

見聞雜紀

卷木

九十二

三十一

無獻子之家無之一字不容易得故無之一字不可無有之一字不可有人一有有心便生出許多害來故曰謙者有而不居之謂也

九十六

。孔道輔字原魯知寧州道士繕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上聞公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殺之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大服由是知名天下

九十七

陳希夷先生稱仙品也然所言何嘗玄遠迂濶周世宗召至闕下問以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何暇求此大宗石之宰相宋琪等問元默修養之道對曰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主上仁聖有道正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修鍊無以加此上喜甚太祖微時與太宗趙旨同遊希夷一見喜甚左手縮太祖右手縮太宗愈顧愈喜頭上巾為掉落已而飯肆中趙普與二帝列坐希夷杜普坐傍蓋已燭其君臣之定分矣

見聞雜紀

卷六

九十三

三十一

九十八

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太明白韓公琦與范公仲淹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韓曰為此恠鬼輩壞了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萬曆廿二年甲午浙代巡彭公應參按湖謬愛不佞婚不佞扁曰真君子第夫不佞本非真君子也此扁一出湖之士夫俱笑曰然則吾輩皆真小人耶彭不但無益於不佞其損不佞多矣不佞已而自悔方送扁時還欠極力推辭此不佞資質庸鈍處

彭按臺之被逮也官校奉旨行法於嘉之西水驛環驛觀者何止萬人皆為流涕爾遇亦云顛沛矣目不佞差一使通書贐以十金蓋答其禮之卷勤也公如故吞書却金不受書出手筆若不被逮然得古人蒙難而亨之意不佞預卜其無大禍已而果止以為民還籍

九十九

杜正獻公行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唯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行自在幕府至於監見聞雜紀卷六九十四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吾子慎勿為時所上下也李子曰凡吾浙人可以自考自勉

一百

呂誨字獻可官御史中丞王安石初參大政上意所向時議亦翕然重之獻可上章彈劾温公亦謂其然遠也已而皆如其言故温公嘆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范鎮字景仁成都人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奏名曾為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

恩雖考校在下天子為擢上列以歐陽公之耿介猶不免焉景仁獨不厭衆始服其恬退自是士知以自陳為耻

一百一

薛簡肅公奉絳州人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近年闕白遣小西飛來朝朝議請主上臨御見之百官俱服大紅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獨穿青入朝已見聞雜紀卷六九十五而主上免朝不出士論皆偉沈焉

一百二

王沂公曾正色立朝與丁謂議論不合謂為山陵使附內侍雷允恭擅移動陵穴沂公托以他事後諸朝臣乘間奏上太后大驚差官按劾其事謂遂得貶公雖以計出謂人不可以為詐也

一百三

劉元城先生名安世字器之大名人與温公為同年契因從學於温公者數年温公薦充

館職且語之曰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
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薦也
章惇蔡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
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遷廣東間關遠道人
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
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
轉運判官某章惇之私人也必欲殺公以報
惇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
色不動轉運離貶所二十里家人聞之益號
泣不食公飲食起居如平時夜半伺公酣寢

見聞雜記

卷六

李六

百五十五

鼻息如雷也忽聞鐘聲上下皆驚黎明問鳴
鐘者則轉運駟馱血而斃 公亦無喜色
蘇子瞻與客論元祐人才至公則曰噐之真
鐵漢不可易及也今江西南安府地方有鐵
漢樓

一百四

憤世不如玩世多情不若忘情文過不如改
過能言不若寡言 譬諸賢於我者則道心
日長譬諸貧於我者則侈心日消

一百五

張忠定公諱字復之濮州人自為令以至尚
書其政大都以嚴明為主然却肯教導人如
民有買菜於市者公怒之曰何不自種而食
情若此答而遣之所以殺人頗多不入於酷
至如賊有殺耕牛逃亡者公許自首拘其母
十日不出釋之再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曰
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
情何厚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
業治才真奇絕矣

一百六

見聞雜記

卷六

李六

百五十六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與母闕氏弟倫
俱沒入官輸黃田養馬卒拜馬監武帝甚信
愛之長子弄兒常在帝傍或自後擁 帝頰
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
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帝大怒泣涕嗟乎
人臣有不私其子如日磾者乎天下何事不
可辦只為情欲之私割絕不斷庇護其子孫
因以亡家誤國殆日磾之罪人也

一百七

董潯陽先生 份人 但知其有過不知其却有

過人處教子誤孫甚嚴整得前輩人體段待
至親故友無所不用其厚可惜不免好勝之
病

一百八

湖庠名士黃榜唐先生入室弟子也以貢仕
為南平學諭不佞僉閩憲及與相與不五六
日即請過衙內叙舊論心公言侃侃問問無
一毫阿附意初不以貧故語及地方事云卒
以母年八十乞歸當路留之者衆余為白
撫院耿楚侗先生資其路費得歸尋卒

一百九

富文忠公弼再使契丹只為獻納二字國書
與口傳之辭不同不憚馳還奏曰政府故為
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呂夷
簡爭之曰恐是誤上以問晏殊殊亦曰夷簡
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奸邪黨夷
簡以欺陛下公殊之婿也其忠直如此公豈
三代以下人物哉若在今時則病富公以為
行薄不能委曲者十居六七誰云朝廷大事
為重

一百十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
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范曰昨
過袁州萍鄉邑宰張希賢者入其境驛傳橋
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屢
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
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公大笑曰希
賢固好官矣天使所取若此獨非好官耶即
日並薦於朝

一百十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與王介甫有舊介甫叅
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曰天子方
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財貨
為先介甫尚未怒也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
諍之極論所更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則
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今與政府為
故人者如道甫幾何人哉

一百十二

陳師道字履常因侍從合薦為徐州教授傳
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游京師欲與

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候公鄉之門者殆難致也傳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惧其不吾見爾子能介於陳君乎傳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 明蔡春臺國熙為蘇州守王鳳洲同諸公具帖欲邀酌既見蔡亦不按帖而出其事畧與陳傳同

一百十三

真宗即位自未嘗除右僕射一日以命向公敏中翰學李昌武當對上命潛察敏中家有

見聞雜紀

卷六

一百

賀客否昌武往向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端揆非德重畚殊何以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僕射榮遇公亦唯唯卒無一言親戚賓客無有來賀者中厨寂然不設宴昌武具以告上上咲曰敏中大耐官職

一百十四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范公純仁代之至則餓草塞路苦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以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後

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也

一百十五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王荆公初叅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爾趙公獨初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熙寧中以大資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崇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惟之於是諸州米商福集

見聞雜紀

卷六

一百一

三百四

于越米價更賤民無饑者

一百十六

韓魏公琦在大名侍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絕寶也每開宴特設一卓覆以錦衣俄為一吏觸倒玉盞俱碎公神色不動咲謂座客曰凡物成敗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公帥定州夜作書命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鬚以袖摩之作書如故 古人不但知人又能知己且不難於屈已歐陽文忠公嘗曰百歐陽脩不如一韓公

其自屈如此今人有歐陽公地位那肯讓人
笑來只是未嘗學問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
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出為和州都監然
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胡文
恭公宿知制誥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
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
復在左右其命 止宿常州人字武平 蔡
公襄為文清道祥美尤工於書畫頗自惜不
妄為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
碑文公奉旨書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一
又勅公書公辭曰此待詔職也余謂成蔡公
之美者賴宋仁宗在上若後代便有此行不
去 王懿敏公素旦之子也仁宗問曰大僚
中誰可命相公對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
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曰其富弼乎公下拜曰
陛下得人矣 劉敞字原父吉州臨江人判
考功時夏竦卒賜謚文正公上疏曰謚者有
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天子嘉其守改竦
謚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 唐介貶嶺南將

行上遣中使賜介金文畫其像於便殿改知
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
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
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君仁臣直千載
一時嗟乎不通私書於貴人者今世未嘗乏
人也安得受知如介乎
一百十七
劉松石公天壽父家居陵有竅入其室起而
視之族人也不為驚怖咸呼款諭之將已
財物盡歸其終其身不言松石公卒其
人感德痛哭幾絕事傳麻城鄉賢祠記
一百十八
福建長樂縣陳姓最著本朝登甲科者二十
七人登鄉薦者四十餘人自正卿亞卿翰林
科道以至二司郡邑官皆有任之者予仕閩
及交亞卿公宜號切溪省之父雙溪者亦甲
科官不甚顯為人却剛正最有家法雙溪宴
邑父母官省止出送酒不侍坐客前父只呼
陳省一日予同右轄吳君送天使渡海封瓊
球幼溪用二人肩輿下訪邀酌于其家子

人數里外來迎甚謹恪亦不待酒予二人攜酒送如初較吾鄉士大夫子弟不知禮者其淵矣 陳氏長樂之十二都人是都馬鐸中永樂九年壬辰科狀元末第時母逼於嫡母改嫁李氏生子名李馬識不忘馬也 繼鐸成成科亦以狀元及第

成祖御筆於馬字傍加一其字因名李駢同胞二馬甲且前後相繼蓋人文之異數云

一百十九

予為舉人赴省起大會談時滿郡伯唐君劉

公慙已為右方伯矣謂之叙話云昨貴府一士夫令即來見長揖不行跪禮余問姓誰公曰不必言其人又曰貴府申文云卿官槩不作里長予批曰此載何令甲公江右萬安人宦族世家其言論如此豈萬安士大夫未嘗不編里長耶

一百二十

羅念庵先生 洪先 嘉靖己丑馬甲父循登進士官副使母有賢行在任與同寅閩人宴集布衣荆簪介於珠翠文綺之間或勸之加飾

曰朴素乃吾性爾 先生父宦游見一寺停棺七具指俸金命僧瘞之已而產先生自號念庵言一念之善也大魁天下人亦以為陰德云

一百二十一

余入桐邑偶邑幕到任有一二甲科仕宦以金花二帶賀之侍御錢君巡廣西而邑幕廣西人也幕具帖治席敢於邀侍御君此二事恐是宇宙間恠事

一百二十二

湖郡守萬公不知用何術凡富民之家設宴款仕宦公悉知之間召富民曰汝請某鄉宦飲將以恐喝細民耶民惶懼求免責一日命二富民修學宮工畢勒碑富民懇仕宦求鑄姓名於碑陰公召而詰之曰太守命汝修學宮汝應命分也柰何欲令姓名同太守勒於一石耶杖而遣之

一百二十三

吾桐自宣德四年析崇德而縣此周文襄所經畫也聞令初選者牛姓名用上覽之曰

生民之父母何以姓牛 御筆改牛字為生
字此不知果否然事在 祖宗朝不以令卑
官而弗加念况縣當首創理或然也

一百二十四

弟子群集侍唐先生先生曰人生世間做的事要做帶得棺材裡去的方好弟子驚問曰何物也先生曰棺材元帶不得物件來只蓋棺後人人說箇好此便是帶得去的也。一日里中人互爭者來訴于先生說那人種種不是又說自己許多是處言罷先生問曰你

見聞雜紀

卷六

百六

說那人不是信然矣說自家許多是果一毫不說謊否人有良心斯人默然而退 又曰乞丐不同有有學問的有沒學問的弟子請問何故先生曰乞丐討不得東西飯食退而自然自責莫不是我口氣硬又不看得主人顏色討之非其時或少至再至三所以求討不得來這等便是有學問的乞丐若求討不得退後便呪罵主人一此不說自己不是這便是沒學問的先生斯言借賤以喻貴有痛着後學之意 天下不明之事賢者不能脫然

凡居官被黜退或外補或降調准定駕一詞說某人恠我所以處我至如科道陞轉愈憲知府此亦不見得 朝廷屈我也要尋一箇對頭歸罪自己不是處全然不加講求此即唐夫子所云沒學問的乞丐也 先生一日嘆曰天下從此亂矣門人問曰何徵先生曰只看為善的人徃徃不得利便是

百二十五

不但先聖先賢格言後人當念當守即鄉黨先達老人說話日月愈久則愈有徵驗吾湖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七

閔莊懿公戒子孫置田不得過五百畝茅南溪先生嘗曰凡做人家完官秋糧若及五百石這便是豪惡人家了其言有深味可玩

百二十六

學通天地人謂之儒宋周程張朱先生始不負於儒之稱孔子教子夏曰毋為小人儒這小人不是尋常人只為利名念頭割不斷此始皇坑儒這儒也不是汎汎讀書之人當時有一等非先王之道毀朝廷之政自為高論以驚世者故坑之今秀士醫卜濫戴儒冠動

自稱曰貧儒寒儒其鄙人曰腐儒迂儒俗儒此等儒正始皇之所不屑坑者何以儒為

百二十七

排難解紛地方里閭一美事然不易言非公其心愛憎不作潔其守賄賂不通平其事是非不爽者不足以語此余自四十歲以前鮮見地方處事之人有之則人或懇求而後應者不三十年而以處事為家不求而出者紛紛矣然却為郡邑諸公輕聽人言詞訟任人和息所以此輩獲利又不十年不意我輩讀

見聞雜紀

卷六

頁

三〇二

書人亦甘心去學處事廉耻掃地大可惜也

百二十八

里中許世英予方讀書古山時常携果見訪坐間諄諄告我曰先生他日及第慎勿受人田產寄在戶上予問何故曰難道不得些利必有一日他家欠了官錢糧府縣比追掛先生姓名出來此時多少醜看

百二十九

距家五里許有顏姓老人年八十七歲少讀書亦頗能詩每出市必經予門予留酌老人

我曰大人難得昆玉五人俱全不必拘殺饌豐儉須兄弟時常聚首一酌莫錯過好光景也其言甚有可采

百三十

士大夫居官常要思量此官今日要回就回明日要回就回得方好往往見尊官大吏一聞罷職茫然自失哭泣嗟咨繼之可嘆可咲然一官持小者爾至於未死時也要常想這死不是極苦極大事要曉得是吾身上一件少不得的事其間也有樂處一日兒女親沈

見聞雜紀

卷六

頁

三〇三

憲副卒余移書其叔曰唯天為大視一家一人之死如千山萬山墮一黃葉山靈竟不知也不須甚苦這話可與知者道

百三十一

宋人有園丁種菜菜被人盜去者主人詰園丁園丁曰自巳固要喫也須著把些與他人喫主人默然曰也說得是

百三十二

人才不以多寡為盛哀取中才十人不如取傑士一人今之郡邑當督學按臨誤認人衆

為盛動稱作養人才懇督學多取至併其不才者而進之都是只管目前學問若想着這不才的他日究竟如何自然不輕進了然予少時所見不過郡邑曾取首名或督學見遺故復懇收之未至於私請也其後則為鄉紳紳請矣又其後則為富室請矣難言哉

百三十三

趙心堂南刑書為巡撫時余遣家丁同沈三石家丁候之於宅心堂冠帶出見兩家人送近地僧舍安置已而作書答禮兩家人告辭

見聞雜紀

卷六

三

三

心堂仍冠帶出親授書致謝予詰家丁趙爺或有客至乘便冠帶手家丁曰此時俱無客心堂可謂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者矣敬其主及其僕豈人所易能哉

百三十四

長興丁靜吾少叅為諸生時曾有延不佞為師之意不果越二十餘年予與靜吾俱官二司一日范巡按繼川臨湖予兩人同謁之坐於客廳靜吾不肯並坐予強之靜吾曰先年雖不及師先生然此念已發今日何可並坐

公有家教子元薦亦登甲科

百三十五

烏程令袁公光宇常熟人在任五載屢值水旱災錢糧屢虧正額停俸方開復停公不介意終其官自不差一皂快下鄉烏程人陰受其大賜不知也操履廉潔無赫赫聲其初任也不佞謁之會袁病不相值已而半載許彼此不相識一日公以公事下鄉至南潯先作一書致殷動想慕之意約次日下顧詰朝天方明予未及梳洗家人報公已入門矣公能

見聞雜紀

卷六

五

五

輕身以先於沉淪之仕宦殆不拘時套者乎

百三十六

不佞讀宋史將日晷意欲飲酒數行適讀至秦檜張俊万侯高諸人殺岳武穆事心傷淚隨不樂而罷飲次日又讀至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津園其首傳昇人彌遠固是邪人然殺侂胄以舒神人之共憤宇宙間一大快也不覺呼酒飲二大觥

百三十七

鉅鎮五里許鈕君明者少貧壯能自立慷慨

有大度起家萬餘金雖不事詩書然出書
序慶事近理親友鄉黨有難能不惜勞費以
解紛且不伐功不佞相與四十年未嘗見其
誇言傲氣情貌憂容也年八十餘人無老少
咸稱雪舟翁地方饒

百三十八

自古及今忠臣義士 付天地山川至清至粹
之氣貪夫奸臣稟天 性山川至濁至臭之氣
孔子所謂上智下愚 不移也伯夷叔齊不食
周粟甘餓死首陽上 生與智之品實似道當

聖朝雜紀 卷六 百三十九

襄樊圍急猶起半開 堂林萬樹與群妾踞地
鬪蟋蟀速貶循州固 是囊囊有儲然妾婢尚
帶數十人鄭虎厚 建之於木鞠廢處被屏逐
非天下下愚而何

百三十九

友人業尚書師事練 時湯先生日新先生曰
汝等凡作舉業文字 不可沉沉祀與朋友看
其不知末字者不但 不能知其過且加養其
一番非徒無益而反 有損我手生文字只
與吳字同 歸山 歸看見餘人不見是

百四十

近日秀才不惟才 氣傲才不高者亦氣傲
小試不利便罵督 場屋不中便罵試官全
不反已進請余嘗 教子侄曰學問無窮唐荆
川瞿昆湖兩先生 已丑甲辰二先生 第回來二先生亦必更
求進難道而壁不 復 頃書凡人自道高妙者
總是沒見識虛已 下人尊師取友便是人家
賢子弟

百四十一

見聞雜紀 卷六 百四十一
吉安太守周公之 屏號鶴臯湖廣湘潭人嘉
靖己未進士重厚 古雅舉動端凝疑事有成法
可守各屬令不怒 而畏如嚴師也以公事下
省未嘗遣押余 滄館舍在隔江一日偵人報
公駐余命衙內 治菜五盤酒一壺候之公怡
然相叙不以為 薄予曰此非老先生晚生何
敢作這主人已 而會造黃冊同年張九山謂
予曰周太尊曾 言造冊事甚妙甚簡我行矣
試請教焉得 教遵而行之洗淨俗套不兩月
不靡財而冊 稿告成此可與知者道爾

百四十二

宋方臘淳安人有漆園苦造作局屢酷取之
遂聚游手之徒以誅朱勔為名旬日衆至數
萬人遂陷建德婺歙衢杭等州吾桐每歲派
修上司官船多委之丞簿典史其酷取合用
船等料害人甚大而船以內家火一切責
備管修之官上司不曾議有公價即議亦不
及半不知何意一年織造中貴官船亦吾桐
認修可笑父母官不肯申呈中貴衙門一申
呈他極千極萬錢糧要造金船力亦可辦何
見聞雜紀 卷六 厚四 言三
憚而坐視民艱漠然不顧也

百四十三

莫儔黃朴賈安宅吳興人俱狀元及第金人
立張邦昌為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莫儔
與范瓊等欣然自以為佐命功非端人矣賈

居仁年二十一登天下以書學為給事中封駁
無所迴避累司文柄皆得成材歷官戶部侍郎

百四十四

吾湖萬曆間仕宦享上壽者二人副憲茅公
坤嘉靖甲午舉人戊戌進士至萬曆辛丑冬
九十而逝副憲孫公銓嘉靖丁酉舉人戊戌

進上至萬曆壬寅九十尚強健茅濶大不拘
細節孫謹飭動有成法材品不同其享天年
一也

百四十五

密印寺僧責以通詩書識世故者甚少大都
勤儉守家是其所長而學為詞狀恃老害人
處同居之僧不少含忍玷辱山門則五十年
來自惠鐘始萬曆辛丑之冬卧火櫃中火自
下起四傍皆焚鐘身受慘毒越二日而死天
道無心此舉若有擇焉奇矣哉

見聞雜紀 卷六

厚五 言三

百四十六

嘉興知府王貽德廣西人在官秋毫無取亦
不以地方財結交上官時各邑有三大貪令
皆公所劈斷劣處其趙清獻之後身乎 通
判張廷相江右人癸未進士以部官謫任聞
其清廉平恕頗超流俗管織染歲例可二三
千金全却者唯公一人

百四十七

七君子居下位其上官相知與否想是命中
帶來勉強不得桐令蔡公時鼎治行儘是卓

兵乃李公賢太守也獨不以蔡為賢兵部尚
書胡公宗憲初令餘姚此公量大善飲與六
邑諸令謁太守胡多飲酣時太守不以為嫌
語六邑曰若輩雖不飲却不及胡也詎不可
謂命乎

百四十八

權稅中貴分督諸省唯吾浙所差馴謹於民
不甚擾則司禮孫公與有力焉所可惜者郡
邑諸公太是避事應稅物件只憑中貴跟隨
人主張其最細者如民間卧床草薦兒童作
戲鬼臉亦在稅中鄙瑣極矣宋仁宗朝農器
得以免稅到今仍之

百四十九

宋仁宗朝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早上御拱宸
門樓百官皆拜樓下呂夷簡為相獨立不動
上使人問故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天
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夷簡始拜此舉確有
大臣風度 孫公奭博平人事太宗真仁三
朝位至翰林學士永興軍朱能上言得天書
真宗躬拜迎入宮公時知河陽上疏切諫以

見開雜紀

卷六

百五十六

見開雜紀

卷六

百五十七

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得來唯自於朱能崇
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類上優容頃之
能果敗 仁宗朝歐陽公脩余公靖范公仲
淹尹公洙相繼抗疏論列大臣蒙貶天下賢
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歐陽文忠
公宦轍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
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
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
廢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
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
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富鄭公
請老家居三上章皆云天子無職事唯辨君
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此言可為
萬世告君之法 歐陽公不容於時執政賈
昌朝陳執中亦惡公欲因其甥女張氏事深
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
仍乞不錄問內官王昭明為監勘官正色曰
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
公遂得脫昭明之賢於士大夫也遠矣 公
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

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諸以險怪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而文章始有復古之漸

百五十

王陽明先生弘治十七年以刑部主事主山東鄉試人言一部試錄俱出先生手筆前序文古簡絕與近年體格不同五策余少嘗誦讀久而失其本榜首穆孔暉人品端方官至太常卿贈侍郎謚文簡

百五十一

見聞雜紀 卷六 百十八
不佞訪異洲沈先生先生著白巾問曰何制答曰家侄女適某者病故且無子應有大功服先生時已八旬其不忽卑幼之喪如此

百五十二

中書令趙公普際時行志事有不當上意反覆奏之不已太祖欲使將彥卿典兵普以為不可宣已出普復懷之入奏上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最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太祖之寬仁普之切直三代以後罕得也 曹彬歷典兵

政未嘗妄殺一人初克成都府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通食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師還唯載圖書無銖金寸飾之附將而儒者古今罕及宜其子孫之貴盛也彼曹翰好殺沒未三十年子孫有行乞道上者天道詎不昭然 竇儀兄弟五人

儀居長家法嚴整弟儼等官既通顯與兄譚時多侍立儀有才望太祖為意用之一日召儀語及趙普所為多不法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毫無忌意儼為學士被召入至屏樹間不出中使促之不應蓋知太祖燕服也待上袍笏然後趨出儼質直方正為晉府記室時每諸王宗室宴集賈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儼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晉王怒已而登極思儼賢自樞密直學士拜叅政且告儼曰以卿嘗面叱賈琰故置卿左右欲聞直言也 呂文穆公蒙正子從簡

應奏補舊制宰相子起家即為水部員外郎公辭於上曰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上允之止授六品京官遂為

制辭尊居卑綽有古人風度 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悉分門疏記國用文武臣取之袋中而足焉

呂正惠公端以蔭補官至相真宗大不可及者三事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萊公議欲殺之端奏曰陛下今日殺繼遷母繼遷可擒乎此徒樹怨益堅其叛心耳宜置延州善養視之上拊解稱善 太宗大漸李太后欲立潞王元佐既崩使宣政使王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曰宮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五

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誰敢違命遂迎太子立之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上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遂劾富民父子數人殺奴棄水中富民不勝榜筴誣伏若水疑之留旬餘訪得女奴召奴父母認之父母泣曰是也乃釋富民罪知州曰推官之賜也欲奏論

其功若水固辭曰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愈嘆服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為樞密副使 李文靖公沈真

宗初即位公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時王旦參大政以為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長使知四方艱難不然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已而文靖之言果驗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帝問治道所宜先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

是聞雜紀 卷六

百五

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帝又問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諂即佞臣嘗惡之敢效尤乎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屢以丁之才薦於公而終不用一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之才而相公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公曰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嘆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交相傾奪卒有海康之

行始服文靖之識 家人勸治居第未嘗吝
第維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橐裝力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
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巢林一枝聊自足
爾安事豐屋哉劉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
臣體者唯公一人 王文正公旦屢於上前
稱寇萊公之善而萊公數詆文正之非誠哉
休休有容之大臣也他如處趙德明求粟蝗
死不隨衆稱賀宮禁火災賴以減死者百輩
張師旦兩及門則深惜之大都厚德長者惜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五十三

時巡察萬曆二年間奉
聖旨是矣今同知不署州署邑則終年累月居
郡城衙舍不赴地方盜賊任其縱橫盜賊任
其出入何人管著又何曾見上司問來是
朝廷不為地方設官為本府備差備委而設
此官矣若把 旨意為重必不倒關至此故
愚臣謂 主上之言亦輕於鴻毛非 主上
之言果輕蓋諸臣之輕 主上也可為太息
流涕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五十四

乎晚節不競受珠買妾不免為聲色所移爾
百五十三
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
夫之言重於泰山遊子之言也今天下承平
無事余所深慨者則謂何止公卿之言輕於
鴻毛雖
主上之言亦輕於鴻毛矣何也如吾鎮初設府
判專為盜盜也既而加銜同知又
欽給關防文憑註以住劄為鎮地方何等嚴重
而當時部覆且云上司不許差委守巡道不

友人同胞兄弟不睦弟余同年友也一日兄
招余飯不邀弟遣童子固請余余語之曰上
覆大相公不請二相公我不好來得童子去
道竟廢邀而罷想其兄覺悟也又一日訪其
弟訊曰向來與令兄和氣淡洽否答曰這幾
時不通往來倒好余正色諫曰兄誤矣凡弟
兄不睦畢竟為弟者罪過居多即無過古人
更有許多宛轉求和工夫若自以為是兄讀
聖賢書何用年友默然不以余言為罪卒兄
弟相好如初所以君子貴朋友麗澤也

百五十五

今人但見人多過便罵不是人等之為禽獸
吾師唐先生不然一日論及潘天泉仲驂先
生曰彼有善根可取又論及豐南禺坊先生
曰豐特帶些臭氣不是極惡余有一同年某
真是惡請問狀先生曰不須指數只夜卧一
節家人自十二歲以上俱按兩手或用枷鈕
無輕放者一夕大盜入其室見而駭之問主
人何在童子口指其卧處用亂鎗殺死去亦
不劫其財也荀子但不當去堯舜偽也其云

見開卷紀 卷六

百五十六

桀紂性也恐是確論然究竟紂之惡尤甚於
桀武王懸太白旗斬其首以洩天地神人之
忿正是聖人作用蘇子曰武王非聖人蓋從
子謂武未盡善上發揮是文章家駭人語非
通論也

百五十六

歸安李某號觀稼鄉飲賓縣令戚南玄公偶
以小嫌得罪於一上官觀稼翁多方為解且
有所費然秘其事終不令戚知也久之戚擢
諫垣去始及聞嘆曰吾在此老包涵中矣嗟

乎今之富家巨室能包涵父母而不令其知
者幾何人哉

百五十七

前輩汲引後學致書游揚大都不令人知余
僉憲南閩時徐文貞公尚在與都御火龐公
尚鵬書薦不佞不令不佞知也龐一日言及
始知之已而轉江右少叅潘公季馴亦與陳
巡按守軒書薦不佞亦不令不佞知也嗟乎
較之索謝發書與計較謝儀之涼薄者其賢
不肖豈不徑庭矣哉

見開卷紀 卷六

百五十八

宋朝諸公在史館者其人雖未必皆賢然畏
清議扶公道者儘多如王安石王欽若丁謂
章惇蔡確董敦錄瑜瑕不掩庶幾太史公家
法也 本朝人傑如王陽明先生聞實錄有
言曰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此
三言者或出已者之筆恐宋人未必肯下也
豈古今人果終不相及哉

百五十九

陽明先擒宸濠其初為諸宦監所掩既世廟登極首揆楊新都與王晉澤相讐晉澤至下獄謫戍而陽明故晉澤所拔者故訛言萬端謂南昌之破教人搶掠甚於盜賊及修世廟實錄執筆者新都副之者董中峯董故不喜王且迎新都意極其剪斥後徐存齋鄭端簡薛方山諸公皆履其地得其詳事乃大白伯安復封爵董之說遂大誣

又一百五十九

添設少府劉公治鄱陽人居鎮署延子友顏見聞雜紀卷六 一百五十九 友顏生訓其子顏生居數日公每見必懇行責生淨遲有待也一日公子背書少熟顏生呵之要打一書童遂背起公子一書童扯其兩足一書童送竹篋于顏生責訖公子長揖曰謝先生教至下午掌家開宴生問曰有何客至對曰相公今早責五叔故謝相公劉公世家有家法其尊師重傳嚴課其子固如此

大 考 長 啟 景 裕 泰 泰 永 收 德 思

見聞雜紀卷之七

吳興李國棟文寧校正

本朝開基

聖聖相傳之年分

洪武元年	甲辰	三十一年	寅止
建文元年	卯	四年	壬午止
永樂元年	癸未	二十二年	甲辰止
洪熙元年	乙巳	十年	乙卯止
宣德元年	丙午	十四年	己巳止
景泰元年	庚午	七年	丙子止
天順元年	丁丑	八年	甲申止
成化元年	乙酉	二十三年	丁未止
弘治元年	戊申	十八年	乙丑止
正德元年	丙辰	十六年	辛巳止
嘉靖元年	壬午	四十五年	丙寅止
隆慶元年	丁卯	六年	壬申止
萬曆元年	癸酉		

唐岑嘉州參送張升卿宰新淦

官柳葉尚小長安春未濃送君潯陽宰把酒
青門鐘水驛楚雲冷山城江樹重遙知南湖
上祗對香爐峰

三

五臟之神肝菟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
淡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
競則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張無
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則悔者以
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

見聞雜紀

卷二

二

以隱忍詳復而不輕為 王肅家誠曰凡為
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
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命以辭之敬仲辭君
而况於人乎 墨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
小人哉 唐李文公問葉山禪師曰如何是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
為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便
是黑風吹船飄鬼國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
云促迫褊窄淺率浮燥非有德之氣象 王
文成公曰眼前路境須令放開若太逼窄非

惟人不能近恐在已亦無措足之地。程叔
子曰精神道德言動一切以收斂為主發散
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王龍舒勸戒文
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
折情為善滅情為聖 以上述烏程唐守禮
吏隱堂日鐫

三

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
也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
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宜

見聞雜紀

卷二

三

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
甚矣有味於淡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
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大
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
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
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
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
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
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如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意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青天白日

見聞雜紀

卷七

四

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為訛也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

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 偶談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此間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諛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惜終日落填火坑墮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陶鑄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笑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得意而喜失意

見聞雜紀

卷七

五

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人作得主馬牛為人
 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
 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
 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哀哉 只
 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士大夫不
 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
 生聖賢之意蓋潔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
 也有德而無功可乎。嗜異物者必得異病
 扶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
 奇態者必得奇窮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
 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以上述華
 亭陳繼儒著

見聞雜記 卷二

六

五

唐一菴先生 樞曰自古建都多大河南北雍
 豫幽冀之間雖欲居高以臨下而察盛衰以
 乘天運則智者與造化俱伏羲神農都陳黃
 帝都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帝嚳都亳堯
 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殷都亳周都長
 安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晉都洛六朝都建康

唐都長安五代都汴元都燕說者謂豪傑觀
 天下之勢爭相據重戰而圖得之然而所以
 覩其勢豈必襲故見而無所通乎故人事之
 交值睽依闔塞造化顯呈於情境之間有不
 容於去而取者而習治既延地絕脉水化味
 又復不甚宜人况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積骸
 洒血葬為荆榛斷垣壞壁鬼燐滅沒盖有徒
 道朱朴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不可謂
 非論天下之勢園變而無定在吾有以識之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

見聞雜記 卷二

七

三百四十五

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
 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
 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
 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都金陵者守淮以
 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
 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
 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
 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
 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
 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

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釣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儀真舊設臨江諸關後新設攔江關

見聞雜記

卷七

八

三百四十三

蓋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豆脹爛脫皮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牛血立效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硃丸皆可。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關丁又等處擊衝勢烈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於創工董吏便於自逸乃故疎其謀工無永遠有以也石塘在外所以防潮勢土塘在內所以固滲漏二者皆不可無其間土塘受惠病於石塘先隳石塘之隳病於土築椿淺又病窳夫引潮以便抱甕所以不久成害即如

見聞雜記

卷七

九

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開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此議不可終已也 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九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百瀆南納雲溪七十二淩荆溪百瀆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填既立宣徽應天之水皆出大江雲溪七十二淩港口日淤荊川勢濟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瀆自吳江長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蘇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交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益鐵等塘滯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瀉

見聞雜紀 卷七

十一

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亦易淤淺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為淤上海之南踰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為順今盛流白茅港漸湊於北則長橋所為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滬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間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滬傍浚范家浜間道注踰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于何底止也。

見聞雜紀 卷三

十一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高堰欲厚所瀆而時洩之可濟緩急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不為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東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滯瀆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過固勢也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於礫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

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
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
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
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
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開趙皮寨口今
由馬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
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
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
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
又正統十三年徒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

九閩雜紀

卷七

十三

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
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
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
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
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
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
秋運河今塞 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
直浙江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土
勢岌岌人力詭詭 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
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

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
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
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
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
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
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
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
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
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

九閩雜紀

卷七

十三

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
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 通
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卒白浮村神仙泉
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
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
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
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價十萬餘
兩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
內有八村專業採珠 各省土田惟貴州無

頃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認納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
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
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
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
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戶開常之弊久矣官田
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嘉之征邑各不同積
儲殊寡於六府迥不迨焉 在京各衙門俸
米出蘇常二府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儘派
蘇州 湖絲絕海內歸安為最次德清其次

見開雜紀

卷三

十四

嘉之崇德桐鄉杭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
寧又順慶之南充渠縣廣安蓬州亦次之而
山東次之河南又次之 應天太平寧國鎮
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全蠲賦不征近
節議畝派勸米今至四升 杭州種族自南
渡時至者故多汴音鳳山門尤逼真以宋宮
殿在也 廣川無京解至不能自給官俸取
諸瓊州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
廉解廣西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
北之引塩湖廣之行糧南贛衡永之塩稅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
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
於淮安各順西便竊意山東總遮洋總當於
臨清便江南上江總當於龍江關 雲南土
官非有沐府令牌不能調雖麗江每自大沐
令至即虔納 廣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惟
右江土官喜於見調兵人日米一升計價月
可一錢俱為土官所得兵自齎糧且獻名倍
役數以規糧給 北人食腥臊夜目不明睡
則沈熟可乘被虜者每竊馬以逃但為頭墩

見開雜紀

卷七

十五

哨夫所害以報功 中都無城有陵在故以
陵為城城可無設如得城則於陵守力疎又
以臨淮城輔之可援應。定海一潮下舟山
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
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自安吉獨松關
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自杭由長興
之金竺關入南都為捷徑 朝鮮貢道自鴨
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日本
貢道自定海關經浙省過蘇揚至淮安臨清
迂曲之行以示中華基勢 會通河元至正

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罷海運始元漕至
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
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壩
竭泗水注濟寧以勝其高洪武二十四年河
決原武黑洋山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
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三年復罷海
運又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社遏汶水東
入海今盡去南旺乃賴其利元亦曾引汶亦
借黃河為濟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淤且
燠旱泉微反欲引黃河以濟此河引之至而

見聞雜紀 卷七

十六

來之盛則又不能自勝其勢禹之順水之性
而今若以逆焉則此河之不可常恃雖有善
者不能必也近又有引沁之議 河東池益
成於南風地在中條山陰窪局蒸燠薰成激
蕩造化自然所結所患水少則池竭生硝水
多又氣澹難釀調攝之計又在人事故雨漫
而多或入北河濁水及東黑龍潭硝水皆大
害常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乃得 兵法聖
賢不漏之學心體全定則隨應普照所向無
不克。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

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
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正以出兵立
老營以為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為戰風后
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
常居握而運之其惟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
零出而不二故謂餘奇 李筌言曰兵猶水
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
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為戰敵之陣
不亦謬乎宋儒有不然其說蓋筌能言其意
所以輕迹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見聞雜紀 卷七

一七

古名將李廣竇嬰祭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
私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
命根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
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 請諸鄉先生
立社會疏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
以人已異情達人不以遠近弛事壯心不以
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貳念况今際明時
處善郡當無恙之身勵歸田之操而盛忘年
之風如我湖不少槩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
事不可獨成榘也晚昧深為是懼謀之棟塘

南荅二君二君曰約時結社寔予同心因屬
樞居府城道路之中先為舉事其事歲二會
在春秋二社日當事者給饌治具先期一日
到會所既會次日乃散會之所任當事之便
樞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亭風雨
無輟公私俱置眾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
意供具不華一取相觀之益一勿盍簪之疑
一温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
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隱服
不冠止論說不諱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

見園雜紀

卷七

十八

懇願俯臨共成雅集 辛酉湖滂歲大歉人
情涵涵眾問曰先生何以不向人道苦先生
曰古制三年耕有一年之積自己酉被荒迄
今豈得怨天尤人眾曰貧家每歲不穀用烏
能例古先生曰大則大用小則小用大有大
積小有小積古人量入以為出所以盈縮登
耗均停近多務繁文浪費只顧目下乃量出
以為入故一遭歉乏便涉狼狽 論春秋乃
性命之書春秋為賞罰之書非也無其位而
寄空文於榮辱之間烏乎得也謂褒善而貶

惡亦非也聖人明道於天下而欲以虛名動
之可乎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立教也不得
行道於當時慮後學之求其依歸而不可得
也而至理不容有言則又難於先備以為周
行之示於是即易陰陽之化消長吉凶之實
而假世象以章之所以闡其玄以通之者至
矣然猶慮夫中資之未能遽以曉也乃復以
當時行事之粗迹一折衷於性命精微之宜
使知道必協於中而人心本體之靈達於今
古而不昧是故春秋是非之書也以別理欲

見園雜紀

卷七

十九

而決王霸成治亂興衰之由者也大中至正
之矩無過不及之學損之而自生其情也贅
之而自肆其情也委之而自過其明也紊之
而自罔其迪也故春秋與易通無顯微精粗
本末之判也 以上俱唐先生樞著

六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此
襟懷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
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
不可無此氣槩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大

丈夫不可無此蘊藉 陽明先生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七

恭題

龍亭庫壁

本朝令甲在外文武諸司遇

萬壽元旦冬至及

太子千秋令節則陳 御座於中堂陳鹵簿

儀衛於兩階庑幄中設亭亭繞龍文飾以黃

見聞雜紀

卷二

二十

金其中大書闕字以象

天子臨見群臣之座召稱為 龍亭長官率其

僚屬吏民望拜庭下升而祝降而嵩呼儀節

視 中朝無二直竣事之後 令甲不著奉

安之所以故諸司往往雜諸器物置之居積

之庫而庫又率在堂之兩傍失居尊之體間

有別建以崇之者蓋亦鮮矣隆慶己巳烏程

李樂來令新塗行禮之餘喟然嘆曰 君父

之尊猶天也迺以其虛位置之堂側而眇眇

臣子顧抗然居中以聽邑事仲尼過位之訓

少而誦之今安在哉邑之缺典莫斯為甚地相隙地建屋三楹其前為門繚以周垣扁曰龍亭庫專為奉安 龍亭之所而幄帳鹵簿從焉視 中朝所稱鑾駕庫者雖大小制殊殆髣髴其意矣翼趨進而觀之曰此不可以規政乎世之居官者惟無敬 君之心故其所臨之民 君之體也而不知惜所行之事君之政也而不知供所司之法 君之令也而不知守所掌之財 君之所需也而不知節誣上行私壞法亂紀皆自一念之肆發

見聞雜紀

卷二

二十一

之耳今樂於 君之虛位且知敬而尊之不習於故常而特為之計如此固宜其令塗未三載而善政種種莫非導 君之惠以布之民也他日位益隆代 君之責益重亦惟無忘此敬而已庫在邑治之內學士君子鮮造焉而問有事其中類皆胥徒之賤翼懼其不足以知此而例以建制之末視之也故特表而著之庫創於樂筮仕之年十一月成於次年之春正月其旁併收邑之圖籍以杜侵毀亦式負版之餘意也

隆慶辛未十二月新淦縣儒學訓導姚翼題

新淦縣新修城隍廟記

古先聖人神道設教明有禮樂以維民生幽有鬼神以司民命冥顯雖殊而其佑世安民理則一也是故禦災捍患悉載於祀典坊庸表覈咸列於八蜡凡以其有功於民也而况壘上為城塹土為隍蕃庶所聚政教所出國以之藩民以之衛則其赫靈顯化受命於天造福於民有非常祀所可同者此城隍之神

見聞雜紀 卷二

三二

所由起也縣之有廟則見於李陽冰縉雲之記然止稱吳越有之則唐制未達於天下也宋歐陽修云天下皆有而縣則少則宋制達於天下而諸縣猶有缺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加以封爵府稱公州稱侯縣稱伯三年詔定百神之祀皆革爵號獨封城隍為鑒察司民之神郡邑建廟視其公廡以為高廣有事於山川則令食於壇有事於厲祭則主祭於中令佐蒞政先與神誓朔望行香次於先師夫名山大川萬古稱養

民之功者也神則配其亨先師至聖萬古稱教民之功者也神則同其敬令佐司教養之任者兢兢然尊禮致肅豈非以神之保衛民生教養所基而不可以或慢矣乎淦據豫章上游當虔廣之衝為江省要邑則其高城深池保障一方藩衛億兆丕著靈爽尤非他邑所可同者廟在學宮之左歲久就圯祀禮不稱隆慶己巳吳興李侯來令茲邑廉公節儉凡諸稅羨紙贖及省約公費之餘則合僚屬庭封之以葺百廢建尊經閣修練公祠創官

見聞雜紀 卷二

三三

店立邑倉將修廟而廟適火侯曰此更新之會也乃微而新之高廣如式宏麗過昔費出於官而民不知廟成命邑人朱璉記之璉竊惟城隍衛民而設者也其神則惠民而立者也列代崇祀則以其有功於民 國家摩稱則命以鑒察司民是廟其神者凡以為乎民也不致力於民而能致敬於神者惑也侯之盡心民事一芥不私百廢具修節民之費葺神之宮遠得夫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仰體乎皇祖重民制祀之心是廟之新神必罔怨罔悞

吾意其風馬雲車而來駐斯宮城民固國而永妥其靈矣乎古之事神者思其所依思其所嗜城隍之神所司者惟民則其所依者亦惟民所主者正直則其所嗜好者亦惟正直侯於神所依者愛之神所好者得之其所以克當神心者不但穹窿其棟宇焜煌其丹堊而已故錫福下民者神之理也昭崇廟貌者神之象也李侯得其理而因以新其象後人瞻其象而可以思其理則侯之永庇於淦而淦之徽靈於神者其與斯廟相為終始也哉

見聞雜紀

卷七

二四

侯尊名樂字彥和別號臨川以戊辰進士高等筮仕董役則典史李汝秀及老人陳輔李夫敬等工始於己巳九月訖於庚午三月外設重門中為正堂前育拜亭後有寢宮繚以周垣翼以兩廡齋宿有室庖省有所俱所當記者云

隆慶庚午孟秋邑人朱璉撰

九

新淦縣學新建尊經閣記

學校建尊經閣制也學校遍天下而尊經閣

不槩見非制也忘本始者弗修急簿書者緩修畏勞費者忌修而泮藻不澤俎豆不飾又未聞以課吏焉故為治急體要不隨時變化之士或罕觀之噫勢也亦意也新淦學舊無尊經閣隆慶二年郡理唐公舜欽視邑卜明倫堂後創建之然棟宇僅立弗葺弗備再歲不治當尋圯三年夏烏程李公領令至茹潔懷芳節用愛人睹前政闕緒亟圖修之結重屋列門窓二進計十間周繚石垣翼翼殖殖與明制稱工始于五年十二月朔落成于六年正月望乃蠲日率師生奉

見聞雜紀

卷七

二五

國朝頒布經書秘而藏焉閣之下壇爽洞達便諸生肄習其中一日因學博姚君翼徵松言紀諸石拜手颺言曰

皇明列聖稽古右文秩官育材表章六經敷錫之德意何殷盛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大人莫尊於君父聖言莫大於六經六經之言皆發揮天命引翼民彝之具也世師弟子知所以尊天即知所以尊君父矣知所以尊君父即知所以尊六經矣三代

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具在六經猶日星然多士誦法先生躬行君子俾孝子忠臣真儒善治相待而成所為賢有司敬君愛士之報豈渺小哉按郡志載淦文獻世有哲人昭代在實錄者張太史之出處以道練中丞之忠節不群胡司成之文行振世陳司寇之耿介絕俗諸餘嗣興之士咸彬彬焉有其文質蓋紫淦金川毓為仁賢其陶鎔淬礪積漸章徹非偶然也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淦之士惟視其武熟趨

九開雜紀

卷二

二六

之耳矣侯為政廉不刻物仁不惠奸守官不殉俗造士不先華雖更僕未易指陳松也得夙通於紹介故睹記特詳如此且將告世之學與仕者曰士君子欲為堯舜之佐周孔之徒也察於三畏之肯斯可以語尊經矣侯名樂字彥和臨川別號隆慶二年進士敦五倫修三畏在任飭舊鼎新無限茲舉其一焉蓋大且重者

隆慶壬申仲春新喻劉松汝貞拜撰

十

新淦縣重建便民倉碑記

天下事多啟於因循而成於明決世之言政者孰不曰居成者易創始者難事可以仍舊貫焉吾焉用改作為也嗟乎天下事將任其頽敝而不為之所耶此庸俗之見非所以論豪傑也夫國之設官以裕民也官之子民以體國也事有弗便於民而仰廚國計吾一任其頽敝而不為之所國與民將焉攸賴我我國朝財賦取給東南江之西當三分之一淦為允糧者約三萬有奇舊有倉曰便民者在南

九開雜紀

卷二

二七

門之外以貯一歲之入而發運於江蓋其事甚便歲久圯壞當事者憚於興作每歲入則貯於舟歛發非時稽察靡悉於是已有所歲已之英國課稍虧民大稱不便久未有所歲已已浙臨川李侯來蒞茲土既悉其弊則慨然曰茲有司事也顧舊基已圯且在門之外尤有未便視城中有基舊為藩司分署上官駐節不常司可無設請于當道以建新倉又慮工費無從乃捐在庫四差諸色暨歲派餘銀共計叁佰有奇鳩工計日不擾於民不愆於

素經始于隆慶四年九月落成于十二月計
為屋伍拾肆間而顏其廳曰體國裕民凡歲
之入時而貯時而發奸無所容歲課無損民
始大稱便走書屬震記之震憶昔在膠庠讀
書涓湘之上當歲運時見舸船鱗次洲渚擔
者負汗屬道舟人喧集有若漁獵所謂舊倉
者鞠于蓁莽則嘆其時未有以處之者茲三
十年矣邑非賢侯顧見有異同或猶未盡燭
其弊間有欲任其事又或憚於上議不憚工
費靡措則委而去之如傳舍取給一昔昔足

一聞雜紀

卷八

十八

矣何則意見之未明而行之未決也侯治邑
僅二歲其他德政班班無論即此舉罔疑罔
滯積數十年所難者而一旦行之若無事然
此其才識若懸鑑以照毫髮無隱若神劍以
運千里不留上以體國垂經久之圖下以裕
民貽子惠之愛其視隨時遷就累歲月以博
華顯者可同日語哉今
國家軫念元元財賦為急侯且不日內召俾在
廊廟經理天下庶務了然一心運而行之無
不如意所向其裨於國與民益宏且深茲可

預卜矣夫破拘孿之見而成不世之業者豪
傑事也享無窮之利而頌之不敢誼者邑士
民分也震茲弗敢諉是用告于後之人其尚
念茲舉也時爾貢賦毋或後先慎爾出納毋
或耗損其有弊也循而葺之無廢墜之以仰
稱侯體國裕民至意茲舉也尚永永有賴哉
隆慶壬申二月刑部廣西司郎中邑人朱孟
震撰

十一

新淦縣新修養濟院記

一聞雜紀

卷九

十九

嘗疑周禮憂民布德雖醫疖除飢煩恩之事
靡不曲至而獨恤養孤老經不專見然觀文
王治岐先四窮故可見古之聖人不忍於其
民之不獲也惻怛懇惻惻惻予辜或不暇任
人如此 我朝法古為政損益之天下郡州
縣治令各設養濟院籍民之孤老殘疾者宅
之寧宇時其衣糧生有養終有藏流惠九有
無窮已時誠
皇仁令典也郡縣百執事固多奉
主上德意間有高視闊步之夫旁睨不省大吏

過者或問而不察此所以王澤壅闕而實膏
鮮流也新淦養濟院舊在大南門外二里許
歲久屋頽令尹浙西臨川李公覽之慨然掄
材鳩工昂構之凡四十間繚以周垣固密倍
昔一丁一食不妄勤司作始于隆慶五年十
月訖工于六年正月成之日孤老扶藜蒲伏
懽涕如雷一日介書入喻道故且曰懼日月
久莫志也請記諸石松乃喟然嘆曰古聖人
之愛民也非臆其腹欲焉始與之也亦非臆
其腹惡焉始除之也即天地生物之心求其

見開雜紀

卷七

三十

所以生之者以左右民而已仁人君子得百
里而君之其於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使
之饑食而寒衣朝暄而暮息脫天札沴癘之
菑者亦不過因天地生物之心以補造化之
所窮以釋聖人之所病如斯而已於乎此李
侯置院之工侯之心必然而不可已者也語
曰一根百葉一實萬食言種善則生施德則
勝也此室未作時侯嘗憂四窮月糧不繼也
曲慮博計置官店於要歲取任金接濟給之
闕白當道著為定式語詳文移碑中繇此言

之此室不作四窮蚤德侯矧此室又作完室
我他日財成天地潤澤生靈即此方寸有餘
地矣侯在淦潔已信心無毫髮干鬻緣飾之
私法所欲鋤擊豪無避巨奸無暱近法所欲
循拊衆所棄必治衆所忽必理大要嗜古修
出流俗類此松羅溪野人也聞隣國之政欲
執簡而書之久矣斯役也謬辱之故不敢以
不腆辭侯名樂字彥和湖州烏程人隆慶二
年進士董役者老人陳輔其志與才皆能善
事侯心也得附書謹記

見開雜紀

卷七

三十一

隆慶六年季春吉旦新喻劉松汝貞拜撰

十二

散筵 有仕歸田鞅鞅識者曉曰仕宦猶赴
飲也有酒數行主人意不在客醉而即止者
有午飲至晡醅醺而言歸者有秉燭盡漏醅
酌大醉而後已者總之無不散之筵也然酒
數行者賓主尚醒成禮而去至若酌酌者恐
為酒所使或有罣歐而散者矣不如蚤辭之
為愈也 剛折 老子之門人仕而請于老
子老子曰若剛則取禍不可焉門人曰君子

以剛為貴敢請所以老子曰夫齒剛而先缺
舌柔而存木之生也其條柔軟而枯槁也枝
則硬直故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
尚嚴 馬之日就鞭羈者稍加之策則見
影而馳歷崎徑如越康莊矣其不習者脫卒
然加之彼必驚奔肆出則有泛駕而佚爾故
御民者不可一時弛法子產曰其次莫如猛
知言哉 不祥 子墨子見齊王曰今有刀
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
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刀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三
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受其利試者
受其不祥曰然則戰孰受其不祥王思久之
曰我受其不祥遂止伐魯 防邪 郁離子
曰姦人之於人國家也一且不堪也而况慕
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
矣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
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
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
救急 梁武帝城且圍亟矣尤聚講老子
臣有諫曰今有人焉適豆靜嘉肴校維旅方

執爵獻酬雍容于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則
將以為勾容乎抑滅火乎必以為且滅火也
君當是時何暇治老子為 浪傳 宋人曰
今一人汲水于里許已而家掘井自喜而語
人曰吾掘井似得一人里間遙相傳謂真井
中得一人也而聞之宋君君召而問之宋人
告以故君曰嗟夫傳言之誤若此宋人曰君
門寥遠指賢為不肖指不肖為賢皆類此也
宋君曰然 殘異 子車子之殺其色粹而
黑一產而三豚焉二則粹而黑一則駁而白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三
惡其弗類齒而殺之決裂其腎腸而後止其
類於已者字之眴眴惟恐傷也淡玄子曰世
貴同脫勿同即父子相噬若仇敵矣矧交乎
可畏也 輕敵 陳王涉以秦亂也有輕敵
意博士曰臣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骨騰
三 肉飛手搏斃獸國人懼之一日嗔其妻左手
建杖右手制頭而答其背妻恚而撮其陰由
竟仆地火以勇夫而劣於女子手者輕於無
備也 厚望 子華子曰齊之憔悴甚矣功
曹不一二古之人而求治過之則何以哉窮

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嚮肉之操而已其所以請福者曰金玉滿堂大小康寧軒輶足諸市利所扶持小所祝望者厚神其吐之矣 獨醒 士人有繫繫獨行而被黜蓋甚不平也識者曰以子之行黜也固宜夫群歎而醉翬一人避席去之衆必奮臂而呼牽其裾惟恐後相與投轄巨觥而爭飲之令酩酊而後已何則懼其獨醒也 掩瑕 夫素絲之微類也染以為玄黃黼黻則可以薦於朝廟白璧之微瑕也鑿以為珣璉敦彛則

見開雜錄 卷七 三十四

可以享於神明大厦之腐棟以之榱而為椽則不知其朽高崗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不知其枯淡玄子曰世有卓犖之才以小過而棄者悲夫 終迷 昔燕市有善酒者沉酒終日夜已而病入肺臟去死無幾所親規之曰病亟矣無已為糟邱之鬼乎其人大悟始斷杯酌見酒輒推而去之曰毋溷迺公為也未幾而唇唇焦枯鬱鬱無以遣乃自解曰試小嘗之無傷也已而大爵如故遂不可藥而死 極反 挫鋒子曰物極至則反火之

符爐也其焰必冲水之將竭也其流必駛木之將敗也其實必繁鐘之將毀也其聲必震故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察錙銖

豚餌 語云貪夫死利哉衛人釣而得鯁其大盈車子思子曰子何以得之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鯁遇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肩則吞之矣故高爵重祿皆豚肩也世之不為鯁者希矣 執迷 邾子以惡諫而亡奔於道謂御曰吾以賢為人所攻御曰臣里邾人跨驢之市觀姜謂產於樹市者云土所產

見開雜錄 卷七 三五

鄙人弗信曰如若言當吾以驢予若否則若所售姜予我質之行道之人謂土所產也市者携驢而去鄙人張目曰即失驢然姜終樹產邾子大慚 逢知 田翁得寶玉於田所以示隣父隣父給為恠石歸置廡下是夜光照一室田翁家大怖以為真恠而速棄於野隣父無何盜之獻魏王立賜千金食上大夫祿為常夫寶一也勿知者棄之為恠物知者竊以受上賞然則賢才亦顧知與不知者爾

修備 晉伐虞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

據我無虞也宮之奇曰吳鄉人患蚊入市貨
 藥驅之有道士黃冠者曰若持吾符歸而懸
 之蚊即息踰於藥鄉人喜而聽之蚊如故也
 謂道士謬已也往而執之道士與俱而察焉
 曰否否吾之符懸在帷帳即驗子懸諸壁若
 之何止今備不修而聽於神吾恐虞不祀矣
 性習 虎豹之生文章未成而有食牛之
 氣鴻鵠之生毛羽未傳而有翔霄之志性也
 猶猴之舞應節鸚鵡之語若人齊女工於刺
 繡襄女工於織錦習也 甘穢 昔蜚廉氏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六
 有二馬一者朱躡白義龍鬣鳳臆驟馳如無
 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脰昂尾駝頭
 貉膝踉蹌善蹶奔而散諸野終年肥適是以
 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
 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 妄藥 夫無
 病之人少有不和當靜攝自愈不可妄投以
 藥石稍寒而投以熱則火熾熱而投以寒
 則水洩水火相搏則元氣日起遂成沉疾而
 難於救藥治國家亦猶是也弊不極不可以
 輕變 反神 老子曰聰明即用必反之神

見聞雜紀 卷七

謂之大道故人之死也藏骸於野委其形于
 外也其祭也祀之于室存其神于中也知死
 可以知生矣 易濁 老子曰盆水若清之
 經日乃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
 一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故曰
 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駭勿驚萬物將自
 澄 大匠 楚王為臺材已具矣召群匠之
 良者而計之群匠咸環待於陛礪斷鋸持尺
 繩視其材而將斧也一匠獨無所持竊俯仰
 周視默然若有所思恍然似有所度眾皆目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七
 而笑之楚王曰此大匠也卒用之而臺成混
 沌子曰古之大臣不動聲色而奠我王家者
 其此之流與 以上俱述贅劄廬州太守所
 著原不書姓名

見聞雜紀卷之七

六七七

續見聞雜紀卷之八

李樂彥和述著 吳興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里中陳桂月先生觀司教亳州與寅友某別數年某轉嘉禾學諭桂月先生子文奎年十餘歲家貧不能延師往某衙讀書其內人有二子視陳子猶子朝為櫛髮夕為整衾凡食飲衣鞋悉與二子無異焉僚友誼敦可為古今絕倡而桂月先生遣少子遠遊非脫灑曠達何以有此

見聞雜紀 卷八

三十八

二 夏六月按院臨湖余訪茅鹿門翁翁舍其寓舟居也問故曰被歸安將房屋固封以待他郡邑官至余問縣有帖子來不曰無帖畧無忿愠不平之氣時范司成同往余曰兄若以身處之不知怒到恁田地司成曰余信不如也又一日董宗伯宴茅翁及余座客某眾中呼茅翁譏其好利而不自揣度則好利之尤者也翁付之一笑不答故余常服茅翁器度迥不可及其享上壽宜也

三

予為童子入鄉塾蒙師訓其弟子往往多讀小學孝經迨予四十以後讀者鮮矣至晚歲又見有袁黃四書黃進士嘉善人官兵部主事全不用朱夫子註又見塗抹四書凡圈外註全塗抹其正註學庸十塗一二論孟十塗四五嗟乎若當

二祖朝此等人服上刑奚疑所以然者末世人不善教子急于進取故妄為簡省而不顧竟不知其有一字不容增損者在也

見聞雜紀 卷八

三十九

四

余戊辰舉進士謁古和雷先生先生時為少傅工書矣訓予輩曰吾壬辰中進士時每同年四三人共一寓所一室置二床相對而寢出入騎馬間騎騾今若輩一人一寓所必獨力催騎與廝仕不異吾甚駭之不知有何俸祿侈用到此

五

里中唐少華虞魚官中翰家亦中產亦不至甚乏童僕一日余過訪之留酌呼其子國柱

可去請鄭阿叔來靜沂公也柱應之無難色俄而靜沂至予竊羨其為賢子弟云

六

吾鄉邇遠人家子孫貴顯其祖父未有不始於篤朴儉約者董潯陽先生之祖不識湖州府偶及見問這大墻門是何人家父封翰林編修字良儀平生款客未嘗設饅頭一日施西亭憲副訪之亦止設捲蒸座客笑曰董良儀饅頭一生喫他不成矣他如沈果齋翁鑑夏雲泉公儒及予先贈君不相約而從儉如見聞雜紀卷八 甲

七

有品節限制然蓋儉則殺生少用度節為天道所默祐故子孫並發云

八

分宜柄國子世蕃熾惡延吾潯上紀明齋濂訓其子館賓二三載而紀亦未嘗不通賓客却以禮義自閑嚴氏敗分毫無累無議可謂士之善守其身者乎

予侄妻黨某生好親近父母官所至父母官必愛之試必首案高等自以為勝算也予語

之曰秀才只不可得罪於提調爾若親愛相厚非宜彼不以為然無何蔑視法紀自投憲網併秀才亦不可保且有費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獲陷穽而莫之知辟其生之謂乎

九

郡邑正官分巡分守皆得據所見施行移風易俗賴之若曰地方積習如此不必更張便是無志向的人杭州三天竺及西湖諸寺院春二三月任婦女燒香遨遊寄宿僧舍莫之禁戢萬曆癸卯春按察僉憲何公湛之已丑進士南京留守籍特加嚴禁婦女行及聞風而止孰謂世道非賢人君子所可挽回者

見聞雜紀卷八

甲一

十

京官主考各省先朝行之今日復之未見不可若止為士子作弊而設此差則莫若倣江西巡按邵君陞內外簾皆用硃卷足矣且京差所費不貲揭榜之後多招物議累害門生不如仍舊巡按專掌之為便也 有一山人曾讀書者余方在禮垣時謂余曰會場事

余有一妙策公可上一疏問何如曰大主考
兩公不必言其同考諸公請如吏部陞官事
例每位各擬陪一員以憑

聖裁庶可以防奸止囂余曰汝山人說得我若
說了便做箇癡給事中貽笑士大夫矣

十一

上饒楊止庵時喬久矣在告一旦赴南太僕
丞任道經吾里綸巾布袍步訪李子於東阜
之上李子隨後訪之處一客航中有同行二
三人非儒生蓋商流也時餽余止茶二包敦

見聞雜紀

卷八

甲二

三

朴簡淡之風市人初不知其貴顯也賢矣哉

十二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
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
學為近臣不可以閤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蟻
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
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讐必韓者天辨

十三

不佞令淦臨江府學歲貢生坊牌銀五十兩
出辦于途不佞當拆封時如數兌下固封一

口下府置之篋中方抵寓貢生來謁出而予
之人有言此舉省貢生浮費可四五金為民
父母皆能推廣此心民豈有不被其澤者

十四

二十餘年來士子作文變恠不必言矣凡公
府告示余一日偶出城得見之詞古意深倉
卒不能句解若令細民仰讀何以洞見官長
心胸余不知其何意

十五

萬曆二十年間江右王給事如墜朱光祿丞
見聞雜紀 卷八 甲三

維京二公以諫

上立儲為民歸相會於浙之西湖余先具飯款
之用豕肉石首二味二公堅辭豕肉止用魚
下飯其憐余之貧不應至此景象亦清奇矣

十六

友人施太學彙常言地方凡聚眾至百十人
以上不論事之鉅細皆不當隨眾混入其言
極為有見萬曆三十年冬北直長垣縣地方
作義勇武安王會人眾不知其數想乘騎雜

尙至傷人百口以外可鑿我事聞邑令時以
公出僅議罰俸而官無恙三十一年吾浙金
華地方作神戲閉門拒客俄而火發死者凡
八十二人六人踰牆獲免

十七

分宜嚴氏之藉沒也吾鄉錢公貢鍾公繼元
皆以撫按之委與監督焉入其邑鄉黨親友
咸曰

朝廷處之太過若不以為罪當者何也分宜止
流毒縉紳而害不加於近地也如掌家永年
見聞雜紀 卷八 四四

素見親幸然見士大夫雖卑職亦必叩首不
敢長揖何等有禮不知相君家僕皆然乎否
間有不賢者放利而行播害必自近始鄉黨
親友十有四五切齒之而難作之時欲求人
之不幸其災不樂其禍焉可得也

十八

吳江令張公明道嘉靖十年前人物愛民若
子守官如水時有督糧僉憲臨邑頗多需索
公吐詞太峻促渠去僉憲罵公公亦不讓至
欲辭官去上官堅留之鄉宦某完錢糧每遲

公在席間縛其掌家者至具完始得釋中貴
私人擇邑中諸富家誣以他事欲恣厚索上
官俱不能制公痛責數人囚之戒以後次復
采必答至死其人哀懇縱之去果不復來迄
今七十餘年人譚及者無不思慕痛快立有
專祠祀之

十九

徐鳳竹先生我常熟人巡撫江西余為淦令
每入見必問民疾苦而於徵收事尤惓惓焉
先生令門子持一小手摺余有陳說即時手
見聞雜紀 卷八 四五

書余還邑不多日而先生文移已行各郡邑
矣初見命坐整椅余不諳整先生座在下先
生曰我座在上命茶余只作揖而飲不行跪
他日同諸同官飲茶俱先行跪先生皆不余
較也其開誠廓度如此

二十

余為舉人時見烏程令蔣公問地方有賊否
余荅曰甚多現有慣賊某在縣獄蔣問何以
不餓死予為具述所以得供送狀別去不四
五日蔣命獄禁絕其食而死焉迨予為給事

及歸田相見邑大夫則問民間事者絕少矣夫不佞不改其素亦未嘗以私惡陷人地方賊人惡人或相對面講或移書相告邑大夫又若見信予者絕未有見之施行而衙門裏胥則其言反易入而深信何也時移物換當官者另自一機局使然也

二十一

六科初選命下後科中即有儀註一帛送來內開拜部院大臣在宅則拜不在宅投帖即上馬不得守候良久予性拙恪守之一日訪

見聞雜紀

卷八

四十六

太宰則見諸同寅列坐而候又一日途遇一尚書路直無可迴避只下眼單勒馬聞尚書不悅他人處此必造門謝過余不然此余所以食憲而出也况科場一疏甚忤大老雖欲不食不可得已

二十二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夫知幾心自閒這工夫不易造詣安分二字人或可勉強學得人誠不安其分其間便有萬千受累里中市人自看得能事不肯讓人一日恃強罵了

巡司官巡司官只得忍他去不久又罵一典史被典史打一場畢竟喪其身命此非不安分之顯禍歟

二十三

孟嘗君薛公食客常三千餘人狗盜鷄鳴二人其效勞報德頗是難得更難得一箇馮驩每事獻忠逆耳不諛順薛公薛公若無驩時結果也不見好可惜今日士宦家也稱有門客來不過逢主人之意成主人之惡而已學得馮驩十分之一也少

見聞雜紀

卷八

四十七

二十四

杜靜菴先生偉當每月朔望日必以潔淨帟書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八字正衣冠面北行四拜禮仍侍坐移時方做工課弟子問故先生曰可以為收放心一助

二十五

延平大忠祠為文文山先生建也其碑文內云先生當宋末造不絕聲妓之奉說者以為先生憂國念切知己者慮一時忿激而沒故

設此以解之非也先生家有聲妓乃在國家無事之秋迨至國步多艱先生以一身肩承一腔憂國之心身家且不計舊時聲樂悉屏去不御事具本傳何必曲為之說

二十六

歸安陸貞居隅令江右大庾庾人府吏有寵於太府其父曾充隸前令竟延作鄉飲介賓公至召隸且命穿鄉飲巾服來至剝其中服入庫笞二十遣之此時太守尚在郡也自是郡邑鄉飲嚴肅不敢濫赴公後改令高淳以

見聞雜紀

卷八

四一八

高淳食無魚挂冠歸

二十七

元世祖也算得不仁不智的人君矣我文山先生這條性命儘可饒得况先生即不見殺亦必自尋死路決不肯偷生在世豈非兩得其道所謂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乃竟殺之是不仁不智也

二十八

士大夫當斷不斷最是誤事之大者余在告同年史君朝鉉來守湖當酷暑病瘡可憾諸

同寅拘故事開宴款之而史不固辭余訪之睹其顏色病甚且曰小弟明日上省余危言止之不聽省回不旬日而故矣僉閩時同年蔣君知建寧能舉其職第尊人止生渠一子家人來報病欲辭官去諸當道不允商之余余曰當道止有為地方留賢未有促兄行者須兄自斷爾卒弗斷事亟遄歸尊人故弗及視含殮也初在淦同年李君理刑吉安亦苦病猶承上司委出查盤遇之於道力勸勿行不聽不一月而故夫三君之所遭不能逃命

見聞雜紀

卷八

四一九

雖斷亦故不斷亦故然君子見幾明決即死也討此從容處置而忠言不見信柰之何

二十九

張江陵初政不無操切之意然却有一段可觀南科給事余懋學極論其操切之害為民去耿楚侗先生時在閩對余輩曰何嘗是操切自我看來還是操而不切肯哉言也 張江陵丈量田地之議不可說他不是他意思儘是向好只有司奉行的大約不善區處所以害了許多百姓他只說清查淨糧假如吾

桐一縣原額應辦糧幾萬幾千某都某固糧不虧額不必量今一槩丈來丈去徒費精神而豪奸巨室大肆欺隱代書算做了一場大賣買何可盡歸咎江陵得

三十

項少叅篤壽嘉興人官南考功柄京考人稱不私又官北職方能守法不阿第不詭合於江陵僅轉東廣少叅出公家事頗鉅少與子師沈梧山先生幾先同筆硯先生寒素士也公有女嫁先生子為媳竟忘其貧起邁時俗之見

見聞雜記

卷八

五十一

二百九十四

迴不可及

三十一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室何以故子孫云冷屍入後人不利也然則子孫為利而逐其祖父祖父為不利而不得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邑錢正郎槐江卒京邸其子夢得夢傳迎柩入屋兩家自槐江故後寢昌寢隆絕無一毫不利豈不足訂千古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從禮便是家道與隆之象

三十二

沈亞卿少吳嘉靖六七年間為諸生當時提調官與諸生體統尚懸絕後官亞卿回聞提調官上任諸生有通賀儀者不勝驚駭予曰何止於此諸生具花幣賀太府余嘗目擊之矣至萬曆二十年後提調官呼諸生相契厚者之號諸生安然受之而忘其為非此惟桐邑為然恐他邑或不如是

三十三

余館潯中及見錢姓號石崖者家可二三千

見聞雜記

卷八

五十二

二百九十七

金爾顧畫船歌童演戲出入聲聞邑侯至簽極繁解戶不三十年子孫產業蕩盡至賃房棲故居水濱足為侈靡不安分之鑒

三十四

司空劉清惠公麟僦居長興富室黃氏欲聘其孫女為媳公不許公之子竟許焉女既歸黃黃氏舅姑以其為司空孫也百凡順所欲崇奉太過司空故而漸衰媳已不堪矣厥舅督其子讀書太亟聞言媳於閨闈之外媳亦不遜未知的否若謂舅有新臺意斷無之

也自是劉與黃構訟黃遂以通姦家人事誣
媿狀屬歸安李令公令托友人周君密訪周
受黃賄以有姦報令信之訊問按劉氏指
劉氏不勝忿忿奔赴巡道訴不納乃出袖中
刃自觸其咽喉而死劉小姐死節世遂傳名
舅竟謫戍事在乙丑之明年范司成未第時
好遊曾過長興訪黃之侄不甚加意乃黃氏
則隆禮事焉心感之乙丑值高第其冬奉差
還黃不無殷勤之禮黃方繫獄求司成一言
保外度歲得從所請若其初事在李則司成

見聞雜紀

卷八

五十二

縣人

三十五

余嘗自恨氣質粗劣語及時事輒多忿激不
平一日謁文貞徐公階公曰吾松往時巡按
臨府則四府節推偕至本府太府作主款之

而僚友陪席其四節推亦未嘗答席也乃今
太府而下各伸款四節推又各伸答凡為盛
筵者十以一倍十所費不貲每送下程用燕
窩菜二斤一盤郡中此菜甚少至賂節推門
子市出而成禮焉語間擊卓盛怒恨欲復其
故不能也文貞公道學溫粹論事猶然則予
之憤激不平不足為恠矣 吾浙方公廉新
昌人知松江鄉士大夫招飲公曰公等只用
水菓酒殺不過五六盤方敢赴多則不赴一
時士夫相信俗為丕變蓋公素有以信於人
致然也

見聞雜紀

卷八

五十三

三十六

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
買鹿三四頭日縛一枚以尖鐵管挿入其肉
間少刻血凝滿管乃止鹿日受此苦血盡而
死趙果膚革充盈健飲啖晚得病遍體生異
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
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三十七

余聞之長老有云嘉靖初年分巡官臨桐邑

邑令為蔣某由甲科分巡在司而皂林河下
又有一上司經過蔣迎之分巡開門令不候
已而大怒命皂加責令曰知縣處兩難之地
非敢慢老大人倔彊而罷時府節推南君在
邑亦出皂林相迎分巡怒曰知縣掌印官不
得不出汝何故也出命皂責竟篋五板南不
久擢南道御史去分巡因此告回嗟乎嘉靖
初年去今未遠也分巡得以朴縣令節推而
下官不敢違逆其時綱紀士風振肅槩可見
矣今日下官即有罪求上官震怒者亦不可

見聞雜紀 卷八

五十四

得况行責或曰鄒彥吉鮑光無知黃州府
曾欲篋黃岡令以諸府佐下禮求解而罷然
則鄒當乎曰不知鄒發怒時中節與否未敢
以為當也 楊公承芳繼宗知嘉興屢臨各
邑邑令舛錯朴責以為常此亦長老傳聞之
言然此天順間事也

三十八

吾里侍御錢君夢得自京還由嘉興太守王
公貽德廣過訪止用下程儀一兩此外毫無
游加之禮使一涉世情人處之恐非一二十

金不可王公蓋近日郡守之特立者 亞卿
少吳沈公應龍被論回籍寓居湖城烏程令
張公冕福建人止用下程一副及菓盒酒相
拜絕無花幣盛儀後亦不聞其開宴盛款此
嘉靖乙卯間事

三十九

楚侗耿公撫閩出巡與泉二府余同二司諸
丈送之門外止用行李二捲雖非奇節亦見
簡約之風

四十

見聞雜紀 卷八

五十五

里中陳靜學先生序中永樂庚子科鄉試不
佞及見試錄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巡
按御史次之布政司又次之蓋時尚執法故
臬司尊重如此取士一百餘名每一行書二
名其儉朴貴楮細書成文之風可想也

四十一

里中張公正以貢為蘄水令沐公觀以明經
止官廣文張囊橐頗充田宅富陳終身清
約顏然一小樓而已垂四十年張之子絕嗣
且無卓錫土而陳氏書香不絕隱隱家業漸

起天道福善禍淫誠然哉

四十二

士大夫名節雖貪污無耻苟不至斃人杖下也壞得有數惟是足恭曲謹降志辱身阿附顯達以求好官如宋趙師畢林間犬吠之徒敗壞不知到恁田地

四十三

寒山拾得即普賢文殊菩薩其詩句時有忿世罵人者想亦只是要人學好心腸不是修行工夫未到猶露圭角

見聞雜紀

卷八

丑六

四十四

天下土音皆真唯蘇松不真何也少年各尚纖巧而自立其說也天下哭死皆真唯嘉湖二三百里失真何也牽扯生人事多而哀痛絕少也可恠可笑

四十五

古今甘貧之士儘多狀元及第如羅一峯先生倫至瓶粟常空對客坐談心能不動其天質學力恐不在顏子之下薦三大臣劾三大臣氣魄亦自浩然先生生長江右貧瘠之地

地位既高而鄉黨親友亦少以財貨盡惑之者故益以成其高若吾東南地方則風氣元帶此富貴態來况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甚少所以全靠自家站立得定方成賢士大夫

四十六

鄉飲酒禮說 唐虞夏商之世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夫老一也而國老庶老異其名養老一也而上庠下庠殊其所其文備其義深矣我

見聞雜紀

卷八

丑七

朝稽古定制郡邑歲舉鄉飲者再義兼夫尚齒尚德而僕賓介主之位列焉不知何年何人作始郡邑僕位大都以丞慶之席各欹斜不正不佞筮新淦凡六主鄉飲則嘗六仍其陋然而心竊疑媿弗自安也頃從司馬敬庵許公乎遠商之公曰

高皇帝神聖主也何事不講求精密顧令鄉飲大禮紊亂無章至此耶斷斷乎其不然也遠慨習而不察著有鄉飲會通一編當奉尊覽編未及懇適閱中丞張虎東氏鹵所校刊

皇明制書

即大明會典

弘綱細目無所不備而鄉飲

酒禮之文具矣首律儀次酒義若日月之有

定位四時之有定序昭然秩然不容以私意

僭差也監於成憲中丞以之立言破俗司馬

有焉均於世教有補余因銀梓呈之郡邑大

夫尚異一洗陋習以佐 昭代文明之盛治

乎此雖不佞之上願而不佞亦何敢必也

萬曆壬寅冬十月呈湖州太守及桐鄉縣令

皆改正

四十七

見聞雜紀

卷八

五二八

內外官考滿照例得蒙

聖恩封贈臣子之至榮也贈者行焚黃禮考

會典並無本縣正官至鄉官墳上朝服主典焚

黃儀注近年唯嘉興郡縣有之不知何據想

初時曾有鉅卿家行此郡邑承奉偶一為之

今遂習以為當然耶 嘉興郡伯趙公瀛丙

午試儒士已而又試童生余皆在試中鄉大

夫士未聞有開揭子弟姓名求進者况受他

人囑以求利乎鄭端簡公極口贊嘆趙公

詳見年譜

四十八

嘉靖壬戌會試余同年祁君鯨北上途遇同

年二陳公俱西明人謂祁曰春中主考定是吾鄉

元峰袁先生論語題定是事君能致其身年

兄須先著意務要做得好吾鄉錢鍾二公同

舟同作同中榜二陳亦同榜祁竟下第隆慶

戊辰二月初余訪章文穆峰禮會稽人問題章曰

論語題難料中庸坐定舜其大知也與快去

做余竟受其益章同榜中式三公者開心見

誠不少隱諱登科一念視人猶已其賢於人

遠矣

見聞雜紀

卷八

五二九

四十九

吾邑沈憲副 悉先為濟南太守以賢能最稱

延吾里中張秀才 王化訓其子自德州登陸

入省德濟南屬州也其他縣不知凡幾張身

所經歷州邑聞太守所延師俱請見有餽張

謹守禮法一切謝絕不相見不通姓名其志

操可云不凡矣予喜而書之

五十

余嘗寓 京師崇國寺元旦見兩廊僧來謁

住持長老下拜住持端坐而受不答禮余訝之僧曰舊規如此國子祭酒司業奉

高皇帝監規堂官作揖亦坐受不知何人改而答揖馬孟河先生一龍為司業始復之余受業親覲也馬先生而前馬先生而後難言矣

五十一

余為童子時見同邑鈕姓子隨母改適沈姓長為諸生繼父以訟事謁郡伯趙公瀛生隨其後口口稱父親趙公曰某汝讐人也何以

見聞雜紀

卷八

六十

稱父為此論在六十年前有之今日非惟百姓不知而官府亦不復道矣

五十二

余初仕為淦令家兄輩以余不理會民事欲請一老主文同行余曰主文在衙馬保其不生事吾心先為所牽聖道官何以做得暢莫若六如秀才起試不知主司論題出後只仰屋猜作浪傲終無大害不意三年在官無大罪矣叨肩行取以出運近日友人作今雁主文行者十有四五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甚至許訟成大獄可惜不知慎始之道

五十三

人一有急性便會輕喜輕怒輕喜之害小而

稍緩輕怒之害大而且速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著這一字不得唯用兵不然

五十四

儉德之共美德也世人只患不知儉不能儉今人一儉人便誚讓輕鄙不知何心吾湖素以儉名自有諸大宦家一變而侈靡無筭中人家做之甚至立破歷歷可數余當嘉靖庚戌入泮親友作賀有遵古例用白金五分者今邈乎不可追矣惜哉

五十五

庖鱉繪鯉雖古人所不廢予守廣信建昌太守王介石來謁飯之席出鱉王君咲談曰此物不當食余問何也曰知府在良鄉庖人曾剖鱉腹中有一戴紗帽官兩皂傍侍知府目睹不但畧似人形而已蓋鱉交都於水面窺見船中官皂遂感而肖其形如此由此推之鱉之為物大約不食為宜夫鱉且然至於宰牛之慘非他物可方况食之屢屢中毒河魚亦然可不戒乎

五十六

余在閩中時大座師石麓李先生罷相家居且有太老先生之喪同年宦閩者凡五六十許余復之曰讀來教嚇倒窮酸弟不能與歐君不悅責余首其議余為大削之各分五六金畢事余同麓先生本房座師也時為祭酒一日以書候之用閩絲二疋延平推官姚子余先生同鄉也知之白余曰據推官愚見老大人此書不如空致為妙二絲殊令發嗔怒爾余不從大約今之仕宦在地方則以地方

一見閩雜紀

卷八

六十二

之財致情所親所尊余為分別公私公則用地方之財私則損俸薪之積雖違眾不顧也五十七

隆慶戊辰三月蒙

上賜恩榮宴於禮部每席粘諸進士姓名於上余初入而識之及拜諸大臣禮畢走席則諸席所陳品物一空矣蓋棍徒皆用义口搶去莫之禁而虛靡

朝廷盛典此必有任其咎者可慨也當入災異誌

五十八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氣象悠長若無仁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貧也亦忽焉不佞蓋屢有驗之矣友人內子赴京奴僕衆盛有力者催騾催驢得其所矣一奴司烹飪非漫遊者乏力竟步走三千餘里隨行主人不之顧是豈有人心者所為乎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五十九

近地一二百里間主人有喪親友弔之七終

一見閩雜紀

卷八

六十三

則主人必登門拜謝予却疑之所謝必盡富貴家若貧賤者足跡恐未必遍及也况此謝於禮無考無據宋人未見有行之者予以此意反覆對許敬庵司馬言之敬庵止謝郡邑治我者及平生師事者他友苦不肯信然謝郡邑止當拜於大門外投帖即去近日必欲衣麻入內與有司覲面為親又不可曉

六十

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差之些微不得吾湖仕宦拜郡伯入延賓館坐候郡伯

驕至二門外下則仕宦出二門外迎之同入是以賓迎主非主人迎賓之意余固守不出二門恐於禮為正此余之所以因老廢禮而不入郡邑也

六十一

福建省城林公春澤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知府子應亮官至侍郎侍郎子如楚乙丑進士官未艾余僉閩憲林公已一百二歲建有人瑞坊牌生平嘗食松梅丸老不絕色慾九十前生女身嫁之又見產甥卒之年一百五歲

見聞雜紀

卷八

六十四

天下固自有不衰老者吾鄉饒裕之家晚年舉子其兄弟族人便指曰抱異姓者將以利其有乎然却有一等人實抱他人之子不顧紊亂宗枝甚是無識見不諳事理

六十二

新淦黃仁山太守予作令時年八十餘矣府回便道訪之留酌供茶供饌皆子弟在學者儒巾藍袍服役未嘗以為耻此吾浙士大夫家所未易有也

六十三

宋學士陶穀曾于太祖前誣詆人行致不得其死厥後穀雖令終而傳記有言其屍棺為人所殘毀者豈天道報應錙銖固不爽耶

六十四

少年挾妓宿娼固非美事然娼妓業已墮落吾特不能介守為其所搖惑爾若良婦人女子一片真心原無瑕玷而用意用計用財以挑迷之此陰隲最大造物之所不宥灾殃之所必降者後生可以知戒矣

六十五

鄭端簡公曉嘉靖癸未甲科至辛丑九十九年矣以吏部副郎作會試同考仕不躁急可見

見聞雜紀

卷八

六十五

世宗朝尚有古意今人若有端簡大學問十九年尚為副郎定然怨天尤人悶悶成疾何以後面有大結果 萬曆間陳禹陽為掌科兩進會試作同考只此便見不退避處後面受了虧所以古人重辭讓

六十六

吾鎮二府何公挺必欲符民間義米貯常平

倉作為官米以邀功干名已足是差了然猶為
義米也乃代之者夏公尚忠惡其瑣屑申分
守道將米價三百餘兩分貯烏程桐鄉庫備
荒義米竟改為庫銀不知卒然歲凶分銀分
米孰便孰不便孰賤孰貴天下大可嘆之事
今亦不知其銀存否下有此申詳上有此批
允世道蒼生將焉攸賴

六十七

里中馬姓者幼兒四五歲兩手用銀錫飾之
其族人貧無賴者哄之荒野間殺而奪焉賊

見開雜紀

卷八

六十一

不及到官自盡君子曰是亦為父母者與有
罪焉

六十八

不佞在淦三年以地方事用地方財不知凡
幾何自初任以至考滿自己身上事止庚午
秋七月布政司差吏請入無賞吏銀五錢考
滿一紋弗費也由省回縣亦不見士大夫下
顧稱賀逮不佞歸田諸令君考滿差人赴京
皆云費五百金得之烏程袁公面語亦然若
繁文縟繆教官諸生上舍俱迎至北新關塘

棲則唯吾桐邑變性可恨

七十

倪子良問心之精神是為聖苦於提掇不起
柰何先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思之思之

見開雜紀

卷八

六十七

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
力也精誠之極也精屬水神屬火古謂精無
人神無我無人者自析之道專無我者所用
之化逐精一有人則易流流則散神一有我
則累私私則滯精散乃亂於思神滯乃溺於
志其要皆失其心之官也通於先生之旨則
養生生生之道備矣

七十一

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此便是異端而無
所用心者不與焉孟子願學孔子虛明中正

天道本然之實乃是正學楊氏以為我求心
墨氏以兼愛求心許行以齊物求心子莫以
執中求心告子以強制求心淳于以言語求
心孫張以功利求心白圭以省用求心這便
各有所著孟子辭而闢之以明心體之大一
自小即非正學近世只知斥佛老不知異端
不在佛老亦不在世俗凡人乃在學道而有
著者或以節操或以文藝或以簡退或以任
事或以講論或以和同或以子異其氣魄足
以移俗其聲望足以流風其興味足以集事

見聞雜紀

卷八

李八

為正道漸增赤幟而人莫之知要其歸昭的
於小物而不能充其量墜湮於意見而不能
存其主標獵於膚毛而不能入其精所以竟
舜之道孝弟而已無別等伎倆孔子之道忠
恕而已無外面工夫原是平等法門易知易
作駭之以難聞之談故天下無真知矯之以
峻烈之事故天下無實行竟舜孔孟知有吾
父母生吾身從而親之兄弟吾父母所生從
而愛之吾之有是生夫婦以為配君臣以成
治朋友以輔德從而義之別之信之推而百

姓夷狄禽獸草木凡肖形宇宙皆吾一氣從
而仁之愛之根苗既植暢茂油然盡此道於
心之謂忠推此道於心之謂恕若學術不正
便泥於所著只要行自家心願便令此處顛
倒錯亂所厚者薄

七十二

里中一友人邀酌此友兄弟三四人余入門
即語之曰今兄輩不妨同坐主人先實不選
其兄含糊應曰家兄不在俄而其兄自外至
曰舍弟不請我我聞老先生在故來陪主人

見聞雜紀

卷八

李九

大不快此同胞也又一同宗兄弟余館潯中
時辱其兄相邀有弟不之請弟剛而滑者揚
揚揮扇自外來語意亦類前而狂主人大不
快陪酒不及平生之半竟沉酣不省人事家
人扶進嗟乎為惜半卓酒饌出醜至此凡今
之人可以飲食細故而不慎哉

七十三

諸進士觀政九卿衙門
祖宗固有深意蓋欲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試以
事觀其人之端邪能否或文學政事風節慈

愷所宜何任以時上之天官天官准以為銓注也今之觀政者東西兩房分坐終日嬉笑劇談何嘗試以事來三月二十日間分撥各衙門至六月二十日取選去并進士面孔不識認的尚多何可以言知人此先朝今日得人不得人所以懸殊也

七十四

余讀書古山震谷楊道人畜一犬咬人道人縛之齋房卓間日夕諄諄教之曰汝咬人我必受害今後再如此我當賣汝屠狗家受刀

見聞雜紀

卷八

七十一

七十五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古今第一等奇崛人宜乎嫉惡太甚然却不念舊惡何等寬恕今人但怨人且不問自己招致如何只管怨去不解直到死而後已只當痴迷一般可惜可惜

七十六

嘉興太守郭公應奎一日上司副憲駐驛郭

入見副憲公偶閱文書出席相見覺遲郭呼門子下曰上覆知府無久站之禮竟出憲副公對少府以下力自白非作意復相見兩公皆前輩人風味也

七十七

天下大壞極敝不為南夷北虜也不為運道不通也不為水旱頻仍客問何等入壞之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之所不為者舉世樂為之又况姑息之仁穿鑿之智錯雜並用將

見聞雜紀

卷八

七十一

七十八

祖宗紀綱法度一切倒闢如何教天下不壞得

林退齋先生

雲同閩人

嘉靖丙戌進士官至

七十九

尚書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此三字即五祖忍辱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七十九

彭越既就誅敢有收瘞者族高帝之禁令非不嚴矣樂布非不知之也而使齊還乃奏事

越頭下哭而祭之埋之此曠古以來忠臣烈士假令宋室道學諸公值此不知作何區處

八十

巡撫之設洪武前無有也

太祖不欲以重臣合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踈迭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統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叅廟議而握壽之柄則

見聞雜紀

卷八

七十二

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以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殺之然表裡異同病癢或不相關其司鋒鏑者每掣肘不能自盡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皆不為無意

八十一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瑤入郡太守鄭公以下送至大門外公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

揖其儀畧如師弟子然此嘉靖庚戌年事固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能容一日施璉川公在座里中有無知者呼公名詈及二門將至廳事罵尚不絕口也公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可語若罵四品以上官有罪後勿如此璉川嘆服

八十二

嘉靖甲辰余從沈冶村先生於密印寺弟子凡二十餘人朔望必群集面試次日分等第粘之中堂諸生雖年長在學者必呼名晨揖

見聞雜紀

卷八

七十三

先生先生止回半揖先生有母舅朱姓者未為知禮却於甥舅分甚嚴一日來看先生先生面北恭拜朱西面傍立稍舉手不答揖也今也或是之無矣

八十三

沈巽洲先生壘子婿錢繼脩完官南吏部先生為友人唐子貽之書稱繼脩止曰吾子不似俗套賢坦某某云

見聞雜紀卷之八

見聞雜紀卷之九

八十四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乙卯同年錢君錫赴會試道病卒於閘河之
蓮兒窩其兄鎮庚子舉人同行遭弟喪殯成
禮訪窩中大姓有戈者求借一室停棺戈不
但諾之無難色也開正門延棺入家人俱為
衣麻及次年而返古道厚德戈殆罕其倫匹
焉

八十五

見聞雜紀

卷九

七十四

鄱陽劉姓者初未嘗貴顯也其祖業醫術里
人某病用藥調愈之其人貧甚某又濟之金
若干弗索償病愈者有山地若干已而欲售
夜夢神語之曰此劉家墓地非他人得奪也
某又用高價售之葬其父母生子即仕為柳
州太守嘉靖戊戌會魁洵予郡二守治都御
史應麒皆公之後人也劉遂為鄱陽著姓科
第代不乏人

八十六

苦節之士雖賢人君子也學他不得南昌本

守丁公應璧壬戌進士
山東壽光人予而令江右目見之
治會省首郡剽繁綽有條理堂上堂下瑩然
冰清人猶勉強到得唯公澹薄自持衙內經
月進豕肉不過二三度宰生絕不為也此豈
人之所易及哉當以豪傑定其品格

八十七

晉人落魄不拘如劉伶酣飲荷插隨後曰死
便埋我此於死生甚看得透乃王子猷雪夜
訪戴及門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則止此雖
帶得些脫灑氣味然亦有何高處至千載而

見聞雜紀

卷九

七十五

下人猶喜譚士君子喜談此等事便是好奇
作恠之漸非世道之幸也

八十八

沈鏡宇亞卿節甫言嘉靖初年以前巡鹽侍
御按浙鄉士大夫止送侍生帖不用治生此
蓋傳聞之言也雖未當理亦見前輩稱謂不
苟晚近世恤刑監允相與亦有稱治生呼老
公祖者謬矣

八十九

古人重身教所以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今日試院先生出示必言舉子文字如用佛經老莊語者不取據余目見中式文甚少然何嘗無佛語老莊家言至序文必言平正通達務黜奇詭然奇詭至不能解讀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體大壞皆所好所令自相違悖致之也後生小子看這樣子焉得心術不壞

九十

許敬庵亞卿手遠督學關中入境登華山有三清殿及陳搏眠像處皆於主峯有妨碍

見聞雜紀

卷九

七十六

即日命縣官毀之其果斷剛決與胡穎經畧廣東相似余問希夷似可免荅曰希夷祠本山別有故亦在毀中

九十一

民間風俗淳澆這機括下邊全看着上邊舉動吾烏程有里人父死已葬年餘乃誣告親叔打死其父令不察准詞竟挖屍檢之毫無傷痕也這等人子雖未必當擬極刑然亦輕恕不得今當場父有剥屍之慘子不蒙荅責之辱豈懲惡勸孝之道可為湖下一大災異

事

九十二

余性拙闇不能悟佛理讀佛典見釋子亦不喜今世士大夫相聚大都講此堪輿話又說此星命學此是有益之事獨是譚禪若以為必悟禪而後人品始高者余以為總不如講孔孟之道於身心性情尤平易親切

九十三

董懋德與余相處日久其人所不能及處儘多不親僮僕不罵詈僮僕不鞭撻僮僕不諛

見聞雜紀

卷九

七十七

客不慢客大者事繼母最孝於尊公行事必極力救正力不可為付之慨嘆而已可惜家奴少馴謹一二事得罪士大夫爾

九十四

荒鎮徽天之倖借重祖臺下車以來恩威並著盜賊知輯蒼生已安枕矣若蒙謝署長興台駕久駐何福如之願望願望敝鄉春蚕一事事之最大者柰何十年以來民間好利心癡本無桑葉多收小蚕意圖葉賤可獲大利一旦高價則委而棄之河水凡一筐該蚕百

千命十筐蓋不知幾萬命十筐以上不知幾萬萬命蚤無辜也殺之不祥其傷天地之和召災致疹有自來矣今穀雨前後正收蚕時也萬懇祖臺出示豫禁有仍前不量力計桑臨岐將蚕投水者許諸人首告重治庶地方相警而太和之氣可回矣其他種種欲言統俟面竭 右啟尚少府公祖

九十五

吳昂海鹽人弘治間進士任福建方伯能冰玉其守時適有反獄之變方面被害者多賊

七周雜紀

卷元

七二八

獨廉公不加害歸田值邑令某貪甚一日訪令邑前坊牌有牧愛二字出門公呼令曰老父母坊牌上何以書收受二字謹而箴也令為色慚嗟乎今之不受受者鮮矣然欲如吳公之面箴於時非宜於言巽或不可乎

九十六

唐先生常言天下事貴在處分不在激烈吾鄉嚴尚書震直道逢 建文君只吞金自盡便了却君臣大分何嘗貽累父母妻子宗族來此所謂善處法也里中唐進士世濟令福

建寧化採礦內臣高彩入其邑先遣人遠迎復厚禮款遇內臣上下俱悅投刺平交身不屈而道自尊賢於他邑前亢後卑多矣况寧化因此獨得免稅所省民膏不貲又有足紀者乎

九十七

唐先生將終之前一二年治具於木鐘堂邀門人仕宦者數人為一席聞教樂與焉時有某宅差家人見先生下跪叩頭先生深揖答之已而又命自己人仍跪叩頭謝之其敬主

見聞雜紀

卷元

七二九

及使如此 先生未嘗口談人過是日不知緣何談及董公份顧公震謂董曰官至尚書至貴矣端陽止應在家同兒孫泛蒲觴柰何不憚勞親謁郡邑送節謂顧則曰子靜本是封君可惜做得太早了蓋二公皆先生門人得以訓誨深冀其聞而改之也 又一日論及早澇先生曰遍天下皆乖戾之氣烏得兩暘時若 劉南坦司空清奇高品能令人竦然起敬然先生不深取之謂其非中庸學問也弟子問故先生曰長媳入門初見偶有元

實一錠五十兩在篋出而予之不二三年娶次媳值空囊數金弗能也若用五十金時念及次媳便當節縮預計何厚薄懸絕至此先生宗侄將為賈苦於無本商之先生先生曰汝往市中問許多業賈者其資本皆自己之抑借諸富人者手侄還白十有六七借人者先生曰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若人失信負之爾汝未暇求本先須立信信立則我不求富人而富人當先覓汝矣

九十八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

唐荆川先生自登高科後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坊牌值者先生悉辭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余師唐先生屢應詔合當補官先生亦有喜色嘗云情愿做箇典史不愿做翰林編修嗟乎其抱不伸其詞可哀矣荆川先生久高卧已而復出人亦議之余謂先生出也是立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為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唐先生著宋學商求一卷凡宋室以道學鳴者八十一人悉加品題有

韓范不及富歐富以事功勝不及宜也乃歐文忠蘇文忠皆不與先生之微意可推矣二公固以文詞勝者耶

陳搏	種放	高懌	李之才
聶崇義	黃晞	徐復	鄧孝甫
張舉	譙定	張詠	韓琦
范仲淹	胡瑗	孫復	石介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司馬光	王安石	鄭樵
張九成	陳祥道	李覲	劉安世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一

呂大鈞	呂希哲	朱光庭	李顥
馬伸	楊時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尹焞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己	蘇昞	劉安節
胡安國	羅從彥	李侗	胡宏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劉清之
王蘋	李郁	李衡	朱熹
呂祖謙	張栻	陸九淵	陳亮
魏棧之	蔡元定	黃榦	李燾
李方子	黃灝	張洽	廖德明

趙師淵 杜知仁 陳埴 薛季孟

程迥 陳傳良 葉適 李道傳

楊簡 真德秀 魏了翁 何基

陳淳

九十九

先生之學大則參贊經綸微則閨房瑣屑無不討究無不體貼其教門人弟子亦然一日言及濯足曰人有教人濯足者不知父母生我二隻手作何用蓋教人濯足也是一件肆志事纔肆志便漸漸流於怠荒故不可不謹

見聞雜紀 卷九

八二

也况富翁公子又有教婦人濯足浣體者乎

杜靜臺先生曰天生我二隻手自家儘好著力不必全靠家人亦唐先生教之也余令

新淦庚午蒙劉按臺諱思問河召入秋闈先

五日前同官十餘人皆列坐閱諸遺才文卷

公真率老成人也間有門子不在侍時公親

手向閣板上自取文卷蓋按院中之大破俗

調者公差滿首薦余越八年公復巡撫福建

余再為屬官造冊延平相與凡二十日余時

具穀餅入院聚話公出二子拜余囑余日後

青眊且手抱一幼兒呼余曰臨川此我前年所生公年尚少毋自諉也惜予尚未有以副其望云

一百

立志是為學種子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試欲行十里若行十一二里便覺倦十五里便覺厭二十里便病以其原志不及也所以凡事必志以行之但中間邪正小大又貴辨志古人為學一年而離經辨志今人且未說辨的工夫只求有志者尚不多得志於道德功名

見聞雜紀 卷九

八三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其不累者以志各有在耳志於富貴民斯為下今之志富貴者幾人試觀世上人孰不欲富貴畢竟求而不得何也情分氣散未嘗專志於求耳其心熱事經只一時意興所發一心鴻鵠隨物有遷朝立夕仆今日立明日仆今年立明年仆殊非貫始終等夷險合表裡之道不足以言立安望其濟即如人欲富專於取利欲貴專於取官有發舒而無翕歛譬之天行四時無元氣以為之本立志是植

此元氣元氣既植開發收閉自然生出許多節序豈有歲功不成佛家所謂婆子氣道家所謂結胎皆能實用此道不謂吾儒輩乃甘心玩愒歲月猛省猛省。古時氣化厚人不。易偷後世漓薄之甚胎骨裏已帶病痛加之。以積成俗態過眼即移舉心成學古人胎教。少儀小學又蕩然不存而世教不明義外風。熾欲不汨溺蓋難矣所以世間人都不肯挺。然自做人都是喫別人飯穿別人衣說別人。話行別人事客作自主翻覆乾坤間有小圖。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四

主宰得其影響者便得手勾當藝泊軒昂次亦小成家當人生瀾倒不振是誠可哀也。張子達問道大難弘不能一蹴至誰何以為從入先生曰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為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箇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心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卑墮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怠心起便廓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據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

奇心起便索隱行恠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即是察乎天地但這種種心從久積習難得消磨排遣故道不明不行其或念而圖之又出入悔吝脫縛交勝不得光淨打疊故學不易成。此三條皆先生所著刻木鐘臺集中余讀之晚故失列於述

一百一

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况士大夫初為言官其舉動尤四方之所瞻仰者萬曆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五

癸酉山西某君與余同入省垣不一二月即論吾浙王陽明先生偽學陽明先生固未易輕議而

主上初登極事體必有切要於論陽明者余謂此疏可無進也

一百二

當官者衙門固欲整肅而用刑尤貴得當當之一字即孔子所云中也若不中令人何以趨避有一等偏責衙門人自謂嚴治然衙門人獨非蒼生赤子乎陶淵明戒子待童僕曰

彼亦人子也須善遇之此意可以治民東下

一百三

徐文貞公階嘉靖癸未鼎甲官翰林編修以議大禮謫延平推官公如初仕為推官者然在任留心民事剖決刑獄暇時巡阡陌問疾苦行屬邑咨賢否與今遷謫諸公迥異時耶人耶

一百四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去全屬自己身上內省之學專而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六

恬退之風著也今去全屬主爵者罕見有說自己不得當去及先幾早去之人

一百五

不佞甲午年自警 朝裏官多做不了世上利多取不了古今書多讀不了親友事多管不了閑是閑非聽不了頻頻收拾身心好辛卯小像自贊頭髮蒙茸類乎其容既似江上之漁翁戴冠大帶譚時氣雄又似縉紳之巨公爾曾叨大夫之祿耶胡然而屢空爾有攬轡之志而不遂耶又胡然而坦衷今人其居

與俗通古人其心上皇風

一百六

宋時官制最善者舉進士必先除縣尉最不善者不待三年考績屢升屢降士大夫歷二十載有為官二三十任者何以求治 本朝洪武中第三甲進士俱選縣丞亦宋邑尉遺意可惜行之不久 正德初年二甲進士初選尚得為御史今行久任知縣推官博士行人等必三年外或六年而後補御史給事中又不輕任人之意也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七

一百七

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唯職有專責則心隨之而異用爾孔子嘗為委吏為乘田為中都宰何嘗擇官而仕萬曆間聞有知縣選為南道御史者大負不平之氣直於吏部堂上忿爭太宰不聞上疏區處其量真同文潞公婁師德矣

一百八

宋室諸君視臣下真有家家人父子之意然律之君德以剛為主則胥有失焉野史載丁謂

廷試名在第四人謂不悅上曰甲乙丙丁汝
正該第四此等話但願傳者謬誤若果真豈
朝廷上所宜有耶王荆公自恃多學可以轉
移世道却視得神宗柔懦徑情自用已蹈不
臣之罪矧奸惡如檜筵美其主罷李忠定傾
岳武穆又士論之所必誅者哉張江陵天分
儘好事業也有幾分可觀只一日上疏內揚
自已輔相庶幾小康 陛下不欲用臣則已
如欲用臣云云似有唯其所欲而人莫敢言
之意這心腸這筆端何以令人心服無議恐

見聞雜紀

卷九

八

皇天后土亦不佑之冥冥中也

一百九

近世末俗有大惡大不義之事而已不知其
非人亦不以為非彼婦人視之似若以為當
然而不媿者何也主人之於僕媿是也痛省
痛省然亦有因是而亡身被弑者歲歲有之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山東兗州知府某臨清
州守某皆被弑總之不出床第之事

一百十

孟子七篇道性善本仁義稱堯舜發前聖所

未發功甚鉅也其喫緊為人莫如夜氣二字
最喚得人醒即行盜之人清夜非無良心萌
動所惜旦晝惛亡嗟嗟凡民無足論矣曾口
讀孟子過的何不猛想

一百十一

孔子不取聽訟而責使民無訟使之一言有
許大源頭工夫在先文王所以使虞芮質成
也不越此道今日非奉

勅旨明文不知誰人作備倡為息供二字原
告硬中需索被告悉如意即具息到官官一

見聞雜紀

卷九

九

切准允不加詳察雖撫按衙門賢者在上猶
然甘心為之嗟乎此勸民好訟之妙術余不
知其可也

一百十二

士大夫看得迎送一節為細故竟忘却律條
有禁止二字又有牌行禁止而卑官失迎及
迎弗遠者往往蒙盛怒鞭撻此不知何意萬
曆間吳江令遣丞迎一過客天寒冰結丞墮
水莫救死匿故不以上聞若在
祖宗朝恐難逃於根究也

一百十三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有所為而為非天矣因材而篤者天也篤之不因其材非天矣日月風雨露雷霜雪皆天也有私照私被非天矣官以天名俾人可求可測是謂自小其天

萬曆甲辰大察考功郎馬公大儒山東陽信人質直

詳慎大寮不能干以私有一縣令不職守巡兩道庇之公去令併處守巡兩道入覲諸公還具言其事如此可不謂難矣哉

一百十四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

狄梁公仁傑巡按江南所至淫祠悉毀之止晉大禹吳泰伯伍負季札四祠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梁公請見之忽失所在堂與中如聞語曰某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也何敢見焉嗟乎為人不可不正也如此夫

一百十五

余嘗與董懋德游 京師

天壇頗知道家嗜利自來無漫然留客者戊辰觀政與胡年兄同在禮部一日午後胡忽約二年兄過余云游

天壇去余問曰何人治具決當懷金兩許以行胡曰兄任行不必問二兄亦不言意謂道家必番款也余勉隨行道家一茶之外更無留意乃空腹往返四十里事雖微亦冥行取困之一端歟

一百十六

蔣恭靖公瑤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公潛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笞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已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員機應物類如此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一

一百十七

宋王恭武公德用勲名蓋世中丞孔道輔等因事論劾遂罷樞密出鎮復貶官知隨州久之道輔卒或有諛公者曰害公道輔卒夫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耶可惜朝廷亡一直臣爾士大夫服公雅量

一百十八

王沂公魯狀元及第還青州郡守遣父老唱樂迎之近郊公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遂謁

守守驚曰方遣人奉迎公何為遽抵此公曰
不才幸忝科名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
其過也太守服其遠器李子曰沂公特幸而
當宋盛時又幸而青產故得遂其高雅爾若
產吾東南則在千里外戚屬隣里凡欲求媚
納交者必蒲伏蛇行孔道為塞公即欲變姓
名從他城門入焉可得耶覽今思古重有慨
焉矣

一百十九

。用明於內者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三

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
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歟此
言可為終身師座右銘

一百二十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士多問其
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
進取可欺君耶高大學士儀嘗教諸進士曰
減年入齒錄嘉靖辛丑以前無此事近日始
有之諸子慎勿為卒無人從先生之言者致
齒錄與同年叙會大相矛盾恬然不以爲非

嗚呼何恠乎人品不萊公若者比比然也

一百二十一

宋太祖初仕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
吏掌茶酒太祖嘗從彬索酒彬曰此官酒不
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古之人臣即細事
亦不欺其主如此後太祖卒大任彬豈無試
而漫用之耶

一百二十二

滕公伯輪壬戌進士官浙巡撫特妾生一子
夫人在家公卒于官歸視夫人不賢甚誓欲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三

殺妾及子榭未至礪及相待素無疾一夕忽
奄逝母子得無恙焉蓋公雖有長郎而不諳
人道說者云此天不欲斬滕公後也其事稍
與宋劉元城所遭相類人皆異之

一百二十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
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
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凡三十七字子孫
皆押字其下吾嘉城錢懷蘇公名同癸丑進
士初仕為初門令官至太守清貧如洗又不

壽歿後其父曰之特葬地售之他姓或有傳其毀屍市柩者狀甚慘不知果否厥父少為理刑衙書習成慘刻余幼時曾識之嗟嗟此貪夫者豈但孝肅之罪人蓋天下古今士大夫之罪人也

一百二十四

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然欲教子必須先生子子不生教何從施生子之訣奈何曰聚精會神施惠強恕

見聞雜紀

九十四

一百二十五

東廣方寅所亮工辛未進士知烏程有按察驛傳道行縣送鄉官某某各折儀共二十餘金仰動支無碍官銀及本道紙贖送繳方回曰並無前項紙贖官銀可以動支將原票徑繳道衙之若在今日則須曲處應命求欲如方難其人已

一百二十六

王文正公旦最是寬厚長者張師德狀元及第已為諫議大夫視知制誥循資非驟至爾

文正乃以兩及門為奔競曰後生待我淺也遲而不與古之大臣其用心固如此後世必以不及門為踈安有惜其兩及者

一百二十七

閔僉憲公遠慶執母喪扶柩不廢俗禮邀余題其母氏神主登余舟相請痛哭涕零余目中所未見者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閔公有焉

一百二十八

韓魏公琦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杜正獻公衍歷知州轉運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動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改過自新或咎公持心太恕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爾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五

人興學校費錢不貲滕去群小非然謗議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當坐折之曰滕侯之謀倘有不減何不早發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 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

善矣。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吞上作色曰臣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蓬粉矣上重其言。傳獻簡公言以惟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訛乎 鍾離灌為江州守有女納許氏聘將嫁市婢從嫁間因得故令之女於胥氏權惻然傷之移書於許欲將已備嫁奩先嫁故令女已女改明年許曰邁伯玉耻獨為

見聞雜紀

九十六

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焉 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有施貴勿念受施貴不忘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蔑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讐必報者奚啻天淵 宋哲宗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

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素有書數厨而已聞者莫不相賀 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網則涕泣終日不食

一百二十九

鄉同年馮小山嫩功平余仕淦為令公已作江右少參矣移書不佞曰凡初入仕不可有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纔好名便要立異纔立異不久便要破敗唯平易二字可終身行

見聞雜紀

見聞雜紀九卷終

續見聞雜紀十卷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袁州學記皇帝二十有三年春詔州縣立學
 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
 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
 偈而系和教化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
 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
 人材散失儒效闕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領
 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令相舊夫子廟
 陋隘不足改為乃營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
 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
 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動晨夜展力越明年成釋菜且有日盱
 注李觀諭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
 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
 門不守武夫建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
 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
 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
 莫兼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

而釋其群維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
 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求得聖君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
 陶吾民言有不韋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事死孝使入有所賴直有所法是為朝家教
 學之意若其弄筆政傲利達而色崔徒二三
 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二

薛文清公遺要語近萬言各自成段未嘗為
 長篇大章然而傳布久遠後有作者不能遺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七

何也先生以人品勝以道術勝而不以文詞
 勝也試摘三四條有切於身心者粘之座右
 常目在之 敬錄○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
 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一念不謹即倥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
 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大丈夫心
 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常
 默可以見道○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
 理學至于不責人其德薄矣○多言最使人
 心志流蕩而氣亦損以言來性養得德深又

養得氣定而後寐亦安

二

禮部尚書于公... 景冬彷彿偉貌... 縣署高財... 夜可掩而... 歸即山... 得後門... 乎重... 而疎... 楊君橫... 缺瑕... 弟得從... 又何可... 楊君以... 三

范方伯書... 十年進... 政示法... 見聞雜紀 卷一〇

身隱而道... 俗默為轉... 負者舊... 處差無... 阻何... 蒙在... 則亦... 四

楊守禮... 間值... 法上... 矣先... 越二... 率地... 城門... 生利... 符事... 過人之... 詳如此

塵不染以嚴凝蒞官以謙恭待士大夫前守
痛過慈紀法蕩廢吏胥各役人二得行其私
得近八十人公至不半載裁其半升堂無一
香僕侍衙門肅清決獄是非不爽無勞久候
亦不令人費錢夏五月雨不降公竭誠祈求
倉衛菽蔬者兩旬晨興靡神不禱兩卒應早
不為患民甚德之卒因水土不伏病一士人
天以才系數言觸忤遂求去惜我大計劣處
不知其故

五

世風淺薄西吳為甚凡父兄登科第者其子
弟大都憑藉起家何況奴僕然利害倚伏醜
態萬狀乞哀免禍余竊目覩而心傷之茅鹿
門先生官頗顯兄乾做儻有俠氣家人賈商
為業弟民篤朴安分嗜農桑利曾不倚恃鹿
門剝削殘虐細民各成大家卒以府判藩幕
一終其身二家子孫亦多讀書登科嗟一俯視
今之齷齪鄙瑣滿面染坊者天淵矣○茅族
于頗眾盛富貴貧賤紛雜皆能務本力穡其
貧者不屑仰于富貴家而富貴人待其

宗人亦固守卑幼之禮能勿失較之他鎮乎
謂倨傲全無敦睦意不但婚喪杯酌不通即
相見亦多艱阻其不逮茅甚矣○鹿門弱冠
游學餘姚師事錢應揚先生先生有美婢臘
梅是鹿門之丰姿而注意焉屢求合嘗更
深至書房呼猫鹿門厲聲曰汝丫鬟何深夜
呼猫應曰我非呼猫呼汝大茅爾鹿門正
色振衣我父命我遠出讀書若分心於汝何
樂是父亦何願以見先生我必不就汝母再
求也臘梅曰我固初想汝汝不應我我有死
尔一夕果投後園井中幸井枯得不死主人
索而出之價不滿其色嫁焉公當少年其立
志弘遠堅貞若此可以為難矣卒以文章鳴
于世而子若孫皆大也宜哉

六

夫之生才不一朝廷儲才不同調元秉鈿大
臣須要賞罰予奪稽衆獨斷務得懲勸之宜
亦有裨化理今不問異才庸才上等庶中等
庶異常貪酷平等貪酷混依故事處置豪傑
何由特知奮起諸君子博古通今獨不見虞

善知人安民之訓漢高祖所以成帝業其在
知人善任使五字乎

萬曆丙午北畿鄉試有士人姓某者中第四
名其文乃割裂北方名士某疏卷取中士曾
作館師於治中街治中曾閱其文與第四名
對卷同故發覺上疏正罪聞舉人閻革充
舉當矣其巧計擬嘉割裂士卷之人余謂奪
進化之權竄法司之目律雖不載法所必誅
今聞未必死法司高見玄遠殊不能解

萬曆甲辰會試程文論語不知命篇不知精
林先生何太所撰稿確安雅即主文恪謹
讀之亦必點頭奈不勝嘆囊時義古道再是
也惜乎主試先生能以此呈

聖覽亦能以據律中或去字和者條根土命
字者多殊來盡情辨別幸性擬與後生不能
句讀恐於世道有開非細故也

九
奈由禮科給事還 潮遠總南南州無正

官夫銀想入棍徒手容至乏夫供役凡鄉
出市者用強拿之囚於空室臨發令夫頭探
以送行余行二三里有一夫詎余曰小人有
家出入乘馬何嘗為人肩輿昨為夫頭所苦
耳余責夫頭二十差人押之催夫以代釋是
人去其人叩頭致謝嗟天下事棍徒得科
平民受災如此類者何可勝計哉但吾輩不
肯加意爾由宿至徐孔道也夫苦亦與宿
同此中多官會集大費朝廷錢糧有何難處
十

洪武間蘇州太守姚善安陸人洞達政體周
悉人情屢請郡賢咨求治道隱士王賓居陋
巷善舍車詣門賓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
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先生奕避入太湖
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
歟錢芹者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使人先
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
不可往見于庭若明公下士之風請俟月
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芹授
以戰守制勝之策時猶未有靖難事也今蘇

州有三高祠抑即王韓錢三公耶

十一

桐邑令陸公培吾在邑五年守頗廉潔政亦平易人猶可及家常熟雜祠一日夜之程爾終其官無一親戚故人投刺囑託留衙損譽百姓以事入官一面後久久識認人不能欺此古賢者所未易能也今之從政者鄉里親舊接踵填門已不以為非上官亦不以為悔可笑

十二

江右史公星塘天性簡約清苦以道學鳴世除河南汝寧太守未入郡踪跡寒素諸役吏人無有能接太守於途者一日忽帶一僕肩一竹箱至任與僚友相約行禮止二拜節推某行四拜禮公不答後二拜直受馬賢而過者也節推公不從僚長之命足恭取辱何耶

十三

士大夫有不善處貧者亦有不善處富者貧而務奢好施與如翰林脩撰沈公懋學結債

至二三千金其卒也不知曾償人否失古人

量入為出之道同年姚華麓體信有田二三

千畝口食不給時稱貸於富家翁余諷之曰

弟止田百畝歲食外尚餘三四十石買蔬菓

姚非不善處富之徵乎○先進遺風一書楚

侗耿公定向所纂也叙本朝名臣自宋文憲

公瀟至李公謙凡五十六人嘉言善行靡不

可為後進楷法其意可尚矣先生講學大意

不貴勇往直言而貴退巽和柔吾師唐先生

之見亦然○余少聞蘇松間婦女夜走城市

步月橋李則目及睹之不意湖城教林地亦

十年以來亦踵其陋風恬不知耻至于設廉

則湖尤在蘇嘉之上蓋作俑於大宦家可憐

也

十四

閩按臺某江右人本長厚可取但臨各屬作

揖雖倉場驛遞官亦深恭揖與郡邑長官同

不知於禮有所據否余淺學失考然却不敢

從之僅一舉手於不鞠躬也

十五

近年嘗路太拘文法太重時套耿楚侗字向先生撫閩建陽縣令方入覲回邑其官無碍也聞其用五十金售一美少年先生即單本勅之席不煖罷職去○閩中又一縣令浙人也年未甚高但苦病狀其龍鍾拜跪艱起每見余余極憐之輒問衙中令即輩俱在否恐其忽故乏人張主也然與太宰至親按君欲留以充行取之選却不致仕去亦耿先生論其有疾罷職

十六

嘉靖壬戌年予讀書家兄小莊黎明有湖州兵船十隻許約百人從莊後過問何事曰張太爺差捕賊祝阿龍也先一日阿龍委在鎮宿娼風聞先遁去不能得亡何相令曹某亦索阿龍差一二善捕者密縛阿龍立至若運掌焉嗟乎阿龍一也不得其機則百人捕之而不足得其機則一二人縛之而有餘夫大軍亦然將兵者當先機矣

十七

古人重世德重家教二者得兼子孫必不淪

落即命落必不大狼狽余目見呂通政公崇德湯通政公水日新嘉靖戊戌狀元吏侍茅公贊三公歿後子孫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荷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甚或寄食親故者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弛也有志於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

十八

浙江巡按任滿故事定於平望接待寺交代湖州嘉興公同吏應自萬曆十年後節推某公固請按君至湖時方盛夏將火艘並幫若干隻用板平鋪覆以蓆又厚蓋以松枝暑無由入也兩按君飲畢大悅去以後湖州交代遂為成規三司各府理刑無不趨按臺十人中或二三公謝絕二縣令夙興夜寐食不以時奔走勞悴繼之以病下役苦被笞榜不待言也節推公之貽害大矣哉今幸稍不循故事矣

十九

余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因紀二三事以識

羨慕○朱方伯約齋全江右人余僉閩時憲
 長也余同寅文王在吾自外道入省盤桓數
 日而別朱公衙切近吾兩人衙公令一門子
 隨後捧餅二盒面送予兩人曰此敝衙手製
 菓餡餅也備途中用宛似鄉村往來風致責
 以貴游中人安可復得也○里中王君紹白
 漢齡衣冠文物之後家業儘裕入會城每見
 其步行數十里不以為倦老於世故早已尊
 人赴人酌屢見其苦辭專席僕從甚簡其所
 用意深遠矣○封公夏雲泉儒以子貴封奉
 直大夫自少至老色無他御每與不佞相晤
 猶暫呼不佞老大人予先兄時秀與公父景
 善歿且五十年公對余道往事必稱時秀阿
 叔云蓋先兄最貧人所易忽余以是益服
 公賢不易及也○官無大小皆稱曰老人無
 老幼皆稱曰翁曾於題疏中見此四語哀時
 也今以老字復加於無官年少之夫謬舛甚
 矣予少為舉人時表兄亞卿沈公還里陳竹
 先生年長於亞卿止稱曰少吳未嘗稱老
 亦不稱翁先贈君亦止稱少吳醫士金樞

年頗高其見先贈君必高聲呼曰毋姨夫今
 家人伯叔姪兄弟相揖不口呼其尊行者多
 矣稱子姪之號者亦有之嘉靖時不如是也
 二十
 名以命之器以別之故曰名器不可以假
 孔子為政必先正名邑大夫於諸生為提調
 官今呼諸生曰先生先生長者之通稱也以
 長者目其弟子為先生可乎○俗僧為入作
 道場迎佛焚屍借張黃蓋或青蓋即是想不
 知余謂即知之未必加罪何也錢可以通神
 也趙高指鹿為馬古今以為恠然馬與鹿皆
 四足而耳鹿之老犬者或與馬並高全錢神
 一通四足可兩兩足可四曾有杭州一官檢
 婦人屍傷者驗之卒是男子身蓋換屍巧妙
 皆錢神所致有志于世道者焉得不扼腕長
 嘆耶○人間巧計趨利避害極矣今日只靠
 得一天在上時常發露莫之為而為昭然報
 應所以人略有忌憚心何曾畏著王法來或
 曰然則王法可廢耶曰王法何可廢貪官污
 吏廢之又有一種軟熟自號長厚之人聽其

廢而莫之禁雖有善者恐無補於禍亂之將至也

世宗肅皇帝英毅神斷最嚴於黃緣科目故以

崔閣老之貴寵不能庇其二子終

世宗朝嚴分宜徐文貞子弟何嘗有干鄉試者

入隆萬年間何須閣老顯官凡有財富人皆

得以由計中榜科道官秘之不上聞即有

聞亦不見究竟發落然往見此輩多不壽

不能享朝廷厚俸大祿此是天理發現處

可畏也

二十一
程嬰公孫杵臼立孤死難人皆相傳為一時事孔文谷先生天循陝西人嘉靖乙巳兩午間浙江學憲作文文山黃冠歸故鄉論獨曰二公者一死於五十年之前一死於五十年之後萬世而下皆不失為趙氏忠臣先生之言必有考據余故存之

二十二

唐武后淫穢無婦儀君子所羞稱也然覽駱賓王為徐敬業草檄猶曰有人如此而使之

淪落不偶此宰相之過也其知大體固如此
今岩樓穴處之士未可謂無人有人不用宰相曰責在吏部吏部曰責在樞密不舉既舉而不用又曰責在文選未有引以為己事者
豈冠裳男子及婦人女子之不若哉世路只
幾極處熟人情不以節為甘也

二十三

萬曆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宋公國禎拜南
國子司業戒行不佞送之潯上因講師道立
而善者多立之一字滋味甚是含首所闕於

世道甚大公此行與他尊官之出迥別不可
不思所以立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

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平涵深以為然
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

為迂濶不近人情也○退一步行安樂法道
三箇好喜歡緣此二言不知出自何人之口

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聖人以為動而有悔則退一步行是誠

安樂法門矣乃逢人道好不為佞人則為鄙
夫如何使得然斯言也余閱世既多知人情

難處不是三箇道好即賢者亦未必交歡乃
嘆斯言非世道之幸非君子處已處人之成
法也

二十四

劉司空南坦麟故人龍西溪寬有弟歸葵司
空送之樞臨發司空向扶樞諸人曰列位大
哥有勞你擢我龍三哥穩當試遂雙膝跪地
高義邁古振今非特以貴下賤為可稱也

二十五

歸安雙林鎮一與沈中丞為隣其人殘忍
不仁毒害磨驟驟未死時忽作人言教其人
之罪惡如何害我性命至天明死中丞毋夫
人親聽之常以戒其子孫孫某肄業舍下對
余道其詳

二十六

萬曆甲辰歲余欲製藥需黑豈命僕輩求之
姑蘇嘉興皆不得乃一肆中盈筐則在舍西
百步內冬十月覓一穿井人旬日不獲而賃
房人善其事者在咫尺間且日持穿井器行
市中李子浩歎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道在

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與人薄妻房而昵他
色譬兄弟而交匪人舍近圩而耕遠畝皆此
類也

二十七

畢松坡先生銜為吾浙督學使秉公殫明多
得名士已而為右方伯左方伯入覲去先生
視司事既畢司故有例金皆諸方伯所不辭
者庫官悉出以獻約千金先生義形于面卻
不受具文詳三院籍而貯之庫焉嗟乎豪傑
之士固非常格俗品所絀東縛也後遷戶部
尚書余浙人都掌科力疾余論劾之余不敢
從而止未幾余轉閩僉以出

二十八

王鳳洲太倉人博學攻文章雅稱才子舟州
集若干卷內載三十三天來歷詳備言雖有
據不無荒唐總不如張子由太虛有天之魚
一句創見近理誰為鳳洲諍友而削之

二十九

唐人詩有閔世教者儘多求其痛切民隱者
莫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綺羅者

不是養蠶人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
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
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貴介公子及富
家即其父若兄不可不自少以此講解令子
第熟聞二十年来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
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姑
不論也余對湖州太守陳公幼學曰近日老
朽改得古詩一首太守曰願聞余曰昨日到
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時郡中諸公俱作客余叨陪席故言此○文

編是閣雜紀

卷一

二十九

房四寶筆居其一吾湖製筆之鄉也余少時
所見一分一矢者儘佳迨嘉靖末年乃有三
分一矢者矣近年作恠云有三錢一矢者余
未之見余亦上書太守極言此是地方災異
事不可不嚴禁士人所戴巾製作恠同在書
中太守俱不見施行

三十

萬曆間閣臣某與太宰某途遇太宰舉手與
閣臣會閣臣不為禮夫大臣義不受辱况太
宰百僚之長乎大明會典無途遇舉手儀注

不知此事曾奏聞

主上聽處分否又聞陸五臺先生為太宰不避
閣臣趙激陽轎不知何故余僭謂當太宰舉
手時閣臣必當答禮為朝廷存太宰體若
太宰失禮自應謝過失不在閣臣今若此閣
臣終自存體不顧太宰體爾山野之見未審
如何

三十一

桐鄉縣舊誌載儒學藏書 宋徐龜年澹軒
集十卷 莫蒙集十卷 貝清江集二十卷

清江詩集四卷

程都憲

吳隱集四卷

楊解元述蘭谷集四卷 宋陳簡齋詩集二冊

五年教諭續縣志十四卷 和治十五年鄉進

正德五年冬十月虎入縣境在梧桐鄉見喜

村縣令張公痛自責省為文遺之虎即日不

復見

三十二

余年十六七歲時有一篋頭漢子常為余篋
頭切一向余說里中一大家某妻妾四五人

其頭齊用我余訝曰真有此理已而他詢其
然其姓人頗橫老少皆不循規矩家兄欲以
子為其贅婿時嘉靖四十年也予讀書在
虛傳書近尺許力止家兄且曰其家不如此必
破敗無卓雖他家兄然余言寢費不數年其
地廢屋果為官家所有家兄子名造為諸生
亦有作文資筆然好賭錢窮晝夜之力不自
惜以嘔丹登立可為後生戒

五十三

朝錄太刑有惜薪司

祖宗崇儉深意今民間畧成家者婦人不知艱
苦便不愛惜柴草可憾可憾故曰家道窮必
起於婦人凡兄弟不睦之家必自婦人不賢
始

三十四

浙浦江義門鄭氏

高皇帝曾幸其第駕旋對 馬皇后咸稱其孝
誼 后曰陛下以匹夫成帝業然則鄭欲幹
大事易易乎

高皇召其族長問之曰汝家緣何得同心如此

對曰臣家無他善狀只不聽婦人言唯遵祖
宗訓爾 帝默然此傳聞語恐未必真 賜
號義門鄭氏坊額曰江南第一家

三十五

本城談時雍者號繼岩世嬰兒醫也神術冠
一時余宿其書舍晨興約一時許遠近抱嬰
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視畢無不與藥辭金
太約亦受二三此特小者爾余通家徽人開
典棧禾長而中痘痘本無恙諸醫故言不佳
索厚謝與談亦素夜趨視之視畢請醫
在談不敢明言第曳主人遠去附耳曰余
痘好不藥無得後果如其言徽商設席酬以
百十金笑而不納嗟乎孰謂醫僅小道哉如
談可以警貪風世矣

三十六

吳江朱大經由吏員任倉大使甫半載乞假
訓蒙度日取予不苟令公劉時俊訪求邑
中善士卿者或以大經對公書扁具豐禮差
義民官旌其廬此猶可諉於公家財易辦也
復有四六莊啟與移尊官大吏不殊或問之

衙人曰劉公親筆也公一念揚善導民之意
真迥拔時套者哉○公治行懲惡與勸善大
御非人所能從吏亦非人所能勸止初政上
官不甚悅後頗相安行取去語云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余與公未嘗識面不知其
人之詳得之耳開心竊異其為千里馬也姑
論其大畧如此

三十七

○言官論劾大臣必須一段公心是非不枉兩
下對證而我毫無媿色至如論元輔太宰本

見聞雜紀

三三

兵須先下工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
必賢於去者必有益於國家此善於進言亦
忠於進言者也若只做得這篇文字打出自
己名頭毫於國家無補不如緘口不言反於
言責無損

三十八

唐先生對諸弟子曰人生一身只是脾胃受
虧弟子問曰何也先生曰酒色財氣四字酒
字還兼着食味來今人說自家傷酒致病者
尚有其傷食傷色傷財傷氣諸病痛人却不

肯伏罪人若問及何症一槩混推脾胃不佳
脾胃是一件出官塘塞人的物事何等受虧

三十九

不拘郡邑官要做得好時須先屏遠吏胥門
皂不容近身使其言不得到耳報即有問斷
差錯百姓也亮得我過不然人便說滿堂都
是官了聲譽何由得起途今勞軍揮幣德
雖由知科任却不踏這病奈號號跌弄祀
宦百餘年矣○途縣簿本在紫金山隋開皇
間今李子樂遷今治今名與途僅多翻字字

見聞雜紀

三三

亦奇事也予後修葺樓不飲因之時之
而泯滅公名皆仍其舊不改焉唐末又有李
中亦途今多善政著碧雲集不知何許人明
有李樂號臨川在任著金州紀事彙行取歸
田著見聞雜紀途人今號一勞三李○途
途入府城每由陸路約六十里遇寒月則沿
路里長二三處必帶平定巾青衣來見必
以大黍甌瀉酒入鷄子四枚敲予為各享其
半收去這景象分明有父母子民之慈不容
易得若富家翁辦了擲盒來供非不節重却

無古朴儉樸意思近年嘉湖鄉士夫宴即思
官者動言客席須銀一兩一卓余不敢隨衆
竊謂用銀一兩辦飯百盤主人固不稱賢主
其客亦焉得為佳客哉胥失之矣可慨

四十一

嘉靖戊午余讀書古山州亞守旅川王君洲
先期約治具入山訪予越數日值重陽君自
存上歸以詩來曰為訂登高約風帆掛月棹
莫嫌供給少願下讀書臺由分成中追數已
為十六年矣感而傷之蓋公歿於萬曆癸酉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

五

三

去今又三十六年也時俗但見例貢出任輒
以為不通經史而公實讀書觀其詩烏可忽
其人也况多厚德清修可重同堂兄濟即兩
舟先生亦讀書善詩行有高誼並載烏青誌

四十一

朱都御史 蘇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間始巡
撫吾浙前此久未設也嘉興知府趙公 瀛 陝
西三原人端凝嚴重有古大臣風迎米都御
史於三塔灣不下跪用黃傘蓋立其下吏跪
口稟知府接爺未大不悅隨移檄委趙往福

建漳州平寇、平還郡采不能沒其功仍薦
之後擢易州備兵憲副以行

四十二

漢書屢見磔市之刑磔即今之凌遲刑也禮
記月令云季冬命有司旁磔出土牛以送寒
氣磔音責裂意也○胡羊一獸尔白晝不交
人前不交可以人而不胡羊若乎

四十三

龍賓野先生訓僑寓吾鎮仕終學諭少羸弱
多病六月常穿綿解裹脚亦至傷風然保身
多方靡所不慎屢同宴會聚飯先生度不餓
止挑一二箸起卒年八十二可見人當保養
不宜全諉之命數也○龍家貧居館師日多
教弟子及其主人不必言矣暇時併教服侍
童子温和真切童子粗暴者皆化之○里中
陳竹丘先生 文奎 見烏青志人物傳善行難
以枚舉曾作館師於錢氏一日責其弟子弟
子問何罪先生曰睡起如何不理衾穿衣忙
遽不提領先生父作教于毫門人來浙為二
司官召先生問曰聞尊翁坊牌傾圮修理需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

五

三

若平金意欲厚之也先生不敢大其費謹條
辭公金味西後半平自束脩以上大約少受
公禮物遺德悉爾步不為亂後生雖有放肆
者身死亦必欽也

四十四

蘇林巡檢司宣德五年設至萬曆甲辰改衛
門乘縣縣知縣楊公中森從巡檢金麟角
送請運使備桐邑此門殊有鎖鑰之意緩急
難呼公他且與有議復故土者金津安人行
甚會惡亦楊公不察大計倖免

四十五

鎮北北五里許其地亦有高三者行盜二
三十年率匪無遺擄殺入必府羅公斗檢
其家贓物知其備金銀帶扇墨牙箸等無不
其備世所知也成獲飛獄中求及至罪人謂
其有餘事也羅後以酷去官坐提問劫章有
謹畏民高五為盜等句皆本郡節推公手筆
上而不察而過聽是矣事者本之失寬也
推公年未四旬而卒矣非誣善之報歟

四十六

相國少師申公時與吳江金生粟商
同筆硯曾有婚約之約以殤子不果金生奪
相公歸田後念金生欲以孫女許金生之孫
其媳難之相公夫人諭相公意竟許焉相公
躬送孫女於金厚其嫁資一切禮幣皆謝不
受君子曰倫故不遺門楣不計而厚嫁薄聘
相公可以風世厚俗矣

四十七

添設二守褚公^{國祥}武康辰進士寬平簡易
清守不緇北柵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
塔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于特至北柵下
後不知所之為何入姚姓家妻尚未殮也驗
無毆死狀呼而造而俱釋之不聞有一錢之
費也○一日公出更深回衙適轎船落後命
一門子同快兵持手燈步回地方不知為少
府公或病其襄無官體余以為古道可取焉
太守陳公^{幼學}主持近祀入名宦李子曰褚
公為官所謂三事克修者初任浦城孰不謂
當行取乃因越囚三人不與陞二守又值吾
鎮添設清苦百倍稱貸三百金供應上官過

客卒以終養去補官東兗治河非其所長復
議調歸未久而病卒也天於廉吏何不垂憫
至是哉

四十八

桐邑生沈惟藩應正貢偶跌損成疾縣學起
貢吏書俱送陪貢生陸日新沈自揣狼狽約
陸曰我嘗讓汝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
尚可療寬心尚有好日一生辛苦何遽讓
我時親友多勸陸貢陸不以為然值洪宗歸者
陸生扶掖至案前稟云沈生惟藩自授文儒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卷一

損正在調治試畢得貢後漸愈選處州緝粟
學訓數歲歸沈不忘本結為婚相縣以事歸
陸蒙德行賞洪於諸生前極口稱之陸令任
嚴州府學訓其子懋元負俊才清年食廩人
以為善報云

四十九

真定大佛寺觀音大士高十丈餘鎔銅所鑄
先是大士託夢於道者令其募銅於外郡得
銅即投之井凡幾年不知銅若干斤及鎔銅
時寺傍一井銅源湧出鑄方畢銅隨盡其

殿宇木料亦託夢道者俟風雨晦冥日至城
外江上候木木果如山積乘風浪來若鉅若
細無不備也殿之落成特假手于匠氏亦所
謂天造地設神運鬼輸此事誠應乎太上之
靈真偉矣神矣

五十

數十年來屢聞人言僧有坐而火化者訂日
衆念佛會送之若云真佛故能如此余以問
唐先生先生曰不然終是邪道一日里中寶
閣寺朱道人者坐龕中於坐聲響如雷余偶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卷一

隨先生視之先生曰此邪火也五祖亦祖不
聞如是

五十一

嘉靖庚申余館潯上董宗伯公延舉入陸抑
齋赴京訓其子而抑齋長即適初婚母氏不
欲其割愛遽行也余亦對抑齋述親友之意
思家或成疾姑遲其行何如抑齋曰若吾子
果爾這等兒子要他何用莫說病死了我也
不惜竟同去父為子網抑齋得之子後登科
官四川別駕○沈鏡宇亞卿余訪之留酌子

漢傳樓新制... 蘇州有一潔烈奇偉之士家貧止卓四張每

讀史

讀史至秦檜殺岳武穆便以手拍卓高聲大... 蘇州有一潔烈奇偉之士家貧止卓四張每

嘉靖... 蘇州有一潔烈奇偉之士家貧止卓四張每

公季考諸生蕭亦越誠蓋以門生求婿也時

教授陳先生言丁未會當堂責曹生奔苑長

馳許及更加笮責諸生竦然嗟今之二邑

有試而府庠生群趨之者恐責之不可勝責

矣然教授風靡知之而不言者多也况望其

有責亦責者乎

五十四

近年官員陞轉都憑邸報然走報人有行者... 過信走報言便辭捕按兩堂竟坐虛羞漸真

至告休以去○文貞徐公在朝時有一京官... 王府長史所謂求利未得而害隨之

五十五

凡入覲年赴京大小官其家口必宜還家遠... 伯矣家眷留西蜀卒以年老罷職往復携家

五十六

南天司成劉公知評江右人動遵監規持法

卷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不阿吾湖一上舍貴介公子也馳馬傷其面... 此數十年以來所未遘也

五十七

古人言利必言害言得必言失言福必言禍... 未及吾湖兩尚書既率皆不敢奏聞而撫按亦

寶相蒙賜葬祭帝在高公之上何也竈產之
差千里之謬知得不知失知利不知害知福
不知禍有自來矣平海澤以余言為然

五十八

湖郡守陳公初學曾滿河南確山令語余曰
漢時令某公苦旱求雨不應公竭誠求必
得令民集薪斧求雨終不應吾有縱
火自焚亦已而果自焚死時一丞一吏傷公
死俱入水殉公兩卒夫沛沛及旁邑今祠某
公神位在上忽而向東立而東向凡祠某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 三十一

有不哀不淚墮者嗟乎人臣致身事君繼身
以忠王事者自古有之求不惜慘禍死烈火
中如公非數千載而一見者乎貪官汚吏驅
民于雷火者睹此亦可媿死矣

五十九

大學士徐文貞公階語余曰大凡書本上話頭
聽信不得者多即如長平坑卒四十萬恐世
上無此事今有一千卒於此請公為我坑一
坑看自然不易得應命不得况進而萬又進
而十萬四十萬乎大意坑害也今人亦有坑

殺我的話疑是此意之誤

六十

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宗伯潯陽先
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董却守少游郡庠
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
闕張廷信公永明潘尚書季馴諸老皆然不
三十年而吾湖有二三士夫途遇郡公祖不
避其轎在輿拱手一公祖答拱一公祖不答
付之若若不歸焉嗟乎何廢禮放肆至此於風
俗大有所關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十 三十二

六十一

俗吏不遵禮但以從俗為恭比而是湖郡
府官上任齋宿城隍廟有酒大約演戲者多
自太守筠塘陳公幼學始用蔬酌罷戲桐鄉
縣送秀才應試及童生新進大約演戲於明
倫堂萬曆戊申春二月李子臨川作主酌昆
侯頊日華之彥亦不用戲士夫傍觀者皆以
為齋嗟此豈論豐齋哉

六十二

漢成帝遊後苑欲與班婕妤同輦班辭曰自

古賢聖之君必有賢臣在則三代末主乃侍
嬖女今欲同輩得無近之乎帝乃止南史
宋明帝於宮中裸婦人觀之王后以扇障面
帝怒后曰宮中自有樂事何至姊妹裸體相
視以為樂耶婦德懿行不從主欲古今罕及

六十三

奇技淫巧奢靡之物自古無不敗壞自古未
有能傳子孫者吾湖有仕宦內人造珠冠者
用銀四百餘兩聞不久即轉之他宦家理或
宜矣近又有聞四百金少者耳更有千金者

續通志

卷十

三十五

珠麗鉅異常也

六十四

薛方山先生武進人督學吾浙臨湖謁
廟退而諸生說書與諸生講解經二時反覆不
倦維時郡邑止照舊茶飲未嘗設菓餅及飯
亦見古風余在諸生中目睹盛事

六十五

宸濠之變其未出師也南康太守陳霖湖之
長興人時未有人告變獨上疏云宸濠必反
臣袁庸乏軍旅才請代臣為知府者即致仕

去較以應位不捨臨難債事者豈不賢矣哉
公之孫昌言後更名深中浙江巴酉鄉試博
學和才多所著官終知州

六十六

萬曆癸酉間江右建昌一近溪先生汝若以
道學名于時入京師謁國張公居正極加
禮重先生上坐當大賓禮聞其言甚正極論
持盈守滿之理相國竦然

六十七

太史公食貨傳以本富為上如務農桑起家
者而巧富所不取焉里中一人恃兄貴凌人
兄卒未久被讐擊至家呵之跪下以糞灌其
口訟未畢而家隨破矣潯中又一生恃叔貴
起家數千金被讐扶至慈感寺戮辱備至亦
以糞灌其口塗其身者弗論也其他仕宦明
經為屬託被人毀冠裂衣用溝泥塗身於郡
邑門者不可勝數哀哉財之誤人甚大而入
卒弗悟已

六十八

蘇州文衡山先生徵明戒子孫曰吾歿若等

慎勿為我求入鄉賢祠子孫問故曰吳泰伯孔子所稱至德季札才近伯夷公子中之最賢者二公儼然在上吾安敢濫側其中耶先生不居已於賢而賢卒為人所稱其可重也已○羅念庵先生洪先父官州守江右人鄭澹泉先生父吾核公官學博海鹽人皆賢而祀之祠者念庵澹泉二先生見鄉賢濫觴不忍其父之混名其間也皆抱其主歸二先生之見其大異於近世士大夫家所見矣

六十九

續見聞錄 卷一

三二

桐邑沈生性善少貧賴上舍王君化起家王多所扶助莫大之恩也後有小嫌沈生行本可黜革疑王為之地卒成大讐親友莫能解王卒家廢沈之子買王地為父墳扶柩停穴所王之甥婿鄉人輩共舁沈柩投之河載浮載沉者兩日夜骸骨解散不待言矣君子曰夫王今而後得反之也天道不昭乎○里中一人余家至親也其人奸詭百端不可名狀夫婦雙柩將入土舟載已至穴所矣風發舟覆雙柩上下顛倒鄉人亦曰天道昭宜也

七十

里中沈雙溪先生訪一友人董姓者其家鎖一負券人於小樓上先生睹鎖者面容不佳謂董曰可亟放之其人至家當夕卒○長興臧堯山先生之父開典于城門內偶至典中值一鄉人贖典物者與家人小忿爭臧翁不直其人其人逞忿以手撲翁面者再家人欲痛辱之翁不許反送其人至門安慰而別其人到家甫三日即死○莊信張公永明初仕蕪湖令甫三日未行一事也有二民杜公

續見聞錄 卷一

三十八

與大罵公異之不加刑思所以處之之法未得詰朝厥父兄弟皆來請罪云吾兒癩疾發狂請痛治之公曰既是狂疾吾且弗治可領回調理其人三日後亦卒公之大度能忍如此安得不享高爵垂名竹帛也○堯山先生名繼芳仕為松江太守多美政居父母喪三年不茹葷不入卧內在松江值徐文貞公當國巡按公令府建坊落成巡按公以真神慶拜先生但佇立不隨後拜人問故答曰統於所尊不敢拜也

七十一

平湖陸胥峯公官主政三子光祖即太宰蒞簡公光祚光裕皆登科第而祚官顯所居對門某家屠豕為業却非貧人家可三百金屠豕腥血淋漓胥峯厭之一日命家人多市磚灰砌塞店門阻其出入三子皆不知也既知齊往其家再拜謝過其人感德無言終易三百金以上之屋具禮而送之別居焉嗟乎今之仕宦家求如陸氏三公睦隣厚道未易得矣

續見國朝雜紀

卷一

三九

七十二

禮有三不葬市井之地不葬廢觀寺院之墓不葬離隙之地不葬○前人已葬之地不論賢否萬分不可毀掘毀掘見屍必有顯禍子孫受害無涯

七十三

桐令高傳岩公梅四川人受鄉士大夫生員禮甚狼藉金華火腿至堆壁間一日召木匠入衙工畢木匠懇其家人曰我有子患痢思此肉乞一小塊家人將一大隻賞之不知此

頃價四三錢也公子先還蜀所帶回珠花值銀兩許一朶者頗富至荊州遊娼家娼家想是叩頭為恭公子未嘗與娼有情率以珠花行賞二十年後高有親周姓者作湖州照磨云與高門戶相對余問高家事今若何荅曰家事蕩然矣傳岩尊人官方伯析產頗鉅宜棄亦猶充胡適至此蓋子或不肖不諳守成所鑒歎

七十四

高曆亦未春二月桐尹須公上任嘉慶中歲故事鄉縉紳有公酌之酒之餘謀之所親曰此分子要從厚問何也曰客席一卓舊規治穀百盤須銀兩許余不從家整薄席款之須公頗悅諸公都厚費併力然出於厨夫包辦弗佳也嗟乎主人固不可有慢客心亦不可有媚客心慢客媚客皆非禮也然而媚客品最庸矣○士大夫一飲一啄一言一動皆當為世道慮為地方風俗慮萬分不可只管目前徒逞已見不使出處辭受大節所關然後於昭地伸其節也

七十五

都御史王公汝訓滿撫臺 尊人家業儘大然
恐盜入其室也終夜防守多至廢寢 公委
曲勸其父曰財身外物也何乃自苦如此乃
召其宗族至親執友亮情分析約十去其過
半防守既解尊人得以高枕卧者皆公散財
一著地位高也豈世上守錢虜可同日語哉

七十六

嘉靖間嚴世蕃倚父當國鬻爵賣官受誅宜
矣然當時門路不雜今雜出矣清濁分明今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

十一

十一

混淆矣不但君子難做連小人也
不好做得 奈之何○或有問于趙山人曰墨吏狀若何
山人曰不忍言不忍言譬如娼家一般然當
時也存些廉耻掩房避人如今徑在大路上
清天白日淫媾全不怕人看見何由道不
至此竊恐天心厭亂國家或有不可測之禍
奈之何

七十七

自昔相傳云郭璞題湖州 永無兵火之灾
終有魚龍之患不知果否果是郭璞有此題

鄙見以為未必響慮今日可慮之大者何必
兵火服食太奢僭竈族太恣肆人心太奸險
衙門人役索財太縱橫生員太不知有郡邑
法紀絕不似嘉靖三十年以前氣象無兵火
而已灾何必魚龍作擾也

七十八

趙甬江文華視師本浙一時氣焰頗盛其在
嘉興也不知何人作主宴之聞湖中飲酒時
醉後連擲玉杯二三隻於湖玉杯貴重之器
胡草芥視之至此甬江富貴已極意踴心迷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

十一

十一

不足責矣彼為主人者既可與甬江獻酬則
方其擲杯一隻時何不扯住致使一而二二
而三至寶輕投大是可惜所謂富貴則親戚
畏懼正此之謂歎

七十九

提督荒政給事楊文舉按嘉興聞太守王公
賜德款之送代席金十兩楊不悅呼船頭欲
賞之王公曰此是知府俸金老大人看得甚
輕自知府看之甚重不是賞人之物若賞船
頭不如仍還知府命手下不致回訖意當家

人簇擁奉揚之時王公獨立不懼如此可敬也夫楊渡江蘇州巡撫兵道差人去探前路款待事宜當時若有一二當路如王公其人

八十

有主張有正氣者在則蘇州諸公何以病狂喪心沿及嘉興嘉興兵道治酒委一縣丞料理縣丞囑厨夫曰今日是我性命所關汝不要害我嗟乎一給事且然若朝廷駕過將如之何堂、天朝貴官大爵不意無人到此田地可哀可哀

續九國雜紀

卷一

四十二

三十二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朱夫子註云泄、急緩悅從之貌今天下主上精明衆賢戮力固未有顛覆之狀如周室然而急緩悅從者未可謂無其人也夫急緩悅從所包甚廣未易指數樂姑舉三事論之入 觀齋捧表文大典也入 觀約二月辭朝除雲貴廣西四川最遠八月可抵原任齋捧九月辭 朝與入 觀事同明年正月二月可抵原任今據目見至十個月外尚多在家理事者恬不以為異不謂之急緩而何新

官初任人臣事君之始優游在家急緩與入觀齋捧同前輩不敢為此見撫按亦有忌憚心今先是撫按恐得罪下官來遲絕不問故而吏科限愆者俱務寬縱不照舊規皆所謂悅從也余竊欲撞 朝鐘擊登聞鼓請問諸君在

祖宗朝

世宗朝敢如此否今

主上寬仁姑不計較尔一旦

乾剛奮發如法處治不少貸諸君復敢如此否

續九國雜紀

卷一

四十四

三十三

其斷然不敢無疑也孝子不因父慈而迂逆忠臣不因

君仁而越律犯紀有世道之寄者已往不追亦可防其將來矣

八十一

雲間王起雲嬰兒聖科也一鄉大夫晚年舉子中痘起雲視之回曰不佳大夫集諸醫並治痘愈脫殼大夫大開宴謝諸醫亦請起雲實醜之也宴罷起雲曰恁老先生開宴令公子痘終是不佳大夫盛怒碎其卓已而見果

殤或問其故曰一身痘只是一箇種子不好脫殼不得其為術亦神奇矣哉○起雲子亦業醫術大不若其父或問之先生何不傳之令即曰小兒不濟事纔見銀子便要更無一點精進向上心腸如何做得名醫米醫如王君可以聞道不但術高一時也

八十二

萬曆丁未某月

上特命差行人某召故閣臣王錫爵故禮部尚書于慎行南吏部侍郎葉向高入閣禮部

續見閣雜錄

卷十

四十五

三十一

侍郎李廷機見在京不旬日先入閣此

主上至公至明定自

宸衷 登極以來第一舉動四海風聞莫不欣

懽嘆美不知廷機緣何不得人心紛、指摘

廷機固辭

上不允從天下又仰服

聖斷非眾言所能搖亂也 巨樂歸田三十載

與廷機未嘗有交竊謂 朝廷用人如醫者

用藥今天下在位諸臣固皆賢人君子然不

無一二貪濁者廁于其間諱如人病火症一

般用廷機未必不是清涼藥試而不効劫之未晚方奉

上命而言者聲、何也同寅協恭開誠心布公

道端於

廟堂諸老願望以貧雍熙之化焉

八十三

萬曆甲辰嘉湖蘇三郡數月間有四大變異

事平湖縣吏某為夫一雞不值銀四五分爾

致隣人母子於邑丞、不察搜其婦夫自外

歸直入官竟剖于腹以明心跡禍甚慘焉或

續見閣雜錄

卷十

甲六

三十四

云此是邑幕事非丞也○乞丐船 大都出

淮陽人今又不拘丐首善騙術菓餅內置藥

幼兒女食之啞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

人不得其踪跡幼女長大美者淫之賈棄得

高價其醜者或瞎其目或斷其手脚指教以

求丐話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數痛責甚慘嘉

禾有一被害家得實首之官、受屬從輕發

落方出門地方人公忿群毆辱三人于市

立死乙巳丐首又犯吾鎮太守陳公繫之獄

相繼死不及成遺○ 務憲副公名某官提學

御史素不為公事偏訪郡丞請焚燹夏六月
湖縣兩郡丞以下俱與禱公謂郡公宜節勞
而告災亦須七月不宜太早與諸人意左諸
人不勝忿遂鼓噪將房公毆傷其面衣冠
俱裂蓋冠裳之被辱自古及今所未有者
張獻翼者號劍子蘇人善詩文年垂七十用
價典一婦琪缺以原值取贖張處之或過
德之官而差致健卒也遂忿昏夜持刀入張
張無備殺張男婦禍連宿客凡七人已而健
卒以自殺○李季白一難小物也邑幕學其
吏致幼子受慘毒死法當抵命後不知作何
發落丐船積惡一旦亡三命孰不謂天道昭
昭然聞仕官有受丐賂者恐無是事房公受
異常辱不因私屬召禍但六月之望非望七
仕宦登舟入郡之時張幼子者年七十而典
人少婦贖不如原數亦可情寬况懲之官過
矣六人俱斃波及宿客傷哉

八十四

太守陳公勳字無可謂清慎勤萬曆甲辰十
二月上官次中取獄中死犯凌線重笞六

見聞雜紀 卷一〇

十閱數日復笞死此犯與紀勝童罪皆干
門神人胥忿勝童丁未冬亦死其死施敏董
悉皆地方所大稱快者凡公刑威所及大都
積賊積棍積賭積年教唆之人自未有及無
辜者人或私憾謗公過嚴辟如農家芟草一
般情農夫時根深草長四五尺不大芟治何
由見平地成良田公非殘忍刻薄人也至於冰
清玉瑩非飲食惡衣服自是公之天性致然
矣○公不能無過在性稍至輕信人言自
已亦輕出言然曾次洞豁是非炯然逆耳之
論多所茹納事有議行而報罷者或平溼公
朱國禎之力諍不佞樂之戇言與有力焉今
之君子可惜動以聖賢責人而未必以賢人
自處於公不將功過準然而丘民之口夫有
不深嘉不樂道者公其二千石之最良者哉
○公清慎不待言公不憚夙興夜寐一日之
內在政事堂者約五時三年考滿足可當他
人六七年其勤有大過人者撫按二臺雖知
其賢何人肯薦語及此

八十五

七三一

本鎮裁革巡捕官略本館設有巡捕一員承
 上接下似不可少但苦數十年來一官署務
 便仰視積書五六為師益不經心盜置末務
 眇視
 守二道及本館禁約專一接受手本擅理民
 事一詞繞入非銀數錢不差人及至問詞太
 約官須五六錢書手二三錢為例事情稍太
 賄及二三兩餘本鎮民俱以小本為生捕官
 輒指呈堂為由往來非四五日不了民所最
 患愿脫衣典當揭債求免刁民大戶欲逞豪
 勢以酒食結納授詞凌雲此官在鎮一日官
 與積書弓兵非日八一兩不充其欲一年不
 下七八百金膏髓暗抽涕淚日墮民間隱痛
 未有甚於此者衆議集思惟有臺端嚴示禁
 約刊立板榜不得擅受民間一字庶幾大害
 可杜蟻芥安生陰功無量蒙
 三臺各上司嚴批永裁革不得再行擅受
 八十六
 太守官尊自秦漢來已然而漢尤重宋亦不
 輕入國朝洪永宣順成弘間亦重至嘉隆

萬曆間而始輕然萬曆輕不可言矣輕則褻
 褻則下屬百姓咸卑鄙之令不行禁不止有
 太守名無太守實矣其重也必自重而人重
 之其輕也必自輕而人輕之不可他尤也嘉
 靖辛丑壬寅間嘉興知縣李君時行東廣人
 業已陞主事將行太守某發其不職狀寧但
 褫職擬軍行原籍定衛當時不聞而臺二司
 得以寬釋之也○嘉靖丙午丁未間嘉興太
 守趙公濂陝西三原人嚴重有體屬官相見
 不聞留茶何况舉酒饌成以後少松勝公令
 東廣番禺其守某少松語余曰三年內未嘗
 留茶余問守行誼若何少松荅曰好不意今
 日氣象萎靡做效成習若以為不如是必不
 可以用世嗟乎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自少讀
 過至入仕而忘之皆宋儒所謂讀書不識字
 也○余戊辰舉進士已庚辛壬皆在新淦生
 員相見余必南面而臨之未嘗傍立不聞生
 員有謗聲迄今三十餘年縣令諸公皆不傍
 立行師生儀若兄與弟並立而揖者多矣惟
 我世道人心今亦可古緣何縣官新任遇謙

退學異失禮的人生負反以為好稍執禮
方嚴生負同聲便說不好此豈生員之罪哉
一為父母官者憂說畏讒之念重屈已徇人有
自來也

八十七

易之中孚曰中孚豚魚吉言至信可感豚魚
也余以一事證之聖人說話更無一字謊人
余家有一犬畜之多年狀甚頹敗余憐之
以魚肉人飯餵之知其不久也時有二犬素
肉食者恬然相安更不奪其所餵必是亮余
憐老一念真切故能至此夫犬且然豚魚可
類推矣豚魚猶然况人惟萬物之靈豈有至
誠而人不動者乎故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己

八十八

凡公家事不係一身一家者莫只為自己算
計須要合人已通美方妥在朝在野皆然六
科琉球差渡海風波軀命所關誰人要去然
輪者也須付之天命不由人躲萬曆某年間
一友人應輪着先期告病歸自謂得計不欠

過京察降級改縣丞轉知縣隨卒蓋得便宜
事不但人忌造物亦不相容也○萬曆戊寅
己卯間琉球使臣左給事蕭行人懋奉命至

余分巡駐延平日也採木造渡海船使臣自
張主船頭意向口嘴關民間利害在呼吸間
其來各州縣採木拖損已種之田拆毀久住

之屋荼毒萬狀一日余入省二司公宴余曰
臣子祝 聖壽萬歲不待言琉球國王也
須活千歲方好諸公詭異問故余為述其狀

諸公始知之余去關某三十年國王又薨差
使臣如故事里中唐存懷世濟余寧化遠為
余詳道其苦照往日尤甚是差中朝外有議

將
聖朝勅文 欽賞禮物具在閩海口令琉球國
人來領不知緣何做不來此須閣部大臣協

力肯擔當方纔做得○夫所謂擔當者即任
事之謂也纔任事便要任勞任怨任天下萬

世之重如伊尹放太甲直把商家天下挑在
身上何嘗有此小顧慮纔顧慮便任不成一

且與袁和嗜英兩且憤大略云今天下太

要時便有時的人然却非孔子之時蓋時本之時要和便有和的人然却非柳下惠之利蓋和同之和要清的人世界上儘有不可云無然却要如伯夷不念舊惡又少了只任之一字難言假如本朝事孰有大於治河向來豈無人承任然只與秀才猜做論題一般更無確然有見有才成始成終者○王敬所先生宗沐台疏海運事刊有成書其言鑿可

信然中間利害相當不免覆溺船隻傷多人命如何容易任得狂來亦必不久欲焉可久須從習熟上做工夫使人得海之利不習熟則望洋而怖心生不得海利則惜身而憚心作是求通海而壅塞之也何以濟得大事為國家深長之慮者必不可廢而不講已○徐文貞公面語余曰海船用不得釘用錠樣鍊成用釘則海水鹹釘不久隨要拔出這話想是書本上来的恐不可見之行事

八十九

果報是佛家話聖人所不道也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實是果報

聖語若無這二積字安能生得二餘字來個人欲積善從何處做工夫起曰從忍耐上起凡事含忍得不計較人不求勝人此便是善世人以捨施念佛持齋為善誤矣

九十

張江陵子中狀元次日禮部尚書汪公鎰率諸翰林公入賀汪首致詞曰老先生功施社稷

太祖在天有靈篤生賢嗣世作國家輔相

江陵答曰昌吾後者非今日二子指歎元榜

綱見前雜錄卷十

眼還是第四箇小兒方纔能繼我江陵此言極深極狠

九十一

太宗伯陸公平泉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為宗伯不數月告病歸翰林沈公一貫沈公懋孝當晚携榼報國寺訪之公談笑自若無纖毫病意兩沈公請曰先生亟歸意若何公曰我初見朝時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黥剛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這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

一言不及時事吾是以下久留也見幾而保
不侯終日陸公有焉動乎四體不善必先知
老江陵之謂矣 余入雲間拜徐文貞公時
陸公已在家文貞公向余曰別位尚書我不
憊通臨川去拜陸平泉不可不拜余往拜陸
先是陸在禮部余達上科場疏而陸公為余
覆本盡知余也語余曰先生正人君子今去
地補諫垣不須多上本得只默坐靜坐於
朝端也自有益嗟乎孰知余與爾才劣乎
負先生之獎與哉

九十二

余僉閩憲左轄沈公人稱在轄與公文雅之
時相敘沈入覲與吳交盤庫歲故事請某司
一位監盤而樂以兩院命往兩公詞色大不
相能蓋吳拆銀封兌嫌輕也故事亦不寬者
封、要允過須一月前交盤則可余在兩院
前勢必不及余為寬解而別已而大計兩公
皆註不及考時撫按二公註而公考初無及
及乎此必兩公互相揭吏部難處而均虞
及耶語云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兩公

人耶虎耶

九十三

天下人上智下愚者少中人之性可導而上
下者多如太守廉能則同知以下必化之知
縣廉能則丞以下必化之此常理也必不可
化自有 國法在吾湖太守陳公勿學一時
廉能特著同知吳公從試湖廣潛山人尚公
從試蒲州人皆一塵不染雖兩公秉性故然
而太守薰陶之助與有力焉可惜余所睹記
者歸安縣一丞儘廉潔第峭直不能阿承長
官意大計以下考熟嗟乎寃枉如丞者其人
多矣當路不可不察也

九十四

天下事逃不得一箇真天地於人若真孝真
忠真清真直婦人真善守貞節天地報之自
然一毫不爽吾於本里中二三節婦有驗甚
矣人不可作偽也

九十五

隆慶丁卯余寓國子監前因董懋德識山西
蒲州楊氏昆玉父太守虞坡翁得窺其卧榻

薦席皆用草無繡綉錦衾之襍陳也僕徒質素絕無大宦家態豈天地惻惻無華之氣獨鍾於西北如是耶可羨可法

九十六

余嘉靖己未入南雍晤錫山俞友問渠貴邑船君家甚其鉅富今聞喪敗曷故俞曰弟兄相讎訟之官官下之獄膏梁子弟不耐窘奪互相求勝用銀不暇稱允唯意所操亦唯家人張主一日不知允若干焉得而不耗散也允今之人莫如兄弟何昏迷至此

續見明錄卷十

九十七

隆慶元年

莊皇帝踐祚謁

至聖先師孔子特起翰林宿儒趙公貞吉為禮部尚書克

國學堂上講書官陸座飲茶已而蒙

賜賚儒紳極榮也尋拜相趙公號大洲為人峭

直鯁介不阿隨當分宜柄用時議論常不合

至援 先朝故事欲與分宜同巡邊晚年拜

相寔出望外公嘗自言趙大洲有箇閣老做

人生信有命不用安排公言非特自道其素抑欲後進之士凡事皆行法以俟命乎

九十八

雲間胡公涵白名嗣政由官生判湖州府事偶以公事至鎮鎮南柵一人活活故殺六歲兒詐人財業已經縣和處歸結矣吾黨偶談及公曰 朝家豈有此法差人拘來另鞠律擬父軍罪一時上官無不允從者若在今日不以胡為生事必以為出位孰肯挺身為此兒雪是說哉當官避事在道陵夷一日不

續見明錄卷十

九十九

如一日矣噫

時拜者故

公警驟欲裁抑之彼已不堪又追比倒馬賊

銀扣減月糧而冬衣布花等項且不以時給

拜父子逞忿乃難劉東陽為首以督府股劑

為名殺党及備兵副使石繼芳石党之姻親

也懸首牌樓妻孥受辱上損

朝廷威重下班衣冠體面後之當事斯土者可

以鑒已變在萬曆十九年

吏部掣籤選官於古無考云自孫公丕揚始非良法成法也不意垂十年餘因仍不改本欲示公而實濟其私至被蒙選下僚面加諷刺朱夫子所謂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殆今日之謂矣少宰楊公時喬本清修士也一入世網遂艱超脫手不能措口不能言深為可惜

徐文貞公階由編脩謫延平推官只當進士

初選一敏且牢實做推官事非專謂

世宗英明不敢閑坐在家人臣之誼本如是公前輩人心腸在家眠坐不穩三陽明先生謫龍場駟丞久居其官講學過日意亦如此今日貶秩諸公百無十九在官在家讀書賦詩作善事的固多飲酒遊蕩囑託公事的也有賢不肖之相去公論具在也然律以靖共匪懈之誼均之為偷惰不職矣請問諸公設以身處

世宗朝也敢如此無忌憚否

張江陵當萬曆丁丑戊寅間鑄錢之念甚切鑄錢便民行使貧人受益不可謂其無策但地方原有錢處則不必開局費事余巡延平地方自有舊錢余不敢迎江陵意虛開一局然亦不聞嗔惱可見仕君子還以自守為止不必曲學阿世

薛方山先生考校烏程諸生其自謂傑才考者二等前未見其為屈也手捧花紅紙幣而出嗔怒之氣達於面目且志譁語識者知其非受用器矣後果黜革籍以壽終○自古及今天下更無毀謗父師毀謗郡邑官的秀才日後會長社進成就者何也終毀謗則其心術便不良心術一不良則天地鬼神必不祐之即有成就時必不永于世余往驗之○秀才讀書作文如人醫自己病痛一般真知病症從其經絡上受虧用藥不差病自痊可既山峰先生甲寅年三月歲考湖學余名在三等第七俗人見謂不是知已然先生批余文

三篇清而未裕切中余病余將此四字粘置座右蚤夜以思如何到得裕處真有寢食不皇之念讀之踰年為明年乙卯自覺討得裕來絕裕便見文字不單薄清空至八月邊叨中鄉試先生為余之恩師固不在考列一等一二三名也先生余不及補報及見其子自華孫以鼎竭力崇厚報之視猶骨肉不枉坐畢

四

子為延平巡道聞前道毛公郵人也而延平

續見聞錄卷十一

六十一

守林君懷玉仁和人入見既見驟雨集毛自應差人持傘以送毛不言林傘夫會意執傘蓋其守聞毛微有言林不悅回首云汝分巡豈貴為天子乎兩君大不相怡如毛公自處處人胥失之矣○鄉同年馮小山敬功平余仕淦為令公已作江右少泰矣移書不佞曰凡初入仕不可有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總好名便要立異總立異不久便要破敗唯平易二字可終身行之余佩服其教

又

裴晉公豁達大度報失印不介意既獲亦無喜色是已

文淵閣印惟閣臣萬曆某年曾失則或以銀鑄而盜者利之奏聞改鑄福建延平府少府署印渡水覆舟失竟不可覓以却無罪項四川布政司萬曆間亦失印七日而獲之榛莽中聞左使劉公在事萬一終不可得左使何以自安其後不知

五

朝廷何以處治居官者豈可以不慎也哉

續見聞錄卷十一

六十二

聞

成祖皇帝朝有一大臣入見賜坐

上偶當飯大臣侍飯

上問曰卿顏色今日何故忿鬱對曰臣妻不賢

適來與臣相爭故形於面容爾

上曰卿第飯少頃一武卒提婦人首至矣即大

臣妻也

聖主念賢臣則殺其妻而不顧

英斷真超萬世矣哉

六

隆慶壬申五月余與同年友湯君蒙 內卷
江右止吾兩人湯先余北去諸同年會饒余
於滕王閣謂余曰年兄與湯共事一時湯差
人往北不知幾遭數年兄靜坐一殿也行取
去一勞一逸同歸如此余笑曰普天之下伶
俐人也喫飯癡呆人也喫飯從古如此○余
自少愚朴不諳機械微倖中會試至臘月取
選憑本部選出新淦知縣至行取時江陵初
在政府加意考選而太宰楊公虞坡又同心
嚴試論一篇奏疏一篇絕與故事迥別至第
三日始定衙門平大事余俱聽命五更枕上
皂隸來報始及知之撫今追往僅四十年爾
乃今日自倉場巡務至五品以下各官無不
先期謀及先期講定行取兩衙門未判爭論
紛然市朝真同市井臭穢萬狀
祖宗成規倒敗如洗有志之士寧不撫膺長嘆
也哉○余既備員禮科太宰楊公謂其同鄉
趙御史仁壽曰昨日原要將李其註吏科却
被劉應谷要薦湯其故李改禮科趙以語范

屏德云 太宰原意如此可憾山川遙隔太
宰薨余不及生芻一拜已而其郎君某以主
政權杭州南關稅余非不知可惜余家貧乏
通候儀物竟致缺情大約余於故人往往廢
禮不特一太宰也
七
漢哀帝問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對曰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此特取辨口給話爾天
下豈有其心如水而其門如市之大臣耶余
乏書失考鄭崇何如人品姑論其理如此
八
九為官諸公素不能自樹立為士大夫所輕
忽故士大夫敢於囑託又從而聽信之變亂
是非貧人受害其品愈卑下矣或問何以為
上曰能自樹立使人不敢進一言為上若地
方災沴所言公公言之則郡邑先當請教商
確不在此例
九
一方外人姓包自稱孝肅公拯之系或假託
也猶知醫為本診太素脉服其藥亦不見効

又自謂一百幾十歲身見關王放還有何疑
佐余晤之林溪越月許來下觀坐間口呼王
湯明先生名曰我喫了王守仁狗骨頭的虧
可憾可憾此等人若為守土之官決當以法
治之遣之出境為士大夫當與絕交今而不
然是為信而不好學矣近聞老賊已死於麓
廟中

十

嘉靖壬辰癸巳間浙督學汪白泉魏野鞠儀
藻鑑精朝一經獎與必發高第法不待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

第課士甚嚴入試之日其難者必罰跪行
責吾桐 君慈試首名因不親論題仍不免
行責今人若既首名文宗必不割捨了何也
慮其中後不以為恩而反以為怨也這念橫
生便欠光明正大所學令人終不如古人爾

甲午年中浙鄉試

十一

里中沈果齋先生余先人友婿也嘗誨余曰
我做秀才時有一上司分巡公郡我失於迎
接掣籤不應各分巡怒時已歲暮不敢回家

行部長興帶去至正旦三四日試文義平道
免責方發回此想是弘治正德間事一時嚴
整氣象可想也

十二

高皇帝時宋訥為祭酒以嚴教諸監生諸監生
成才者往往大用今日秀才先是解說嚴字
不真但遇主司拘檢繩裏放肆之心不遂便
說主司過刻夫嚴者禮法本然之體刻則禮
法外用意煩苛令人手足無措二字承相違
用者如何以嚴為刻善浙十六七年不行嚴

續修四庫全書

卷十

考秀才慈意任情目無郡守家無父兄一旦
督學陳先生大綬以嚴課之景星鳳麟縉紳
胥吏柰何積習風靡賢愚混雜回心向道者
固多然而怨讟毀謗者亦不少矣○余嘉慶
己未入南雍馬孟河先生動遵監規待監丞
博士以下等官無一毫阿徇軟熟之氣余以
初入監遵制熟讀監規親赴博士先生抽背
一段距今五十年矣不知舉人背監規依然
如故否

十三

萬曆甲辰秋楚府以呂易竊宗人華越奏控
朝楚王懼釐金寶入京為賄行違漢陽宗人
疑有私書劫其扛副使周應治擒數十人縛
緝以金鼓迎入省城痛捶之械於獄諸宗大
譁抵督府欲擊周周走免而撫臺趙公可懷
遂受慘禍後以謀反聞坐斬者四人革祿發
高墻者甚多宗人以公憤戕地方大吏趙以
輕取死至今嘖嘖未已而楚宗卒不可也

十四

厭常喜新去朴從艷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
在富貴中人之家且猶不可况下此而賤役
長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予余鄉二三百里內
自丁酉至丁未若輩皆好穿絲綉縐紗湖羅
且色染大類婦人余每見驚心駭目必嘆曰
此亂象也未幾為戊申自毘陵以南洪水驟
溢米價騰湧插秧田十無一二冬必不穫明
年已酉不知荒歉作何狀既荒恐有意外不
測之變柰之何哉

十五

唐先生常言

本朝有人當

肅皇帝入繼時

兄終

弟及事理頗亦難斷而諸公議論紛紛俾

聖意如何先後自張桂二公

繼統不繼嗣五字一出而霍又從而和之大禮

遂定

本朝人物直超邁漢唐未易及也

十六

善莫過於揚人之德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少時訪憲友某見其父伯輩聚首所談只唯

笑人譏訕人若以為樂事也弟若兄不但暮

年不得其所其死也皆從俗火化今子孫皆

零落不振可鑒已夫

十七

湖郡柏栗公知縣題碑人絕塵之守臨行

銜內諸器物分毫帶一銅盆日用洗而者

亦棄去清瑩可愛鄉士大夫春元請酌皆赴

但藉此有所囑託衆弗敢也尤不可及者尚

書董公孫某大座師家人稍有不循禮懲治

不少貸今人一遇同年家有事便束手無策
緘口不言卑矣若遇座師不知何以處分

十八

降菩薩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為
邊士吳僧隆菩薩表求焚身救之許焉積薪
坐其上圍以刀戟擁燧未至口吐三昧火自
焚肉盡而枯骸直立節不墮謫者由是皆
赦今吳中有焚身圖也

○古時士大夫病在率直粗傲顧無別腸
容易醫治今日士大夫病在細軟謙卑顧多

續見開禧錄

卷九

別腸不易醫治得然却要以地方論不可云
舉世皆然○萬曆某年嘉郡太守龔公入覲
還余訪之有一士夫在賓館余問要拜否對
曰先四拜後復四拜余問何也曰先為久別
後為復任以便是細軟謙卑之症○宋人有
言舉朝皆鬚眉婦人余少不以為然今日看
來悍然不顧肆無忌憚既似男身委婉聽從
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畢竟像婦人
者多易曰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能獨立便
與婦人襟居不妨然丑界上容他不得故聖

人又云遇世無悶

十九

初潭集載漢朱傳為丞相臨拜受策有大聲
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
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傳
後果坐事自殺人君不聰四字漢去古未遠
故敢有此言君得聞之○顧雍累遷尚書本
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李于曰何
修何為有此懿符○仲尼白史雖有君不道
三不仕而敢並不祀而敢鬼直能與接入李

續見開禧錄

卷十

子曰直能曲於人非有大學問大涵養不能
若負直自矜曰吾性氣如是其為直也淺矣
何足以云君子○西門豹為鄴令清冠紫綬
秋毫不私而甚簡左右左右惡之期年五計
君收其璽豹再求令鄴因重歛百姓急事在
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為
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
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嗟嗟由今視魏
文時一二千年矣吏風且然何怪乎今之奔
兢趨利者衆也○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

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
為捕盜盡察之坦曰九居官廉雖大臣無厚
蓄其能多積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
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
於人故不察客曰今之仕宦寧特在官貪婪
而已居鄉務囑託富增益惟日不足天道不
加譴焉何耶李子曰彼蒼者網疎而不漏請
君安意息目以待之

二十

太守歐陽欽署到憚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

續見開集紀

卷十

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燕飲臨享欽
曰西都督郵縣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
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
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于下座愀然前曰司
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
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曲為直此既
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飲色動不知
所言問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
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欽意少解曰實欽罪

也故受觥嗟乎此即今之鄉飲也飲必有主
而主未必擇賢飲以為賓而賓不皆純德司
止雖設徒文具爾焉得直言讜論如憚勇於
任過如欽者而仰追古道哉

十一

張江陵既敗蒲州張公四維代之言官論劾
居正子某某等王篆子某

其等科場
黃緣蒲州公票

旨張某某等不問進取公私悉革職除名余
不能記其全

續見開集紀

卷十

十一

旨而大意如此大手段大筆力真西北人氣魄
也偉哉

十二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帝病困
卞太后出看疾見直侍皆昔所幸愛者問何
時來云正伏魔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豕
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昭
君有子曰世違單于卒世違繼立胡俗父死
子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
違曰欲為胡爾昭君乃吞藥自殺

十三

馬要沈封翁塾大寒下顧余生平慣風興絲興未及櫛髮而門者報封翁至矣余迂邇問先生何時發舟曰雞初鳴余不勝嘆羨乃余婿南潯錢子人舟過我非午則未必經宿明日行余憾其無家法嘗曰錢氏必敗已而田產家業不下萬金果賣盡他徙次壻桐鄉沈子為副憲遂庵公兒其過余家半潯路而近晏起晏來較錢尤甚吾沒不及覩其敗耳若沈封翁子孫貴顯綿長宜哉

續見聞錄卷一

三三

十四

謝安石與支道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爾

又十五

余請告還省停臨清州數日同年于公有年以待御養疾在家屢過余寓只乘馬不乘輿家事亦蕭然清也 浙縉雲同年鄭君汝璧語余曰弟等在家乘馬出入道遇族人尊行或賣柴魚菜生理者必下馬作揖別十數

步復乘余問假饒不下馬如何鄭曰他會罵亦相傳舊規如此

十五

鮑宣妻桓少君初歸宣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乃悉屏侍御服飾更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

續見聞錄卷十

十四

縣孟氏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久之同入霸陵山中業耕織詠詩彈琴以自娛多所著述至吳依臯伯通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於家疾且困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墓傍成曰要離烈士伯鸞清

高可令相近

李子曰鮑宣梁鴻清高絕俗少君德耀婦順
邁倫伯通亦非尋常人矣彼鮑梁二君者生
前生後何修何為而獲此良配以流芳百世
哉

廿六

翰林方公從哲德清籍京師人大司成在告一日偶
乘蹇騾行街坊而巡城御史某公門人也其
跟隨人不知為方公將鞭狠打騾一下騾跳
奔方公墮地門人尾其行造宅請罪公曰無

續東園雜紀卷十

卅五

此事我不曾騎騾出誰妄說至此倘聞之市
朝不雅我實未嘗出也或取官人誤認耶此
事雖小而公雅度寬弘善處師弟之間曲盡
其妙矣迥未易及

廿七

里中有主妓某氏厥夫某嘗作短工于密印
僧家知僧囊頗饒傍人笑之告僧淫其妻事
在郡守陳公幼學郡批烏程問理烏程已捷
僧具由報矣陳公覆審召鐵佛寺一僧置
之閒房厥夫亦遠置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

僧若熟識其高平歸國淫謀日夕屢遊我

物某物如何不認稱詢實者鐵佛寺僧出
婦曰是乎若却認得乎婦曰正是太守然
縛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決密印僧竟得
白郡門外聚觀者至二三百人咸稱快焉
僧道不守清規自是莊間常事然却要存些
體面庶僧門道院亦有光輝若肆無忌憚往
往殺身寧止受辱而匪余所目擊焉廣開
利濟院僧某見殺于姦婦主人之子廣福寺
僧某見殺于姦婦之夫割其首送官兩有可
鑒不足惜已

續東園雜紀卷十一

卅六

廿八

吳中明號左海歙縣人兩成進士趙公志厚在政府有族
人名學仕者任南京工部主事用官銀三千
兩不明被參不議賠償亦不擬罪止調官通
判已而未赴京從內竟補饒州府判吳公極
言學仕應坐監守自盜律失出併論南京法
司衙門公論定趙卒問徒正法彈章傳播海
內惜余未之見也噫天下未嘗無人但無人
用之爾如公真直道事人者我今官按察使

廿九

戊申七月長興丁慎所公元薦下頤道及原任吾浙撫臺王公汝訓山起南京刑部侍郎烏程籍吳江沈太素公季文巡撫河南特本薦原任吾浙巡按彭公應參又二員某某皆在林下者特薦與復命不同王公云多懿行余並喜而識之○王公與慎所父同年慎所曾造其家時王公厚賞俱散盡無磚瓦重門之蔽命童子開籬柵延丁入景象幽雅蓋人間地行僊也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三十

余長伯家最薄先贈君代償其負券零星難數一日下姑蘇市貨將還家長伯負鄔氏十餘金索甚亟祖母權辭對其人云俟贈君回即有處贈君不忍祖母食言即以所市蘇貨一船盡償鄔去較范公麥舟之助多寡雖殊其尚義一也○里中孔姓者失十餘金于肆中贈君拾而藏之須臾號泣來覓慰之曰母泣也開其封如數悉遞還又一鄉間婦人亟行市中墮倒挿贈君追而還之婦泣拜謝

去先贈君懿行詳載唐一菴先生誌銘及家傳遺事此特百分之一爾不肖萬不能及者則先贈君為善出自夙稟素心隨感而應初無好名責報之念古人所謂陰德贈君有焉

三十一

人當不如意或遭大患難時可以考見學問操持當窳得意富貴榮利駢集尤可以考見學問操持故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少不然即為小丈夫矣學者當時時猛省

續見聞雜紀

卷一

三十二

李固與弟書曰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涉其八但未到益州爾唐先生足跡遍天下獨不到四川晚年欲行其兒孫輩長跪阻之恐其客死也先生曰客死與老死牖下總一般先生無書不讀何止五經賢於李固遠矣若余壯年五經雖嘗涉畧獨苦拙性不能記人姓名左傳胡傳雖讀猶不讀也宇內山川百不睹一况八州乎

三十三

嚴君平遵常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皆不受曰吾非不足子柰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僦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子家汲汲營營常苦不足我以卜為業不下休而錢自至猶餘數百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向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歎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爾嫁娶

畢敫斷家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

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三十四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古先聖王好為此繁瑣以吾人也人生世上此身此心唯禮可以檢束之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禮不可一日無也沈封君塾在座鏡宇昆弟四人一語不發偶一日沈中丞稱作社主鏡宇以侄行猶執杯遞上中丞送客余訪沈繼山亞卿偶持齋素其內人併繼山不供一葷肉余

讀書董氏拜三姓唐先生下顧董宗伯出趨莊來唐先生坐坐坐宗伯與余在旁懋德待移時先生亦不命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人所以長與禮之為助甚多

三十五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君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身而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季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三十六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為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廷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歎下方不寧豈惟士負天子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視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至夕乃釋軍中遂定

三十七

藝祖將北征京師諛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

在厨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决乃來家問恐怖婦女耶

三十八

衛大夫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吊而問之其子對曰吾父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為去聲為善矣唯子知我○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

續修四庫全書

八十一

為語也○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他出德操入其室命其家速作黍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俄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李子曰古人所云通家之好固若是乎今人投刺通家者多覽此深媿○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始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爾

報國諸臣姓名

侍講方孝孺字希古浙江寧海人
修撰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
左拾遺戴德彛浙江奉化人
編脩王良字欽止江西吉安縣人
編脩程濟陝西朝邑人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不知何許人
吏部侍郎毛太亨不知何許人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
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

續修四庫全書

八十一

侍郎黃魁不知何許人
工部尚書嚴震直湖州烏程人道遇建文君吞金自盡
侍中黃觀字伯瀾貴池人洪武中會試廷試皆第一妻翁氏二女同死
兵部尚書齊泰溧水人從兄弟敬宗等同死
尚書鐵鉉 上賜字鼎石鄧州人
侍郎陳植廬江人
刑部尚書侯泰字順懷南和人弟敬祖子紀尋坐死

尚書暴昭山西潞州人

侍郎張昂澤州人

侍郎胡子韶字仲常嘉定州恭縣人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

侍郎盧迥浙江僊居人

侍郎郭任鎮江丹徒人

主事巨敬陝西平涼人

都御史茅大芳揚州太興人

都御史陳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

僉都御史周璿青州諸城人妻子皆繫獄

御史大夫練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

御史大夫景清陝西真寧人

都御史司中不知何許人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西隅人

少卿薛崑陝西關鄉人

大理寺丞鄒瑾字公瑾吉安永豐人

大理寺丞劉瑞江西南昌人

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弃官迹遁莫知所

終

太常寺卿黃子澄字伯淵初名湜以字行江

西分宜人

少卿盧應龍字希晉浙江寧海人

少卿廖升湖廣襄陽人

少卿高巽志字季敷其先徐州蕭縣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興化莆田人

戶科給事中韓永西安人或云浮山人

刑科給事中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縣人

戶科給事中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

監察御史魯鳳詔陝西廬陵人

御史董鏞不知何許人

御史王度字子忠廣東歸善人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

御史甘霖安慶懷寧人

御史高翔陝西朝邑人

御史王彬字文曾山東濰陽人

御史鄭公智字真真台州寧海人

御史王玘蘇州人

中書舍人梁良玉變姓名走海南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

中書舍人郭節宋不知何許人何洲海州

不俱變姓名走異域

行人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

宋人府經歷宋徵妻子并被殺

鎮天監副劉伯完亡去莫知所終

布政司參政鄭居貞徽州人

山西布政司理問徐讓不知何許人戰歿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祥符人與家人同赴

火燒

西州按察使李文敏山西蔚州人

前會都御史江西副使程本立嘉興崇德人

自縊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

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弃去莫知

所之

徽州知府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

蘇州知府姚善字元一湖廣安陸州人

衛輝知府孫鎮合肥人薦起不就自號冲玄

子

寧波知府王璉字器之日照人文廟赦還不

仕

濟南知府徐安寧波郵縣人謫戍雲南

徽州知府黃希范不知何許人論死籍其家

知府楊任浙江嘉興人子禮益同被殺

知府葉惠仲台州臨海人被戮妻蕭氏為奴

同知石允常免死謫戍

教諭王省子通判王禎同死于義

賓州知州蔡運南康人靖難後論死

沛縣知縣顏伯瑋自經死子有為自刎江西

廬陵人

續見明非紀

樂平知縣張彥方龍泉縣人梟首暴屍顏面

如玉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僊居人靖難兵攻城

破恕死之

孝義縣丞衛健戰歿

沛縣主簿唐子清為北兵所執不屈死

典史黃謙死事與唐同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其徒諸

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等同日死聞

文皇登極詔也

進士陳周不知何許人雖承吳僧道衍之薦

隱居錫山終身不仕

進士王高南昌人與劉瑞同年坐縱方孝孺

剗鼻于樹下與瑞同死

舉人劉政字仲理長洲人方孝孺所取解首

孝孺被戮政不食而死

生員高賢寧王省所教士志不授官

燕府長史葛誠

燕府伴讀俞逢辰字彦章年國宣城人以泣

見聞雜紀 卷十

八十七

諫被戮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死獄中

寧府長史石撰山西平定人支解而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以字行言安泰和人自經

于應天府學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璟浙江青田人其父文

成太師也下獄自經死

秦府長史鄒朴字爾思江西永豐人

晉府長史龍鐔字德剛並州載人不屈而死

魏國公徐輝祖鳳陽人中山王之長子年四

閑住以疾薨

越舊侯俞通淵廬州巢縣人陣亡於白溝河

駙馬都尉李堅懷慶武陟人械送北平道卒

駙馬都尉耿璿長興侯之子杜門稱疾竟坐

罪死

都督廖鏞無為州巢縣人送刑部論死

都督孫岳宥死安置海南

都督耿獻長興侯仲子靖難後論死

都督趙清鳳陽人靖難後召入乞閒不許

都督竇忠被執妻與父徐凱同死

見聞雜紀 卷十

八十八

都督馬溥壽州人戰敗靈璧被執

都督陳暉被執送北平中道逸去不知所終

都指揮楊松 潘忠松戰死忠被擒

都指揮謝貴伏發就擒而死

都指揮彭二為健卒所格殺

都指揮馬宣被執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鄧戩 陳鵬俱被北兵擒

都指揮朱鑑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瞿能戰敗白溝河死之

都指揮宋忠懷來戰敗被執而死

都指揮俞瑱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彭聚力戰死

都指揮孫泰力戰死于陣

都指揮莊得一力戰死之

都指揮陳質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楚智 卓旗張同力戰夾河被執不

屈死之

都指揮薛朋濟陽城陷被執教諭王省死之

都指揮唐禮為靖難兵所襲被擒

楊州衛世指揮崇剛與御史王彬同被執不

皇朝雜錄

卷十

李士

五

屈而死

指揮王資不知所自始靖難後追罪廢死

陸梁衛指揮滕聚戰白清河死

燕護衛指揮盧振數罪夷族

指揮趙諒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忠順公晟之子靈璧之戰力屈死

之

河北指揮張倫靖難後戰死

胡騎指揮火耳灰以擒死

指揮丁良 朱彬以兵所擒死

指揮賈榮為北兵所擒

薊州衛鎮撫曾露為張玉所執不屈死

鎮撫楊本處州人

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靖難後死之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靖難後死之

千戶蘇灝為北兵生擒

參軍斷事高魏遼州人篤孝誼善文章京城

破自繫驛舍死

行軍斷事錢片字繼忠蘇州人云死國事或

云病卒

皇朝雜錄

卷十

李士

五

衛卒儲福無錫人調曲靖衛舟中不食而死

衛卒羅義山西都司戍卒曾上 燕王書下

獄

阜隸茅印仔上高人同侯泰被掣後典刑

內官長壽為北兵擒

以下有官職而無姓名

尚書徐公

刑部侍郎金公

燕奉祠何公

松江府同知際於市

有姓名而無官職

朱進常州人

謝昇山東諸城人

牛景先變姓名走死薊州寺中

杜奇北平人極諫 燕王當守臣節立斬之

周璿身死妻子沒官

黃埴 陳子方餘姚人與陳性善同死

以上報國諸臣紀中先列二十餘人矣此採

建文朝野彙編所載而悉記其姓名庶使後學

一覽而易知改革之際豪傑忠賢不約而奮

起如此然追想誅夷慘禍夫豈

昭代之幸哉吾師一菴先生尚論諸臣每極歎

續見聞雜紀

卷十

李

歎歎息而重羨尚書嚴公震直吞金自盡善

効其忠以其體天地好生之德災不橫流旁

及也先生之意大且深矣

續見聞雜紀卷之十一

一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木國禎文寧校正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此三不祥也○凡婦女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來也

續見聞雜紀

卷十一

一

王

王文恪公撰吳郡治水碑記今

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

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故官多逋負

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

淞白茅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公以都御史

巡撫應天等處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

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

理詔復以工部都水司郎中林文沛類如瓌

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

無疆之利博訪群策相度源委謂東南之水

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又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開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印鑿之復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行事耳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授以責成時稿以行賞法令明二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

續見聞雜記

卷十一

二

三

矣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一十八丈皆如瓌所理也蓋宜興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濟吳淞白茅之

關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于嘉靖元年四月東南之水古入治之者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又壞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李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時巡撫都御史治此河

續見聞雜記

卷十一

三

三百

者李公克嗣四川內江人

三

王公瓊山西太原人謚恭襄公八歲通尚書父靜學公師事薛文清公公幼承家學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巖王虎谷二公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郎

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
弛公典漕務印勅判丞母聽撫按檄漕政始
肅治河三年凡漕河里步遠近開坐丈尺漕
舟材木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治漕者按
志以稽不棄毫髮服公精練云 正德九年
公以副都御史整理鹽法檢尋王宗望支氏
渠故道奏復疏浚移掣鹽所于淮河北岸既
免長淮之險又無走掣之奸永為公私利便
○公理戶部邊師乞報草則屈指計曰某倉
序糧幾何某場序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
續見開雜紀卷十一
邊卒歲採秋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師
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橫乞○公蒞兵部寇報
至公坐籌曰某大師出某地某裨師出某地
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絕某關隘
防奔突某輸餉某紀師勦又曰諸凡未悉
之機主師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
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師不窘東
易策勦○丁丑八月 武皇帝單騎巡邊朝
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
鑒也議嚴兵守 京師公乃馳奏 行在命

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
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
帥一人開闡河間近保 京師遠控齊魯又
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
兵要害為 駕蹕處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
又檄在 京守備時察奸究是時乘輿出邊
逾年無寇警 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常公
籌畫鎮定之功也○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
兩端陰卜成敗為從違公獨奮曰豎子烏鼠
續見開雜紀卷十一
聚刺斯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
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師趨
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湖南都次
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
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
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
廷光鎮浙兼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
湖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
焯語人曰濠及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

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漢一人。○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
 卿覲都下洵洵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
 因行大事九卿察無敢請覲公曰予也攝
 位大臣 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覲
 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公反佩印往
 蓋彬獨扈蹕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
 兵部彬有和謀將士不肯從晉漢屠中務制
 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大臣制變
 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適並德

續北關雜紀卷十一

三百廿五

乙亥以戶部尚書改兵部御史高公韶論公
 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疏六上不許丁丑
 加少保戊寅加少師庚辰轉吏部辛巳江彬
 誅下御史獄謫戊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
 萼薦公才望戊子起公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總制陝西軍務辛卯冬復改吏部壬辰七
 月公薨于位說者謂公才極高吏事精敏變
 權應變人不可及云

四

霍公韜謚文敏廣東人公見中朝官有罪輒

命錦衣官校擒拿拷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
 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
 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
 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
 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末世江西事變
 死者四人而已足見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
 衆也願不係所養乎士大夫有罪下之刑曹
 辱矣願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
 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汗獄剛氣
 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
 可也乃暮脫汗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
 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
 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
 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
 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
 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
 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
 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王公廷相河南人
 謚肅敏公嘗曰大識者外偽不能累大氣者
 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迂儒強

續北關雜紀卷十一

三百廿五

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下顧國家之計
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志
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
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
仁時皆以為名言○ 必以穢結社中言事無
所忌諱謫亳州判官陞高淳知縣又陞四川
道御史巡按陝西能約束鎮守內臣廖變為
提學御史贊內臣劉王私書遭誣構下
獄再謫贛榆丞可謂歷試諸艱遭逢大不幸
矣後巡撫四國兵書總憲大勳特正不阿動
輒是聞雜錄卷十一

五

劉源清山東東平州人初仕江西德興縣調
進賢政尚嚴肅百務整齊值宸濠反時已害
孫許二公矣遣兵校婁伯等數人取進賢縣
印公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為防守民志賴以
定宸濠聞之亦有心味機濠敗後官經
湘燕上三十七年補書 崔公銑字子鍾河
南安陽人嘗曰碑誌盛而史質矣唐詩盛而
教亡矣皆劉具而友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

矣封詰纓而臣報輕矣萌帝流而贊禮失矣
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難矣

卷六

辭公致政歸隱元勵志聖賢之學不屑
為博物洽聞之士戊寅江彬等導上遊豫
編率同起上疏廷杖繫錦衣獄時死諫者凡
十人卒於憤然不欲獨生願死復進諫福建
都察副提舉君子謂其振士氣阻權奸植風
俗大有功于世教惜哉年四十四以疾卒
呂公純字仲承陝西高陵人公為修撰時劉

卷十一

瑾竊政橫甚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
道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保
禮聽其直因常却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及
乞養病歸理使核尉尾之至真定不得其過
兩遂公歸五年用言官薦復起供職上疏勸
學謂文正歸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圖之
錫老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
陛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
學傷乎蓋學為白真謹借秦為喻漢末帝尚
能用之觀而進退則聖不為漢文者乎

七

大學士楊廷和，廬州人，由南京戶部入閣，與毛蔣二公同時。時值江彬用事，武皇又多巡幸，武皇崩，邊將數十萬在京內，無皇儲，中外岌岌。公密奏，張皇后散遣諸軍，擒江彬于厚載門，加族誅，議迎世宗皇帝。禮改元之詔，公手筆也。裁革傳奉冒濫等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功，亦偉矣。○毛公澄謚文簡，太倉州人。嘉靖初，上議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馬內侍并皇親邵憲，俱得重賂，咸屬意。文簡公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為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毛公紀謚文簡，山東掖縣人。戊寅，上復欲巡邊，公與楊廷和痛哭進疏，不聽。未幾而有宸濠之變，是時儲宮久虛，權奸竊柄，天下之勢誠若厝火積薪之下矣。公與楊公當居守之任，竭忠盡瘁，攄殫心力，共濟國事，中外宴然。肅皇帝入繼大統，神器有歸，贊襄輔翊，一新庶政，此古所

續見周雜記

卷十一

十一

三十五

謂社稷臣者，勲業之盛，孰加焉？既而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甫諭，太子即懇致仕歸。○大學士蔣公冕，廣西全州人。上欲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制，公曰：陛下受天明命，內而四海，外而四夷，孰不尊稱？知天知日，若稱朱壽為將軍，臣與獲在前，不敢奉詔。公扈駕至南京，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聖手不棄，畢甲則雖鐵軍江彬，罔傳悔。若通亦恭，敢由燕京，冀總督府懸掛牌額。○

續見周雜記 卷十一 十一

則雖文武群臣，守候行禮，亦不肯往。○大學士梁公儲，謚文康，廣東人。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上許之，命楊廷和、蔣冕草制。二公皆引疾辭。梁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草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界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為不軌，震及邊方。庶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

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直諫而托詞悟主有回天之力焉○桂公萼謚文襄江西安仁縣人公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古傲上不能狗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更改湖州武康成安三縣低徊十餘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後為南京刑部主事遇世廟登極議追崇之禮一言悟主遂極峻用讀公奏議皆經國大猷切中時弊無所忌諱至密論時事若放宮人止織造罷鎮守却祥瑞尤時所

續見關雎此卷十一

十一

難言者况其講學論政皆自稽古根本中來于進退之際懇懇不肯自恕可謂名相也已

劉瑾既誅餘黨尚在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少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早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王坐至以張翁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

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哉○霍文敏公復呂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懼明千古之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吏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例蔭義男義侄家

續見關雎此卷十一

十三

儻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宦官皆知警蹙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二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早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公益有比十善生是故敬之

九

李空同先生慶陽上楊邃庵公書曰議者謂

公喜通才獎辨給拔門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實臺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之而未盡耶史氏曰抑觀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

續見明雜記卷十一 十四

成化固矣今觀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耶○左都御史屠僑浙郵縣人公按居庸等閑 武皇北狩命所任擒生虎使者日再促公抗疏虎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櫻其爪牙者奈何忍不惜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語甚切事遂止時濠賄結中外朝野以目聞公且按江右濠謂所親曰奈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令鎮守太監畢真以金器綵段數十逆公于杭公皆却之公歷官端方嚴毅人不敢干以私位至御史大夫

朝廷倚重○林公廷玉福建人弘治改元公為給事中上疏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貨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樂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斬于市人心大快○方公良冰謚簡肅福建莆田人正德間倖臣朱寧贖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公時為左布政使具疏劾寧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建典刑仍乞行巡按御史

續見明雜記卷十一 十五

將已經欵銀盡給還民等語寧懼乃委過下人鈔銀得給還民訖友人黃鞏謂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寇公天敘山西榆次人任寧波府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言于座右浙秋試公與外庶有知縣某持一卷固請公固止之曰不可開榜後乃知知縣所私者人以公為神目在官異政擢應天府丞時宸濠亂 武廟親征多權倖數百公處之有方所選女樂極千人候 駕不三日死者十數公

曰吾為汝登籍分養親識家用則昭簿取之
爾全活不下數百人後巡撫隕陽甘肅等處
屢有大功華夷帖服○胡公富徽州績溪人
官至戶部尚書公為福建按察僉事分巡至
福寧州閱獄囚有五六年不釋者公密禱欲
次日審錄是夕獄中忽發火光州人大驚及
視之火光猶未滅次日提獄囚二百餘人逐
一審決不五日而囹圄一空○王公憲謚康
毅山東東平州人公為御史風裁凜如不畏
強禦宸濠稱逆武廟親征邊將江彬等隨
續見明雜紀卷十一
行恣肆矯詔繫國學生跪行宮外公親謁
武宗悉脫于厄嘉靖丁亥由花馬池拆墻
而入公調度文武將士拒之歷震戒所細溝
青羊嶺等處先後共斬首級四百有奇
弱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僅存百餘騎出境
且不自居其功載對山記○劉公天和
謚莊襄湖廣麻城人公初為御史巡陝西獨
持風裁忤權貴逮繫錦衣獄謫金壇令後知
湖州疏定兩則以便徵輸豫識柱文襄之賢
可以大用熟練邊務撫禦有聲或擬之南仲

衛霍焉生祠碑今在峴山之麓

十王恭襄而下至第九述為各亦多
刪繁就簡者此以下皆朽人所著

浙江督學副使或僉事

劉夫子不知何名四川人號西蜀劉夫子觸
物命題不拘經書但經許可無不登科第者
想弘治正德間任

汪公文盛湖廣人號白泉嘉靖壬辰癸巳任
考法最嚴得人之盛自公始

徐公階華亭人由翰林編修謫江右同知轉
浙僉事初號少湖政憂去巡按某比較二司
續見明雜紀卷十一

十七

吏書杖死學道一書手二司相見按臺問聞
死一書手可令二縣從厚埋之徐公曰先生
大人何言之易易也本道已具小疏欲上按
臺愕然再三懇二司諸公求解公乃止上疏
劉公思唐陝西人于年十四五歲時見之甲
辰乙巳年任

孔公天爵號文谷陝西人善批評試卷

雷公禮江西豐城人號古和官至少傅工部

尚書巡湖州予入府學庚戌辛亥年任

薛公應旂號方山南直隸武進人公官至按

察副使吾師文章高品百年罕見惜性氣

和平爾

畢公鏘號松坡直隸石埭縣人官至南京戶

部尚書

屠公義英號坪石南直隸人陞國子祭酒轉

京卿終以峭直不大用

喬公因阜號壽齋陝西耀州人提學僉事

蘇公濬福建晉江人號紫溪四書易經俱著

有講章可傳世者以其平易近理也

陳公大綬江西浮梁人號赤石嚴查諸生有

續見明雜記

卷一

八

以賄囑進者盡行黜革衆所稱快萬曆三十

五六年任

王公畿號慕蓼晉江人萬曆三十九年任凡

吾浙督學先生皆出中朝會推交薦者余烏

敢有所軒輊於其間哉姑據所聞聊為詮次

爾

十一

士君子只患不篤學不力行不成一代人物
不患朝廷不知上天不祐朱晦菴先生宋一
代儒宗也仕不至通顯然子在官吏部侍郎

孫復官兵部侍郎福安府尹人物亦皆表表
朝廷何曾虧他上天所以崇報之者可謂厚
矣

十二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李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長
守命也仲尼不為己甚只是本分之外不加
毫末但從性體上發揮賢者過之智者過之
便是己甚今人但遇凡事將就寬恕便自謂
不為己甚是何聖人之多也無可無不可語

續見明雜記

卷一

十九

意與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相似孟子云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先無一點不可成心即是物來順
應話頭今人遇事含糊不決裂亦自謂無可
無不可又何舉世皆聖人也學者不可隨俗
糊說

十三

言者心之聲文尤聲之華美可觀可聽者也
讀其文精神心術可以洞見而國家治亂識
者亦因此卜之

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後佳也入萬曆二三年先自試官好異必求學古字奇不便句讀者然後入彀而天下遂趨於怪誕變幻矣安得起方山薛先生昆湖瞿先生於九原作士子模楷而與之論文哉或問今欲求之何策李子曰未易言也陳請主上先免差京考二員或是抹之之策也

十四

程璜對魏文侯曰君仁則臣直璜雖一時偶

續見聞雜紀

卷十一

十一

對然亦感應常理今也不然君仁而臣詐矣未也君仁而臣放矣未也君仁而臣驕且橫矣未也君仁而臣漸至於大不敬矣我

主上仁聖大度寬容所以愛護諸臣者何所不至賢臣直臣世亦何嘗乏人然而詐也放也驕且橫也大不敬也請在位諸公山林逸士閒評公論四者之罪有之乎抑無乎嗟嗟可為流涕痛哭矣

十五

古稱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富人然則千

金固貴重矣予十一二歲時睹邑令李公貪僅三四千金爾近睹歸安施公貪亦如之皆蒙上司處治罷官去越七十年越四十餘年今日大可駭異只要中個進士為縣令賍至二三萬或五六萬上官惜大體面或受囑託本犯不受笞辱不入囹圄不問徒罪只作不及踴躍降級輕處衣錦還鄉人羨富貴其計巧多護者依然官不改動十居四五嗟乎我皇上何由得知大考察時何由得拿處正法嗟乎此皆撫按二司太守諸公容隱之罪也再

續見聞雜紀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亂哉

十六

萬曆己酉三月朔桐鄉令須公之彥辭任去臺臣吳亮論劾吏科陳治則波及之也夫須公不奉 聖旨亦不奉吏部處分浙撫臺甘公按君王公皆謂須當避吳公之鋒其親筆書余及見之須雖欲安其位得乎其去也鄉士大夫父老子弟無不涕泣焚香以送或問假饒身處二公之地之時當何如處答曰王

同官不暇論已甘道學也以宋儒律之作何處假饒嘉郡太守楊公繼宗在任又作何處恐時事時套未必是儒者作用

十七

宰相肚裡好撐船雖是俗諺實有至理肚內撐不得船不免窄狹局促何能平章天下韓范富歐四君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都緣他有大學識骨次寬廣故贊成仁宗慶曆之治今人學問先無以天下為己任這一段意思所以議論絕不合便豫自象屋裡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十二

與人爭田爭地一般 互相離隙成何景象

象夫下何由得太平李子曰四公者歐文忠畧不如三公文章勝些

十八

萬曆戊申巳酉間 朝士乞歸不遂叩頭文華發出城去者九六人李子曰掛冠而去欲竊高潔之名忿激而逃難免不忠之議國事至此可為流涕太息○萬曆三十七年五月淮上督臣李三才一本國勢一有三無懇乞 聖明及早痛改毋致一敗塗地事何謂

三無一曰君無權二曰朝無臣三曰民無主 云何謂一有備此三無遂成一有所有維何亦曰亂亡而已余讀之歎息墮涕○三才疏內又有泄泄沓沓以社稷為戲以九字切中時事○八議之條 古人仁之至義之盡萬世可行九法司大臣言官論劾人若要加一殺字須萬分不得已萬分不可恕方纔動口動筆方不負 朝廷不負公議頃有論閣臣李廷機列其可斬之罪凡幾余以為廷機不但議貴不當斬只論清勤也是賢臣不當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十三

斬

十九

僧達觀不知何許人通內典穎悟善誨人縉紳有師事之者第不隱于深山而遊于朝市聞其恣肆不自檢束恐不在繼曉下也聞刑部郎曹君懋官平湖人當鞫訊管死之字宙間正氣曹君頗帶得幾分可云 聖朝執法之臣矣○江右龍君宗武謫戍赦回聞家居病困入廁嘗糞以為常一子無罪竟拋巨石碎其首殺之昏暈甦問家人始知其出自

已手夫初殺無辜之士期以媚相國既殺無
罪之子以報士期嗚呼天道邇如是哉然不
知實有此事否

二十

陸五臺太宰光祖侍坐於張沅洲太宰瀚之
旁余見陸問故陸曰我為濬縣令時張公大
名郡守此後相見張必整余坐在旁今改不
得前輩不虛讓入其執禮如此行古道哉

二十一

吳匏庵先生覓同友人施煥赴南畿鄉試又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同寓先生下第施得中榜赴鹿鳴宴回先生
在寓待之施完公據事與先生又同還鄉先
生之有養如此得失之際不以介于懷也後
登大魁詞林貴顯鄉友遠去賀或有求也
病卒於京先生以賢治木歛之命其子為周
旋答客禮家人為衣麻送柩登舟而返○都
玄敬先生穆官終太僕少卿舉進士時與同
年李廷梧同舟南歸相契厚已而李擢侍御
按蘇州等府先生不往見李怪焉差官請之
先生曰天子使臣觀採甚殷激揚權重莫

可以通賓客侯事竣當一敘故爾李歎異之
先生工文章凡潤筆之資與異母弟共用次
及二兒或推及門人弟子食貧時多至不能
備後事併藥餌可泉胡太守悉賙之且為立
書院儼遺像○長洲草橋王翁昂者以織機
為業家頗饒當儉薄之年有夫婦二人偽言
兄妹以兄嫁妹求售銀七兩王翁治穀酒酌
之已立券矣二人臨別深悲似不欲割者翁
細察之知為夫婦也焚券不索其金竟遣去
嗟乎此事若君臣室則必鳴官以誣騙治罪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十一

中人知禮之家亦未必慨然捐金如王翁者
誠未易得其尚義之品歟○吳江之西有石
佛寺僧號秋林者其佛行不失毫杪吳江趙
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後
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駭松陵趙使老
僕疾奔來問秋林云玄室無恙舊物仍在汝
可亟歸報主人以慰之○崑山顧未齋閣老
子某號恒齋自幼勤敏讀書後領鄉舉渠翁
當朝時王肅齋太守嚴禁漁之入海網黃魚
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地禁排置卓上動之

顧君視如汚垢目不少睇意宰相之于片辭
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不為亦云難矣

二十二

常熟徐鳳竹公官工部尚書孫某以蔭為部
郎居鄉恣橫不法甚衆訟之兩臺下縣治縣
繫之獄而斃縣官何以得無罪也余惑之訊
其邑人邑人曰徐公子極惡云縣官不枉
他只初然過惡未甚時豈無上官豈無郡邑
豈無法度可治縱他到不可救藥處而殺之
今之從政者非古人矣大官子弟何忍自投

于法網哉

二十三

未有三代讀書而不發科第者未有三代為
吏而不問充軍者論其常理如此然亦要看
學業何如罪過何如本身遭際何如世代歲
月儘論不定

二十四

嘉靖二十年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鹽法科
臣郭登謂官不必設而餘鹽宜革部覆兩淮
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四十四萬

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
四引原無餘鹽之法請自二十年始悉遵
祖宗舊制勿減餘鹽 上從之今日不知何
如行

二十五

宋仁宗宴駕時命英宗入繼在位四載崩方
疾篤時羨狂口呼有人殺我韓琦曰此病
也亟取藥灌入即扶掖入宮已而遂絕太子
未立韓琦所自己手挾帝手書曰一定穎王
即位當大任而宗廟社稷倚以為重如此公

真宋室一人也哉

二十六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
知其為小人則勿與交接耳公於小人欺已
明足以昭未嘗形於辭色也○韓魏公常言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宴諸曹詩
心驚動爾上以為得大臣之體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

知其為小人則勿與交接耳公於小人欺已
明足以昭未嘗形於辭色也○韓魏公常言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宴諸曹詩

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
如我嘉靖間分宜嚴公嵩做禮部尚書以前
人品儘好嘉禾吳公鵬做工部尚書以前人
品亦好只多做了首相与太宰使弄到是
好由地世間如二公者甚多

二十七

漢有三傑鄧通中大夫也嫪毐殿上中屠
召至丞相府欲斬之以帝命中止汲黯對武
帝曰陛下內多愁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二言切中武帝病根丙吉為相是

醉吐其衣不加責秦開橫道死人而牛喘

則問之專崇大體細故不膺膺焉皆後人所
罕及也○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棕上
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許因
錫其值悉自市寒賤易制者門第肅然棕刺
澧州郡邑供百人饌主及從者下二十八驛
吏昇飯食以返京師譁然以為奇事棕在澧
三年主退然靜守目不識刺史廳屏天子之
女其賢固如是夫○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
也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

至使使者迎夫人失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
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
持符妾不敢從使者強之不得果取符未及
還水大至夫人流而此為嗟乎夫人奉王命
守之至堅如此然非昭王賢何以得此於夫
人也覽古者可為流涕

二十八

程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一少年登高科
一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一有高才能文章李
子曰此三者人有之則不勝羨慕然有之則
不勝忻幸驕傲淫縱何所不至肯視為不幸

者能幾人哉○恩雖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
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晉玆
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
避退怯如孺夫然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二十九

地方風俗為鎮屬為程青鎮屬桐鄉自南柵
以至北柵皆以一河為界至太師橋以北不
論矣為逼近吳江地方濶大也余生長青鎮
獨恨其俗尚奢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

耻貧人負擔之徒妻多好飾夜必飲酒病則
禱神稱貸而賽若烏鎮則非無尚奢者大約
朴儉居多所以富室悠久中人之家亦綿延
不至賣房移徙所貴乎添設公祖專設而不
城居與縣治父母官同若肯留心勸化賞罰
移風易俗也不是甚難事○兩鎮通惠通弊
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有厚至一
二百金者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割鵝開宴
招妓演戲以為常商貨散去商本主人私收
用度如囊中已物致商累月經年坐守者有

續見開雜紀卷十一

三十一

之禮貌漸衰而供給漸薄矣情狀甚慘官斯
地者慎勿等為徵債漫不經心漫不加刑漫
不區處可也易不云乎聖人通天下之志故
能成天下之務牙人執迷不改都緣心志不
通望公祖大人出示曉諭這商貨中間又有
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如何負得他負了他
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
傷載筆至此

三十

長興呂山吳某弘治間昭慶寺欲建穿堂察

使差人召之時召三人皆富翁命以共建吳
曰此不甚費小人當獨任之寧便大喜歸以
語其父父曰兒子有這力量必能承吾家後
功果成惜毀於嘉靖甲寅兵火嗟乎此事若
在今日即富過吳氏者必多方推避何人肯
慨然仗義至此哉

三十一

寇萊公年十九登進士太宗取士多問其年
若年甚少往往遣臣不任官職或勸公增年
寇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本朝自嘉靖

續見開雜紀卷十一

三十一

辛丑以後大都城年序齒錄者甚多至同
年宴會又序真齒以一人而兩其生齒非天
下大可醜之事乎○固諺彼短我亦有短靡
恃已長人各有長可作座右銘

三十二

萬曆庚子八月秋試勸場前東廣巡按顧其
無錫人在試院堂上與方伯王公泮紹興人
議論不協顧按君以手掌撲王王不讓反之
顧披髮倒地身且去服方伯疾行出院衣冠
體面喪盡矣少恭劉公入京謁代顧按君按

君問劉曰貴道自擊有此事君對從無此事夫有而曰無非誠心直道矣茲役也顧君大失禮于始而劉君所對又失言于終士大夫為海內所輕無足恠也

三十三

浙督學使陳公大綬不得學士大夫轉營歸舉城無送之者余賦二詩偶遣人送之公答書曰吟太篇而西籍手以報老父使知衆人怒罵之中未嘗見棄于有道也榮甚矣李子曰樂固不致以釋道自居然江表士大夫一舉手而不應其親如此自是可法

三十四

閩城尚書馬公森余問之曰老先生有幾房家人答曰止有四房余曰人少不足用奈何答曰多則養他不活吾東南尚書門下多及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何為自異于閩人也然若溪顧先生有馬公之風又不可以槩論○顧若溪先生一老家人之子穿綾子綿衣禦寒先生目之曰看汝不成人他日死必無棺此子倚父積又援吏作倉廩矣

晚年竟苦貧撐船度日死不知其所終前輩宦家人服飾不容易如此

三十五

三吳間宦室家人皆好尊稱其主人主人亦樂其所稱甚至遣見尊官大吏每呼家老爺一日余與錢承江夢得太僕數人共酌署邑陳公時太僕在制中差人持帖謝陳曰家主服色不便不敢出陪未嘗呼老爺也其家人何諱飾之至而主人之賢益彰矣 上庶大僕賢即家拜南大理卿未幾美晉副都御史

卷之二

三十一

三十六

巡撫河南皆以疾辭○嘉禾朱吏倚公國祿號養淳島甲為人平易慷慨能無大過一日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歛束蓋觸小戶店蓬破損家人與店家嚷鬧到不堪處有頃遣朱公乘軒過小戶人泣訴朱公為駐轎借坐一人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并持竹篋來僑人中責奴各三十慰小戶人而云嗟乎當此李世宦家煽大求如朱公者其

士為人之英傑乎

里中唐侍御在 京師與王陽沈公曾有婚
 姻之約侍御未南還沈遣女使以珠玉飾段
 幣禮問候錢孺人孺人辭曰約婚事我未及
 聞不審果否且大人未歸何敢受禮併沈氏
 女使亦不入門辭去孺人處以大事有禮
 係綱繫埃之或孺人以〇余宦友某與切隣人有
 隙偶傷其面宦友即其家卧廳事內親友俱
 勸乘轎送回不允也經二晚衆問如何曰鑿
 廳之垣可通與吾即去如其言宦友〇於人
 情大不慳也本〇年宦友家宅〇通〇前〇後
 悉賣其隣人為業有子八人莫與父目呼天
 道可畏哉

三十七

長興方伯徐龍灣先生中行少貧有俠氣詩
 文名家閩人董九華者業丹青術久客長興
 病卒柩無力還鄉先生適赴閩官官舫中帶
 其柩去無所忌諱〇先生未第時邑丞潘姓
 者宜與人曾延先生訓其二子及先生官漢
 中回二子負官浦繫獄先生白之常州守多
 方處三百金償官尚欠〇金先生傾官囊

悉為賤足二子得釋獄歸〇同邑有蔣貢生
 號太湖者與臧損齋韋南茗二公友善損齋
 當世廟初官禮部主事議大禮 廷杖率
 蔭其子舜田太湖視舜田督教俗至教不入
 垂涕而道之如是者三載視其文理通日別
 去絲毫無所受于臧也友誼之篤豈近世所
 易有耶

三十八

紹興俞先生咨益陽甲羅公萬化張公元仲
 皆師事之常同見郡邑〇公特至不以爲屈
 士風抑何厚也城中九縉紳田籍必先謁
 文廟拜儒學先生而後拜郡邑道遇三學雖不
 避轎必讓三學行過而後行古道相傳尊師
 重傳不容易得〇余曾入越庠友金姓曾館
 余家者見招余酌家貧無僕其子躬持敬酒
 服役豈但不以為辱蓋真習以為常也〇朱
 金庭賡為大宗伯家居余來唐子訪之款飯
 案前物件之僕時躬自舉移不以為怪嘉湖
 間安得此風味也

三十九

尚書伍公文定湖廣松滋人初為當州府推
憲以簡仇忤權學御史陳琳左遷後起嘉興
府同知而陳邈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
歡時兩賢之文定後知江西吉安郡遭寇
及文成王公借義於伍公應之伍公從
而諸郡應之卒擒以銷大禍成大功
公部下事安知縣毛晃手擒而賞不及
史欲搜晃趨避晃曰不可吾有親在急趨
所缺兵以西星臺鄉試第一見河南人

四十

太守楊繼宗知嘉興與伍公同官

封翁所貽老家人長篇尚書呼太守曰

秀才前輩人傳聞如此行囊止竹箱二隻以
此來亦以此去無增益也今人發損有一二
百損者追仰楊公好似唐虞三代人物矣

四十一

余考本朝諸太老諸名公謚為文者多矣
若文潔則未之有也唯江右鄧公以讚揚公
時為並謚文潔不覺喟然曰兩先生者生同
鄉卒皆賜謚其易名之美至從前未睹世世
不磨揚公官非詞林且蒙俞旨甚速尤異

數也○沈龍江閣老名鯉河南人性畏暑好
乘陰其鄰人有二大樹茂密先生日過之避
暑鄰人貧求售於先生先生曰吾與若世為
鄰不忍售也厚為贈囑曰吾在世夏月常過
爾樹下歿後憑爾售否爾友人吳夢陽曾訪
先生其廳堂園亭俱從簡朴絕不似吾東南
大宦家

四十二

鄧綰應王荆公去位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
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

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請

黜之帝斥綰知號州以既去之宰臣而人主
信其言猶若此君臣兩得之矣蓋安石在宋
時加意學問者故能處綰如此可以三不足
之說苛賤之耶○唐太宗朝張昌齡王公瑾
皆以善屬文名震京師而昌齡曾獻翠微宮
頌尤上所愛者王師旦知貢舉奏第無二人
名上恠而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願
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高第恐後進效
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嗟乎若在今日則

二人必蒙高選以希上悅安得守法如師日者以挽一時文體哉○李吉甫為相謂裴相曰吾職當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者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嗟乎兩公皆虛心無我故共成一時盛美君子哉若人乎

四十三

江右諸公鄉科做二司官者甚多監生吏員作京衛經歷等官者痛與蕭亦請得封贈回

讀見開雜紀卷十一

三五

三五

來榮及父母妻子必勉強學好清修所致若吾鄉則一見財貨便忘却身軀榮辱好結果者百無一二何以故前無賢者可師法即可師法後輩亦不肯與起效法也○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李子曰富貴相者一有之便觸處會有遮掩不來士君子須時當檢身省察克治方可消磨得他○河南樂羊子游學七年不返妻躬勤養姑嘗有隣人雞入園中姑殺而欲食之媳對雞不食而泣姑問其故媳曰自傷

居貧使姑食他人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媳亦可幾諫矣况為人子乎○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這話不加細想聖言似若迂濶細想之天地間實有此感召之理

四十四

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從良友切切詢究若夫出處語默大關節處即如飲食饑飽一般全要自己斟酌不可決之他人亦非人之所能決也倘含糊隱忍鮮不壞事

讀見開雜紀卷十一

三五

三五

四十五

前歸安縣令李公松大城人壬戌進士為遠巡撫丁憂回籍與縣官議役相毆卒罹法為民子坐戍今 吾桐秀才不自揣分遇父母官由甲科者不勝誦事視鄉科者便五六成群囑託以求必濟苟不如意便加詞色犯之恐非保身保家之道也書以俟驗

四十六

高皇帝制經書文義乃大聖人作為尊崇朱夫子註解所謂非天子不考文也今時漸要

貶朱夫子創立奇說朝廷也禁約不來即如
論語為命神讎草創之一節總是鄭國之為
詞命必更四賢之手集衆人之長目擊并科
外省鄉試時張江陵在 朝試官就要阿諛
破題便說衆臣効其能相臣擅其美自謂得
意殊不知江陵眼眶子大何曾把鄭子產放
在眼裡作文者空做這場話記惹得天下人
大咲○范祖禹上疏杜奸人時蘇軾亦具疏
將上及見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廟
進而毀已草頃張江陵寤王表父不守制刑
積見聞雜紀卷十一

部主事沈思孝嘉興人論列之同寮艾穆亦
附名不自具草這一點虛已從人意思太累
相同在今日則諸公必欲自草疏何人肯附
名他人之後

四十七
罵詈人

大明律有禁如男子相罵已有罪過若發人陰
私辱人妻室到人所不忍言處禍必大且速
余嘗目睹之此天道也人可不戒哉○古人
有云恩讎不可太分明然報恩欲厚必不可

以讎報也余同堂兄某受鄭姓恩卒以讎報
之同胞弟某受畢姓恩頗鉅為他人小事當
付之不理而弟讎報畢至破其家十分之六
兩人皆子孫不賢而堂兄之禍尤慘不可謂
天無顯報也

四十八

姑蘇俞少保父開梓門首有偷兒潛入門內
至祠堂盜一銅佛像出家人窺而窘之少保
父諭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作樣我許他
今日來非偷兒也偷兒得免窘辱俞公度量
寬弘過人遠矣
見聞雜紀卷十一

四十九

萬曆己酉年四月山東歷城地方舉人王啓
亨莊上產一黃牛雙頭三眼兩鼻三口四足
一尾清苑地方四月民人程尚勤家牯牛產
一犢一身雙頭併連一處四眼三耳兩口四
足一尾二異同日產撫臣奏聞以此非一家一
方之變異天下古今之大變大異也○本年
八月初四日邸報山西繁峙縣鄉約所地方
李宣臣妻牛氏六月二十三日生二女一女

一眼一耳四齒手足全一女一耳一眼四齒
 一手兩足皆病也考之前代漢平帝元始中
 靈帝建靈中晉懷帝永嘉中愍帝建興中似
 ○辛亥年四月二十日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暴
 雨米雹狀如雞卵勢若拋石自未至亥平地
 米水橫發五穀盡傷米雹擊死濟死各社居
 民李洪等家牛七卡四隻驢三十一隻羊四
 百四十六隻又民王雷有僱工人劉邦守等
 六名在王窪內鋤田忽被米雹暴至山水驟
 漲將劉邦守五名打斃身死又一條李春
 見聞雜錄卷十一
 在坡牧羊亦被擊死所傷地方計長八卡餘
 里濶約三十餘里撫按官 上聞

五十
 萬曆癸丑年三月本里南柵李全妻沈氏與
 隣人吳八給姦淫 偵其熟睡執所藏刀並
 殺之本邑令胡公躬驗訖得無罪嘆曰如全
 者可謂義丈夫矣

青鎮密印寺鐘成碑記
 密印寺舊有銅鐘質頗巨聲甚洪不知鑄自

何年余弱冠為諸生時讀書僧舍常登樓目
 之亦或命道者扣之嘉靖甲寅間倭奴倡熾
 軍中苦乏火器督府梅林胡公差官取用此
 一時權宜之計凡浙西諸寺觀蒙取者多不
 特一密印爾也六十年來鐘聲絕響寺僧遂
 逐營家未嘗齒及詎知鐘之必不可少其理
 固易解乎潤州僧永琳者行遊借棲廊廡未
 及一載偶走雲間探友獨見超然請見翰林
 董思白先生懇書功成鐘鼎四字於冊端持
 歸本寺余於琳時尚未總識也奇怪者其來
 謁之五更余夢中書一鼎字楷而安晨起極
 髮冠巾則聞人報琳至出冊示余覽之心喜
 焉蓋壬子三月之朔也余作而歎曰嗟乎茲
 殆成鐘之兆乎遂召僧道德守兼方釋張道
 人等謀募緣顧里中之大裕之家鳩集惟艱
 第以舉父老子弟不問富貧咸以為必不容
 已余乃命僧及諸黨正不必擇人凡有善念
 即四三十錢亦可登簿募及兩月先後得二
 百餘金又一月又得二百餘金乃免隣友葉
 應乾囊二百七十金至 南都質銅錫余又

移書操江都御史丁公轉買蕪湖丁公召商
 至平價交易商大悅得上銅二千三百餘觔
 搵錫四百餘觔其遷也尤伏丁公憲牌關津
 免稅費諸所省不下六十金此中亦不偶然
 矣錫山人梅氏父子善鑄業預為土胚胎者
 九百日卜以八月二十九日開爐余先十日
 前口念觀音大士日何止百聲齋戒虔禱併
 所養諸神禮品靡不精潔屆期余端坐樓下
 偕四五友人候火舉火燒兩時梅使報鐘已
 成矣余驚喜曰嗟乎神矣哉其真大士之顯
 績見聞雜紀卷十一
 靈乎人力不至於此又未九月之望懸諸樓
 夫以重器高懸余惴惴恐懼而所藉人力最
 省不踰時鐘竟上茲亦不可謂非神助也銅
 錫餘值建小房一所棲永琳張道人以酬首
 議功奉護文昌帝君香火約費四十金修砌
 鐘樓九十六金付德庵二僧鐘上雜用九三
 十金謝梅氏九三十五金鑿碑石費九十金
 石出湖郡太守張公惟樞所送里人施捨雖
 多寡懸殊皆不可不書姓名以垂永遠故各
 附於下公宋公及諸縉紳之後若江西道御

史唐公世濟湖廣沅州守沈公元世皆樂
 厥成者也萬曆四十年壬子十月朔里人尚
 寶司卿李樂撰後學唐瀧篆額并書
 五十二
 附錄 年家侍生陸光祖頓首拜
 不奉音容忽已幾更寒暑懷仰私衷無一日
 不在左右也竊惟門下清操碩行冲致高風
 為鄉國祥麟威鳳祖嘗叨佐銓衡竟使謝公
 之轍尚滯東山即此明其不職矣然入京一
 月餘為羣少年所陵移病乞身居滬觀日
 亦時勢遠然爾茲奉教言益增愧赧何能自
 贖耶廣福興復大是勝事遵命開名疏簿年
 一來衰病窘乏百務俱廢不過為方便勸發之
 助耳便風草率謝復諸惟照鑒不悞
 五十三
 舊治生業向高垣首拜
 不肖自為諸生時即望見光儀於三山道上
 蒼松翠栢古色映人雖童子無知已有高山
 景行之想矣已卯入闈則老公祖唱名呼進
 遂以倖捷去今三十餘年杳然無從再瞻

色但在留都日時聽平涵兄稱頌盛德與海
 內名流數當今人物便及臺下而已叨濫以
 來雖有薦賢為國之念而力不從心蹉跎無
 效符卿 新命良出 宸簡誰敢干之且以此
 何足為老公祖重也南署清閑甚望勉出大
 疏懇辭極知恬尚真心願 聖意未欲賜允
 所以留中耳辱教感戰無已名賢之賜所不
 敢卻薄附聊見緇衣之好併小詩一首用摠
 向往統惟塵存不盡 三十年前識紫芝抵
 今猶自想先儀從教宦况浮雲似贏得清名
 薄海知溪上華門臨畧画湖邊蘭棹問歸夷
 艱危正是求賢日莫說徵輪下已遲
 五十四

侍生趙煥頓首拜

高風矯節海內縉紳仰之如泰山北斗者非
 一日矣茲以公論特起清卿蓋將為士林立
 一赤幟而辭疏旋至固知冥鴻不樂樊籠第
 如中朝推轂之意何留中不報蓋
 主上眷懷舊德如此石城若郡一水可通乘春
 命棹見國家不遺老成老成不忘國家亦清

朝盛事也何如承翰教悉并州之雅草此附
 謝不盡倦倦

